

定時掌(抗日英雄事蹟)蕭逸·著

這是日僞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的大血案,使到 上海每個中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都不 會忘記這件事,亦永遠不會忘記了這位捨身取義,一心



編者話蕭逸先生今期別開生面爲本刊撰寫一 個抗日英雄的故事——[定時掌]。 全文長達十餘萬言, 眞人眞事, 一氣呵成。是叙述 日治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大血案發生的始末, 由一個志在爲中國同胞捨生的愛國義士身上展開, 他名叫雲九,由於不齒媚日通敵的大漢奸所爲,於 是三番數次拚盡性命去對付他們,破壞他們,深入 虎穴,抵受酷刑,結果還是爲國捐軀,壯烈犧牲。 過程之激烈昂揚、可歌可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他不但使到當時上海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留下了火

熱的烙印,而且還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英勇事蹟,誠 一部不可多睹的不朽佳作,敬請先睹爲快。

馬雲的|千門故事集|是寫盡時下社會的千門

百態,光怪陸離,他下期再度替本刋撰寫另一部新 一【高手】,題材新穎筆法一流,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作品:俠情鬥智故事-名捕、煞星门。講述一個名捕頭爲了追回一批被 劫的庫銀,竟然潛入牢獄救出一名大煞星,用心良 苦, 難對人言, 欲知其詳, 下期分解

定 時 掌(抗日英雄事蹟實錄)

日治時期的大上海,媚日通敵的漢奸橫行, 飲財劫色,無法無天,使到滿腔熱血正義感 的中國人羣起反抗,於是……………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神風鬼嘯滿江紅 (民間歷史宮幃揚秘) …… 羅 唐 納 5 1 冲61

高鎭藏奸佞 飛驥脫重圍 …… 黃 鷹65

令(俠義奇情中篇)

五 毒 天 羅 (俠情中篇故事)

禪林窺戰果 各派顯神通……… 東 方 玉 7 1

道(俠義中篇連載)

四面奏楚歌 强敵八方來……… 西門 丁79

龍角驚魂(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驥88

劍(俠情中篇故事)

魔頭闖沈府 刁婢救傻俠……… 全 童98

血蝶恩仇(奇俠司馬洛故事)

嘉 10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 在 江 湖 (新派武俠長篇)

毒潭有異境 靈鷹戲怪傑……朱 雀 114

長 劍 篇(武俠長篇連載)

逸 125

第25年

第 2 期

(總號1238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 鄭

出版者:武 俠 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台灣: 半年港幣 \$128 00 一年港幣 \$255,00

郵: 半年港幣 \$ 182 00 一年港幣\$364 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野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 雨辰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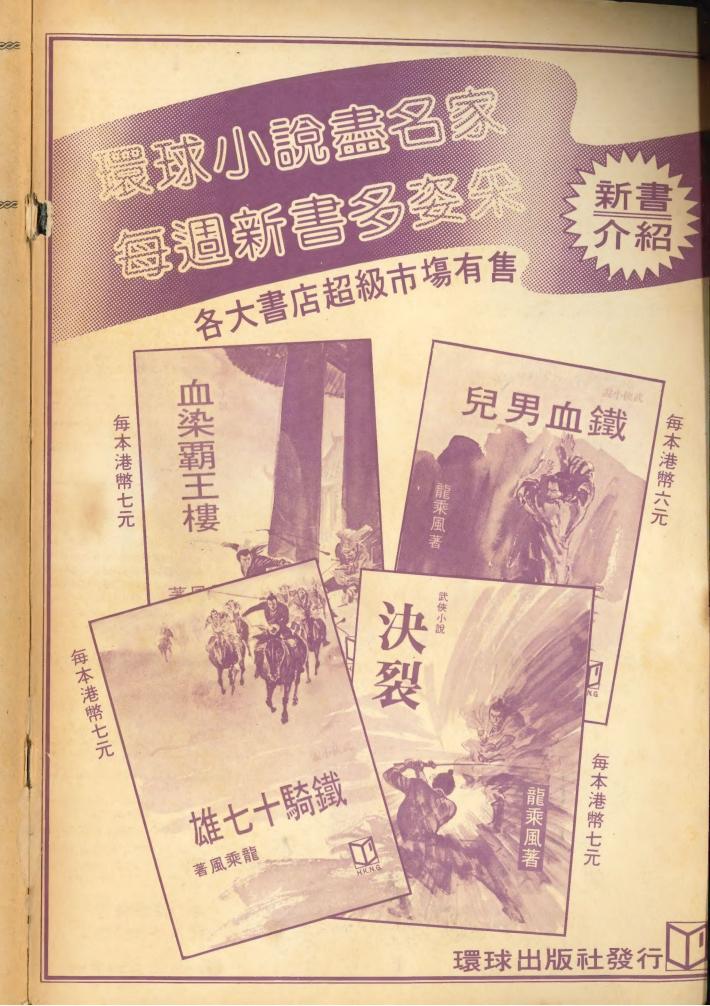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關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機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 日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抗日英雄

特產 的喧叫着,賣的是烟捲瓜子,還有本地的 月台上到處都是亂嘈嘈的,小販高聲 酥糖。

國還是够時髦的。 大懶獸似的,扒在閃着銀色電光的鋼軌上 一喘着氣 算算時間已經七八個小時了 州,看樣子到上海非天黑不可 火車是一大早由南京「下關」 火車這玩藝兒, 在現時的中 ,現在才到 像一條 出發的

官,率同着六名日本憲兵,正由站旁裏步 白白的蒸氣,他看見一個跨着刀的日本軍 ,黑烟飄過來, 黑烟飄過來,像小雨點似的飄洒着煤雲九瞇縫着眼睛,由車厢裏向外面盯 皮靴踐踏着「水門汀」地上,發出 他不時的拂着身上的中山裝,透過

車廂顯威

清脆整齊的步伐聲。

的開始爬動起來。 的路警伸了一下胳膊,火車拉了一聲長笛 打躬作揖,把七名鬼子迎上了車,紅帽邊 ,這條大黑龍前後撞擊了一下,才又吃力

原野終于取代了雜亂的房舍。 幕幕的快轉着,越來越快,綠色的稻田 於是,站房欄柱就像拉洋片似的一

是個滋味。 覺不太習慣,不管是那一方面,就算是跟 陌生人說一句話吧,都覺得挺蹩扭,怪不 也許在鄉下住久了, 雲九對於都市總

上南方蠻子, 在南京他就呆不慣,北方的垮子,碰 本來就有三分不自在,可有

> 鬼子的氣更不好受,狗急跳牆,人急造反 ,逼到最後只有「殺」之一途了

那一次真够痛快,大名一下子就揚開了 的,幾個日本矮子,一個人肚子上一刀 隊隊長「小松豬平」就算一個被他給擺平 禍事可闖得不小,殺了兩個汪僞組織的警 察,外帶十個日本憲兵,新街口日本憲兵 雨,呆不住了, 了不到一個月,他老兄可又闖禍了。這次

城門樓子在他看來,是不當作一囘事, 的小孩都會叫一聲好,日本人可是他奶奶 有一身奇怪的武技,有人說他硬是有武俠 的由牙縫裏恨得發慌。據說雲九這個人 小說裏那種高來高去的輕功,三五丈高的

輾轉到了南方,在南京窩

在南京一提「雲九」的大名,連三歲

列車長像孩子一樣的哈着腰,不時的 在北平殺了三個日本人,弄得滿城風

天生吃軟的牛脾氣,鬼子的氣不好受,二怎麽辦法,爹娘生下來就是一副硬骨頭,

去自如,有如康莊大道一 --「定時掌」,這可是透着有點「玄又有人說,這位雲爺還有一手凌厲絕

信不信由你一 你十二點死,你就拖不到十二點過一分, 要在你身上拍一巴掌,當時没事兒 到,你老哥兒就得七孔流血而亡, 他怎麽個「玄」法呢?聽說他老兄只 聽說那個憲兵隊長「小松 ,時辰 他叫

定時掌」雲爺的字號,誰都油然起敬! 豬平」就是被他這 「萬兒」可是這麽闖出去的,一提「

這個人,就只是生存在人們的嘴裏多,認識他的人,壓根兒還没聽說 是想問問雲九是個甚麽長相的 話說囘來吧, 壓根兒還没聽說過, 看過他老兄的人還真不 誰也不知 ,你要

就是雲九的一個素描 樑,終日沉鬱,憤世嫉俗的一雙眼睛, 三十來歲的年紀, 高個頭 挺直的鼻

着他這 潛生出無限凄凉 狂,而棄井離鄉的遊子悲怨, 來去自如, 遇事 一點, 「沉着」是他最大的特長,就憑 國仇家恨 才能在危機四伏的淪陷區裏 常使得他憤恨得發

火車軋軋有聲的奔馳着

可就又落在對面那個人的身上 他的眼睛由車窗外轉進來, 很自然的

的黑髮, 雲也似的披散在背後 來歲的大姑娘 ,那麽含蓄着無限嫵媚,挑逗力 ,穿着入時 的看着 黑亮的

雄事蹟

抗日英

就是這本書,才使得他對於她產生了

日方與汪僞政府列爲禁書之一;嚴厲禁止 華,淪陷區內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曾爲 閱讀的一本愛國小說。 那本書,他早已看過,是描述暴日侵

閱着這樣的一本書,就憑着這一點,巳由化日的公共塲所,毫無畏縮,大大方方的 不住使雲九破格注意,刮目相看一 這個女孩子胆子不小,竟然敢在光天

看見她嘴裏的那麽白而細的一排玉齒! 嘴去噬着另一隻手上的蘋果時,隱約可以 ,眉清目秀、瓜子臉、高鼻樑,當她張開 她可以說長得很美,白白的一張素臉

給對方,毫無畏縮之意! 雙眼睛了,妙目一轉,把一雙澄波雙目囘 「她」似乎已經發現到雲九盯視的一

歴好看的?」 盯着雲九,臉上的表情像是在說:「有甚 四目相對之下,她偏下頭來,俏皮的

去,把對方手裏的書面折叠進去,輕輕搖 雲九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伸過手

忙把手裏的書整理了一下, 搖頭,就把眼睛移到了另一個方向! 女孩子臉色一紅,像是猝吃一驚,趕 眼是繼續囘到

行,忍不住抬起頭來,向着雲九會心的 她已經不能再保持鎮定了

可是却能使雲九聽得清楚。 「謝謝!」這兩個字說得聲音很小

收起了書,她把它放在身旁的一個小

M 4

的打着鼾。 對面座上另外的 一個客人是個鄉下頭

「到上海去?」

他在打着盹兒

「嗯!」少女微笑點了 「從南京來的?」 下頭

着少女天真俏皮的笑容 嗯! 她又點了一下 頭 臉上顯露

「你呢? 一她反問

跟妳一樣!」

「不!我第一次去!」

少女把手裏的桃核隔着寫戸抛了出去 問:「去投靠親戚?

車廂一端

「這麽說你一直没有職業囉?」「是找活兒幹!人不能老閑着! 我没有親戚!」雲九一笑,率直的 人不能老閑着!」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凄凉的笑

甚麽工 少女說。

在上海 「找找看吧! 作可是不容易!」 總比四處流浪好些!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

「只要有工作,總比四 没有! 」雲九笑着搖搖頭

支筆和拍紙簿道 少女微微點着頭,由小提箱裏拿出一一的道:一高中 7 點

雲九一笑道 「妳這是

能居住的地址!」 定!」她挺認真的道 「也許我可以帮你個忙,不過也不一 :「還有你在上海可

雲九點着頭,笑笑道

少女寫下來

們 肯收留 聽說福州 少女笑着又寫了下來,停下了筆, 皺了一下眉 , 路有山 我大概就住在那裏! 東同郷會館, 道 「這就很難說 如果他

自我介紹道 ,電話是三二八九二!」 。「我姓江,住上海愚園路六 她

雲九匆匆接過來收好,眼睛却注視向果有必要,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斯下一張紙,遞過去,微笑道:「如

着列車長和 同着剛才上 這時正有 車上的查票員 車五個日本人走進來, 一個穿着中 山裝的 中 身後跟 國人

車廂內由於這些人的出現 立刻顯得

,雲九幾乎可以認定,他們是從事那一行位上,那裏坐着四個年輕漢子,自從一上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由於年輕人的不沉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由於年輕人的不沉實,然也們了,那四個人雖然

雲九聯想起他們, ,更斷定自己没有不錯。現了日本兵,本能的使得

焦急不安的樣 四個年輕人已經顯現 彼此正在交換着目

> 我們接到報告, 一下各位的身份證明, 車廂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人名位的身份證明,請大家合作 現在日本皇軍憲兵隊的 列車長大聲的發話道。。

不安

或是他認爲不值得一問的人,很快的看到成是他認爲不值得一問的人,很快的看到位上銳利的逼視過來,跳過那些愚夫愚婦位上銳利的逼視過來,跳過那些愚夫愚婦 雲九的身上

横田上尉手指了一下 也許是他身上這身 -,道。「這-

,立刻大步走過來! 站

來! 肩部

把他 起來!

程的 少女笑着站起來道:「他是我表哥李雲雲九冷笑着正要辯白,對座那個姓江 這是我的身份證明

小姐…… 「一鬼子」 接過來看了 腰,說: 幾眼

去!

坐下來

皇軍憲兵隊的横田上尉要查,火車上窩藏着幾個特務份聲的發話道。「各位乘客, ,人人惶恐

兩個日本兵 同着那名中國翻譯的

中國翻譯伸手用力抓住雲

「你姓甚麽? 到那 裏去?說

說着用日本語向兩名日本兵解說了 :失禮!失禮!」 她把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的 ·「原來是江 別小本子遞過

雲九倒也不再多話,默默的

中國翻譯, ,为仗人勢的道: 一變,他忽然用力的一勢的道。「站住!」

撲向正中的宣寶門等,把那名通譯打倒在地,身 全車秩序大亂, 身子一轉, 巳

兵邁步前一步,正要用槍托向着中國青年喲!的叫了一聲,一跤跌倒,另一名日本正刺中那個中國青年的腿上,中國青年啊去,其中之一挺槍就刺,「噗!」一聲, 背上擊去 「噗!」一聲,

擲中在那名日 驀地一口飛刀電也 本兵背心之上 似 的 閃過來, 正好

一刹間為鮮血浸滿,登時一命嗚呼!獰惡表情,噗通!一下子倒在地上,背上就够醜惡的臉上,作出了狗豬也似的一種 把子都全部貫入,日本兵驀地一 刀人手勁奇大,以至於那口飛刀經看紅布的飛刀,大概有一 倒在地上的中國青年,抓住此一刻時間爲鮮血浸滿,登時一命嗚呼! **狗豬也似的** 刀幾乎連手 呆,原本 一種

, 奮不顧身的向着車門撲去。

撲過來! 槍聲一 响, 指揮着另兩個日本日 本兵由前 前面槍

人,大吼一, 一時嚇糊塗了 聲撲過去 霍然發現到了 日本兵 他的 眼 **一擲刀的那個中國** 歌睛順着方才那口 歌時順着方才那口

枪還來不及擧起來,[上十倍的身法,一閃而 一雲九 巳爲他凌厲的 却施展 日日 **医属的掌緣** 破出比他還快

好像是喉骨折斷的

地上,可就別想動彈了 音,那名日本兵兩眼一翻 -像伙栽倒

上 了力道, 後折,倏地竄起來,足足躍出了丈許以外 撲到了另外一名日本兵背後,雙手運足 ,這名日本兵 雲九一不做二不休,身子緊跟着一個 只一下砍在那名日本兵兩處肩骨 痛呼一聲,身子向下

的,只聽見「嘩啦!」的一聲,車窓砸碎 了一扇,日本人身子已摔了出去。 雲九一掄手 就像抛出 一枚大冬瓜似

中國通譯的喉管之上一 緊跟着一個快閃,一出手, 他身法真正稱得上「矯健」兩個字 巳搯捏在那名

道•• 「饒……命… 一一鬼子」 天生的奴才 啞着嗓子叫

「波!」一聲,喉管像水管也似的 紅血就像自來水般的標出來!

! 砰 横田上尉臉都嚇白了,手槍一擧「砰 」一連開了兩槍。

步, 的 入横田上尉的心窩裏,横田上尉踉蹌了幾 地挺身躍起,一抖手,由右面袖子裹再次 飛出一口飛刀, 車廂内衆口 那個中國人一陣子快滾,在車座上霍 喧嘩, 去,也同他姥姥家去了。 「噗!」的一聲,飛插 紛相爭逃, 叫亂成

了六人,兀自餘勇可賈。 雲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一連殺

們已乘亂脫身, 那三個重慶派來潛伏的愛國份子, 他目光在逃竄的人羣裏一轉, 内心不覺鬆了口氣。 得悉他 巳不見

M 6

接着他以極快的手法,把地上的幾具

屍體清理乾淨 他禁不住啞然失笑。 ,看着那雙沾滿鮮血的 雙手

發出悲憤的力量! 籽,直到一天,他忍無可忍的 由那個時候起,內心早已種下了復仇的 本人像兇神附體似的濫殺着我們的同胞, 更痛快的事了,在故郷,在南京, 在廣大的中國淪陷區裏,他親眼看見日 天下再没有能够比連殺幾個日本鬼子 時候,才爆 在上海 種

子手, 以血還血! 對付這等下賤無恥凶狂成性的日本創 最好的方法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娘,已經離開了 到剛才曾經好心搭救自己的那個姓江的姑 他走到自己位子上坐下來, 全車厢的 人 ,也全走空 忽然發覺

着,車身搖幌得很厲害, 直開上海! 火車像瘋了似的 ,加足了 過 「崑山 火力向前馳 未停

台兩側! 說也在兩百名以上 上海車站日本皇軍憲兵大學壓境,少 , 字形的列在月

的地方,軍警森嚴 僞警也大批出動,分守在每一處出 如臨大敵

而微! 之後,看上去即 之後,看上去即使是勇猛如昔,就像是一隻怒吼的獅子,經 火車吼着穿過了月台,巨大的火車頭 經過長途跋涉 却已具體

第七節車廂正是窩藏着那名中國抗日俠士 在與車廂內 之後,撒開腿跟着第七節車廂快跑如風 守立在路軌兩側的日本陸軍警備隊 的兩個日本憲兵取得手勢聯絡

> 雲九的 一節車厢

擦聲 車, 車輪猝停,在鋼軌上發出了刺耳的 在第三個月台邊上,火車猛然的刹 磨住

飯田」 掙扎着鎖鏈子望天狂吠! 的一匹狼狗,像狼也似的不安寧,不時的 日本憲兵埋設下一挺輕機槍, 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的日本憲兵隊長 少佐站立在月台一隅 ,指揮着兩名 他手裏牽着

是捉拿要犯,更像是歡迎甚麽貴人光臨似 上海車站裏三步一崗 9 五步一哨 9 像

三號月台上停了下來! 在衆目齊矚下 ,第七節車廂正好在第

突停的一刹那,這傢伙像是上了火綫似的 實」少尉,親自端着一桿衝鋒槍,在火車 廂裏射了 先放了 負責行動的日本憲兵隊分隊長 一排子彈 一排快槍,無目的 向着第七節車 「大木

一擁而上 了進去! 隨着他的手勢指揮下 拉開了車厢當中的門,紛紛跳 十名日本憲兵

車廂裏空無一人。

一個車座裏找着,槍托把靠椅紛紛的砸碎 人影也不見一個! 日本人大聲的叫着嚷着 逐次的在每

鴨鹿!」又跳下車廂! 自跑上車廂看了一遍,大聲的罵着 「大木實」少尉據報後十分震怒, 一巴格 親

廂 大隊的憲兵,於是又齊奔向第 八節車

警備隊的吼叫聲,一時槍聲大作!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身後日本陸軍

> 正由路軌車盤下面疾快的向着月台上翻 車盤下面射擊着, 就看見了一個身着中山裝的中國青年 下面射擊着,「大木實」霍地囘頭警備隊的步槍,紛紛向着第七節車

的姿態一模一樣,那麽多枝步槍,居然没跳躍的姿態,真像世運會的持桿跳高過竿 有一顆子彈能够打中他! 尤其是中國 人那種側身

首先把當前的兩名日本憲兵打翻在地 大木實怒吼了一聲,猛的岩 這個人身子一躍的刹那間 猛的撲過去。 少佐手裏的 拳脚齊施

九身上飛去,其勢如箭! 聲,驀地張牙舞爪的向着中國青年 少佐的鎖鏈子方一鬆開的利時,低叫了一 狼狗也在這時鬆開了鏈子 遠比中國 所謂 人命還值錢的嬌寵畜牲,在飯田 「紂犬吠堯」 ,各爲其主,這隻

民,並不全是窩囊廢! 武術,這個文明的古國 ,他們才算真正的領略到中國真正的傑出 日本矮子算是開了眼啦 .9 所盈育出來的子 直到今天

近的一瞬間,只見他身子猝然向下一伏眼前這個中國人——雲九,在狼犬 頸類上的皮帶圈子 左手突揚,快似閃電般的已經扣住了 ,在狼犬飛 狼犬

,就像是一口鋼刀似的猛然刺出去! 那麽猛厲的向下一帶, 同時他的右手

向外一插,大片的狗血,像是下了一天 雨似的! 入狼犬肚腹之内,緊接着拔手而出, 日本兵算是領受了一番 一一聲 一番「血的洗 是下了一天血 是下了一天血

最爲相宜! 禮」,只有狗血與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才

叫了一聲側身就倒了下去,臉上爆開了一 出一拳,「大木實」成了「大狗屎」,怪 準的一瞬間,已經臨到了近前,只見他快 大朶血花! ,在「大木實」少尉的衝鋒槍還來不及對 中國人雲九硬是不含糊,他身勢如風

的額頸之上! 時候,他的兩隻手已擊中另一名日本軍官 在他雙手一陣用力的痙顫之下,耳聽 雲九旋身如風,在第二次落下身子的

登時一命嗚呼! 着那名日本皇軍的領頸骨節一陣子碎响 雲九看準了日本憲兵少佐「飯田」站

這一槍還是眞準,雲九身子一幌,跟着滾 「飯田」少佐驚惶着擧空放了一槍, 立的地方,他瘋了似的撲上去!

雲九可就這麽走了。 雲九墜落地上的身子轉動得是那般疾快, 一陣反覆的觔斗,使得飯田眼花繚亂— 「飯田」少佐一連又開了三槍,可是

的前奔着。 在客商驚叫熙攘的人羣裏,雲九快速

兜面而來的一隻鐵拳一 出一個要擁抱的姿態,可是却擋不住雲九 一名僞警飛上來,嘴裏吹着哨子,做

満嘴的牙打落得一個不剩,當場就昏死在 到了肚子裏去,鐵哨子硬碰到嘴裏面,把 **掌**更重,這名僞警嘴裏的哨子,差一點吞 不留情的,這一拳比打「大木實」的那一對於「漢奸」「二鬼子」雲九是向來

地上不動了。

多了。 腿已經中彈,看上去行動較諸先前確是慢 雲九分拂着人羣,踉蹌前奔,他的左

太難了。 裏,要找出一個並不特殊的人頭,可眞是 憲兵在後面追着,只是在萬頭雲集的人蠢 飯田少佐氣急敗壞的指揮着大批日本

雲九撲到了一個出口站門,身後哨音 人聲、哨音, 喧嘩着,亂成了一團!

急之下,飛手把一支自來水筆擲出! 僞警,日本憲兵拔槍待射的當兒,雲九情 站門口站着一名日本憲兵,一名中國

片一 那支自來水鋼筆貫注入頭骨之內,一時間 憲兵只覺得前額上一陣炸痛,却爲飛來的 同樣的效果,「哧!」的一縷尖風,日本 紅的血,白的腦水,藍的墨水,染成了一 這支鋼筆在他手裏,不啻是一支飛鏢

去一 這名日本憲兵,慘叫了一聲,倒了下

着步履,混身於站外人羣之間! 把那名僞警踢倒在地!就這麽,雲九踉蹌 門欄栅,在他身子落下的同時,飛起左足 雲九奮全身之力騰身而起,掠過了站

剛黑不久。

得多! 畢竟是上海,看上去總較別的都市要繁華 耀目奇光,儘管是淪陷在鐵蹄之下,上海 各色霓虹燈,交織成一片五彩繽紛的

雲九在大批日軍僞警的追逐之下,有

色人羣裏。 如喪家之犬,混身在夜上海營營總總的各

曾放鬆, 他不得不忍着左腿的疼痛, 勉強 的快步跑着。 斷斷續續的警笛之聲,證明敵方一步也不 傷淌流的血,把一條褲管都染紅了,身後 他跑幾步,停下來走幾步,左腿上的

這麽一來,身後的哨音更接近了。 放慢了脚步,裝成一個普通的路人模樣, 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因爲這麽一來,等於 向敵人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又不得不

河」 過上海市的心臟部份,正是聞名的「蘇州

個僞警在身後駐足張望着 在橋上他囘頭張望了一眼,正看見

聲的叫着,並且連聲的鳴着口笛! 雲九咬了一下牙,心說完了一

爲暗,他幾乎用一隻脚跳着走,踉蹌的闖眼前有一道寬敞的巷子,燈光較別處

雲九頸項上攀勒過來。 手單身擒盜,身子一撲上去,兩隻手直向 是何等的一個角色,他大概决心要表演一 經撲了過來,這名僞警顯然還不知道雲九 當他方才進入的一刹那,那名警員已

這一下可是他自我找倒霉了

九的一聲喝叱,這名僞警身子有如空中飛,倏地爲雲九一隻手抓住了腕子,隨着雲 他的兩隻手自一接觸到對方領頸之上

大街上,很多人都在注意的看着他,

前面是一道彎曲的河,彎彎曲曲的穿

個人!

雲九張望了一下,蹣跚的跨過了一座

那名僞警顯然發現了他,手指着他大

入這條敞巷之内!

一邊,頓時人事不省 人似的被抛在當空,叭喳!一下子摔在了

片! 他只得囘身繼續前奔,身後警笛聲响成 經來到了蘇州河畔,顯然已經發現他了 雲九驚慌的囘頭,却見十數名僞警已

僞警中有人在對天鳴槍,槍聲驚動了每 自下班步出,雲九無從選擇,混身而入。 烟公司」,這時大門敞開着,無數員工正 警笛聲响,一則僞警已現身在巷口 眼前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大上海紙

市民所同情! 工份子,這些人不用說一定爲廣大的上海 國份子,再不就是重慶派來潛伏敵後的特 ,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抓的人十九都是愛 這個年頭,僞警察抓人幾乎無日不有

恨 ,爲日人所驅使的漢奸走狗,也就更加痛 正因爲人心思漢,對於這些甘心事敵

個人心裏都禁不住這麽想! 「這羣混蛋東西又在抓好人啦!」每

忽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雲九混身在人羣裏,正不知如何掩飾

着閃閃發光的串珠皮包,屬於時下一般時 穿着可人的「陰單士林」旗袍,腕子上挽 正是抓着他的那個人,二十一二歲的年紀 **髦型的少女!** 長身玉立,留着劉海髮式的頭髮,身上 「跟我來一 一」說話的是個女人,也

她幾乎不容許雲九多說話,就拉着他

回身走進了烟廠的大門 迎面一個穿着黄卡其布夾克的青年

哥!」 正由大門走了出來, 少女急喚着道:

快想個法子教教他! 「這個人受傷了,那漢奸正在抓他 「怎麽囘事?

少女却轉身步出門外。 聲,用力的拉着雲九轉進了烟廠大門「好!」穿夾克的年輕人爽朗的答應

工友也下班了,他匆匆道:「你先在裏面「傳達室」,用力的推開了門,傳達室的黃衣靑年扶着雲九轉到了門內右側的 黄衣青年扶着雲九轉到了 我去應付一下!」

一聲謝,那個年輕人已匆匆的關上門雲九忍不住在一張位子坐下來,來不

大門外烟廠的員工擁擠着不去, 警笛

一個警察大聲嚷道。 一羣僞警巳經跑了過來 「有個受傷的

穿夾克的青年隨便指了一下 道:

大羣僞警張惶着順其手指處一 轉瞬之間跑散一空! 窩蜂似

黄衣青年迅速的轉囘到傳達室,開了 雲九正用撕開的褲管用力的紮着那隻

受傷的腿,鮮紅的血把淺灰色的褲子整個

黄衣青年像是嚇了一 大跳,驚道:

點頭又道:「謝謝你們兄妹: 雲九苦笑道:一不要緊,」他感激的 「兄妹」二字,妹妹也進來了

> 她張大了眼睛看着雲九腿上的傷, 啊 ……這麽多血!」 害怕的

車!

雲九道:

「我是由南京來的

9

才下火

雲九看着對方兄妹之人,冷冷笑着道 本鬼子槍打的……還好没傷着

黄衣青年道: 「這樣可不行呀 「對了 他忽然想起 小 心得

給他看一看吧! 來,對妹妹道: 對妹妹道: 「妳不是學過護理嗎! 少女道:「這裏不行 也没東西 快

的味道!

一陣風吹過來,空氣裏夾雜着柚子花香

說着也攙起他來,三個人走出了側門

姓?如果你没甚麽急事的話,跟我們囘去她看着雲九,又道:「這位先生你貴

會不會太打擾府上……? 雲九感激的點點頭道:「我姓雲……

「没關係,我們快走吧! 黄衣青年上前用力的把他扶起來,道

邊身子,三個人由傳達室另 身子,三個人由傳達室另一個門走出少女也過來帮着他哥哥扶持住雲九另

門

口停着幾輛三輪車,也有人力車

出來,外面是一條幽暗的寬敞住家巷子

原氏兄妹扶着他由

一個僻暗

的出口

走

雲九道: 「我姓原叫原經文!這是我妹妹原紫 一·「雲兄你可是重慶派來的工作人 黄衣青年邊走邊說,並且好奇的問

點菜!」

坐三輪車,趕快看看他腿上的傷,我去買

原經文關照妹妹道:「妳先陪着雲兄

客氣!」

原經文搖搖手道:

「不客氣……回頭

三輪車上,原紫玲道: 」說着大步離開

「雲先生你覺

雲九過意不去的道。

「原先生你不必

,爲了救幾個地下工 一作人員! 我只是路見

紫玲道:「雲先生你的家在那裏?」 「我 原經文道:「這就更令人欽佩了 一」雲九一 笑,說道 「我没

「你不住在上海?」 「啊……那……」 原紫玲吶吶的道。

> 人吧?」 「聽你口音,雲先生你好像不是南方

「不是!我原籍是山東!」

烟廠地方很大,原氏兄妹攙扶着他左

轉右彎的走了半天,才由兩行矮樹叢中穿 原經文先跑出去張望了一會才轉回來 是大高個子!」 睛打量着他·「怪不得呢,山東人聽說都 「啊!」她笑着偏過頭,用那雙大眼

出去,來到了烟廠的一處側門。

道:「外面没甚麽人,快走!」

「原小姐是」

「我是江蘇人,江蘇蘇州!」

書… 也 自這小姐嘴裏,却是說不出的那麽好聽! 來不及接我們,都到後方去了!」 這幾句話雖非「吳儂軟語」,但是出 「我和哥哥出來得早, 一直在上海唸

慶? 大概是吧!

雲九道:「這麽說,令尊他們是在重

都匆忙的來去着。

有秋千架子,幾個兒童正在盪秋千,透過

個小型的公園,

公園裏花葉扶疏,遠處還

雲九神情爲之一

爽

,才注意到

眼前是

叢叢的樹影,隱約可見閃爍着奇光異彩的

片傷感,雲九也就不再多問-提起這件事,她臉上禁不住泛起了一

子裏,種植着生國吾司子一門一個灣,通入一排低矮的小洋房,整齊的巷 葉巳開始凋零,婆娑隨風,夜燈下幾許蕭 車行如風, 穿過了一條大街,又轉了

己下了車。 下來,付了錢就來攙雲九,雲九強掙着自 原紫玲招呼三輪車在一戸鐵栅門前停

的娘姨開了門,道: 原紫玲按了 一一眼看見了雲九,怔了一下道:「姨開了門,道:「小姐今天囘來晚了 一下電鈴,一個五十來歲

這位是: ,妳扶着他一下 原紫玲道。「是雲先生,雲先生腿傷

給你們兄妹添麻煩有點過意不去!」

「没甚麽!」雲九歉然的道。

「只是

隻塗着淺色指甲油的素手

塗着淺色指甲油的素手,輕輕的掠了 「這算甚麽!」原紫玲笑了笑,抬起

雲九道:

「用不着,我自己會走!」

剪刀以及各樣藥物,就忙着替雲九看傷。 簾子也拉上,匆匆忙忙由房裏找出了紗布進了客廳,原紫玲趕忙把門關上, 簿 紫玲小心的消了毒上好了藥,用紗布細細 再取彈頭了,當下就由那個女傭人帮着, 子彈由小腿子打穿過去,還算好不用

女傭害怕的道:「這是怎麽了?這麽

的包紮了一遍。

樓上那間空房子收拾一下!」時就留雲先生住在我們這裏,妳等一會把 不小心被日本兵用槍打傷了!我看暫 紫玲道·「雲先生爲了 女傭人嚇得臉色都變了,連連點頭。 救幾個愛國份

出去的!」 我們家有二十幾年了,你放心她决不會說 紫玲與雲九介紹道:「這是張媽,在

驚失色道:「哎喲!日本人來了吧!」 紫玲嗔道:「少胡說,是哥哥來了 說話間,門外有人在按電鈴!張媽大

着一些西藥還有一個油紙包,見面忙問雲 開了門,原經文由外面進來,手上拿

九道:「雲兄好一些了没有?」 雲九道:「好多了,謝謝你!

警察、日本憲兵,小馬路、福州路一帶, 日本憲兵在逐戸捜査!」 原紫玲就問:「外面怎麽樣?」 !」原經文道:「到處都是

着把一包鹵菜遞給張媽 !我們先吃飯,我順便買了點鹵菜!」說 原經文搖頭道:「不會的,妳放心吧 張媽道:「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 想留你就住在我們家裏,等傷好了再走怎 你單身一個人來到上海,身上又有傷,我 原經文注視着雲九,說道:「雲兄, 張媽接過來,就忙看去擺筷子開飯一

紫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早想到

麽樣?」

你們才好! 說對我恩重如山,我真不知道該怎麽報答 雲九嘆息一聲,道:「你們兄妹眞可

的事情!」 麽報答不報答?剛才我聽說雲兄在火車上 殺了五六個日本憲兵,這可真是大快人心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聲音放低了道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還談甚

時掌』雲九麽?」 「雲兄,莫非你就是傳說裏的那個『定 雲九呆了一下,正不知該不該承認!

顧慮?」 原經文怔道:•「怎麽雲兄你還有甚麽

也就不便再隱瞞你們……我就是雲九!」 雲九道。「既然原先生你知道了,我 「真的呀?」原紫玲驚喜的叫了起來

人家都說你會飛簷走壁呢!」 「啊呀!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雲九!

原經文責斥道:「小聲點兒!」

刊登着,我們實在太欽佩你了!」報都把雲兄你過去的義擧編成了連環故事 的 ,實在是老兄你的名聲太大了,這裏小畫 大眼睛,却上上下下在雲九身上轉着。 紫玲趕忙自己捂着嘴,那雙極爲驚喜 原經文笑道:「雲兄,你得原諒我們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外面形容我

不過小的時候學過幾手功夫吧了!」也太離譜了。其實我不過是個普通的人。

在是太榮幸了!」 妹能够接待你這位抗日殺奸的大俠客,實 天一早,你的大名更要轟動上海,我們兄 不着客氣,經過今天這件事,你看吧,明 原經文道。「這就對了,雲兄你也用

大哥我扶着你!」 雲九一笑道。「既然是大俠客,還能 「吃飯了!」紫玲笑着道:「來!雲

要人扶着嗎?」

原氏兄妹都笑了

的情形下留在了原家,暫時住了下來。 「定時掌」雲九可就在這種盛情難却

的地方圈起來,走路的人一律停步立正,是就地戒嚴,日本憲兵用麻繩把任何可疑

戸内的人不許出來,戸外的人不許進去,

痛燃奴才 大快 人心

天,簡直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談論着這件事 街小巷,茶樓酒肆,各機構團體,不出三 事件第二天一大早已經傳開了,全上海大 「雲九」的俠名震驚了上海灘。 原經文的話還真的没說錯,「火車」

走狗,却無不把雲九這個人恨之入骨!起敬!反之,日本人、僞組織的一批漢 在内心深處,由衷的對於雲九這個人肅然 一個不對雲九這個人津津樂道,没一個不 ,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你是中國人,没 淪陷區的上海,凡是被日本人迫害的 反之,日本人、僞組織的一批漢奸

何一處公共場所,懸賞的錢數,簡直高的 發命令,「捉拿雲九」的告示,張貼在任 憲兵隊發了出來,各治安機構也相繼的頒 於是,一道緊急的通緝命令,由日本 「黄金三百阿」

> 頭,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之輩,難免爲之眼紅,自然有人動着壞念 令人垂涎的數目,一些無民族意識的宵小 但是「黄金三百両」在亂世裏却是一個 淪陷區的幣值不穩,僞幣根本没人存 一上午,日本憲兵隊就接到了好幾起

響,大批「皇軍」軍憲趕到,處置的方法 時成爲日本憲兵搜捕的目標!在一家外科醫院看傷,於是這兩個區域頓 雲九,又有人說在「四馬路」見到了雲九 無稽的報告,有人說在「大馬路」見到了 設置在這兩處地方電綫桿上的警鈴一

覺,誰也不知道他確實的藏處在那裏! 然如同雲間鶴,水中魚,給人以迷霧的感 等候着日本憲兵挨個挨家的捜查! 這些學動,其實是空勞大學,雲九仍

二人,大多數爲烟廠和庫房的苦力工人 大,却也擁有員工百十人,其中職員僅十 海市民外,絕太部份都配屬給中國戰區的 之「大東亞」牌香烟除極少數部份供給上 本「中支振興會社」的機構之一,所生產 「皇軍」享用,公司組織雖然並不十分廣 原經文、原紫玲兄妹,是分配在庫房 「大上海」紙烟公司其實受支配於日

個典型的漢奸走狗,但是這種情形,正如 轄,江人偉直接聽令於日本,可以說是 支振興會社」中國方面負責人江人偉所管 關雲程雖是烟廠經理,可是却受「中 工作的職員,直屬於倉庫部經理關雲程管

工所知悉! 公司的組織情形一樣,並不爲公司廣大員

分震怒,吩咐一向與工人接頭的職員原經 遇太過微薄,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足 ,因此庫房工人首先罷工抗議,關經理十 這兩天,工人的情緒很低,原因是待

見自己,心裏很不是個滋味 對於關雲程的爲人很不齒,這時聽到他召 原經文始終是同情勞工方面的,平素

他懶洋洋的來到經理室,輕輕叩了兩

原經文進來關上門,冷冷的道: 關雲程的聲音道:「進來!」 經

理找我有事?」

「當然有事!」關雲程放下了手裏的 指一下位子道。「你先坐下!」

烟斗, 原經文一聲不哼的坐下來!

他們自己!」 甚麽地方,鬧下去吃虧倒霉的不是我,是 太混蛋了,他們也不想想這是甚麼時候, 的頭?」關經理臉色很難看的道:「簡直 「最近庫房裏鬧的事,你知道是誰起

爲過之! 的道。「……他們每天都加班兩三個小時 要求一點加班費,數目也不多,實在不 「經理!」原經文實在忍不住,頂撞

經費,有一定的預算,那能增加額外的開 雙三角眼緊緊的盯在原經文的身上。「加 「甚麽?不爲過之?」 你大概還攪不清楚吧!公司 關經理 的

原經文苦笑道:「可是一天工作八小

間時 不能算過份!」 就應該付加班費,經理,他們的要求也是公司明文規定的呀,旣然超出時

房人事,這件事情嚴格的說起來,你應該可一直待你們兄妹不錯,你職務管的是庫 情面,這「混蛋」兩個字還没有罵出來。 負一半責任,你知不知道?」 關雲程連聲的冷笑道。 「原經文,我一生氣就發抖,這是關經理的老毛病 總算還留了點

拿……」 ,有些話,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上來,就,有些話,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上來,就

怪誰?你當是公司願意加班?」 盡到應有的能力,他們自己没盡到能力能 加班代表甚麽?代表在規定的時間裏没有 關經理擺擺手道:「不要說了!過時

加! 充增加,但是相對的,工人人數却沒有增 「可是,加班的原因是因爲生產的擴

在爲那一邊說語?我看你簡直變了!」 「你……」關雲程冷笑着道。「你是

支,直接影响到工作情緒……」 理直氣壯的道:「工人待遇不够, 「經理,我只是實話實說,」原經文 體力透

令!」 不是跟你商量這個問題 不是跟你商量這個問題,而是要你轉達命一口烟,噴出去,命令着道:「我找你來 「我不要聽這些!」關經理狠狠抽了

高的工頭,你就說,上面决定的事,是不 文,說道:「我要你現在就去告訴那個姓關雲程沉默了一下,用烟斗指着原經 請經理吩咐!

> 會更改的,要他們馬上停止罷工,要不然 嘿嘿…

眼 , 甚麽事都挖根問底-「要不然怎麽樣?」原經文是個直

法對付他們!」 「要不然 -可就怪不得上面要用方

「不許辭職!」關雲程瞪着一雙三角 一他們要是辭職不幹呢?」

樣子像是要吃人! 正要轉身。 原經文別無話說,站起身,苦笑了

眼

下

培! 紫玲,對於她新調的工作還滿意吧!」 原經文冷冷的說道。「謝謝經理的栽 關雲程忽然面現笑容的道。「你妹妹

不用出力,事情少,待遇還特別好,只是 「幹我的女秘書,事情是再輕鬆不過了 ·黑黑!」 關雲程一隻手摸着下巴,赫赫笑道。

個工作!」 她學過打字速記,經理可以另外分派她 原經文道:「舍妹倒不希望太清閒

我……」 女孩子 「唉」 - 再說……經文……你坐下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她是個

不好控制!」 「我這就上庫房去,去晚了工人恐怕

用手打了一下桌上的按鈴。 關經理怔了一下,原經文轉身步出!

雅的走出來,道。「經理有事歷?」 裏間的辦公室門開了,原紫玲淡裝清

> 談歴?」 道:一怎麽,没有事就不能請妳出來談 關雲程末言先笑,一副色迷迷的樣子

有甚麽交待?」 原紫玲面色微紅着,重覆道:「經理

訴妳! 關雲程招手道: 「妳過來, 我有話告

原紫玲怪蹩扭的走前了幾步, 尴尬的

了一點,一副猴急的樣子。 道:。「經理有甚麽事?」 關雲程伸手抓她的手,可是距離又遠

原紫玲寒着臉重覆道。 「經理有事請

交待!我還有公事没弄完呢!」 「先別管這些事!」關雲程笑哈哈的

家庭舞會,我想帶妳去,怎麽樣?」 生請客吃飯,請的都是日本人,飯後有個 道:「是這麽囘事,今天晚上愚園路江先

開!」原紫玲不大好意思的垂下頭。 「對不起經理!我家裏還有事,離不

呢?」 「我已經答應人家帶舞伴去,怎麽好意思 「那怎麽行?」關雲程不高興的道:

原紫玲說道:「經理可以帶經理太太

「她呀?」撇了一下嘴:「老黄臉婆

間也不早了,我放妳的假,妳囘去換換衣 了,還跳甚麽舞?妳就別推辭了!」 他說着抬起手看了一下表,道:「時

服,五點半我派車去接妳!」 原紫玲爲難的道。「這……實在對不

在上海住這麽多年不會跳舞?」 起,我也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

M11

室而來。 聽見門外一陣吵鬧的聲音,似乎奔向經理 關雲程把臉一拉,正要開口說話,只 「我真的……不會……」

雲程的保鏢謝虎隨後跟進來。 開,五六個漢子一湧而入,原經文和關 原紫玲借機趕忙走過去開門探望,

臉上左一塊青右一塊紅!一看就知道是跟 人打過架了。 謝虎一件上衣漢褂被扯得七零八碎

來順, 怒容,其他三個人也不太好看。 人,爲首的兩個一個叫高立,一個叫郭 前面進來的幾個大漢,正是庫房裏的 算是工頭的身份,兩個人都是一臉

找經理說話!」 事你作不了主,我們實在没辦法,只好來 常待我們好,我們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件 生你不要再說了,這裏面没你的事,你平 ,却被那個叫高立的工頭攔住道。「原先 原經文由後面追上來,想要開口勸說

是犯人!」 還不許走路,這簡直是監獄嗎,我們又不 那個叫郭來順的大聲嚷道:「不加錢

「找他說話!」 「找經理說話!」

另外三個隨聲附和着,氣勢洶洶眼前

造反嗎?謝虎!」 • 「混蛋,你們找經理,我就是經理,想 關雲程面色一變,用力的拍着桌子 道

謝虎哭喪着臉走過來

啦? 關雲程一怔道:•「你……你這是怎麽

> 他們……人多! 虎伸手摸着臉上的血,嘟嘟嚷嚷的道: 「我不叫他們來,他們就打……」謝

長!」 道:「給我搖個電話給警察處,找李大隊

却被郭來順一隻胳膊擱在肩膀上一把抓住 道:「你敢!」 謝虎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去打電話

「打!」

程。 那裏還敢不聽話,只得轉過臉來去看關雲 四手,何况剛才已被打怕了,經此一叱, 謝虎雖然練過幾天拳脚,可是雙拳難敵 其他人一陣子吆喝,好漢不吃眼前虧

說, ,冷笑道··「你們這是幹甚麽,有話好 你們還想打我不成?」 關雲程也嚇得臉色發白, 却硬拿着架

表所有的工人向你要求合理的加薪!」 高立道: 「打你幹甚麽?我們只是代

着:「太胡閙了,太胡閙了: 關雲程氣急敗壞的坐下來,連聲冷笑

錢一斤?你經理知不知道?」個月?現在大米多少錢一斤?小白菜多少 經理,你拿多少錢一個月!我們多少錢一 郭來順大聲的道:「一點都不胡鬧

「我們只要求合理的加班費!」 「不加錢就没完一

「對……今天非加不可!

當時只得虛拿着架子道。「好吧,這件 再要硬下去,可保不住連自己也得捱打 你一句我一句,關雲程一看眼前情形

一定給你們解决! 「今天!」

「就是今天!」

關雲程的眼睛却瞟向一旁的原經文

是了!」 不會錯了,我担保三天一定給你們解决就 「各位安靜一下,經理旣然說了三天,就

等三天,可是準三天,一天不能再多!」 頭,却很賣原經文的賬,爽快的答應道: 「好吧,既然原先生担保三天,我們就再 關雲程冷笑道:「三天以後上午,

走! 高立大聲道:「好,就這麽辦,我們

五個人氣勢洶洶的離開

退了出去。 原氏兄妹也不願在這裏多留,也跟着

告去了。 關雲程氣虎虎的拿起了公事皮包,吩咐

步,腿上的傷經過三天小心的調養,已經雲九在原家對面的運動場散了一會兒

事你們先囘去,三天以後我再答覆你們一

原經文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上前道:

謝虎叫司機備車匆匆的坐車到江人偉家報 經此一鬧,總算暫時解了原紫玲的軍

好多了

球塲草坪上步行着,感覺到那隻腿着力 他實在耐不住寂寞,一個人悄悄的在

一時間衆聲齊起,大有一言不合即

頗有求救的意思。

有人嚷着不行,可是那個叫高立的工

們等着吧,一定有消息! 你

雖然仍是不能快行,可是預料在不久將可 復原如初一

的陽光,吸一口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在家裏悶了三天,難得接觸一下戸外

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的社會名流、奸商之輩,只是無論如何 政府組織下面的一些人物,或是一些親日 的佔領區,雖然也許來此的人,是屬於僞 何戰爭在上海發生過,這裏也並非是敵人 場了裏有人在騎馬,有人在打球,呈 一片愉快的昇平氣氛,彷彿並没有任

烈男兒爲之意氣消沉! 福景象,毋怪使得這位鮮血激昂的抗日激 麽強烈的抗日氣氛……眼前的這片昇平幸 茶樓酒肆朝朝客滿,市區裏簡直看不出甚 ,在淪陷區的上海,却依然是歌舞昇平, 財疏命,爲着中國生死存亡而奮鬥的此刻 一滴汽油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大家正在響應着蔣委員長偉大的口號 前方在拚命流血,後方也在全民抗日 疏

見前面是立着鐵絲圍牆的女子網球塲,正他獨自感傷着,踐踏過一片草坪,却 笑的打着球! 有幾個女孩子在裏面揮舞着球拍,愉快嬉

能有這份閒情逸緻,總令人有些齒冷! 庭花!」打球固然是一種正當的健身運動 ?正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 ,可是眼前在淪陷區,在敵人的鐵蹄下 不禁懷疑,這些女孩子爲甚麽會這麽高與 雲九看了一眼,就囘過身來,他心裏 雲九早先的一點愉快心情,在目睹着

淨 此一番昇平氣氛,竟然由不住打消了個乾

火車上,她就在他印象裹留下了良好的一些沉悒和不快已不復在,况乎從一開始在些沉悒和不快已不復在,况乎從一開始在雪九沉默的看着她,對方的青春活力

訝! 「你上海有朋友?」江海容好像很驚 住在一個朋友家裏!

拉着他,含着笑道:「來!我們到這邊來

把裝着網球拍子的袋子抗在肩上,一隻手

「看見你,我還打得下嗎?」江海容

麽?」 住麽?我是說……你對他,認識得够清楚 頓了一下,關心的問道:「你這朋友靠得 「你可要注意……萬一……」江海容

着·「没有聽見是不是!請你把球擲過來

「怎麽囘事嗎!」紅衣少女嬌聲的嚷

談話!

雲九理也不理的,繼續前行,猶若未

園,

色運動衣的少女大聲嚷着!

「喂!把球擲過來!」

一個穿紅

打了個招呼,關照幾句,就跑過來!

說完她就轉身跑囘球場,與幾個玩夥

面!

他就停止了動作,裝着没有聽見的樣子

雲九剛想彎身拿起來,可是轉念一想

繼續前走!

落下來,正好落在他脚步前面!

身後的球場裏,傳出一陣女子嬉笑之

等着我,我馬上來!」

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忍不住喚着!

「江海容,怎麽囘事嘛!」

一球場

「啊!」江海容匆匆向雲九道:

「你

場外,就在這時,一隻網球正好由他頭上

他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打算步出

就是他們兄妹救的,當然靠得住!」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我這條命

略含羞澀的笑了一下,低下頭來。 難免看了她一眼,江海容臉色微微一 雲九見她說得直爽,絲毫不加掩飾 江海容點頭道:「那我就放心了!」 紅

不會怪我吧!」 「那一天我實在嚇壞了, 先跑了, 你

雲九道:「當然不會,江小姐……

找我有事麽?」 你

的海,容貌的容!」她微笑了一下,掠了 「我已經爲你找着事了 下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秀髮,接着道: 「別叫我江小姐,我叫江海容,大海

麽快?」 「眞的?」雲九大出意料的道:

定會去盡力,你倒說,該怎麽謝謝我?」 江海容道:「我答應人家的事情・一

「這麽吧!」江海容道:「明天上午

雲九一笑道:「改的好, 就叫李鐵漢

「李鐡漢!」

,爲了不讓人家疑心,我以後就算呼你李眞佩服,所以給你取了『鐵漢』這個名字 眞是好本事, 江海容道:「那天在火車上,看見你 一個人對付這麽多人,心裏

大哥好不好!」 江海容嘟了一下嘴,道: 雲九道:「好 ,只是我高攀了

件, 話,我知道,那天在火車上我拿出一 你疑心我了是不是?」 「這是甚麽 個證

便跟你多說,不過你要相信我,我最恨日 江海容白着他,道。「有些話我也不 雲九一笑道:「那倒没有-

姓江的少女忍不住抓着他一隻手,低

M12

聲道 • 「你好大的胆子……」

「你……你不是雲先生歷?」 雲九這時也認出了對方是誰,頓時呆 「當然認得……」雲九微笑着道:• 「你……還認得我嗎?」 怕!」

一呆。

「日本憲兵到處都在抓你,你還敢亂 「有甚麽好注意的?」

面前,倒要看看這個人是怎麽回事

紅衣少女檢起了球,故意的轉到雲九

在注意你麽?」

「你難道不知道,這幾天全上海的人都

「你眞是好大的胆子!」她盯着他道

不看還好,這一看,頓時使得她呆住

「你?」她盯着雲九,不勝驚喜的道

自己如何一

雲九乾脆站住不動,倒要看看她敢把

是怎麽囘事?

鐵栅門開,

那個紅衣少女跑出來。

極了

一張石櫈上坐下來。

江海容向附近看了一下,就拉着他在

在花園附近,設置着幾個座位、環境優靜

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四週是開着香花的花

這地方她熟得很,轉了幾轉,就來到

高高的一排樹木遮住了正面的街道

「奇怪!」她氣忿的嗔着:「這個人

跑? 我實在悶不住,出來散散步!再說我也不 雲九點點頭,說道:「我知道,但是

一面說着,一雙眼睛在他身上轉着! 「聽說你受傷了 是不是?」江海容

「已經好了!」

館說没有姓雲的,你到底住在那裏呢?」 ,道:「早上我還打電話找你呢!同鄉會 「那就好了!」江海容臉上展開笑容

了再說吧!」

雲九道: 「不算好,不過,也不算太

江海容看着他道:「你的字寫得怎麽

雲九道:「是甚麽工作?」

「那就行了, 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是一家紙廠, 廠長是我

「一切通過: 「他怎麽說?」 …不過詳細情形要你本

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在這裏等妳!」 人去當面談後才能通過!」 雲九想了想,點頭道: 「好吧,那麽

…我把你姓名改了,你不介意吧!」 妳改成甚麽?」 雲九笑道。「當然不能用雲九的名字 江海容一笑道: 「有點要你請原諒…

這

雲九一笑道・「妳說呢!」

低下頭情不自禁的嘆息了一聲 本人,也恨漢奸走狗!」 說到這裏,她的臉禁不住紅了一下

雲九忍不住緊緊握住她一隻手 道。 我該囘去了, 我該囘去了,明天上午十點「這樣我們才是一條路上的 搖了 鐘 同

江海容道:「再見!」

招手, 身來, 異在他内心深處,留下了一 始終也不曾與任何異性結交過,江海容無 些年在江湖上飄泊得更加老練了,可是却 雲九逕自離開,他一直到了門 却見江海容仍然站立在那裏向這邊 雲九倒有點不大好意思,雖然說這 個清新良好的 邊轉過

步出!不想身了一轉過來,却差一點與面他幾乎不敢再多看她一眼,轉身匆匆 前另一個少女撞在了一塊!

注意到 點酸溜溜的眼睛在凝視着他, 那個少女正用一 雙似笑非笑, 雲九却没有 多少有

他說了聲:「對不起!」 剛要低頭 走

在他面前, 面前的那個姑娘却有 像是要絆他的樣子 意伸出一隻脚横

是原紫玲, 雲九一楞抬頭,才發覺到前面站着的 不由驚喜的說道。「是妳!大

原紫玲 一笑,說道: 「幹嗎,這麽急

受

雲九掩飾道:

「没有……只是急着囘

去!

嗯?」原紫玲笑又不笑的凝視着他

她是誰呀!」 兩隻手把一個公事包抱在胸前 ,道。

原紫玲微微一笑, 「誰是誰?」 雲九裝傻的 「我都看見了

我跟你提過在火車上的那個女孩……」 就是遠遠給你招手的那位闊小姐呀!」 」雲九淡然的道:「這就是

小姐?」 原紫玲點點頭, 道。「好心救你那位

「眞巧,會在這裏碰見了她!」 「不錯……就是她!」雲九尷尬的道

你應該請她囘家來玩玩才對!」 原紫玲笑笑道。「是巧得很……其實

吧 不過才與她一面之交……走吧,我們囘去 雲九搖搖頭,說道:「那不太好, 我

的 傷好的這麽快?」 原紫玲欣然有所發現的道。「呀! 你

謝謝妳!」 「這都是妳的功勞……我一定要好好

謝我呢!」 原紫玲道。 「你又來了!我才不稀罕

你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把 一隻手挽着他

的少女口中,自然令人有一番說不出的消經說過了,同樣的話,出自同樣年輕漂亮 我的客吧!」 你想法子找個工作,你有了事情以後再請樣子很天真的說。「等過些時候,我再爲 雲九心裏一 動,這句話剛才江 海容巳

的事說出來,可是却又不大好意思出口 他正想把江海容明天給自己介紹工 原紫玲一派天真, 緊緊的挽着他 9

> ,是以神態、談吐、一擧一動都那麽自然許她心目中確是把他當成「大哥」來看待淘這個地方社交確是較別處開通得多,也 雲九與她相處數日,倒也習慣了

原紫玲鬆開了挽着雲九的手,有點不 家門在望,原經文正在門口眺望着

毫不以爲意 好意思的樣子,

喜你的傷好了! 這邊的他抱拳道。 「恭喜,恭喜,

幸好没人,三個人步入大門,關上了 原經文像是忽然警覺, 「小聲點!」 人門,關上了大

紫玲笑道:「我下班正巧經過運動場 原經文道: 「你們怎麽會在一塊?」

溜腿!

亮。」 「那位江小姐好漂

雲九紅着臉, 原經文道: 「真的?」 說道:

姐的 原紫玲 我看這位江 道。 小姐一定是有 「誰開玩笑, 錢家的闊 我說的是真 11

三人步入客廳,張媽巳把晚飯備好了 雲九道:「他的家世我還不清楚!」

事 情,就問原經文道。 就問原經文道·「哥!那些工人還飯桌上原紫玲想起了白天廠裏發生的

可是原經文却笑嘻嘻的絲

紫玲吃了一驚,道:

門

可就碰見他了!」

雲九道。「我問得發慌 9 去球場上溜

「這一溜腿,可就碰見了心上人!

笑! 「大妹眞會開玩

要不然她不會來這裏打網球!」

催着吃飯。

費,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怒容,冷冷的道: 要是三天以後關經理再不發給他們加 是三天以後關經理再不發給他們加班4,冷冷的道:「他們答應三天不閙事原經文想起這件事,臉上泛起了一片

不禁關心的問道 這件事雲九前兩天已經聽他們說起過 「你們經理批准了没

減錢就是好的了! 雲九道:「這太不合理了 原經文哼了一聲 道。 「他呀!他不 難道這裏

純粹是個小人,他背後有人支持,我真爲「這是敵僞時期,有理也說不清,關經理 没有工人公會嗎!」 「公會有什麽用?」原經文冷笑道:

「你是說他們有性命之憂?」

這批工人担心!」

要加他們薪水的樣子,這三天看來是緩兵 後給他們滿意的答覆, 之計,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需要他們的勞力,我只是奇怪他答應三天 雲九冷冷一笑,說道: 「那還不至於!」原經文道:「他還 可是他根本就不像 「到時候再看

吧! 「他好像還提到了妳!我看他對妳不存原經文放下筷子,眼睛注視着妹妹道

「我想請調,換個工作! 心,妳要提防一二才好!」 說時臉色微微一紅,輕嘆一 原紫玲道。「我知道!」 聲, 道

「過兩天,妳就上個簽呈!看看他怎麽留 「我也有這個意思!」原經文說道:

這姓關的對大妹有什麽歪心不成?」雲九鼻子裹哼了一聲,道:「怎 被我推掉了!平常看着我一副鬼像我原繁玲道:「他本來要請我今天去跳 「怎麽 雲九與原氏兄妹都霍然站起來 麽硬要往裏面闖呢!」 張媽的聲音道:「咦……你這 你這個人怎

來 個人用手用力將張媽媽推開 , 大步走進 就見

,被我推掉了

雲九冷笑一聲

道:

「我倒

想會一

會

我生平最恨就是這種狗仗人勢

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

來。

· 想不到現在又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 想不到現在又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 動虎根本也没把原經文這麽一個小小

· 動虎根本也沒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原經文認得這個人 ,今天下午才挨過工人的揍得這個人,正是關雲程的跟

濫用職權的敗類

原紫玲

他爲此又鬧出事情

,當時

「你

雲九道: - 47 原經文一笑道: 「對!有志氣。」 原經文一笑道: 「對!有志氣。」 走 理 接妳去吃飯)妳去吃飯,妳怎麽都忘了,快原小姐,妳這是開什麽玩笑,他一眼看見了原紫玲,嘻嘻一 快走,快

正等工

人風潮平

潮平息以後,我請求調職就是也犯不着爲這種小人生氣,反

原經文大聲道, 一面說一聲就上來拉原紫玲 的手 却

,已經和原小姐約好了,我是奉令來接她!這不是原先生也在嗎!我們經理關照說人,當時斜着眼睛睨過來,一笑道:「哼」就時間聲好像才發現原經文這麽一個 來的

哥哥養我啦!」

雲九不禁被他們兄妹的俏皮,逗得笑原經文道:「没問題,一句話——」

說她不舒服 原 經文冷笑道 「你回去告訴關經理

好在這裏嗎? 謝虎 「哧!」 「這是什麽話,原小姐不是好 一笑 大姆指在鼻上

理道匆

· · 「小姐,外面車子來接妳,說是關經 勿的跑出去,須與轉囘來,看着紫玲, 之聲,緊接着又有人在按着電鈴,張媽

就聽得大門外汽

.車喇叭連

是我已經吃過飯

到就好了,走!走!走!」謝虎道:「那有什麽關係, 反正 妳

M14

須臾,門外傳來一陣 張媽答應着又跑出去 去吃飯了,妳去說我吃溫

,門外傳來一陣人聲

紫玲忿忿的道·

「見鬼…

誰答應他

一怔

雲九更是

心

裹

妳去說我吃過了!

不 意面

斗 前 忽然伸出了 謝虎 一偏頭 個跟

大好看 他當然不認識雲九 雲 九的 臉色可

一連在地

麽? 「主人旣然不歡 人既然不歡喜你,你 你還留在這裏幹什 雲九 冷着臉道

管閒事的人,還真不少呀!謝虎吊兒郎當的一笑, 呀 兄弟道 你貴姓 「喝

雲九還未開口 原經文巳先開 道

雲九一笑道 「不錯,」 李鐵漢!」

平素又會把誰看在眼裏? 着他曾經在拳脚上下過兩三年的功夫,謝虎登時神色一變,這傢伙是生就的一個說着,一隻手就搭在了謝虎的肩

姓李的 這時候他肩膀向下一沉, ,你這是幹什麽? 嘴裏說:

,使得他這隻手根本台下是下,使得他這隻手根本台下是一样,可就抬不起來了,原因是雲九壓起一半,可就抬不起來了,原因是雲九壓

謝虎的左手可就用足了

是他根本就打不上,掌頂才壓了,門是一個人一學直向着雲九臉上猛力打過去! 理!」 帰冷笑・ , 說道: 「你還差得清 道:「你還差得遠明才遞出一半,只明才遞出一半,只

翻 謝虎成了

> 是不輕。 「噗通!」一下子,摔在了客廳門口,子緊緊擦着天花板,飛出了有丈許以外虎」,「呼!」的一下子平空飛起,他

好小子,你是找死! 來,一時間,眼都紅了,獰惡的叫道: 這類人一天到晚身上都離不開 上打了幾個 滾 他才站了 起

寸長短的尖刀 右手向着小腿上一探,已拔出了 一口七八

道。 看到這裏,原紫玲嚇得叫了 「謝虎你快住手」 一聲 91

事人似的 色愈加顯得猙獰! 加顯得猙獰!反過來看雲九却謝虎冷笑着慢慢把身子凑近過 像是, 没 臉

他只是含着輕微的冷笑 在注視着

聲嚷道:「謝虎,你敢動 原氏兄妹幾乎都被嚇呆了 刀,還不把刀丢 原經文大

短刀兜心就刺, 謝虎那裏肯 身子巳飛撲了過 聽? 反倒是更壯了 去 手裏的嘴

銀光,眼看着這一刀已扎在雲九的上写 ,可是不知怎麽囘事,就只見雲九的手巧 妙的一翻,怪的是,本來在謝虎手裏的刀 如到了雲九的手。

其力千鈞,簡直無法掙脫,一時慌了手脚 了他打來的拳頭,謝虎只覺得對方這隻手 上打去,雲九左手微起,只一把巳經抓住謝虎大吼一聲,猛力一拳向着雲九臉

紀念,叫你以後別老欺侮人!」 雲九冷笑着道:「不怎樣,給你留點

雲九向外推的勢力,他整個身子跌出了丈了一聲,一張臉頓時變成豬肝顏色,隨着 許以外,摔倒在地 一擲,只聽得「克!」的一聲,謝虎慘叫 話一出口,右手握住對方拳頭用力的

仆下來,臉部重重的磕在地上,鼻子一酸 他背上,微一用力,謝虎噗通!的一下子 九巳再次的來到了他身前,一抬腿踏在了 ,熱血滴洒直下 謝虎一個翻身,還來不及站起來,雲 …」他小子一刹時銳氣全消

命! ·大聲的叫嚷着道·· 原經文見狀還真怕他打出了 「李先生饒命……饒 人命, 當

夾吧!」 時趕忙上前道:「雲兄……算了, 謝虎聽原經文口喚雲兄,頓時楞了 饒他 -

雲九把脚由他背上放下來,怒叱道: 嚇得面無人色。

謝虎嚇得鬼叫一聲, 爬起來一溜烟似

的跑了出去! 大門外汽車馬達聲發動,駛離!張媽

哥可眞是好東西!以前我只是聽人說,今原紫玲目盯着雲九,驚愕的道:「大 天才真正的看見了一

關上了大門,囘來道:

「走了!

還算便宜他了! 奴 週見這種人我拳頭是毫不留情, 雲九冷笑道:「我生平最恨這種奴下 今天

原經文道:「只怕他挨了這頓打,那

關雲程不肯善罷干休!」

是讓關雲程知道,可就麻煩了 無所惋惜,怕的是你的身份外露,萬一要 原經文道:「我兄妹這個差事, 雲九一笑道:「怎麽,你怕了?」 根本

雲九冷冷哼了一聲,苦笑道:「到時

不錯, 找了 候再說 的好!」 原紫玲皺了一下眉,道:「哥哥說的 我,我也就放他不過,等着瞧吧!」 關雲程這個人,還是小心防着他點 ,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他要是

我知道了 雲九不忍拂其兄妹好意,點頭道:

怔怔的坐在椅子上,似乎愁雲重重,雲九 談了幾句,獨自轉囘房中。 去了,張媽草草收拾飯桌,原氏兄妹只是 經此一開,這頓飯誰也没興趣再吃下

?莫怪他們兄妹有那番沉重的表情! 來, 麽一打,豈不爲他們兄妹惹了大大的麻煩 程身爲廠長,又是他兄妹直屬上司,我這 ,全然未曾料到原氏兄妹如今立場,關雲 想到這裏,心裏着質的不是滋味, 暗忖道:是了,我只顧一時義憤發洩 在燈下,他獨自思忖着, 忽然明白過 不

此番只怕早巳落在日本憲兵隊手裏,飽受 他們兄妹仗義援手,接來這裏居住療傷 禁又想到自己,身負槍傷亡命街頭,如非 毒刑而至死於非命了。 「他們兄妹實在對我恩重如山,我要

煩了! 太衝動了,萬一他們兄妹因此失業,自己 思念及此,可就深深的責怪自己今晚

好好報答他們才是,切不可再給他們添

麻

良心何安?

的 一直聽到客廳裏的掛鐘敲了四聲,才朦朧 這一夜,他反覆的思索着這個問題,

紅

的時候,看了一下錶,已經九點半了! 洗嗽一番,張媽由厨房裹出來,笑着道: 「雲先生早!」 雲九趕忙的起來,以最快的動作穿衣 他從來不會起來這麽晚過。睜開眼睛

不像話!」 張媽笑眯眯的說道:「小姐有封信給

你!

是一叠嶄新的鈔票 房子,雲九就把信封拆開來,首先入日的 下,信封裏面厚厚的不知是什麽物件! 「啊?」雲九很奇怪的接過來,摸了

小字:

策! 穿的 個差事我早就腻了,不幹最好! 不願意讓哥哥知道取笑我,所以才出此下 今天晚上的事,你千萬不要介意,這 ,請別拒絕!不好意思當面給你,又 「雲大哥·這點錢是我送給你買衣服

,豈能伸手向妳拿錢?不過,妳的心意我着:紫玲妳是何苦?我雲九堂堂七尺之軀 時不知如何是好,苦笑了笑,心裏不禁想 雲九看完信後,心裏着實的感動, 紫玲深夜二時」

顏 知 體 贴 ~

「早!」雲九説・「我起得太晚了

這時候張媽拿着鷄毛掃子到客廳收拾

粉紅的信箋上,寫着幾行秀麗的鋼筆

却領受了·

道道件事,這麽一來不是反而使得紫玲更是轉念一想,又似不妥,也許張媽並不知 襲中山裝,已有多處磨得都發光了,在「上,低頭看看自己身上衣裳,才發覺到那 玲却替自己想到了。 確顯得有些太寒酸了,自己没有想到,紫 上海」這個紙醉金迷的地方,這身穿着的 **窘麽?想了想,只好暫時把這些錢收在身** 他再想把錢交給張媽退還給紫玲,

雲九道:「謝謝!今天太晚了, 張媽走過來道: 「雲先生吃飯了 不吃

了一盤!」 生喜吃三六九的長沙包子, 張媽說: 「早上小姐關照我, 說雲先 特別去叫我買

太週到了・我就吃兩個吧!」 雲九愧疚笑道:「你們小姐真是想的

去嗎?」 張媽端過包子來,問道:「雲先生要

們是有理說不清!」 雲先生小心一點啊!這些日本人,你跟他 張媽道:「今天外面好多日本憲兵! 雲九道: 「……要出去一趟!」

說他眼前確實是需要一份工作,就在這一 到了與江海容的約會,不好意思遲到, 牆上的鐘已指在九點五十五分了, 雲九點頭道。「我知道!」 ,他忽然迫切的感覺到自己必需要找 再想

點了 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好! ,可是目前却也没有更適當的方法! 雖然用錢去報答別人的恩惠太庸俗一 匆匆的來到了綜合運動場,手上的腕

就遲到,實在不大好意思!

第一次跟女孩子約會

車喇叭聲响 剛剛步入運動場側門,就聽見身後汽

輛流綫型的黑色轎車從他身後開過 壓了過去。

江海容的聲音說:「近得幾乎要從他腿上 「你遲到了!」

等會我自己囘去!」

見她長身玉立 海客,顯得格外的嬌媚 車門打 的嬌媚,艷陽秋光裏,益穿着一襲粉紅色洋裝的江 貌比花嬌!

雲九怔了一下 道:「對不起,我

江海容一笑道: 「快上車吧!

機道。 雲九想拒絕已來不及,只見她吩咐前座 說着不待他答應,已拉着他鑽進車門 「永豐紙廠!

的在雲九身上轉着。 麽會看上這麽一個窮小子?一雙眼睛勢利整齊的米色中山裝,他似乎很驚訝小姐怎 司機是個四十來歲的瘦子, 身上穿着

去永豐紙廠聽見没有! 江海容用手拍着前座道: 「看什麽嘛

司機這才答應了 一聲,把車子開上了

雲九道: 「其實妳告訴我地址 ,我自

己去也是一樣的

江海容微笑道: 「有我介紹 總好

來,司機連按了幾聲喇叭 汽車直駛入内。 在一 個巍峨的大門前停下 大門慢慢打開

還有噴水池,正前面是紅磚的 透過車窓,可以看見漂亮的 一所花園

M16

洋房 峙在一個方向,似乎規模很大! 大概是員工辦公的地方,廠房却遠遠聳 ,白漆的落地長怱上爬滿了蘿蔓籬笆

道。

和雲九 江海容向司機道: 一名小厮在外面打開了車門,江海容 「你把車開间去吧

池 「跟我來!」 一逕的開了出去,江海容一拉雲九道 機答應着,就把車子繞着當中噴水

來, 廠房的機件操作「軋軋」聲,不時的傳過 「永豐紙業有限公司」等幾個字樣,遠處 由於距離頗遠,倒也不覺刺耳! 雲九這才注意到一塊鍍金的 招牌上有

不到竟是如此的大規模作業,只由這排辦的想像裏,這所紙廠一定十分的簡陋,想模的從事生產,鬧窮是當然之事!在雲九即使有少數幾許開工存在的,也都是小規 公室以及花園的佈置看來,這永豐紙廠 定是個相當幹得開的企業行號-敵僞時期,一般工廠多被強迫收購,

樓 江海容同着雲九直接進入到正面的辦公洋 樹上的秋蟬吱吱不停的叫囂着

在二樓一個設備豪華的客廳裏坐下來

去請他出來!」 江海容道:「郭厰長給我約好了穿着白衣的僕人獻上兩杯茶。 你

僕人答應着退出去一

写苦朋友,乍然接觸到這種奢侈豪華的場 留區住久了,平素來往也都是些被壓迫的 留區住久了,平素來往也都是些被壓迫的

江海容似乎有點看出來了 「你不高興是不是?」 她小聲的

合! 雲九苦笑道:「我在想也許我不大適

愛講排場!」 要被他這些擺設唬住了,我舅舅這個人最 一別胡說了!」 江梅容笑道:「你不

的 雲九壓低聲音道。 「我是一個講實際

呀! 江海容道: 「這種人,才討上司喜歡

是小容來了吧?」 才說到這裏,門外一人呵呵笑道:

的中年人走進來,雲九禮貌的站起來。 這人很客氣的揮着手道:「不客氣 廳門推開,一個戴着眼鏡,白白胖胖

郭大業 這就是我跟舅舅說的那位李鐵漢先生!」 郭大業伸出手來,笑道。 江海容向雲九介紹道:「這是我舅舅 一」又向郭大業介紹雲九道:「 「久仰!

不客氣,坐,坐!」

來 雲九和對方握了一下手 重又坐了下

仰!

裹事忙,我也没工夫看你爸爸, 郭大業却向江海容說道:「這幾天廠 妳給我轉

不登三寶殿,一來我們家,準有事情!」 問一聲,過一兩天我去看他,還有事要他 江海容笑道·「我知道,舅舅是無事

「怎麽,學校放假了? 「你這個孩子……」郭大業笑着說。

江海容說道:「没有放假, 正在辦轉

學!

翰都很好,不比金陵女大差!」 京上海跑,怎麽受得了?這邊復旦、聖約 「對,這樣很好,一個女孩子老是南

不是跟你談大學來的呀!」 江海容一笑,道:「舅舅,我今天來

没完! 的!眼睛轉向雲九道:「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親戚好幾天不見了,一見面就聊個 一郭大業好像剛才想起來似

雲九道:「那裏,那裏!」

的職位只怕一時…… 安插個工 李先生人品學識海容都詳細跟我說過了 郭大業皺了一下眉道:「是這麽囘事 作是没什麽問題,只是太高級

條件,也没有這麽想過!」 雲九一笑道:「我並没有高級職位的

后就一下,我就先給你一個秘書的工作負 屈就一下,我就先給你一個秘書的工作負 責管理檔案工作好不好?」 「那裏,李先生客氣!」郭大業道:

江海容笑道:「好!」

直接到工厰負責操作的任務!」 雲九猶豫的道:「如果方便,我希望

「海容特別介紹,我怎麽可以呢?」 雲九正色道:「郭先生請允許我的要 「那太苦啦!」郭大業赫赫笑着說:

較適合一些!」 求,我不願意利用關係,我覺得在工廠比 郭大業怔了一下 用眼去看江海容

道 :「可以嗎? 江海容微笑點頭道:「這是他的事,

舅舅應該尊重他個人的意見!

生就負責第一工廠,担任工務管理員,個脚踏實地的人,佩服,佩服!這樣李 踏實地的人,佩服,佩服!這樣李先郭大業點點頭道:"「好吧,李先生是 就是苦一點!」 職

雲九道·「這就好了

李先生現在家裏都在上海?」 江海容插口道·「李大哥是單身一個 郭大業笑嘻嘻的道:「很好,很好

以關照配間房子 「啊……」 郭大業道。「那好,我可 李先生就搬到廠裏住好

來上班! 雲九很高興的道: 「謝謝!那今天就

郭大業笑道:「對了 天,明天再來吧!」 ,休息一 兩天也

江海容笑道:「何必這麽急,

今天休

雲九站起來道: 「那就明天一 早!我

江海容也站起來, 道。 「謝謝舅舅,

直接來人事室, (來人事室,我會關照劉主任郭大業含笑點頭道,說道: ,負責一 「明天就

郭大業看着江海容, 雲九欠身道: 江海容笑着說:「李大哥 一謝謝, 說道:「妳不坐 謝謝!

剛來上海,我想帶他到處去看看! 出驚異的表情。 郭大業說。「好!好!」 眼睛却顯露

直把二人送下樓梯, 四下看看

> 奇怪的道:「車子呢?」 江海容笑着說:「用不着,我們走走 郭大業道:「那用我的吧!」 江海容道:「我叫他走了

就好了 郭大業「嘿嘿!」笑道: 一這幾天日 ,没事還

是少出門的好!」 本憲兵在抓那個雲九,到處戒嚴 江海容偷看了雲九一眼,見他表情鎭

定,就笑應道:「知道了 二人出得永豐紙廠,江海容彎下腰來

看着雲九的臉,道:「高不高興?」 雲九道:「這要謝謝妳才對!」 「你先不要謝我,我首先給你自己買

套衣服才好!」 紅 雲九想到了紫玲贈錢之事,不由臉色 ,兩個女孩子居然都要自己買衣服

便宜,就算借我的好啦,以後有了錢再還錢你別發愁,我知道你這個人是不愛佔人 足見自己身上這套衣服是不能再穿了 給我!好不好?」 江海容見他聞言不出聲,就笑道:

我們 雲九笑了笑,道: 上那裏去做呢?」 「我身上還有錢

去 南京東路。」 雲九只好跟着上去,江海容吩咐道。 輛三輪車停在眼前,江海容先跳上 「我有個熟地方!來!」

不穿西裝! 服號」門前停了下來, 」門前停了下來,雲九一怔道:「我江海容就指點着在一家「巴黎時裝洋 車行如風,不一會兒可就到了

江海容道:「我知道 ,中山裝他們也

何必還親自來呢, 江大小姐,要做衣服打個電話來就好了 西裝店老闆笑逐顏開的道:「原來是

生! 江海容道。一不是我做,是這位李先

「那太好了 李先生, 清挑一下料子

個禮拜做好,價錢却没有明說。 方好意,就大大方方的量了身,說好了 雲九雖然心裏不大願意,却也不便拒絕對 淺兩塊料子, 當時就由江海容做主,一共選了一深 江海容笑道:「我來代他挑!」 關照裁縫師父做中山裝,

單子呢?」 出了門, 雲九靦覥的問:「多少錢?

我知道你骨頭硬,可是却也不要太拒絕人 們友誼建立的開始!」 家的好意,這兩套衣服算我送的,祝賀我 江海容微笑着說。「你千萬別生氣

太好, 雲九苦笑道:「一開始就受人餽贈不 江海容道:「根本没有單子,是我家 還是把單子給我自己去拿吧!」

我自己來拿就是了!」 雲了怔了一下,就道:「那麽下一次

的老主顧,要什麽單子!」

江海容笑了笑,也没有再

誰?」 買了票,在候車的時候,江海容看着他神 秘的笑了一下,說道:「昨天那個小姐是 鮮的樣子,江海容就提議坐電車,兩個人 前面是電車站,雲九還没坐過,很新

看見了! 雲九怔了一下 ,一笑道:「原來妳也

理我! 也看見了她, 江海容微笑說道:「她看見了我,我 我還跟她笑了笑,她却没有

兄妹救我!」 雲九道: 「那位小姐姓原,就是他們

「她在那裏唸書?」 「已經在做事了,在大上海紙烟廠作

事 雲九奇怪的道。 「他們經理是不是姓關?」 「大上海紙烟厰?」江海容驚訝了 「好像是姓關,妳認

識這個人?」 「我倒不認識,不過知道這個人,是

個勢利小人!」

傷感,輕輕嘆息了一聲。 江海容臉上現出一種憂鬱,似乎有所 「一點都不錯。」 雲九冷冷的說。

好深問下去! 着問她,江海容總是避而不答, 做生意的,似乎有難言之隱,他也就不再 雲九對她的出身不無懷疑, 「没什麽,車來了,我們上去吧!」 「妳怎麽了?」雲九洞悉入微的問! 只推說是 在車上試

回去,江海容好像玩得很開心,兩個人就一會,在小館子裏吃了午飯,雲九想早點 虹口公園」停下來,兩個人在公園裏玩了 電車順着北四川 路一直馳下去,在

上了電車,一路回馳! 在鋼軌上叮噹响着,迤邐奔馳着 馬路兩旁的梧桐樹葉隨風飄零, 習習秋風,由車愈裏吹進來 電車

雲九的眼睛透過車窩,却機警的看見 我眞不想囘去了 曼聲吟着

江海容道:「鬼子憲兵來了,恐怕要查車他本能的警覺到事情不妙,趕忙囑咐 兩輛日本憲兵摩托車, 妳先坐到那邊去! 由車後疾馳過來。

江海容一 驚,果見兩輛日本憲兵隊的

要給我打招呼,幾個憲兵我還能應付!」雲九冷笑着道:「記住,無論如何不雲九冷笑着道:「記住,無論如何不

比着手勢,電車中途停下,馬路上來往的,電車上已起了一陣騷動,兩個日本憲兵 人, 俱都停步不動! 江海容依言坐到了隣近的一個座位上

路中停下來, 檢查着行人。 緊接着一輛載日本憲兵的軍車開到了 車上憲兵紛紛持槍躍下

張放大的像片! 來,其中之一,由隨身 電車車門打開, 兩個日本憲兵持槍上 的皮囊裏拿出了一

那張像片一入雲九之目 頓時使得他

車站時爲敵方所偷攝, 正在踢打一名日本憲兵,雖然臉部拍攝 原來相片所攝的 可是顯然正是自己! 照片中人騰身飛足 正是自己那日大鬧

裏的相片逐個向車上男士一個個對照着 客稍有不順 兩個日本憲兵放過婦女不看,只用手 即 力摑其面, 顯出一副淨

止她向自己打招呼, 雲九側過臉,向着江海容搖搖頭,阻 立即站起身來。

M18

要他原地不動立時,一名 走! 3- 雲九假裝没有聽見名日本憲兵大吼着 名日 假裝没有聽見的繼續憲兵大吼着,比手勢

向外

身就倒 一拉,已抓住了擊來的槍托 着這場架是非打不可了 的槍托照着雲九前胸重擊 那名日 本憲兵怪 一聲 也不 ,站立不住仰 雲九目忖 用手裏 左手

撲上的身子 他還來不及翻身站起,已爲雲九飛快 一脚踢中下 額!

的一半這一半,就 一聲撞在車板 就沉重的倒下來, 脚勁力十足,那名日本憲兵才翻 ,頓時人事不省,昏倒下來,後腦「砰!

對方持槍的手,九巴猛襲而進, 地由身上拔出手 隨來的另一名日 ,用力一擰, 槍,還來不及抬起手, 本憲兵見狀大驚, 巳把手槍搶到 探,巳抓住了 雲

日本憲兵背上擊下 一 身就 右手運足了功力,猛的一掌向着這名那名日本憲兵一時嚇得臉色慘變,轉

流 一頭扎下去, ,當場也擺平不動了。 明扎下去,碰在車欄杆上, 明九下去,碰在車欄杆上, 這名日本憲兵 這名日

以快手法一連擊昏了 海容看了一眼 顯然還不知道

連翻越過兩條馬路,身後日本兵發覺開衆目睽睽之下,只見他矯捷的身影,

槍時,雲九早已逃之夭夭!

雲九搬出去已經兩天了

X

中不足,雖然雲九留下了地址,她得力於江海容的介紹,她心裏總位件可喜的事情,可是一想到他那位 没有去看他 麽似的不自在, 原紫玲這兩天心裏就好像少掉了 固然雲九找到了工作是 她心裹總似有點美 他那份工作是 她却賭氣 些甚

爲甚麽 一個人用手支着頭在想看心 ,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

日千里之勢,現在乍然分開,往後的日子彼此眞誠相處,己就被他那種雄姿英發的神空 慣了 為心儀已久,是以在初一見面裏,自個人,也許是對他昔日那些行俠仗義 一個偶然的場合裏 神采所吸引住了 反倒不大習 些行為 一雲九這樣

應外秋海棠開得一片燦爛,人們慣以 高于美人兒的那種孤芳自賞,暗裏銷魂! 同于美人兒的那種孤芳自賞,暗裏銷魂! 同于美人兒的那種孤芳自賞,暗裏銷魂! 原紫玲憧憬着雲九的那種靜態美,也許 原紫玲憧憬着雲九的英姿,一時顯得

大羣的工人怒衝衝的向這邊走過來 懶洋洋的,彷彿一點勁兒也提不起來! 走出了 經理辦公室, 迎面可就看見了

口答應他們加薪的日子到了,不禁一懔!的醞釀之中,她忽然想到了,不禁一懔! 關經理還没有來,一件大事却在劇烈

無力控制,不得不率同着大家找關雲人羣裏走在最前方的是原經文,他簡

經理來了没有? 兄妹見面, 原經文老遠大聲的道。

這就去打電話! 經理辦公室的大門被用 原紫玲黛惶失色的道。 「還没有 力推開, 數

名工人 要衝動,一切等關經理來了再說!」 郭來順靑着臉,一 原經文道:「大家有話好說,千萬不 馬當先的衝進來! 爲首的兩名工頭高立和

,大夥不能再受他的 高立冷笑着說: 「姓關的說話不算話

没錢拿囘去,人都要死了!」 我老婆病了半個月了,没錢請大夫看, 個工人挺身而出,哭喪着臉說:

不能昧着良心不理會我們!幾個小時,家裏窮得没有米 一個人嚷着說:「我們 ,家裹窮得没有米下鍋,姓關的個人嚷着說:「我們一天工作十

「今天非加錢不可!」

「找姓關的算賬…

着道:「大家稍安毋躁,看看電話打一時間眾聲齊吼,聲騰霄漢,原經文

「關經理不在家,傭人說他一早就出來 角,原紫玲放下了電話 搖搖頭道

家裏去! 一的郭來順一躍而起道。「走!我們到他 想不見面就算了 工頭之

大聲道:「不要吵,不要吵, 庫房的職員劉景立張惶的由外面跑進來 衆聲附合着, 正自無可開交時,看守 關經理帶着

人來啦!」

人呢!」 工頭高立一怔,高聲說道。「好,他

的

先生也在塲 劉景立臉上變色的道。 「還有一位江 在前面庫房

走,我們找他們去,走!」 「他們還敢怎麽樣?

他們意外的,關經理早已等候在這裏了。 開着,憤怒的工人叫囂着一擁而入,出乎 領之下,一路直撲向前面庫房。 來到了前面庫房,這時庫房兩扇大門敞 原氏兄妹提着心,跟在眾人之後一逕 大家夥一擁而出,在高、郭二工頭率

然身份高出儕輩。 一個穿着西服留着小鬍子的體面人物,儼 現場除了關雲程以外還多了幾個人,

關經理坐在下手,由神色態度上看來, 左右,侍立着四個身着漢裝的彪形漢子, 這個人坐在庫房裏一張靠椅上,身側 關

雲程對於這個人十分奉承。 ,面帶不屑的注視着眼前的工人。 小鬍子的人嘴裏咬着一根雪茄烟

你們還想造反不成?一的樣子,這時站起來大聲道:「幹甚麽 關雲程似乎有了靠山,一副有恃無恐

我們是來聽消息的。」 工頭高立怒聲道:「三天時候到了

告了江總經理,總經理認爲你們是無理取 「你們以爲仰着人多,我就怕了,我 聽甚麽消息?」關雲程瞪着眼睛說 這位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 的要求, 我已經報

> 合情合理,爲甚麽是無理取鬧?」 一名工人跳出來大聲道:「我們要求

「你們才無理取 今天非交待清楚不可!」

衆聲喧嘩, 聲騰霄漢,羣情激蕩,

居然也是這般厲害,一 然也是這般厲害,一時倒慌了手脚關雲程想不到這些人當着總經理的 面

衆工人一時倒是沉默了下來。你們那一個說要加薪的♀站出來!」 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冷冷笑道。 趕忙的回 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不慌不忙的 頭去看那位江總經理

來讓我瞧瞧! 姓江的嘿嘿一笑道:「是誰呀, 站出

出來就站出來,是我說的。」 郭來順向前跨出一步,大聲道:

「我說的……」 「我說的!」

「混疍!你們這羣無賴,不給你們點顏色手裏的雪茄烟用力的扔下來,厲聲喝道:一下子所有人都挺身而出,姓江的把

着靑筋的手臂 着一項禮帽,嘴裏刁着一根烟捲兒,上身身側四人之一應聲而出,這小子歪戴,諒你們不知道厲害!丁大龍!」 小汗褂兩隻袖子高高捲起 9 露出一雙暴露

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那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一個走出來,身後的人齊聲為他吆喝着。「怎麽樣?你還敢打人?」郭來順第

扶起來,郭來順樣子巳成了一個血人! 下子全都楞住了,幾個人跑過去把郭來順 眼前工人見狀, 俱都大吃了 驚,

大家夥再也不能忍着内心怒火,當時

後的同夥羣起爲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打——打——」

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性「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没有一個好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 精於日本的柔道,受過訓練的柔道高手!

大手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前這麽一個小個子能有多大的能耐,兩隻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又不是這麽同

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一也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 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 的叫了一聲

六,噗!的一下子摔下來,頭下脚上,正的空中飛人似的,一下子飛出足有一丈五郭來順偌大的身子,真就像馬戲團裹嘿!」的叫了一聲。 這一下子力量當然可觀,好扎在一具大木箱蓋之上。

紅 郭來順一 下子就給摔 箱蓋撞碎了

由高立爲首,大家夥一擁而上!喊打之聲

關經理嚇得站起來就跑 ,那位留着小

特無恐的樣子。 鬍子的江總經理却是很沉得住氣,一副有 吩咐着身側的四個人,說道:

四個人「一」 字的在他面前排開來,

各人擺出一副架式, 雙方短兵相接的 一刹那,只聽得一陣

第二排工人也被相繼的摔了出去,四名打起在半空,砰里碰啷的摔落下來,緊接着人聲喧嘩,為首的四名工人幾乎同時被摔 訓練的柔道高手均對手,一時之間被打得却只是叫囂的一羣,如何是對方受過嚴格 手果然不含糊,出手不凡! 只可憐這班工人烏合之眾,人雖多

身法,對方工人只要一接近身邊,沒有不 鼻靑眼腫,頭破血流! 四名打手,顯然餘勇可賈,各自展開

被摔得頭破血流! 一塲混戰的結果,不用說當然是資方

大獲全勝!

睹這般情景,一時寬心大放! 關雲程侍立在姓江的總經理面前,目

經理身邊道:「總經理我看打的差不多了 給他們留點力量好為我們做工呀! 江總經理冷笑着點點頭,看看眼前情 但是他却也別有顧慮,當時附近江總

况也確實如此,再打下去,可保不住就要 他這裏八字鬍撇了撇,用力的拍了幾

下手,大聲道: 「行啦 你們四個退下

即止,各自退立在姓江的總經理身側左右 狗也没這麽聽話,四名柔道高手聞聲

經不多了,大半的人有臥着的,有坐着的 個人都多少帶了點兒傷。 有彎着腰的…… 眼前數十名工人,還能從容站着的已 紛紛的唉唷着,好像每

還打不打了?」 江總經理呵呵笑着,道:「怎麽啦!

笑聲一頓,那份得意,可就不用再提

流水,你們要是還敢不好好的工作,給我 搗蛋,下一次,我可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打 人,我只出了四個人,就把你們打得落花 了便宜還賣乖,「看見没有,你們這麽多 「要講打,你們差遠了 一這傢伙佔

是說得到辦得到,你們可是聽清楚了!」 關雲程在一旁帮着腔道:「江總經理

故不來, 姓江的冷笑道:「今天你們都囘去休 我會派人到他家裹找他去!」 明天一早來上班,誰要是胆敢借

「關經理,你說這些工人裏領頭的是那兩 說到這裏話聲一頓,轉問關雲程道

關雲程道:「一個是高立,一個郭來

在一邊喘着氣,這時聞言氣呼呼的站起來 ,大聲嚷道••「姓關的……你太没有人味 ,說話不算話! 郭來順尚在昏迷之中,高立却帶着傷

> 横 一一 好, 江總經理冷笑道・「這小子還有股子 給我拿下來!

嚷着擧拳就打,他可是太不自量了。 身側狗腿子早已閃身而前,高立大聲 他怎麽能是眼前人的對手?

跪倒了下來。 用胳膊肘子一擊,馬上痛呼了一聲,可就 用胳膊肘子一擊,馬上痛呼了一聲,可就 他這裏才一伸胳膊,已被對方柔道高

高立就像是江洋大盜似的被綁了個結實。 又撲上來兩個人, 抖開了 一根繩子,

來! 見周副局長,就說我說的,這個人先押起給四人之一,道:「把他送到警察局去, 江總經理由身上掏出了一張名片,交

老天爺— 高立大嚷着:「我犯了甚麽罪要押起 -這是甚麽世界呀!」

工人,可就没一個再敢吭氣的了。 儆猴」,這一手可是真厲害,在塲數十名 就這麽高立可就被帶了下去,「殺鷄 江總經理揮揮手道:「押下去!」

想一想吧,犯得着犯不着!還不給我都 關雲程大聲道: 「你們還楞着幹甚麼

低頭飲泣着,不勝唏嘘的退了下去……難的難民似的,有人嘆着、咒着,也有人 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要人攙着,像逃 大夥子彼此對看了一眼,哭喪着臉, 眼看着一塲刦難,居然就這麽輕而易

理眞有一手,這一下子保險他們再也不敢 關雲程眉開眼笑的奉承着道:一總經 學的平定了下來。

不怕死?」 有一手,不怕他們人多,他們再敢鬧事,姓江的哈哈大笑道:。「對付羣眾我最 我就當場給他們弄出幾條人命來, 看看誰

月的生產報告先拿給我瞧瞧! 姓江的點點頭道:「也好,你把這兩 休息休息吧!

關雲程笑道:「總經理請到後面去坐

經理指教,總經理請!」 是!」關雲程道:「正要請總

後面跟着。 狗顛屁股的在後面跟着,兩個保鑣遠遠在 江總經理點着頭步出庫房外,關雲程

進了經理室,聽差的献上了兩杯熱茶

門進來,道:「經理叫我!」 關經理用手按了一下按鈴,原紫玲推

表拿來!」 關經理說: 「把這兩個月的生產報告

用茶!」 雙眼睛都直了 關經理一偏頭,才發現到江總經理一 原紫玲冷冷的應了一聲,轉身步出 關雲程說道:「總經理請

茶杯,連口的讚着道:「好!好!好!」「啊!!」江總經理恍然一警,端起 關雲程不禁一怔,問道。 ・」江總經理恍然一警・端起 「總經理

你是說……」 「剛才那位小姐是

「好!」江總經理連連點着頭,說道「啊……是我的女秘書。」

「天姿國色, 關雲程嚥了口唾沫,吶吶的道。 人間難覓,哈哈…… 總 <u>___</u>

,原紫玲抱持着一叠巻案,走了

江總經理,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的負責 關雲程指着江總經理,說道:「這是

江總經理笑着點了點頭,

原紫玲禮貌

表遞上來 叫了聲:「總經理!」遂即逕自步出 「總經理清過目 關雲程把報告

没有看見她呀?」 來,隨便翻了兩張放下來,嘿嘿一笑道。 「你這個女秘書叫甚麽名字?怎麽我過去 江總經理大夢方醒的接過

原紫玲,新來還不到半年!」 關雲程不自然的笑笑道:「她姓原

巴,兩隻色迷迷的眼睛瞇在了一起,一個 勁兒的沉聲笑着。 上去確實是動了心, 「啊,是這麽同事!好!」姓江的看 一隻手連連的摸着下

雲程老弟,這幾年我對你還不賴吧!」 關雲程欠身一禮,道:「全仗總經理 關雲程道:「總經理這些報告表…」 「先不用看了……」江總經理道:

說了,總之,我這麽閉一隻眼,你那邊可 關照! 江總經理一笑道: 一關照不關照倒不

風!」 就方便多了 「是……日本人那邊總經理你口 角春

把烟頭咬下一小截吐掉,關雲程趕忙打着 西服上口袋裏拿出了一根雪茄烟,先用嘴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江總經理由

M20

的身上?」 「對付日本人我更有一手……要不然,這 中支振興會社的總經理會落在我江某人 關雲程笑嘻嘻的道: 江總經理抽着了, 噴出一口烟,道:

一是……每個月能自銷伍千條,大家 你是說自銷伍千條香烟的事?」

「在這裏不是很好麽?」

原紫玲道:「我覺得,這裏太過清閒

次我跟總經理談的那件事……」

都可以落點個好處!」 「這件事没問題 江總經理哈哈

笑,站起來,拍拍胸脯道:「包在我身

關雲程大喜過望,一個勁兒的躬身道

不知道麽?」

關雲程道:「紫玲,我對妳的心妳真

原紫玲悶悶的坐了下來 我還有話跟你說!」

「清閒還不好麽?來,來,

坐下

坐

原紫玲臉上一紅,

冷冷的

道:

「我不

總經理臉上展露着狡黠的微笑。 程跟在他身後面,走出了辦公室大門, 江總經理離開座位 向外步出 關雲 江

關雲程下意識的覺得他還有甚麽話說 「兄弟,我的事你還不知道麽?」 「總經理還有甚麽指示?」

個時間,叫你的女秘書來一趟,萬事O 一隻手拍在他肩上,輕聲說道:「安排 江總經理這一利問顯得很親近的樣子 頓。」 想不到,妳家裏的人,竟然會巴也 裝糊塗,前兩天,我好心派謝虎接妳,却 裝糊塗,前兩天,我好心派謝虎接妳,却 也不到,妳家裏的人,竟然會巴也 也不看跟我

盡力・一 「這這 一定盡力!」 關雲程的 道:「是!」 臉勉強的轉成 定

關雲程目送着他的背影離開之後 離開

原紫玲道:

「是我哥哥的同學!

生怕剛才江總經理的話被妳有甚麽事麽?」關經理

「李鐵漢?」關雲程冷森森的笑了笑

「我倒疑心這個人可能姓雲!

「叫……叫李鐵漢。

我是問他叫甚麽名字?」

她聽見了 「經理。

請求調職!」

是……

「調職?」 原紫玲吶吶的道: 一我想 道。

務部,跟我哥哥在這一塊!」 「這……這是爲甚麽?」關雲程怔道 原紫玲說: 「我想調到業 年紀輕輕的

在日本憲兵正在全力找九雲九這個人, 會慢慢的查……原小姐,妳應該知道, ,可不要糊塗啊!

住在家了!」 經理不相信就算了,反正這個人現在也不 定,她把身子偏過來,像是賭氣的道。

「那再好也不過了, 紫玲

他的手摔了下來,關雲程眉毛一挑,正要想去握紫玲的手,不意却爲紫玲狠狠的把 發作,可是忽然想到了江總經理交待的事 他的一隻手可就不老實的伸了過去

有別的事我走了!」 原紫玲悻悻的站起來,道:「經理没

出去吧! 請求調職的事, 我考慮幾天再答覆妳,

不出的惆悵感覺,

人,敵僞時

,敵傷時間,中國人留着仁丹鬍子那個先下來的小鬍子,却是道地的果然這個人開口說話,十足的日本

地的中

1的惆悵感覺,他有滿腹的愁衷,却又由機房裏向外眺望着,雲九有一種說這過,空氣顯得那麽的低沉。

「怎麽會姓雲呢?明明姓李嗎!」 「姓雲?」原紫玲大吃了一驚, 掩飾

原紫玲心裏着實吃驚,表面却力持鎭 「當然我不能說他就是雲九,可是我

一點,我還有話跟妳說, 妳 : 妳坐過來

情,這口氣也就暫時忍了下

關雲程點着頭,微微笑道

原紫玲應了一聲,老大不高興的退了

恐怖 之夜 血 *頻 生

虎那身手的人,居然都會被他給打了來說,動手的那個人有一身好本事,

命會被他給打了,他有一身好本事,連謝 原笑道: 「聽謝虎囘

本來是他不對又能怪誰?」

「哼!」

關雲程冷笑道。

原紫玲道:

一這件事謝虎咎由目取

空而過, 的照着落下的雨滴,有幾隻騙在趕着夜工,天空飄着細雨子 軋軋有聲的在轉動看 凋,有幾隻蝙蝠低低的掠 空飄着細雨子,燈光清晰 的在轉動看。部份工人還

以斷定出他是一個日

本人

頓時就可

人聊慰眼前,那些殺不盡的日本矮子、種無法排遣的悲憤仇恨,只得借着斬殺 興起無限的仇恨,仇!仇! 咬緊牙關, 國漢奸,每一想到他們 不知如何傾訴, 狼烟四漫的 紙廠的大門徐徐敞開來,由門外一連 該向何人傾訴? 只要看上 引刀稱 ,就禁不住使得他 一眼,即 國仇家

路面, 馳進三輛嶄新的汽車,汽車壓過碎石子 一逕的馳问厰房而來 由裏面跳下

永豐紙厰」 第一輛汽車門開, 的廠長郭大業。 的是

六留有小鬍子的「亨」字號人物,親自打開車門,由裏面步出一 只見他十分恭敬的走向第二輛 個四旬 前

氣宇不凡,畢嘰呢的漢褂,裏面插着槍奴才沾主子的風光,看上去兩個保鏢也 開保鏢的,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頭髮梳平油貼,在上流有錢的 定有一隻雪茄,衣服畢挺,皮鞋擦得發亮 左右各一的跟在主子身後面 頭髮梳平油貼,在上流有錢的人是離不 這類人物的特徵,手上若不是烟 語。 斗

去打開的,車裏下來的是一個矮不重要。第三輛車的車門,也是郭大順的,可是第三輛車裏面的人物, 圓頂的禮帽 郭大業對於這個「小鬍子」 這人眼睛上架看一副眼 的,車裏下來的是一個矮不龍 看一副眼鏡,戴的是 門是一個矮不龍咚的 門,也是郭大業搶上 是十 顯然更

不安的站在經理室,似着微笑轉囘辦公室, 總經理帶着滿臉的笑逕自 ,似乎有話要說樣子。 含

燄, 不是漢奸, 本能的興出了 雲九的眼睛裏頓時冒出了烈火般的怒 也必是媚日的奸商無異。 一片殺機。

個日本人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了 侍在那個日本矮子身側左右,不用說,這看守大門以外,其他幾個人都趕上來,護 上却載着七八個日本憲兵,除了留下兩個 大門外又開了 一輛中型的小卡車, 車

一行人直接向着廠房裹走進來。

江海容的推薦,本諸他一向對於工作的熱 作業,和處理簡單的公文收發工作,說忙來,他在這裏的工作,是負責督導工人的 不忙,說閒也不閒,由於這項工作得力於 ,他在這裏的工作,是負責督導工人的 他的確是十分的盡力 雲九不得不掩着內心的岔恨,轉過 身

感到氣餒和傷心了 **場地,竟和日本人有些牽聯時,他眞正的** 極大的侮辱,當他發覺到自己所工作的 可是這一刹那,他的良知却像是受到

一行人在郭廠長的陪同帶領之下 陸

雲九銳利的眼睛注意着他們的一舉一

處敲着,不時的搖着頭。 日本人用手裏的圓頭杖,在機器上到

郭大業頓時敏感的道:• 一山口先生有

甚麽高見?」 日本人拉着臉道: 「太舊了

「江總經理你記下來……這些機器更日本人指着一旁留着小鬍子的中國人 郭大業哈着腰道:「是!是:: 他倒也能撇上幾句中國話。

M22

國的舊機器……不行!不行!」換,我們日本生產的機器頂好,這些是米

府没有批下來! 上個月不是具了一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中支會 份公文歴, 只是日本政

總經理, …佔領區: 太忙,現在工廠生產的都是飛機,兵船… · 大炮, 「嗯!」日本人說:「不是没有批 知道嗎,爭取!」 的生產也重要,我們要爭取, 没有時間製造別的東西,不過…

兩個中國人却並不這麽認爲。 起鷄皮疙瘩,作三日之嘔,可是他面前的 聽起來簡直說不出的刺耳,真叫你身上 這番話出自日本矮子略帶鼻音的嘴裏

山口先生的支持,山口 口先生的支持,山口先生是本廠的家郭廠長更是極是奉承的道··「本廠全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

好的幹,我提……拔你!」 國話說。•「永豐厰最近成績很好……你好 長仗 ,是本廠的救星!」 日本人頻頻的點着頭,用着生硬的中

郭大業一樣一樣的解說着生產的過程。 說着謝謝,謝謝, 郭廠長的腰可就更彎了, 一行人向着機房步入, 一個勁兒的

爲日方所控制,換句說話,是一所生產資了一切,原來這所永豐紙廠,其實是完全 敵的標準賣國工 雲九冷眼旁觀,冷耳側聽,可就明白

些什麽?」 極大的諷刺和侮辱,面向着窻外的秋風秋 「老天……我都做了

一個比電還快的念頭, 由他腦子裏閃

過

「眼前不是下手的最好時候麽? 我

辜少女也將牽連其中? 勢必會扯出了江海容,豈不將使得這個無 還有,郭廠長是江海容的 人身後的幾名日 膘,可就發現到尾隨在日 本憲兵, 舅舅, 並不僅僅如此 由郭大業 本要

是不公平的 可是如果如此就放過了這些人,那也

會多殺一個日本人,多殺一個漢奸走狗,刻不在爲着多難的祖國而復仇,只要有機自從日本人侵佔中國之後,他無時無 他是絕對不會放棄的

深蒂固的生了 這種心念一經滋生, 根。 頓時在他內 心根

有尺把長短,他把它插在腰裏。 案上拿了一把三稜的鍋銼,這把玩藝兒足 眼前没有合適的殺人傢伙, 他轉身在

站起身來, 誰也不會注意着他這個人,雲九悄 轉了個身 神不知鬼不覺的

左側 牆邊,然後貼着牆邊,很快的溜到了大門他展開身法,一連幾個起縱,已撲到了院由廠房到工廠大門,還有一段距離, 先拿這兩個看門

魚,再下手殺 兵開刀,有計劃 姓江的 心脈子和日本要煙兩個看門的日本

之一正低着頭在抽烟,火光明滅,照閃着 他打量着兩個日本兵

> 上的雨水 再看另一 正在用 一塊手巾擦着槍

進了他的前胸。 事,雲九手中的一根鋼銼 抽烟的一個大驚抬頭 雲九冷笑了 一聲, 還没看清是怎麽 霍地躍身而出 已快而猛的插 间那

向前仆倒,在地上翻了幾個滾兒,一對方咽喉,這個日本兵的雙眼一翻, 那枝鋼銼「颼!」一聲脫手而出 另一個大驚抬槍, 一聲脫手而出,正中,雲九的手向後一甩 命頓嗚時

只是爬了没幾下就完蛋了雲九再看着先殺的那一個 一個還在地上爬

着

槍騰身,如同燕子般的向囘撲入 手取過地上的槍,揚空一連放了數响 雲九把兩個屍體向門外移了幾步 丢 就

冷笑,一個轉身來到了是多了着數名日本兵蜂湧而出,他臉上帶着一雲九立身在暗處的一棵柏樹下,眼 一個轉身來到了最後的一輛轎車前日本兵蜂湧而出,他臉上帶着一絲 眼看

就倒在了方向盤上不動了 」的一聲,這名司機身子向前一蹌插在了這名司機咽喉之上,只聽得 插在了這名司機咽喉之上,只聽得「咯!容他開口出聲,右手五指向外一插,正好 轎車内的司 機乍然一 機身子向前一蹌, 驚, 是雲九不 頓時

帽摘下來,戴好在自己頭上,再把他身上 一件夾克脫下 雲九匆匆把這名司機頭上的一頂鴨舌 來, 匆匆套在自己身上

張慌的向汽車奔來。顯然已來不及了,車燈照處 他本想把司機的屍體 移向車外 。 一行人正自

本憲兵保護着那個叫

人已鑽進了後座,揮着手用中國話吩咐道 雲九只得把司機的屍體用刀的按在車 本要人,已經來到了車前 面,車門開處那個叫「山口」

的日本

學會的,想不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塲。 大門外開出,雲九開車的技術,是在南京 未幾六名日本憲兵跳上了 雲九含糊的應了一聲,即刻發動馬達 ,卡車, 首先向

也是他要殺的對象! 那個留有小鬍子的中國人 緊貼在自己車後的那輛車子裏,坐的正是 着自己這輛車後也開動了, 利用反射鏡,他看見了身後的兩輛轎車跟 把車子馳出去,尾隨在前面的卡車後面, 切都在他計劃之中, 而且他注意到 他不慌不忙的 這個人自然

整的柏油路面! 三輛轎車在前面的那輛軍車導引之下 馳出永豐紙廠的大門,直馳向平

上敲着。 日本話駡着,手裏的圓頭杖用力的在車座 那個叫山口的日本人, 在後座大聲用

「該死!該死!這一定又是那個中國 …非槍斃不可!

他忽然把方向盤轉向一條冷靜的林蔭大道 ,等到前面的軍車疾速開離有一段距離, 雲九在一個岔道前有意的減慢了速度

尾隨在山口的轎車後面! 的另外兩輛轎車也没有疑心, 這個突然的舉動,當時並没有使得後 口先生引起任何疑心,甚至於身後 仍然緊緊的

雲九足踏油門,加速的疾馳,這條林

蔭大道他也弄不清叫什麽名字,可是的確

車 急彎,拐向一條冷僻的道路,身後兩輛轎 也跟着急彎而進! 段疾馳之後,突然向左一個

的燈光忽然一 三輛轎車相繼馳入眼前小道 , 使得後座的山口 由於這 猝然

·到那裏?」 山口條地望向車外,

道

住,由於彼此的間隔太近,砰地一聲, 停了下來,身後的兩輛轎車也各自急刹 雲九條地刹住了車,轎車在路當中忽 撞

然發覺開車的司機換了人 雲九霍地囘過頭來, 山山 大吃一驚,

「瞎了你的狗眼!」

雲九冷叱一聲,一掌向着山口前胸擊

的那隻右手打中前胸,當時向後一仰,由 嘴裏嗆出了一口鮮血! 這個日本人恍然覺出不妙時 9 吃雲九

用手裏的那根圓頭杖,照着雲九身上就打 同時打開了車門,鬼也似的叫着向外就 他當然不甘心就此喪生,怪叫聲中

出 當場濺血而亡! 山口膝下一軟,一頭撞在道邊樹幹之上 一掌,這一掌擊在山口背上,聲如裂帛 雲九條地追出來, 撲看山口的背後再

當中的那輛車上,迅速的跳下了兩名漢 , 正是江總經理手下的兩個保鏢 身後的兩輛轎車這時俱都覺出了不妙

> 其中之一拔槍就射,砰砰砰! 一連三

快速的一陣滾翻,已隱身於黑暗之間: 接下去的是一陣沉靜,無比的沉靜 雲九的身子在僅見的車燈燈光之下 小鬍子」江總經理坐在汽車裏,嚇

得臉色蒼白, 快上車!」 吩咐兩個保鏢道·「別管了

輛車吧,這車子不好發動!」 司機惶恐的道: 一總經理先上後面那

眞是……該死,該死! 小鬍子重重的頓着脚,道: 「眞是

車子 後面那輛車 當時拉開車門跳下車就向後面跑! ,也是費了半天勁兒才倒過頭來! -也就是郭大業的那輛

前後保護之下, 道;「快!快!」江總經理在兩名保鏢的 自不能見死不救,只急得探頭頻頻催促 郭大業與這位江總經理有點親戚關係 快速的向後面奔來。

飛墮直下 啦的搖動了一下,一條人影快如鷹隼般的 就在這一利間,只見黑暗中樹帽子嘩

再開第二槍,巳吃暗影中落下的雲九,飛 起一脚把手上的槍踢飛出手 保鏢之一「砰!」 開了一槍,來不及

仰, 在這名保鏢的臉上,這名保鏢身子向後一 緊接着第二脚,「叭!」的一下子踢 雲九志在那位小鬍子江總經理 自不

到了江總經理背後,陡地一掌向着姓江的願與二保鏢多作糾纏,他身子一閃,巳撲

頭之上 没有打中他背心要害,却是打在他右面眉

子一陣快轉,叭!的一下摔了出去! · 一」的一聲,江總經理痛呼了一聲,身 一流,是以這一掌用足了氣力,只聽得 雲九認定了這姓江的必屬媚日奸商之

次撲了過來。 不及爬起來當兒,那個要命煞星雲九已再 江總經理身子在地上滾了幾滾,還來

道。 江總經理由地上翻身爬起來, 「丁大龍!」 大聲嚷

時聞聲由雲九背後猛虎般的撲了出來, 雙掌霍地一探,已抓住了雲九 雲九倒没有料到一個保鑣能有多大能 「丁大龍」可眞是他的護駕功臣, 的雙肩!

堪稱得上是柔道高手 在日本特工機關,受過嚴格的柔道訓練 耐,殊不知江總經理手下這四個保鑣, 皆

一下巳把雲九摔了出去! 聲怒嘯,用柔術中的擒拿滾翻之勢, 這時雲九的雙肩給對方抓住

疏忽,只因一時大意才會受創於丁大龍之 自幼在國術武功上浸練有年, 入樹叢裏,多處地方都被樹枝刺破了 這一下子還是眞不輕,雲九 原不該有此 的身子跌

着地,不過是大大的震動了一 枝落葉直摔下來,就在臨近 只見他凹腹吸胸, 大樹叢間的一 陣滾翻,帶着滿天的斷 倏地一個疾滾, 地面 液・雙足的一利間

喪胆的鑽進了郭大業的汽車裏, 這當口 江總經理已經亡魂

江總經理驚嚇的向外一 閃 這一掌雖

雲九一招失手,眼看着姓江的落荒而 汽車加足了 下一壓, 左手先翻了 ,可是還來不及翻起的 「克喳!」的一聲 起來,隨着 **但他左手肘猛力的向** 四一刹那間,雲九的

們没有仇……」

井平嚇得大叫道。

「你不要殺我

雲九冷笑道:

馬力如飛而去! 不得那兩個保鑣的生死安危

保鑣身上。

逝,心中一腔恨怒從而發洩在眼前的兩個

上掃過去,血就像箭也似的標了出來,丁利,「噢!」的一聲,向着丁大龍的喉結出,他合併的五指,就如同一把刀般的鋒出,他合併的五指,就如同一把刀般的鋒 大龍啞聲嘶叫着,仆倒地上, 丁大龍「啊呀!」的一聲呼痛, 登時命喪黃

能饒你!」

井平霍地一個滾身,

恨透了你們這批爲虎作倀的奴才,

右雙雙向着雲九撲過來一 向身旁同伴吆喝了一大聲,

尤其是丁大龍一招得手

兩個人一左

信心大增

事實上這兩個保鑣也放不過他

噴出火來

雲九

眼睛直直的盯視着二人,

幾乎要

結實。

功夫給你瞧瞧!

他朗笑了一聲,道:

向前一跨步, | 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腰上就抱!雲九也是柔道高手,這時見狀由雲九右面跟丁大龍在一塊那個同伴,姓井叫井 他剛想爬起來,雲九趕上一 一脚,「噗通!」 井平一下抱了個空, 一聲摔倒在地 却爲雲

見你們主子去!」

井平大喜道

謝謝雲爺!

雲九冷笑道:

「我給你留條命囘去見

害怕的道:「雲大爺你老抬貫手!」

才那樣的再摔他一次,這一次他可是吃了

他的手「噗!

的

撲上來,兩隻手用力的向着雲九肩

頭上

他食髓知味,想着照方抓藥,像剛

丁大龍面目獰淨的冷笑着,

由左面猝

難逃一死!」 雲九 一笑道: 一只是見了面, 你還是

修地

,背後疾風襲頂,正好迎着了雲九的一

間竟然消失了一個乾淨! 電似的,全身一陣疾顫,一連向後面退了 幾步,原是刻骨焚心般的一陣奇痛,轉瞬 了井平前胸之上,井平的身子就像是觸了

了只怕你就囘不去了。」 雲九冷冷一笑,道:「快囘去吧,

站立在原處。 第一號的大傻瓜呢!當下轉身撒退就跑 直令人難以置信,能跑不跑,那不是天字 口氣跑出了百十步囘頭再看,雲九仍然 井平恍然如夢·對方說得太玄了

大了,放大了聲音道:「姓雲的,你小子 可就是你小子子死期到了。」 給我小心了,早晚再要我姓井的碰見 打量着這條命算是保住了 井平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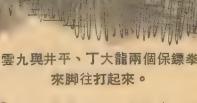
, 開車的老李探出頭來, 道:「快上來 跑出了路口,聽見這邊有人在按着喇 說了這麽幾句話,趕忙的轉身又跑。

趕忙的就上了車,汽車飛快的馳離現場 居然先把車開出來還在等着自己,當時

愚園路江家這時燈火通明

十來個保

來脚往打起來。



的雙腿,却被雲九背後一脚,再次踏了個 說完鬆下了那隻脚,井平一骨碌跳起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我平生 「是……雲九!雲大爺!是不是?」 「你知道我是誰麽?」 想用手去攀雲九 「好!我露一手 今天豈 隻手掌。 轉身就跑。 「叭!」 說時遲,那時快, 他退後了幾步, 井平心裹一怔, 道 作出一副笑臉, 井平才轉身跑了 這一掌正好拍在

并平大喜,想不到老李還這麽够意思

公館前前後後看守得嚴絲合縫,當眞是運同着由警察局調來的二十名警衞,把

,雖然經大夫事先打了止畜計,可是上町了日,整個肩頭漲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了日,整個肩頭漲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大夫在爲他接着骨節,原來剛才雲九那一大夫在爲他接着骨節,原來剛才雲九那一 兀目使得他痛苦不堪, 那個大夫只要略一 臼,整個肩頭漲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 他就痛得殺豬般的叫起來。 把他的肩部骨還打得脫 可是片刻

理你忍着點兒痛,接上就没事了。」 ,過來用力按着他, 無可奈何,那位大夫請兩個下 嘴裏央求道:「總經 人帮忙

只聽「克叭!」的一聲,江總經理「嘴裏說着,兩隻手用力的向後一扯一 簡直像是被殺了

見的唉唷 像是要斷了氣兒似的 骨節總算是接上了 ,躺在椅子上 江總經理這裏也 一個勁

郭大業小心的侍候在旁邊, ……總算姐夫你這隻 連聲的道

不相干的下人也都退出了客廳。 客廳裏現在只剩下江總經理的妻子郭 大夫悄悄收拾了醫藥箱子退了下來

,和她唯一的掌上明珠江海容,還有就

雲九之後,可就像呆子一樣的呆住了。 姐江海容自從得悉那個打傷她父親的人是 這些人的臉色都很沉重,尤其是大小

, 她只是不停的落

不是没有事了歷?妳要是再壞了身子 她道:「妳也不要再難受了 她母親還怕她過份的傷心 你爸爸

大業,道••「你們怎麽知道這個人是雲九 江海容擦乾了眼淚,冷冷的問舅舅郭

是誰?誰還會有這麽大的本事?」 郭大業愕了 「不是他還會

他不驚嚇欲絕? ?差一點連性命都丢掉了,想起來怎能令 他,也要假以詞色,那裏吃過這樣的大虧 界的人物,誰敢惹他?就算是日本人見了 特工組織,是以勢力至大,差不多的僞政 他出身僞政府的特務機關,問接負責上海 ,儼然是全上海工商界的一個頭子,由於作威作福,仗着日本人的勢力,扶搖直上 江總經理單名一個「杰」字,這幾年

過想起了剛才驚險的場面 骨頭接上了 ,痛楚也就爲之大減!不 ,還使得他猶有

得罪了他,他竟然對我也下起了毒手…… 緊緊咬着牙齒,說。 「這個姓雲的 眞該碎屍萬段! 「我江杰又什麽地方

大龍自後面撲上,姐夫可就… 郭大業點着頭道:「要不是臨危間丁

回來?會不會遭了姓雲的毒手?」 江杰冷笑道:一丁才龍他們怎麽還没

好像雲九在他手下吃了點虧!」郭大業搖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

我手裏 江杰簿聲道。一要是這個雲九落在了 ,我要他也見識一下江某人的厲害

,這傢伙長的什麽樣? 看不清

着江杰的 們呀!罵我們是漢奸!」 江太太忍不住在一旁嘆了 ·唉……這幾年多少人背後在罵我別號道。·「子威呀,我看你這別 一口氣,叫

氣死我了 江杰厲聲道。 「住口 ·妳簡直

妻,還有什麼話不能說?子威…… 積德吧!」 江太太低首嘆息道:「我們是結髮夫 ·你就積

去! 蛋,越說越不像話了,妳……妳給我滾出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道: 「混蛋,混

海容道·「海容,我們上樓去吧。 江海容噙着淚走到父親面前,吶吶道 江太太用手絹擦着臉上的淚,看着江 __

上學…… 人都背後罵我是漢奸的女兒, 「爸爸……媽說的對,爸爸……學校裏的 我真没臉去

誰不願意在這個家裏誰就走,我决定不勉 !液::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 都給我滾! 妳們誰嫌我是漢奸 大叫道: 「滾

一聲挽着她的手道: 江海容一時臉色蒼白,江太太嘆息了 「我們上樓去,什麽 這麽下去,早晚會

生怕姐姐吃虧,趕忙來向江太太道: 江杰的眼睛瞪得像老虎似的,郭 ,郭大業

> 姐 妳就少說兩句吧。」

郭氏看着她這個兄弟,嘆息了一聲 你們都做了些什

麽用?」 「妳們這是幹什麽,說這些有什 郭大業推着江太太和海容出了客廳

目作自受!」 江太太冷笑道: 「幹什麽,

說完拉着海容上樓去

身步入客廳,就見江杰的保鏢井平大步向郭大業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正要轉 客廳走來。

紅向着郭大業抱着拳,道:「廠長也在這 裏,總經理呢!」 井平上面衣裳的鈕子敞開着,面色通

没事吧?」 「在客廳 郭大業驚異的道。

井平故意大笑看道: 「没事……

江杰乍見井平一驚,道。 說完就推開客廳門大步進入, 郭大業

「你回來了

「他死啦— 」井平像是有了功似的

好像只有他本事大,還活着囘來 了?那個姓雲的呢?」

,那小子學過輕功,跑得還真快,追也追平胡吹着,煞有介事般的說道:「他媽的「姓雲的小子被我打傷了跑啦!」井

旁的郭大業信以爲真的笑道:

江杰點點頭道:「井平你坐下來。 還敢在總經理面前當差護駕?」 井平笑道:一廠長誇獎,要是没兩下

」井平坐下來, 一笑道:

經理没傷着吧?」

個禍害。 倒是這個雲九 没有殺了: 了他,總是一

了 已經給他顏色看了 井平冷笑道: 「總經理放心 以後諒他也不敢再來 , 今天我

在他手裏呢?」 江杰冷冷一笑, 大龍本事不比你差吧,一 怎麽會死 「不見得

井平臉上一紅道。

之 的 現 出 臉龐, 一種無比的痛苦之色,那張原本發紅忽然他眉頭皺了一下,刹時間臉上呈 竟然變成了一張鐵青

吃力的站立了起來,全身抖成了

好……總經 他踉蹌着身子 井平那張黑臉上刹間沁出了 江杰大吃一驚,道: 張口吐舌的 道:「不 無數的汗

「井平,你…… ·你怎麼了 郭大業

嚇了一跳。

雲……九傷了我 井平雙目怒凸 我……我恐怕……我恐,極吃力的斷斷續續道

M26

倒在地。 霍地張開嘴來· 砰哇 地的 一聲,摔

郭大業驚駭的過去看了看他,用手探何也爬不起,掙扎了幾下就不再動了。他似乎燙掉并表 他似乎還掙扎看想爬起來, 可是無

他們抬出去! 江杰冷笑着閉了一下眼睛 道。

郭大業戰戰兢兢看說道: 「什麽叫

江杰獰笑着道。 「騙人的鬼話……把

屍體抬了出去。 也不敢再多說什麽, 敢再多說什麽,隨即召來人把井平的郭大業發覺到江杰的臉色難看極了,

變,遂即轉向江杰道 這時電話鈴响, 郭大業接聽之下, 本憲兵隊 把兩個

下聽筒,吩咐道:「叫他們備車江杰接過來,用日語對答了幾句

江杰道:「他們已經找到了 我們去證明一下,用不着害怕,道:「他們已經找到了山口先生

> 樣也是受害者 走!

說道: 一最好多帶幾

九,他們竟然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還能兵隊在上海神氣活現的,現在出來一個雲平的屍體帶去給他們看看還好些!日本憲面他不敢鬧事,多帶有個屁用?倒是把井 怪誰?」 在市區裏

是害人不淺……看來工廠進口機器又完蛋 郭大業嘆息一聲,道; 這個雲九道

像伙表面上向着我們。 臉上反而現出幾分笑容 手井口貞夫,就要聽話多了。 **」** 己佔一份,私心太重,比起來他的那位副 大業喜道:「井口貞夫可貞夫,就要聽話多了。」 幾分笑容,道: 江杰一面穿上上衣 ,但是幹什麽總要目 口這個

的位置嗎?」 郭大業喜道: 能接替山

軍用一點關係,要是井口貞夫能够上台, 東大業哈哈一笑,拱手說道。·「恭喜 如夫因禍得福,恭喜,恭喜!」 工杰哈哈的笑着道。·「恭喜 班夫因禍得福,恭喜,恭喜!」

法把雲九這個傢伙抓住,這小子不去掉

,兩個人才大步的說這到裏,聽差 向外踱出! 的進來報告車子備好

歸於寂靜……不久 ,梯口上又現

> 這件事是雲九幹的! 雲九,把這件事澄清一下, 梯,手上搭着一件雨衣,她必須要馬上找她臉上兀自掛看淚痕,悄悄的步下樓 她絕對不相信

一他怎麽會這麽做的?那是不可能的

警憲,在現場維持秩序, 亂如麻,未幾,到達了「永豐紙廠」 ,只見大門前亂哄哄的擠滿了人,無數的 在三輪車 她想到了這些, 不准閑人妄入一 門口 時心

由門內步出。 得其門而入的當兒,却見雲九打着把傘, 江海容聲 言找友, 亦遭拒絕,正自不

雲九驚異的說道:「咦?妳怎麽來了 海容道:「李大哥

「我是來找你的 海容道 4 0

他們說,叫我進來吧。」 永豐紙廠的傳達,含着笑走過來道

在封鎖現場,不許閑人進來!」 「江小姐,剛才這裏出了事,日本憲兵現

就同着海容轉身步出! 雲九一笑道:「我出去就是了!」

人合打一把傘,順着路邊一行大樹下走出 雨下得很大,雲九把傘張過來 ,兩個

「妳怎麽會想着來了?」

一問你呀!」江海容偏過頭來,盯着

妳怎麽知道的!」 雲九微微一笑,道: 「妳的消息真快

「我怎麽不知道!」江海容苦笑着低

雲九冷冷的道:·「那個叫山口的日本

,可恨什麽?」 江海容看 。 江海容看了他一眼

丢九恨恨的道:「不過,他早晚逃不開我 可恨那個姓江的漢奸,給跑了

,低着頭没有說

原來是個漢奸工廠,你舅舅也不是個好東雲九站住脚步,苦笑道。「永豐紙廠

大概是因爲妳 雲九呆了一下,嘆息道:「我也不知 她的臉色蒼白,微微顫抖着! 你爲什麽不殺他?」海容抬頭看看

臉上掠過一片神秘的苦笑! 雲九點點頭道:「我總不能狠心下手 我?」海容凄凉的說着

殺害妳的親人!」 海容怔了一下,心裏淡淡的浮上一層

江的是我父親!」海容心裏這麽想着, 「原來他還不知道他所要殺的那個姓

他的責怪之心,無形中就淡了許多! 兩個人都没有說話,四隻脚踏着雨水

做錯……」 意識之下,我不得不如此,我覺得我没有 我覺得對妳很不安,只是在國家民族的大 過了很久,雲九才說道: 這件事,

「那你又何必不安?」

其妙的眼淚簸簸的淌了下來 `,她感覺到孤獨、猶豫、傷感,莫明 江海容緊緊的偎着他,似有說不出的

我這件事做得太冒失一點了,可是我 「不!你没有做錯!」江海容緊緊的 妳哭了?」雲九吶吶道: 是我一時

的朋友……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麽會對你挽着他的胳膊,道:「無論如何,我是你 雲九微微一頓,苦笑道: 「我……不

知道……

子,總不會毫無原因! 眞不明白,一個千金小姐垂青於一個窮小 海容這句話,倒一時提醒了 他, 他還

就是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人,更恨爲日本人做事的漢奸……於是你 江海容凄凉的笑着,說:「我恨日本

水,濕漉漉的沾染了她的臉,昏黯的街燈 ,散發着迷夢般的美,格外的顯出凄楚 她忽然又流下了眼淚,眼淚混合着雨

我也從來沒有想到去做英雄……不過能得 到妳的誇讚,我内心却是很感動, 雲九苦笑道: 「殺人不是一件好事 也使我

你可知道我心裹多麽痛苦……」 在全中國的人都在高呼着抗日的口號裏 江海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

雲九道:「妳眞有這番心意,又何愧

我……」江海容苦笑了一下,搖搖

不能告訴你!」

死官明白的…

跳出來,跑到了另一棵木樹下! 江海容抖着身上的雨衣,笑了一下,

-我有雨衣!」

可是妳的頭髮!」

會再來看你!」

着手,接着就轉過身子走了

燈光 推開了竹籬院門,原家客廳裏還亮着

着被子,背朝着門口,没有動靜,

也不

玲的房門開着,這時她脛在床上,

道她睡着了没有

「紫玲!」雲九站在門口輕喚了一

「我」 -」雲九步入客廳。

正好,我們小姐病了呢!」 來,放置在一角,笑道:「雲少爺你來的 你呀!我正在盼着你呢!請坐,請坐!」 雲九把手上的雨傘放下來,張媽接過

原經文一笑道:「小病,不當同事

是哭過了,臉上東一溜西一邊全是眼淚! 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好像

「妳……怎麽了?」雲九吃了一驚。

敢情她没睡着,眉毛高高的挑着,一

走過去看着她,道:「妳瘦多了

雲大哥,這幾天你還好麽?」

…但是我却

「我該囘去了,再見!」她由他傘下 打我的傘去吧。」雲九叫道。

原經文的聲音,由客廳裏傳出來問。

—」雲九吃驚的問道:「要緊

雲九黯然的點看頭,欲言又止

必妳來帶?」

原經文道:一雲大哥也不是外人,

張媽道:一在樓上,雲少爺,我帶

原經文驚喜的迎過來道:「雲大哥是

正待轉身,床上的紫玲倏地囘過身來,雲九目語道。「睡着了!」輕嘆一聲

没來……」
 一好——翻謝你的關注!」雲九吶吶

風是斜吹過來,雨把二人都打濕了

-要不是紫玲不大舒服, 不是紫玲不大舒服,我們昨天就打算原經文道。「大哥你這麽客氣幹什麽

大哥去瞧瞧,她就會好多了 雲九站起來,說道:「我這就瞧瞧她

「誰知道!」原經文一笑道:「也許

纖細的手指撥弄着·一再見,過兩天我 「早都濕了——」她用力的搖着長髮

透過雨絲,他看見她頻頻的向目己揮

明白,就笑道。一對了,雲少爺自己上去說着偷偷的向着張媽擺了擺手,張媽

道:「妳怎麽了?」

原紫玲動也没動一下

着: 「我還要死了呢!

我……瘦多了?」原紫玲怨氣的說

說完重重的乂躺下來,把臉轉到了裏

國大漢奸跑了!」 已經被我殺了, 我殺了,遺憾的是一個姓江的中大禍,中支振興社的日方負責人 你是說江杰?」

道他姓江,人家稱他是江總經理 雲九道:「他叫甚麽我不清楚,只知 「那一定是他!」原經文恨恨的道:

一這個人可是留着兩撇小鬍子?」

只是他手下有一羣厲害的打手, 原經文冷笑道:「這個人可恨極了 雲九點頭道:「不錯,就是他!」 大哥,你

却要注意!」 「我已經領教過了

個大概!直把原經文紫玲兄妹兩個都聽呆 點!」原紫玲急着問,臉上亦變着顏色! 雲九就把剛才的一番拚殺經過說了一 到底是怎麽囘事?大哥你說清楚一

險呀! 紫玲才吐了一口氣,道。

伙的命長,這個人不死,上海市不知有多 應該知道雲大哥你的厲害,恨只恨,這像 少人遭殃!」 原經文興奮的道:「這麽一來,江杰

這個人才離開上海!」 於一時,就是爲了這個人,我决定要除去 雲九冷冷一笑道: 「我剛才說不必急

算辭去眼前工作,可是我却又想到,這份 **犸爲奸,手下人又多,只怕不易對付!」** 他頓了一下,又接下去道:「我原打 雲九道:「走着瞧吧!」 紫玲道: 「這個人和關雲程兩個人狼

工作是我一個很好的掩護,只是,却愧對

豈能輕易的就表露出來?他不能

邊

他輕輕的嘆了一聲,道:「大妹!妳雲九怔了一下,大約也明白了些。,像是賭氣似的,不再理他!

又忍不住哭了一下 ,因爲你們這裏的保鑣已經知道了我, 紫玲怔了怔,眼淚還掛在臉上呢,却 定了一會兒, 我也不願意你們爲我花費太大!」 我搬出去是因爲怕連累了你們兄 他吶吶的道 紅着臉垂下頭。 「妳完全

雲九苦笑道:「妳這又何苦?這麽折

我那有……資格?」

「是不值得!」紫玲突地轉過身來

紅的,

的氣了呢!一 「爲甚麽不早說呢! 我還以爲你生我

消了,我要是知道妳病了,早就該來看妳 更厲害了,說不出的害臊,那麽忸怩着! 雲九一笑道:「妳明白了,氣也應該 抬起臉,她不由又笑了一下, 臉紅得

「我甚麽病也没有……只是懶得厲害

雲九面色猝變,

他後退了幾步,慢慢的在

她氣頭上,語無深淺,這幾句話說得

一個窮丫頭!」

是不是?」她抽泣着道:「旣然 何必還再來?……我們小門

算什麽?人家江小姐才…… 淚水掛了滿臉滿腮。

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妳這些話說錯了

!」雲九

一件燈蕊絨的晨衣穿上,笑着說··「咱們 說着倒立刻的下了牀,由衣架上拿起

這種人,妳也太看高我了,我一個窮小子冷冷的道:「我雲九絕不是大妹妳想像的

, 没唸多少書,

但生平待人以誠,

知恩必

個人似的, 先後不過幾分鐘的時間,她好像變了 輕輕撥攏着頭髮,她走下了樓

張媽迎上來道: 「 喲, 小姐,妳怎麽

慢慢垂下頭,像是要哭的聲音道:「你不

紫玲臉上閃過了一些失言的懺悔,她

應該搬……這些日子人影都不見一個……

不會忘。對於別的,我想也没想過!」

妳和經文對我恩重如山,我一輩子都

也没有甚麽病嘛!」 紫玲道。「睡的頭都昏了……我本來

看雲大哥一來,她的病就好了! 紫玲道:「你亂說!」 原經文微微一笑, 瞅着雲九道:

量一件事情!」 文道:「大哥來得正好,我正在想給你商張媽興緻緻的給每人捧上一杯茶,經

> 原經文重重的嘆了一聲,道:一我曾 雲九問:「甚麽事?」

經聽大哥說過,想轉到後方重慶去!」

「不錯!」雲九點頭道:「我是有這

「好極了 !」原經文道: 「我們打算

跟你一塊去!」 雲九似乎怔了一下,可是原氏兄妹

的表情。 甚至於張媽, 他微微一笑,點着頭,說道: 每人臉上都帶着堅定 「那太 、期望

好了

我會來通知你們!」 雲九道:「不必急於一時, 紫玲喜道:•「那我們甚麽時候走?」 時間到了

理對我越來越討厭,我總覺得這個人没安 着好心!」 紫玲道:「這裏我實在呆够了 關經

早一天離開的好, 自從知道了這件事實以後, 支振興會社的,是一家標準的漢奸工厰, 方還不是一樣,同樣是屬於『中支振雲九嘆息了一聲,道… 「我現在工作 原經文道:「而且這個工廠是屬於中 免得被人家看輕了!」 我眞希望能够

「真的?」紫玲吃了一驚!

的地方還不是一樣,同樣是屬於

上來的是偶然麽?如果我告訴你們, 雲九一笑,道:「妳以爲今天晚上我

驚異的道:「你是說今天晚上?」 原氏兄妹禁不住對看了一眼,原經文

雲九點點頭道:「就在兩個鐘頭以前

M28

情壓在內心,尤其是這種男女之間微妙的 只是多少年以來,他早就習慣了把感

孩子這樣的關注過?面對着如此至情無邪

一個少女,豈能不爲之心動。

了那位好心的江小姐!」

哥永遠的念念不忘了 小姐對於雲大哥真是恩情併重,所以雲大 紫玲一笑,看着原經文道。「那位江

,當報以湧泉,何况那位江小姐對雲大哥 原經文却是就事論事的人,當下點頭 「這是應該的,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

雲九當然知道她的言外之音,

笑了

兒的,輕輕「哼」了一聲,把臉轉到了一 邀得哥哥的一番同情,一時心裹怪不是味繁玲本是一種奚落之意,想不到反而 如此恩重!」

頭的好,免得露了痕跡, 做了這件事,暫時還是安靜一下, 原經文轉向雲九道:「大哥今晚既然 以後行事就不方 避避風

離開的事情! 要來看我,我會隨時來看你們再看手計劃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們,暫時你們不 雲九道: 「這一點我也想過了 今天

他的虧,大哥有甚麽地方需要我,我願意心,這個人陰險成性,我總怕大哥你會吃 手準備了! 高笑的道:「好呀!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着 原紫玲一聽說離開,不禁喜形於色, 原經文道: 「大哥, 那個江杰你要小

後機會多着呢,眼前不必急於一時!」都是抱着同樣的一個宗旨,殺敵除奸, 聽憑差遺 一笑道: 「差遺可不敢當, 你我 以

看了一下外面的天,他站起來說:

雲九道:「還是早點囘去的好, 紫玲道。 「剛來就走?」 免得

雲九囘頭向兄妹揮揮手,打開傘一逕的 外面大雨雖停,天上還飄着小 雨星子

顯現出 望着他踽踽前行的背影 一哥哥,」她吶吶的說:「你認為雲 一種漠漠的期念 紫玲眼睛裏

大哥這個人怎麽樣?」 原經文道:「心懷思義 威武不屈

是個血性的男子漢! 原紫玲道。「可是他好像有點不解

:風情…… 說時她的臉可有些紅了 他們兄妹似

無話不談! 一笑說道: 「何以見

這麽認爲罷了 紫玲吶吶道 「說…… ·不出來,我是

經文暗暗一笑,心裏明白却未曾說破,說到這裏,没精打采的轉身步入廳內 是這件事他却留在了心裏!

雲九返囘永豐紙廠的時候,

巳近午夜

的血潰,也都為雨水冲洗得乾乾净净! 撤離,死的人都已經抬走了,甚至于地上 怪經平靜了下來,先時雲集的警憲已完全

看來, 不,這裏簡直就好像是從來没有發生過雲九微微有些出乎意外,因爲就現場

殺人事件裏,人人都被鎭懾住,早早的都裏黑沉沉的,絲毫不見燈光,像是在一次居住在第一間,從外面看過去,這些房舍居住在第一間,從外面看過去,這些房舍 上床安歇了

他照例的用手去摸索着垂

他的後頸上。 這個時候,一根冰得生硬的鎗管,「嘿!」的一聲,電燈亮了,

多,而且都相當的精明,他的身子方轉過槍管,可是似乎隱藏在這間屋子裏的人很他本可在這一刹間,用手攀住對方的他本可在這一刹間,用手攀住對方的。 的同時,左右兩隻伸出來的槍管,多,而且都相當的精明,他的身子

的能耐

像伙滿臉鐵青 視的警衞姚忠,平常跟雲九還算談得來的 ,想不到這一刹那,却是翻臉不認人,這 本廠的駐警, 面前的三個人,雲九都很眼熟 其中之一,正是負責工廠巡 一雙眼睛 ,瞪得像鷄蛋般 9 都是

他大聲咆哮

這是怎麽回事?」 「 宅姚,

小子, 你可是眞人不露相呀? 原來你就是

,抵在了

着。 把手擧起來!」

雲九一笑

「怎麽囘事?」姚忠端着槍道。「你

也就在

抵在了他的兩肋之間!

三根步槍的威脅下,一任你再有天 ,也是莫能施展

強自鎭定看道。

「你別笑!」另一名警員道:「笑了一聲,可是心裏却看實的吃驚! 「我是雲九?」 雲九低頭 - 哧! 「我們

要是没有證據,也不敢胡亂抓你!

去! 在你先乖乖的上上鐐子, 姚忠說道: 「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跟我們去見厰長還不能告訴你,現

雲九輕聲一 「少廢話!」 笑,道 姚忠大聲說 「這麽晚 「把他銬 去見

起來! 雲的,你可是聽着,要是你胆敢動彈一 的胸口上,大聲道:「李鐵漢丨 說時他的槍向前頂了 下 頂在雲九

一副手鐐,上去就銬人! 其他的兩個緊察放下槍 9 人取出了

我可是準叫你見閻王去!來!快給他銬

術中的 後一倒,正想用快速的身法,竄出窻外。 已把兩名警察打翻在地,他身子霍地向中的「白鶴亮燈」,「砰!砰!」兩聲可是雲九在這一瞬間,施展了一手國 可是那個叫姚忠的廠警確是够機靈的

有點不相信,這麽看起來你可真是雲九! 槍管已再次的抵在了雲九的前額之上! 次一挺,就在雲九身子方一翻起的刹時, ,他身子霍地向前竄了一步,手裏的槍再 他大聲嚷着: 一我本來還

快給心銬上! 拾起地上的 經地上的槍,狠狠的向着雲九身上擊經過的兩個醫察,其中之一爬起來

道:一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一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 不一 厲害人物一

信封裏,足足呆想了有五分鐘。 郭大業把這些相片一張張放在牛皮紙

姐面前交待? 自己一手所促成?那麽自己又將何以在姐事情,如果江海容爲此遭遇不幸,豈非是 **辣手的個性,很可能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女,如果這件事鬧開了,以江杰那種狠心** 江海容是自己姐姐最最心痛的獨生愛

賴着姐姐的裙帶關係,如果得罪了姐姐這事實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仰 個靠山,以後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的嚴重 了江海容是其共謀,事情的結果還是同樣 好像也不太好,萬一這個雲九一口供出 「如果把這個人送到日本憲兵隊呢? 郭大業對這件事員是苦惱透頂

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 他勉強磨到了 就打了個電話

到愚園路江家。 一喂,是江公館嗎?請找江小姐聽電

話!

雖然他肚子裏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個 ,可是不得不先給江海容打個招呼

腹案

「我是舅舅!」 喂!我是江海容·

有件事情我要告訴妳一聲,我已經抓住 郭大業哼了一聲,冷冷的道。 「是舅舅呀 有甚麽事?」 海容

張 這句話無疑已露出了馬脚一 在……那裏……他是誰?」 「雲九?」海容的聲音顯然的 大爲緊

雲九脊樑上! 紅着一雙眼,把槍頭緊緊的頂在

在這種情形下 ,雲九不得不聽命于人

另外的那個警察,這時把一副手鐐

「雲兄弟,你先坐下來!」 姚忠才算放了一顆心,嘿嘿一笑,道

緊緊的鎖在了他雙腕之上

雲九無可奈何的坐下來,冷笑道:

我姓李,不姓雲!」

不了弄筆獎金等咱們哥三個分分。」 就說姓雲的被咱們哥兒三個給逮住了,少 嘴硬!李子平, 姚忠嘿嘿一笑,道:「姓雲的,你還 你去看看廠長來了没有?

叫李子平的警察好像很高興,答應一

眼看見你的時候,就注意上你了,果然不 人對你怎麽樣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從第 姚忠打量着眼前的雲九,說道:「別

雲九冷笑着不發一言,心裏當然是無

打聽消息的警員李子平,跑得上氣不

李鐵漢帶過去問話!」

大廳! 雲九站起來大步向外走,身後左右是

接下氣的轉囘來,道:「廠長到了,叫把 姚忠擺了一下槍身,道。「請吧!」

三桿槍比看,就這麽一直來到了辦公室樓

護之下,一臉怒容的坐在當中椅子上。 雙方見了面,郭大業怔了一下,站起 永豐紙廠廠長郭大業在四名廠警的保

雲九道:「李鐵漢!」

郭大業莫名其妙的道:「你不是…

過……」

還不快給他鬆開來?」 左右各人道。 外甥女江海容介紹來的那個人嗎?」 郭大業頓時氣餒的坐下來,怒聲向 雲九冷笑道:「本來就是!」 「簡直是胡鬧,誰的主意

是雲九!」 姚忠閃身而出道:「廠長 郭大業喝道:一雲九雲九 這個人就

究竟來!」

證據! 你們都他媽的攪糊塗了,快鬆開!」 」。他看着郭大業又道:「廠長,我有姚忠臉色一變,大聲叫嚷道:「慢着

「甚麽證據!」

的! 本人身上找到的,原來是由他所管理施用刀,放向桌上道: 「這把銼子是在死的日姚忠一撩衣服,由皮帶拔出了一把銼 姚忠一撩衣服,

着雲九道·「有這回事麼? 「啊?」郭大業皺了一下眉毛 打量

我都注意了, 工廠的人都有嫌疑! 案發的時候,你並不在場!所有工廠的 姚忠冷笑道:「而且 雲九冷冷一笑,道:- 「這說起來, 没有一個人缺席,只有你一 ,我注意到了

我爲難!」 雲九哈哈一笑道:「我看你是存心跟

個人!」

不住他!」 夫,要不是姚忠的槍够快,我們三個都制 就是這個人絕對没錯,剛才他露了功那個叫李子平的警察,插口道:「廠

> 警衛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 相片,要一張來晉晉先日十一時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明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 要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没有弄

愁他插翅而飛了。
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時候,姚忠又 於是他吩咐說。 「把他先帶下去!」

是一個人—— 總管理員李鐵漢一 目驚心,那是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眞有點觸 雲九的相片很快的弄來了幾張! —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

的父親! 滬、談虎色變的人物 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 弄錯的,他真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 是千眞萬確的, 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 下手去殺害她自己 想

身也是危險萬分: 就以才發生這件事情而論 郭大業自

個雲九果然身手矯捷,是一個不可輕視的下來的,由相片裏的雲九動作上看來,這時候,被日方憲兵隊和陸軍警備隊所拍照 番驚險情形,郭大業可員有點毛骨悚然 不寒而慄的 目睹着這些電片,再想想當夜時的那 相片是初臨上海,在車站大顯神威的

了雲九!」

M30

介紹來的李鐵漢,李鐵漢就是雲九,雲九跟舅舅掉的甚麽花槍,這個雲九也就是你郭大業嘿嘿一笑道。「海容……你還 就是李鐵漢, 兩個人根本就是一個人!」 有這種事?

相片爲證,一點都錯不了!」 「當然有證據,有日本憲兵隊在車站

送到日本憲兵隊了没有?」口音在問:「你現在怎麽嗎 音在問:「你現在怎麽處置他了?已經「舅舅!」海容強自鎭定着,試探的「海容——妳說舅舅該怎麽辦?」

辦呀? 「那還没有!海容…… 妳說應該怎麼

「我!馬上就來!

的事情了! 這個人我决定送給你爸爸, 「妳不必來了!」郭大業冷冷說: 怎麽處置是他

我別無選擇!不過妳 舅舅,你不能這麽做! 可以放心

就是了! 」 就是面人是妳介紹 紹的我

説完這句話・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江杰事先早已得到了消息,愚匱路住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 定時掌」 雲九押到了江家的時候

即使是死了兩個也是無損於事 宅經過了一番佈署,堪稱得上是「門禁森 江杰的私人保鑣一共有二十二人,

候,被提到了樓下江家客廳。 雲九又加了一副鎖銬,十一點正的時

> 日本人執行關課的工作,行人也等於是爲特務組織的最高負責人,間接也等於是爲 看重, 份子的地方,由於江杰是負責上海的這個地方,一向是江杰用來審問重慶 某些情况之下,他也就「越俎代庖

可以便宜行事了

重慶份子 人知道雲九抓住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接接了過來,而且瞞着日本人,如果日本為了「私仇」,雲九這件案子,他直 放過的,所以對外宣稱,只是在審問 雲九被提出來,坐在一張木椅子上 的特工人員!

視着, 手足都有枷鎖,再加上四週的警衞嚴密監 不愁他再能逃脫!

「你就是雲九麽?」 江杰細細看着眼前這個人,冷笑着說

雲九冷笑一聲,反唇譏道:「你大概

是大漢奸江杰吧?」 問案的人反被人問,再加上雲九的口 遜, 江杰禁不住爲之勃然大怒!

易觀察,只見他雙手扶着椅子把「嘿嘿」 冷笑幾聲,慢吞吞的道…—這麽說你已 這個人不愧是老狐狸了, 喜怒一時不

雲九没出聲。

道. 那個人就是你囉? 「很好!」江杰一雙手摸着他的鬍子 「這麽說昨天行刺日本山口先生和

江杰「哼!」了一聲,道:「 雲九道:「那就算是我吧!」 雲九一笑,道:「你看是不是呢?」 江杰冷冷的道。「我看你就是你!」

你還跟我來這一套,你應該知道,你江杰「哼!」了一聲,道:「到了現

甚麽下場!

,我並不是重慶份子

奸走狗的媚日無恥!」看不慣日本人的喪心病狂,和你們這般漢

來呀 夫敢做敢爲,這樣也省了我不少的麻煩,没有聽眾!很好,你不愧是條漢子,大丈

身側閃出了四名警衞!

來看着郭大業,點點頭道:這件事你辦 後院石頭房子裏,我要慢慢處置他! 四名警衞押着雲九下去,江杰囘過身

郭大業道。「這個人姐夫你打算怎麽

,給他留上一口氣,然後再把他交給日本是骨頭硬嗎!我要狠狠的先折磨他一個月 江杰咬着牙, 面現陰霾的道: 一他不

郭大業點點頭:「好是好,只是我就

江杰一怔道: 「有甚麽消息?」

9 在日 們重慶份子落在我江某人手裏,該是一種

不當囘事的道:「只是一點你還没弄清「大不了一死罷了!」雲九微微一笑

却比重慶份子更厲害,更澈底!」 雲九冷笑一聲,道:「這只是因爲我 江杰說:「你的所作所爲

江杰點點頭說: | 黑得很好 7,只可惜

江杰冷冷的說:「把他押下去,關在

得很好!」

怕夜長夢多!」

「那倒是 ::没有!

本人面前,也不啻是大功一件。」 道:「好了,現在我們是大患已除 江杰嘿嘿一笑,在他肩上拍了兩下

> 姐 郭大業一副韶媚的笑着,道:「只是 :我厰裏的那些機器……

身上了,今天,我給你覆上去!」 「没問題・」江杰一笑道・「包在我

護之下, 步出了客廳。 說着他就拿起帽子,在一羣保鑣的保

就見一個聽差的走過來,小聲道:「廠長 郭大業匆匆拿起了帽子,想跟上 去

太太有請,要你去一趟! 郭大業一怔,說道:「現在我忙,

那個聽差的說:一太太說你一定要現 這 郭大業其實心裏已經知

是怎麽一囘事了 ,道: 「好吧! 只得硬着頭皮的點點頭

之後,兩個人早已不同房了,江太太住樓室,自從江太太和丈夫江杰閙過幾次蹩扭上了樓,右拐一間,就是江太太的臥 ,江杰住在樓下 上了樓,右拐一間

腫泡泡的 容坐在一旁,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一 容坐在一旁,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一樣姐臉色陰沉的可怕,眉頭緊緊皺着,江海 郭大業硬着頭皮一進門,可就看見姐

江太太冷冷的道。「當然有事…… 郭大業一笑,道: 找我有事?」 最

近你老躱着我是爲什麽?」 江太太道。「聽說你抓住了雲九,是郭大業道。「没……没有呀!」 没……没有呀!

不是?」 不錯,」郭大業看了江海容一眼,

道 一我已經把他交給姐夫了 交給姐夫了,」江太太冷冷的笑了

知道大家都怎麽批評他?」「是還兩年他的作為我可是聽得多了,你一下,道。「雲九這個人我雖然没見過,

爲他求情?」 他差一點要了姐夫命,這種人莫非妳還要 郭大業哼了一聲,道:「可是這一次

說:「我跟他之間的夫妻關係,早已經 「你姐夫是自作自受,」 江太太冷冷

是名存實亡,我對他寒心透了 郭大業道; 「可是你們到底是夫妻呀

「什麽話我都對他說過了……他自己要 」江太太眼睛裏含看淚水道

難道大姐真的忍心看着他死?」

這麽做,我又有什麽辦法?」 郭大業嘆了一聲道:「姐夫這麽做,

這種冷漠灰心絕望的表情,心內着實的吃表情萬念俱灰,郭大業第一次發現到姐姐我情萬念俱灰,郭大業第一次發現到姐姐」大太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臉上的實在也是不得已,妳應該諒解他才對。」

,你得想個法子! [救他一救,千萬不能一錯到底……舅舅要九是愛國的民族英雄,你一定耍想辦一旁的江海容眼淚糊模的道:「舅舅

種女兒 郭大業冷冷一笑, 什麽法子……想不到姐夫會有妳這大業冷冷一笑,兩眼發直的道:「

到 太太哼了 我郭美如會有這 聲, 樣的 文夫,又會有

郭大業站起來, 不錯!」 江太太說:「我要你好好還是妳一手推薦的!」 「大姐,不要忘

M32

敵僞政府的情報消息,傳送到重慶方面去時常勸他,你勸過他没有,我要你設法把 你做了没有?」

都晚了 悔不及,別怪我這個姐姐没有事先告訴你 你走吧!」 江太太嘆了 郭大業怔了 你是你, 小,我是我,不 說不出話來 ,不要到時候後 「現在說這些

出 一副苦笑,吶吶的道:「我不是不帮忙 郭大業巴不得趕快走 聽了這句話作

說完這句話就走了。

看這 江太太苦笑道:「我也没辦法了!」件事怎麽是好?」 江 海容傻傻地看看母親道:

莫非就眼看着他死在爸爸手裏……」 江太太道・「妳認識他多久了♀」 「可是……」江海容熱淚連連的道: 「有兩個多月了……

得快想個法子呀…… 太太略似責怪的道••「妳也太任性…… 件事, 「媽,現在不是妳罵我的時候…… 「這些話妳爲什麽不早告訴我?」 我會感激妳一輩子! 媽 ,妳只要爲我做這馬我的時候……妳

九?嗯? 孩子,聽妳口氣, **嘆了一口氣** 一口氣,眼圈兒有些發紅的說道:「江太太聽女兒這麽說,忍不住輕輕的 莫非是妳愛上了這個雲

出聲 江海容一下子撲伏在母親膝上, 痛泣

見的女 的心意,當然是已經愛上了這個雲九,女兒的秀髮,很顯然的,她已瞭解到女 含着滿眶的淚光,江太太凄愴的摩挲

失了這個相依爲命的女兒。 夫妻之情已經可以說是完了,她不能再喪

哭了,我會想辦法的。 她終於點了點頭 能眼睜睜的看着他被丈夫折磨废辱至死? 國英雄,就没有女兒這層關係,自己又豈 再說,雲九這個人是衆人心目裏的愛 ,慨然的道: 「妳不要再

在了一團! `叫了一聲媽——母女二人,緊緊的 江海容慢慢抬起頭來,無限感激, 抱愧

刑 迫 黑 獄 亡

羅殿。 院子裏的一排石頭房子,被外人形容爲閻院子裏的一排石頭房子,被外人形容爲閻是來到了後面的刑房,多年來,他這後面件事,由日本憲兵隊囘來,第一件事他就抓住了雲九,這是江杰最感得意的一

愚園路江家後院裏的犯人,就没有一個能在他組織裏,人人都知道,凡是關進 够活着出來的

這個職位,分派在他手裏犯人,不死,也時雲九早已被倒翦二臂,赤膊着上身,倒時雲九早已被倒翦二臂,赤膊着上身,倒時雲九早已被倒翦二臂,赤膊着上身,倒以上,由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刑卒,是此了名的狠,是一個職位,分派在他手裏犯人,不死,也

關照, 雲九

氣,一進門先是四十蛇籐鞭,然後是一余四對付進門的新犯人,向來是不受到刑事長余四的特別照顧!

上去了,根 壺辣 江杰一進門,余四忙趕上前,諂媚的了,根本就像没事人兒似的! 椒水給他清清腸胃, 要是對方還挺得

道:「總經理來了?

不錯吧! 了幾聲, 《聲,道··「怎麽樣,姓雲的,滋味還看着倒吊的雲九,江杰情不自禁的笑

裹不! 我,這點小門道,你雲爺雲九冷冷的道:「江杰, ,你雲爺還看不到眼「江杰,你這一套嚇

專制狠的人。」說到這裏斜過眼瞅着余四, 道:「情形怎麽樣?」 ,道:「情形怎麽樣?」 知道你姓雲是出了名的得天工杰哼了一聲道。一

了,索子倒斷了六七根,掛上也有好幾個大壺辣椒水,跟沒事人似的,老虎櫈也坐余四道。 一這小子是够狠的,灌了兩

他換點新鮮的嚐嚐? 「這小子是鋼打鐵籌的不成?」他「這小子是鋼打鐵籌的不成?」他「是」「大大学可真比哭還難聽!」 到給拉

鐵我已經給他預備下了 絲肉……只要他小子挺得住 余四獰笑着道: 「總經理放 ,還有鉛筆刀 刀、螺 一螺

說到這裏,招呼看:一來呀,把像伙

走近, 先就被火烤得生痛。 火盆,火焰熊熊的走了過來, 漢子 人還没有 抬着一個

眼睛看着江杰道:「總經理。 馬口鐵燒得通紅,余四信手拿起了一

肉受害,你聽見沒有?」 是休想,紅脚盆裹翻身,你得等下一輩子 已經對得起你了,不過要想活命 那可也 放清楚一點,我没把你送到日本憲兵隊, ,我問你幾句話,你老實的囘答,免得皮 江杰冷冷一笑,道:「姓雲的,你可

眼, 冷笑了一聲,又閉

你现在只要告訴我,你們這些重慶國民黨 子,在上海一共有多少人?負責的人是 江杰道·「我知道你是重慶派來的

雲九睜開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

白烟。 一磁-不客氣的按在了雲九的頭,後者手裏的那塊馬 後者手裏的那塊馬蹄烙鐵,可就老實 的一聲,冒起了一股子 肚子上,紅鐵烙着 向着余四甩了一下

開了眼睛, 雲九的身子起了 眞够硬的 7 一陣子顫抖,猛的張

說着話,他就手由火盆裏也拿起了一 江杰桀桀一笑道:「姓雲的,你放聰

塊赤紅的馬蹄烙鐵

着 馬蹄鐵向前一送,在雲九的面前比劃

「好漢不吃眼前虧,雲九,你犯得着

腿上,又是一股子腥臭的白烟。 122 第二塊鐵按在了雲九的大

發出了一陣狂笑之聲。 雲九眼睛霍地大睜了一下,却忍不住

候不哭反而笑,還没聽說過! 這還眞是一件新鮮事,犯人受刑的

住口 江杰急往後退一步,一聲大叱道:

是一口要把他生吞了的模樣。 凌人的寒光,那麽近的盯看着江杰, 雲九倒是不再笑了, 他眼睛裹爆射着 眞像

然, 江杰陰森森的笑了一下,道:「你殺 我非殺你不可!」 「姓江的,你快點殺了我吧……要不

犯人 的事了!」 像是鑽木的鑽子,這是一把特製的刑具, 我?也有可能,不過,我看那也是下輩子 他丢下了手裏的烙鐵,就手拿起一把 一旦嚐到了這種刑具的滋味,可就跟

死不遠了。 江杰手裹拿起了這把足有一尺長的鋼 ,臉上猝然現出了一片殺機。

意 可是,轉念一想,他就暫時又改了主

我好好的想想吧!」 「雲九,我還不想馬上弄死你,你給

像螺絲一樣的擰了出來,大股的血順着他腿裹,盡力的擰了個轉兒,一塊子肉,就手裹的鑽子一下子扎進到雲九左面大

凸的眼珠子就像要脱眶滾了出來, 緊的咬着牙,没有叫出聲來,可是那雙怒 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挺受不住,他雖然緊 余四信手洒過來一把鹽子, 雲九就算 全身一

小子摽上了,看看到底誰硬。」 給他止血上藥,別叫他這就死了,我給這 道:•「我還真當他是鐵打的呢! 余四,

個漢子給他止血纒上繃帶。 把一塊藥棉花塞在了雲九的傷口裏,兩

心的看管他!」 好睡一覺,明天我們還有新花樣!你可 江杰冷冷的笑着。道。「今天叫他好

他這份德性,就是給他鬆了鎖, 他也跑不

牢房的大鐵門關上,外再加了兩根鐵鎖鍊

着兩個刑卒溜到了後院的大厨房 江杰回上房去了 ,余四揣着鑰匙,帶

的飯菜擺滿了一大案子, 人進食的 是專供他們低下

着聰明 的時候滴溜溜直打轉,一眼看上去就是透氣,梳兩根大辮子,眼睛又圓又大,看人 倒吊着的身子淌了下來。

陣子急抖, 江杰桀桀一笑,丢下了手裏的鋼鑽子 當場唇死了過去一

余四答應着就把雲九的身子給鬆下來

余四笑道:「總經理放一百個心吧

一行人出了四號年房,余四用力的把

厨房裏,幾十個下人進出着,熱騰騰

可就是伺候太太的丫環小娟,人長得挺秀 余四搓着手找了個上首座 他的芳隣

余四身子坐下來,小娟的眼睛已經拋

一薰死人。

說對了,新來的那個姓雲的,眞叫着硬一 我他媽的還真服了他啦! 「哈!」余四看着她說: 「還眞叫妳

「怎麽囘事?」小娟問:「你又缺德

勺子縲絲肉!」 起一個,這才笑道:「兩塊烙鐵,外加一

老七,也是牢房裏當差的 「姓雲的死了?」說話的是對面的馬

他呢!」 總經理留着他一條命,說是要慢慢擺刹

漢子,余頭兒,你一 却不好接下去!

們是奴才,奴才不聽主子的聽誰的?」 馬老七苦笑着說:。「是……我也没說

什麽呀!」

知道? 馬老七連運陪着笑臉,却不敢再吭氣

我一個人抬不動,你帮帮我好不好? 道。「我都忘了,剛才太太叫我抬箱子 這時小娟放下了筷子 ,向看余四一笑

余四眼角起了色迷迷的魚尾紋,道。

等我吃完了

小娟扭了一下腰肢道: 「吃完了誰還

啦,來啦! 美色巳非一日,有這個機會自然不肯輕易 說着就往外走,余四平素垂涎小娟的 來啦!就跟了出去 匆匆放下筷子, 嘴裏笑着說來

余四偎過去嘻嘻笑道: 「別使性子好 娟在屋簷下面等着他呢

不好,我的 小妹子

小娟道: 「太太有事找你,你跟我來

余四一怔,道:「不是抬

說着她就轉過身子向內室走進去, 「抬什麽箱子?跟我來吧!」 小娟媚

還是頭一囘聽說太太召見, 四心裏透着稀罕,在江家當差這麽多年, 可真不知是怎

由後樓門進去。 **娟樣子好像很神秘**, 帶着他鬼鬼祟

间頭向着余四點點

笑道:「妹子,這不是妳的房子麽!妳開余四跟進去,看了一眼,禁不住嘻嘻 什麽玩笑呀?」

太太這麽吩咐的 「別瞎說! 你在這裏等着,我去去小娟翻着眼睛道。「是

子裏東瞅瞅西看看,桌子上相片框裏夾着余四心裏更是納悶,一個人在小娟房 說完關上房門,匆匆的離開

M34

小娟幾張相片,余四拿過來仔細把看着

立 迷的當兒,忽然房門開處,江太太當門而 他這裏愈看愈愛,正自有些個意亂情

余四嚇得趕忙站起來,雙手垂侍着道

不 叫 **厄頭吩咐小娟道:「妳** 江太太點點頭道: 妳不許進來! 「你坐下說話! 到外面站着去

江太太把門關上 小娟答應着就走出去! 指了 一下椅子道

坐是坐了下來,余四心眼裏却是卜 「是,太太!」

事! 通通亂跳: **真**想不起來這是什麽樣的一件

睛打量着余四,暫時没開 裹提着一個黑漆的匣子,坐下來之後, 江太太在小娟的床上坐了下來,她手 眼

「我……太太……

什麽吩咐? 余四怯虚的道:·「有·

錯! 你過去是跟總經理當保鏢的 「你先別急!」 江太太說 」 江太太說: 9 身手很不 「我知道

你辦得到歷? 你不許告訴總經理, 「太太只管吩咐,余四萬死不辭!」「有件事,我要你辦!」 ·」 江太太直着眼睛說·· 「這件 任何人都不許漏口

辦得到! 「這…」 余四肯定的點了一下道:

江太太冷冷的說道:「我要你放一個

雲九 一個人?放誰?」

啊!」余四 嚇得兩眼一 翻 後退了

晚上就放!

如果…… 這個人 人,總經理親自交待由小人看守的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呀……太太「太太……」余四苦着臉道:「這

個總經理!」 「總經理ー 哼! 你眼睛裏就只有

幾乎都要跪下來了,哀告看說。 都要跪下來了,哀告着說‧「這件事「太太請您原諒……」說着話,余四

旣然要你做,當然不會讓你白做!」「用不着害怕!這件事我已想過了 我實在是----

很冷靜的問道: 錢 我問你!」江太太早已成竹在胸 「在這裏一個月,你拿多

收着! 信手丢了過去道:「這裏是一萬塊錢, 了開來,由裏面拿出了厚厚的一紮鈔票,「好!」江太太把手裏的小鐵箱子打 你

囘來 的光彩,手想去拿, ,摸了一下,可又收了 余四眼睛裏冒出了貪婪

總經 「不……不是……太太, 理只怕饒不過我! 做了這件事

血氣! 「余頭兒,你這是從那裏來,一身子

余四三口兩口吃完了一個饅頭,又

余四哼了一聲,道:「放心,死不了

, 会貞兒,你——一說着又嘆了口氣馬老七嘆了一聲,道:「雲九可是條

他媽的,姓雲的宰了我們多少人,你知不「你最好少放屁!」余四厲聲道:「

十两重一根的條子。 黄澄澄的金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 說着·江太太又由箱子裏拿出了一根

這根大條子往余四手裏一 就質在多了 余四心

錢也够你別處討生活去了! ,人放走了,你也就別囘來了,有這些 余四的臉本來是蒼白,這一 「這些錢都拿着, 今天夜裏就動手放

會也見了

夢過 心裏一盤算,伊 心裏一盤算,伊 把金子和錢往腰裏一揣,站 然去想法子!」 過,有了這些錢幹什麽不好,何必非在他可不是傻子,這些錢他可做夢也没 他可不是傻子 做夢也没

他頓時點着頭道:

站起來道。

出了事我也救不了你!」
我叫小娟在後門接應你,可干萬要注意,我叫小娟在後門接應你,可干萬要注意, 江太太道:「不要急在一時,等夜深

太,余四這裏先謝謝妳了! 余四打個冷戰道: 江太太撣撣手, 余四剛要往外 「這個我知道

道吧!」
「還有……」江太太忽然又想起一件

昏忽忽的踏出 余四答應着, (理了一個小包袱。),好好的收拾了一

門外輕輕有人在叩門。 看着牆上的掛鐘,已經十一點多了,

余四緊張的問:「誰?」 「是我,小娟!」一面說小娟推門而

「是時候了!你該下手!

曾有一次讓他像今天這麽緊張過。 余四幹殺人的勾當有好些年了,還不

: 「我現在就去給你叫車!」 站起來就往外走,小娟上前拉着他道

也用不着帮忙,有了你反而碍事!」 ,囘覆太太就說這件事我一定辦成,妳 「用不着!」余四道:「你囘去歇着

不方便,反正錢都在身上,那點破像俬不神,雖然理出了一個小包袱,他覺得還是 ,雖然理出了一個小包袱,他覺得還是 余四看着小娟離開之後,才又定了定 小娟點點頭道:「好吧,我走了!」

就不再多猶豫,大大方方的來到了牢房。 家的保鏢看守着,余四决心下手救人,也 後院牢房都亮着燈,照例的有兩個江 兩個保镖一 馬虎、宋萬,全都是熟

見余四走過來,就先給他打着招呼。 「怎麽,余頭兒還來巡夜?」馬虎看

馬虎一笑站起來,道:一那小子真他 「不放心那個姓雲的!」余四隨口應

媽的是鐵打的 ,這麽折騰,他竟然還挺得

,我好心給他倒了一碗水,叫這小子噴了 馬虎道。「早醒了,這會子還發狠呢

我一臉!」

他還咬牙?走,跟我瞧瞧去!」 余四冷冷一笑,道:「這個節骨眼

麽樣,想明白了點没有?」 眸子注視向二人,馬虎嘿嘿一笑道··「怎 「四」號牢房門打開了,雲九凌厲的

負責後面牢房,這裏的事還不致於驚動他 余四在後面 他心裏可就有了主意,馬虎走在前面, 余四算計着那個叫「宋萬」的保鑣是

的牢頭兒,竟然會生了異心! 馬虎作夢也想不到,平常在一塊當差

已砸在了腦袋瓜子上。 還來不及囘頭看,一串沉實有力的鐵鏈子 只聽見桌上鎖鏈子嘩啦!一响,馬虎

馬虎連一聲也没哼出來,當場腦骨迸裂, 碎!」的一下子砸在頭上那還有好過的? 子上還連着有好幾斤重的一副足銬子,「 打不死他,所以手上用足了勁道,這串鏈 這一傢伙還是眞重,余四生怕一傢伙

會對自己人下此毒手が 大爲驚心!他實在也是不明白,余四何以 這番情形,使得被綁在側的雲九看得

該絕,我來救你來啦!」 一笑,道:「小子,算你祖上有德,命不 余四打死了馬虎之後,向着雲九磁牙

然怎能向自己人下手!」 「你可別想歪了,我可是真來救你,要不

說着就由身上掏出了鑰匙,先把雲九

雲九冷冷一笑,不知道他是在搗什麽

余四見狀怔了一下,壓低了嗓子道:

割開的時候,却只見雲九雙手一振,「崩手打開,他正想用刀子把對方身上的繩索足踝上的一對鎖銬子打開,然後再把他雙 -- 」一陣子亂响,身上繩子已被掙斷。

了余四的兩肩之上,余四想不到對方雲九同時遞出,有如是一雙虎爪般的,已握住 身一陣子亂顫。 都要陷入到余四肌肉之内,只痛得余四全 在大刑之後,兀自有如此力道,尤其是那 余四心裏一驚,雲九的一雙手巳左右 十隻手指有如是十把鋼鈎,幾乎

「說!你想玩什麽花樣?」 「你要幹……幹什麽?」

呐呐的道··「我那敢玩什麽花樣……」 「我……我是真心的放你呀!」余四

「是誰叫你這麽做的?」 「你真心放我?」雲九冷冷笑着道:

「說實話!」 「是……我自己!」

給學了起來。 雲九的兩隻手一加力,幾乎要把余四

「是……是……」余四無可奈何的道

「是,我們太太!

這麽做?」 放了下來,大惑不解的道: 「你們太太?」雲九一面說一面把他 一她爲什麽要

作孽作得太多了!」 「我不……知道……也許他是嫌江杰

套衣服丢過去道:「快穿上去吧,遲了 雲九想了想,只得權且相信他說的話人發現可就走不了啦!」 余四把一旁桌子上雲九原本穿來的 雲九呆了一呆, 頓時無話可說 被

處太多,尤其是灼傷之處一經觸及,頓時是真的,當時就把衣服穿好,只是身上傷 痛澈心肺,一件衣裳,穿了半天,才算穿 余四探頭向外看了一會兒,道:

啦,快走吧,被人看見了,你活不了我也 說着拿起一副鎖鏈子 ,向着雲九道。

「雲爺,先委屈一下,作個樣子!」

在雲九頸項之上,乂伸頭探望了一下,就 當時不動聲色,余四就把一根鎖鏈子假套 雲九諒他也不敢對自己施什麽壞心

兩個人步出牢房,順着這條廊子走下

余頭兒,半夜還提人呢!」 來,見狀一呆,老遠的招呼道:「怎麽, 那個叫宋萬的保鏢,正由那一頭走過

我押着他!」 余四冷笑着說:「日本憲兵隊要人

辛苦,辛苦!」 宋萬笑道:「姓雲的有好日子過了

你小子是没長腿麽?」 余四一路推着雲九道:「快走,快走

了後院的側門! 人順着牆根一逕的穿過了院子,可就來到 宋萬還直眉瞪眼的老遠瞟着他,兩個

在往昔,這裏照例是站着一個人守夜! 余四左右瞟了一眼就去開門,門是開的 夜色裏可不見一個人,來到了門口

他却不知道是小娟那個丫頭帮的忙!事先 站崗亭子裹却空無一人,這可是太好了, 余四先咳嗽一聲,却不見答應,再看

設法巳把人調開了

我西,各自逃命走吧!」 揖道:「行啦!以前多有得罪,現在你東 余四鬆開了鏈子,向着雲九深深的打着 匆匆出了後門,黑巷子裏没一個人影

說完話這像伙這一縮額子,轉身一溜

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情,他那條受傷的腿還 也只有忍痛狂奔了。 不十分得力,可是性命相關的逃命當兒, 雲九雖有滿腹的狐疑,可是人自由了

長長的吸了一口氣,盤算着這條命大概是 了原家住處附近,面對看凌晨的寒風,他 的巷道行走, 乖,再也不能大意,一路上只是順着偏僻 巡邏車呼嘯而過,雲九是吃一次虧學一次 期,上海市戒備很嚴,時有日本憲兵隊的 一連跑出了兩條街,敵僞時 到天近黎明時分,他已來到

當然原氏兄妹是最關心的人了, 意外戲劇性的轉囘來,使得他兄妹倆個 對於雲九的被擒,外面已經有了風聲 現在雲

當夜,原氏兄妹與雲九談了一夜的話 永豐紙廠不能再留,只得再同到了原

亮 原紫玲親手爲他上藥包紮,直到天光大 經文和紫玲才上班去了。

面子, 1,對外面他隻字不吐, 江杰固然是暴跳如雷, 雲九脫獄的消息,似乎並不爲外人所 可是爲了顧全

M36

解了 什麽會做出這事情,可就令人百思不得其子事是余四幹的,還殺了人,至於余四爲

象。 付了過去,這會子心裏煩得要命,想找個 話追着要人,好容易扯了大篇的謊話,應,日本人那邊還不知道,一個勁兒的打電 來說,在最失意最無聊的時候也會聯想到 人聊聊,太太貌合神離,不是談話的好對 女人,借色慾來輕鬆一下, 江杰此時的心情正是如此,雲九跑了 即所謂「飽暖思淫慾」,可是,反過 男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常常會想到女 來塡補一下。

玲 中意的却是不多,倒是有一個人——原紫 腦子裏女人的影子太多了 ,真正令他

留在了江杰的腦子裏。 見過一面之後,她的影子可就根深蒂固的 這個女孩子,自從在大上海紙烟公司

裏在想,已經示意他了,他怎麽還老跟自 可恨的是關雲程那個像伙一 一江杰心

「上次跟你談的那個女孩子怎麽樣?」 「是……」關雲程先笑了幾聲,然後 「是雲程嗎?」他搖了個電話過去。

在電話裏說:「總經理說的是一 一針見血的說。「怎麽樣,雲程老弟你 「你的女秘書!」江杰不愧是老色狼

裹是一點問題都没有……只是……」 會……」關雲程似乎很緊張的道:「我這 「那裏,那裏,總經理你千萬可別誤

> 點問題没有!」 江杰冷冷的插口說。「我這裏也是一

道, 「總經理的意思是… -」 關雲程的口音有點緊張的

還摸不透我的脾氣麽?」 「嘿嘿……雲程老弟,你跟我這麽久

「這個……我知道!」

話「卡!」的一聲,可就掛上了 「那麽,就今天吧!我等着!」 -」 關雲程還想說話,電

嚐新,而且是「霸王硬上弓」! 在可好,却讓江杰那個老頭兒一上來就要 她了,直到現在還没有嚐上這一口肉,現 自從紫玲第一天上班,關雲程就看上 心裏那份蹩扭勁兒可就不用提了。

放下了電話筒,關雲程兩眼翻着白

不聽?往好的一方面再想想,有了這一層 事實上江杰的話也就等於是命令,還敢他可不敢得罪像江杰這麽有實力的人 着質的煩人!

紅人,不愁進身無門了。的關係之後,今後在江老頭面前可就是個 按了一下鈴,那個漂亮的女秘書原紫 心裏這麽一想,可就又有這麽一點子

玲慢慢吞吞的推門進來,臉上可是一臉的

道。 姐一直在鬧情緒,關雲程也一直是裝不知 自從請辭不准以來,這幾天 ,這位小

着馬上就要往人家懷裹面推,關雲程就老 一看見這麽嬌滴滴的一個大美人,想

經理有什麽事?」

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遞給她 「這是一份要緊的公事!」關雲程把

室? 紫玲接過來怔了一下道:「送到收發

你一趟,你要自己去送一趟!」 能到外面走走也好,總比坐在他這個 「不!不……」關雲程道:「得麻煩

「好吧,送到那裏?」

辦公室好一

關雲程特別地囑咐道:「要親自交給他本 「送交愚園路,江總經理!記住!」

我就叫我哥哥去好了! 原紫玲神色一呆,道:一既然這樣

自解說不可!妳去一趟,不會就誤你多少 時候的!坐我的車子去!」 道••「裏面是一份工作報告表,非要你親 「不行!不行!」關雲程若有其事的

紫玲呶了一下嘴,無可奈何的,點點

坐着他車子去了。 接着關雲程就吩咐司機備車,紫玲就

大門口停了下來,她才放了心,下車之後 程攪什麽鬼,直到車子真的在愚園路江家 ,汽身自行開走了 她本來心裏面還有些嘀咕,怕是關雲

上插着槍的傢伙,正自上下打量着她 掛着「傳達室」三個字的門牌,一個腰到了江家大門,却見大門旁邊有一個小門 紫玲夾着那個厚厚的牛皮紙信封

「啊,」紫玲說道: 「我是來送公事

總總經理正等着妳呢!我記起來了,妳是原小姐吧。**請!** 那個人臉上立時堆滿了笑容,道:「

有一個身後留着大辮子的姑娘在等着!是個保鑣,他把原紫玲領到樓前,這裏另門進去,那個腰上插槍的傢伙,看上去像 紫玲心裹老大的不開心,綳着臉由 鐮交了差,囘頭就走!

「是原小姐吧!」梳辮的姑娘含着笑 「妳跟我來!

「總經理在那裏?」

氣,又囘過身子在前面帶路。 紫玲看了一眼,像是欲言又止, 環,說了這句話,她忽然囘過頭來, 說了這句話,她忽然囘過頭來,盯在書房!」梳辮子的人不用說是個

紫玲心裏面一楞,道:「有什麽不對

小姐……妳來這裏是幹什麽的?」 梳辮子的丫環聞言就同過頭來道: 「送公事的呀!」

紫玲一面說,一面把手裏的信封揚了 「没什麽……只是奇怪,平常没公事 「怎麽,有什麽不對麽?」

總經理的!」 只要交到門房就行了!」 江紫玲道。「是關經理要我當面送給

子!聽了紫玲的話,她冷笑了一聲,道: 白裹帶紅,眼睛黑亮的,顯得很機靈的樣 「姓關的這個人我見過,不是個東西!」 紫玲一驚,道:「大姑娘,妳是江家 梳辮子的丫環長得倒也清秀,一

> 不過是這裏的一個丫環罷了! 裏閃爍着淚痕,道:「我姓秦,叫雲姑 「唉!」這個丫環嘆了一口氣,眼睛

紫玲道··「雲姑,妳有什麽話要對我

是我心裹想的,對於總經理,你可要防着眼睛左右斜望了一眼,道:「原小姐,這 一點兒。」 「這個,」雲姑把她那雙挺機靈的大

紫玲頓時吃了一驚,口中吶吶道:

姐,妳可要當心一點呀!」 見漂亮的女人,他可就不打好主意…… 樣子道:•「這個老狗……不是個東西,看 原紫玲大吃一驚,頓時楞在了當場 雲姑咬了一下嘴唇兒,像是要掉淚的

.這個老東西的大虧……」 雲姑低下頭,吶吶的接道:「我就吃

前,道:「是原小姐來了麽?」 雲姑趕忙擦了一下眼淚,應了聲:一 才說到這裏,房門開處,江杰現身門

是!」然後向着紫玲小聲道。「話說完就 走別多躭擱!」她說完轉身就走了 紫玲振作了一下·遠遠的向着江杰道

我等妳半天了,請進,請進! 江杰站在門口嘿嘿笑道:「原小姐

送來的公事,我走了 手裏的公事送過去道:「這是關經理叫我 原紫玲惶惶恐恐的走到江杰面前,把

江杰一笑道。「忙什麽,進來坐坐再 原紫玲道:「不了!總經理,我還有

事。

就要離開,却聽得身後的江杰咳嗽了一聲 ,道:「原小姐,妳等一下! 江杰冷冷的道:「我還要問妳一些事 紫玲嚇得打了個哆嗦,囘過身來。 她巴不得馬上就離開現場,說完轉身

妳再多留一會!」 「請!」說着囘身引手比了個手勢!

鎮定,當時答應了一聲,就進了屋子。 書房倒是不錯,四面都是書架,架子 原紫玲心裏面通通亂跳,表面上力持

心裏略微定了一下,暗忖着也許不至於如套沙發,另一邊是落地的緞子幔簾,紫玲 雲姑所說的那樣吧! 上堆滿了書,漂亮的寫字枱旁邊陳設着一 坐在沙發上,心裏面直打鼓。

「哼!」了一聲,道:「一本爛賬!」 原紫玲道•「總經理是說……」 「我是說我簡直看不懂這篇爛賬, 江杰打開了信封,看了看裏面的公事

天她親自合計的,怎麼會看不懂? 原紫玲心裏怔了一下 ,賬目是過去兩

房門,鑰匙就插在鎖孔裹,就手轉了一下江杰却走到了一旁,「砰!」一聲關上了 她走過去審視着那張進出的價目單,

覺到姓江的一雙眼睛直直的瞪着自己,臉 上帶着不懷好意的笑。 原紫玲登時一驚,倏地站起來,却發

到了不妙,倏地撲向房門,但門已經鎖上 • 她用力的拉轉,却是怎麽也打不開。 「你?」這一刹那,原紫玲忽然發覺

> 用力的一下子,把她拉了起來 江杰的手却已 摟住了她細軟的腰肢,

擒拿都很有一手,對付一個手無寸鐵的少早年在日本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摔交、 女,自然是游刃有餘! 臉上就抓,可是江老頭並非無能之輩,他 原紫玲尖叫了一聲,兩隻手照着江杰

想要爬起來,却被江杰重重的後頸上擊了 掌,頓時就昏了過去。 原紫玲被重重的摔在床上,她挣扎着 落地的緞簾子後面,掩飾着一張床。 不過是三兩下子,原索玲已被制服

身陷狼窟 痛失原貞

死,如果在這一刹那真能死了就好了。到的是羞窘、驚嚇,無比的羞辱!她真想 麽可憐的被人任意擺佈着,她所能感覺 矇矓裏,她感覺出異常的痛苦,她是 似醒非醒,似睡非睡!

都酥了,緊接着人事不省的昏睡了過去! 一陣子翻天覆地的折騰之後,她全身

司空見慣了 甚至於門房裏的下人,對於這檔子事也都 江家上上下下,根本就没有一個人阻她, 其實說「闖」還有點用詞不當,因爲 她是那麽狼狽的闖出了江家的大門!

時穿在身上,好像是透明的一樣,只要路點皺紋都没有,可是她却感到髒極了,同 點皺紋都没有,可是他也沒一樣,甚至於一外表上看過去,仍同來時一樣,甚至於一 上任何一個人向她看上一眼,她立刻就會

的不再是自己原來的身子,像是全身赤裸感覺到一陣子刺心的痛,彷彿被人家看見 着在接受任何一 個陌生人的嘲笑、羞辱。

瀰瀰不停的淌着。 的在馬路上跑着,眼淚像是翻覆了江水 這時候大概有八點多鐘,她只是茫然

天早就黑了

知道甚麽時候, 她看見了自己的

客廳裏亮着燈。

麽厲害,嘴裹發乾,眼睛裹金星四冒。 身子靠在籬笆牆上,只覺得心跳得那 原紫玲這一刹間,心裏才算有了安全

尤其是雲大哥,千萬不能够讓他知道這件 對雲大哥怎麽說?不,我不能够說出來! 「我怎麽說?……我對哥哥怎麽說…

泣了起來。 越想越傷心,忍不住可就伏在牆上痛

忽然一隻手搭在她肩上。

現到站在面前的是張媽。 紫玲大吃一驚,猛然囘過頭來, 却發

這是怎麽了?少爺和雲少爺還在等妳吃飯 張媽不勝詫異的道:「咦!小姐,妳

呢! | 紫玲一時忍不住,忽然伏在她肩上大哭 媽拉着她害怕的道:「小姐……小姐…… 紫玲噙着眼淚只是不停的搖着頭,張

了起來。 道。一少爺快出來看看吧 這麽一來,可把張媽嚇壞了,大聲嚷 小姐她囘來

紫玲聽她這麽一叫,倏地掙開了她的

M38

張媽在後面大叫道:「小姐, 小姐! 小姐

進去,再前面是蘇州河,河水在對街的霓路,眼前是一條漆黑的も子,她張惶的跑, 紫玲飛快的向前奔, "有,穿過了一條馬 虹燈光之下炫耀一片異彩。

縱身入河的一刹間,一隻有力的手,忽然腦子裏忽然閃過了死的意念,就在她即將 州河邊,她撲向一座石橋,這一刹間,她原紫玲像是喪失了魂魄般的飛撲向蘇 攔腰緊緊的抱住了她。

「紫玲!妳怎麽了?」

的好。 原紫玲倏地臉上一熱,眞恨不能馬上死了 抱着她的也正是她最怕見到的雲九

是無論她施展出多大的力量,依然掙脫不 她用力的掙扎着想離開雲九的手,可

囘去再說! 「妳這是幹甚麽?」雲九說:「有話

看熱鬧的人,這麽一來,紫玲倒不好意思 及張媽也都來到了近前,現場還聚了很多 說完就把她抱了起來,這時原經文以

流着淚說 「你放下我,我自己囘去!」 原紫玲

就聯想到事態的嚴重性,下意識的一顆心 忐忑亂跳不巳! 妹這種不平凡的擧動,很是驚訝,由是也 張媽忙過來攙扶着她,原經文對於妹 雲九嘆了一聲,道:

客廳裏,紫玲萬般無奈的把事情說清

被這件突發的事件嚇得呆住了。 像是晴空裏的一聲霹靂,每一個人都 「姓江的,你欺人太甚了!」 原經文

忽然發出了一聲咆哮,猛的跳起來,道: 「我去找他算賬去!」 雲九一把抓住她,兩人對視之下,

沉着,不輕易發作而已 心的激動,較自己猶有過之,只是他遇事 經文發覺到雲九的臉一片蒼白,顯然他內

啞的吼着:•「他太欺侮人了!」 「難道就算了不成?」原經文聲音沙 「你冷靜一點!先坐下!

雲九拍着原經文的肩頭,硬把他按得

的坐着發呆,張媽也陪着她在發呆。 起來,完全是你們那個關經理設計陷害的 一定要報的!」雲九冷笑着說:「這麽說 好,第一步,我就先殺了這個傢伙!」 紫玲早巳哭得連淚都乾了,只是呆呆 「我們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說,這個仇

椅子上,張媽嘴裏嚕囌着••「報應啊…… 如果你爲此自殺,就太没價值,太不值得 想開一點,這件事當然會令你痛心,可是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大妹,你要 紫玲忽然哭泣出聲,整個身子癱瘓在 你要好好活下去!」

這些千刀萬剮的! 雲九站起來,一聲不哼的來到了自己

細細想了一陣,江杰當然是罪魁禍首, 居住的房間,關上了門,一個人坐在床上 一萬個該殺,只是在殺這個人

X

手中的折磨,更令他心中悲憤難膺! 中之恨,紫玲的受辱遠比他這次落入江杰 之前,先要把姓關的解决了,才能一 消

悄悄的起來,把身上整理了一下,然後悄性子躺在床上又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他這時候差不多有九點多鐘,雲九耐着 悄的由後面寫戸翻出去,來到了街上 「大上海紙烟公司」他是知道的

樂,各大百貨公司的霓虹燈渲染得半天異海雖說是在淪陷時期,可是仍舊相當的繁 彩,街上行人如鯛。 穿過了蘇州河,順看路邊一逕的走下

司」的那塊招牌了。 一條敞巷子,可就看見了 去,遠遠看見了火車站,再拐個彎來到了 工廠的兩扇大鐵門牢牢的關着,裏面 「大上海紙烟公

一點燈光。 一片漆黑,只有靠大門的傳達室還亮着有 雲九貼着牆站了一會兒,抽個冷子

長身,兩隻手已經攀住了牆緣,立即一翻

時候正在燈下一杯杯的灌着悶酒,雲九忽「老董」的漢子,湖北人,高個頭,這個 ,巳飄身牆內。 傳達室的門開着,負責看門的是個叫

然閃身來到了他面前。

當兒,已爲雲九快遠的進身,一脚踏在了 沉重的倒在了地上,可是還不及爬起來的 打得他滿臉發花,老董身子向後一仰, 他這裏才一站起來,雲九巳迎面一掌 老董大吃了一驚,道: 「誰?」

量着眼前這個人,哆嗦着道: 帶着三分酒醉,七分的迷糊,老董打

在那裏?」 雲九鐵靑着臉,道:「我問你關雲程

「我……不知道呀!他在家裏,他不住在 「關經理?」老董直翻着白眼,道:

應該先打聽好關雲程的住處再來。 雲九心裏一楞, 暗賈自己來得慌張,

被雲九兩隻手制服得如釘在了當地一樣!兩相較力之下,老董頓時相形見拙,

要勞動老董一趟,要他帶個路了。 鬆開了脚,雲九退後了幾步,道: 眼前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說不得

起來!」 時就壯了不少。 面是個小伙子,個頭不比自己高, 老董一個咕嚕地爬起來,他打量着對 心裏頓

說!

雲九冷笑一聲,

猝然鬆開了他的手,

生横肉的胖臉上,頓時沁出了一層汗珠。 腕子就像加了一對鋼箍般的疼痛,一張滿

「這位先生……有話好說……有話好

來害怕,雲九兩隻手再一用力,老董一雙

這一剎間,老董才算打心眼兒裏覺出

雲九冷冷一笑說:「得辛苦你一趟

牆上的槍給搞了下來,是一把三號左輪!身子一轉,已到了牆邊,一抬手,把懸在

一件衣裳,外頭凉得很。 老董嘿嘿一笑道: 一行!你等我穿上

「先生……饒命……饒命…

老董嚇得怪叫一聲,直打着哆嗦道:

服,暗裏却是意在拿槍,可是他太低估了 小褂後面懸着有一把槍,老董明裏是穿衣 說着他就轉身去摸掛在牆上的小褂,

拔出的一刹那·雲九冷笑聲中· 一個茶碗! 他的手剛剛摸着了槍把子 巳撑出了 還來不及

叭!的一聲,摔了個粉碎。 茶碗正好砸在了老童摸槍的那隻手上

上街也是一樣!」

「是……我不敢,不敢!」

「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帶你去關經理公館……我帶你去!」

「在我面前你最好少玩花樣!等一會

老董哆嗦着站起來,道:「先生,我

雲九哼了一聲,低叱道: 「起來,我

的一下子跪了下來。

一面說一面雙膝發軟,禁不住「噗通

直向雲九身上撞過來,雲九一閃身,嘩啦 ·的一聲,板櫈砸在了牆上,燗成了好幾 飛起一脚,把一個長板機踢得飛起來, 老董痛得「啊唷」叫了一聲,一翻身

> 面對着雲九道個人,他可是大大的感到吃 閃身子,就勢反手,巳抓住了他的兩隻手 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臉上就抓,吃雲九一老董却也不甘心示弱,緊跟着猛撲過 ,老董雖然自負有百十斤的蠻力氣,可是

個窟窿,緊接着他五指收攏,但只見桌面 此形容他的手爲鋼鈎,並不過份,只見有如是一把鋼鈎般的向着桌面上抓去, 大的窟窿! 上一陣咯咯細响之聲,已爲他抓了一個 的手指落下之時,桌面上頓時被穿通了五

噗!」的一口,满空飛舞! 張開了手,滿掌都是細碎的木屑,

便殺你,但是你要是跟我作對, 時取你性命。走!」 我就能隨

尔慰是條漢子,好,就煩老兄你在外頭給點頭道:一倒是看錯了你了,想不到朋友點可道:一個是看錯了你了,想不到朋友

就給友點

麽好說的 老董這回就像是鬥敗了公鷄似的 雲九點點頭,招手叫了一輛三輪車 ,還有甚

霞飛路!

下了車,雲九隨便付了車錢!

一片和諧 時間已十一點多了,大部份的人家都 幽雅的氣氛!

關雲程是住在十一號,那是一幢紅磚

老董身子一個哆嗦,

一下子坐下來

「雲九!」雲九冷冷的一笑,道:

「是……誰?」

• 只見他 在

· 你囘去吧!」 雲九冷冷一笑

點點頭道。

「多有得

老董算是眞個的見識了,兩眼睜得滾

雲九一笑道: 「我們没仇 , 我不會隨

老董給你在外面把風!

老董道。「雲先生,

你放手幹吧,我

話,一時不禁怔了一下

雲九倒是没有想到對方會說出了這番

我老董是擧雙手贊成!」

老董做主支使着三輪車,一直把車子拉到在車上,雲九一聲也不哼,反倒是由

經變成了慘白顏色!

雲九緩緩抬起一隻手來,彎曲 的五指 已 說道。「這就是……雲先生……你自己去西式小洋房,老童遠遠的指着關家大門,

,我佩服你是條漢子,姓關的作的壞事也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是來幹甚麽的了者實呀!」

一下牙,道:「雲先生……

圓滾圓的

老董那裏還敢答話,低着頭帶着他出

「姓關的住在那裏?」

「霞……霞飛路!」

老董挺了一下胸脯道:

植着梧桐樹,映襯着碧瑩的街燈,顯出這地方是上海高等住宅區,馬路兩旁

扔過去,老童接在手裹怔了一下道。「雲九點點頭,把穒在腰上的槍拔出來 對壞不了你的事! 我老董就得了 先生,你不帶着傢伙?」 ,誰也不會進去,進去一個我殺一個, 去,進去一個我殺一個,絕,行,我知道,十二點以前一下胸脯道:「我姓董,叫

過桿的姿態那個樣子,只是一滾一閃,已話聲一落,他身子一個疾滾,就像是跳高 翻入關家的圍牆之内 「我用不着,董朋友,辛苦你了

他本來是老粗一個,有勇無謀,素行全憑老董楞了一丁,「」

不猶疑的就立志痛改前非

真的在圍牆外巡邏起來! 他倒是真的執行起他把風的任務,認

月色裏婆娑搖曳着。 這時夜風蕭蕭,梧桐的樹影在朦朧的

雲九矯捷的身子,已經來到了關家樓

房子裏必定住着關家的保鏢,非萬不得已 矮小的瓦房,如果他没猜錯的話,那邊矮 還是不要驚動的好! 他略微定了一下神, 注意着樓下一排

正想用大力把門鎖擰斷。 樓下的房門是鎖着的,雲九握着門栓

低鳴! 就在這一刹間,身後「鳴!」的一聲

内一閃,那個伶牙利爪的畜牲,已經撲到 「狗! -這個意念方自在雲九腦

筝師狗! 了身後,那是一隻形象猙獰,碩大雄壯的

怕的一種狗! 態,已經够嚇人的了,况乎還是一頭受過 這種狗,平常不咬人,只擺出一副姿 9 這是最可

爪極為敏銳的已經搭在了雲九肩上,短而個快轉,那隻拳師狗已到了面前,一雙前 闊的厲嘴,張開就咬! 雲九只覺得身後疾風襲來, 他驀地一

那隻拳師狗的右爪上,同時身子向下一塌 ,他果然身手不凡,反應力尤其敏銳,當 用「借力施力」的巧勁霍地向外一論, 右手倏地一翻,如同閃電般的已搭在了 這突然的來襲,使得雲九大吃了一驚 的

M40

斑爛大犬給摔了出去!

狗「汪— 也就扒在地上不動了 --」不住口的哀鳴起來,叫了恐「汪---」叫了一聲, 即「咕「狂--」叫了一聲, 即「咕 · 没幾聲,那隻拳師

雲九猝然一驚!

子 房 內一連跑出來兩個身穿黃色中山裝的漢但只見那片矮屋房門忽然打開來,由

道黄光,匹鍊似的在夜色裹搜索着,立時人還提着電筒,一出來,手上即發出了一兩個人手裏也似都提着傢伙,其中一 就爲他發現了那隻死狗!

去!」 方大虎,你走左邊,我向右邊,快看看這人大聲嚷道。「不好——太黄死了

身旁的那個朋友,手裏提着的傢伙是一 叫「方大虎」的那個人,顯然就是他 把

新式的手提機。

方大虎兩隻眼睛像狼也似 同時足下一步步的向前逼近。 喳!」一下子,把子彈上了膛 的在附近搜索着

是有銅壳子落在地上那麽一叮!」的响了他走到了樓廳子下面,聽見了前面像

叱道:「什麽人! 方大虎喝叱了一聲、猛的撲過去,高

地吃人擊了一拳! 「什麽人」三個字方自出口,背後條

震得雙眼發花,他還來不及轉過身子,一,「通!」的一聲,方大虎足下一蹌,被 隻堅硬如鋼的胳膊,已經緊緊的勒住了他 這一拳勁猛力足,足有百十斤的重力

的

力勒之下,他別說是想出聲呼救了 勒之下,他別說是想出聲呼救了,就連,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是以鐵腕 方大虎想出聲叫人,可是背後這個雲

過是瞬息間,他巳兩眼翻白,口涎滴洒着陣哆嗦,鼻咽間傳出窒息的悶哼之聲,不隨着雲九的緊勒之下,方大虎全身一 全身萎癱了下來!

這條命算是完了。

雲九方自一鬆胳膊,方大虎的屍身沉

匹鍊似的忽然向雲九身上照來。 在此同時,那道發自電筒的孔明燈光

開第二槍的當兒,雲九撣手間打出了一枚 他的燈光忽然照着了雲九,正打算再 「砰!」那個小子盲目的開了一槍

「波!」的一聲,擊中手電筒的玻璃 頓時燈光熄滅!

九一次,而且那一次印象還留下得特別深 得力保鏢兼司機謝虎,這小子以前見過雲 ,當然不會忘記 那個手執電筒的漢子,正是關雲程的

是見了鬼也似的吃驚。 他乍然看見了這張熟悉的面孔,就像

開的嘴裏。 聲「叭!」却是實實在在的打進了謝虎張 子銀光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後來的那 好够吞下一塊鷹洋,「叭!—叭!」一溜 「雲九ー 一」他的嘴巴張得很大,正 ___

這句話就應驗在謝虎的身上! 孟子有句名言 「打落牙齒和血吞

> 銀洋。 他吞下的不止是牙齒和血,還有那枚

頭栽下去就囘他姥姥家去了。 通了他的喉管和食道,謝虎足下一蹌, 塊銀洋非但打落了他滿嘴的牙齒,而且穿 或許是雲九的手勁兒太大了一點,這

這麽一鬧,關家上上下下的人都驚動

裏叱喝着又竄出了好幾個人。 樓上樓下各房裏都亮起了電燈,下房

全身一個倒捲,已俐落的翻到了樓上! 些人瞎打混,他跳起來攀住了樓簷一邊 雲九打量着這番情勢,却不願意跟這

飛起的石屑唰啦啦的濺得滿空都是。 上,把磨石子的平台上劃出了一道淺溝 一枚由雲九的耳邊擦過去,一枚却滑到地 緊接着「砰!砰!」兩聲槍响,槍子兒 樓上的人早已準備好了

饒你功夫再高, 雲九嚇出了一身冷汗,人身是肉長的 却也碰不過槍子兒。

門遮着身子,一連兩槍没打着對方,這個 正想再開第三槍 像伙心裏很奇怪,手裏的一桿「自來得」 他打量好這個開槍的小子,借着半扇

怎麽來的,雲九一隻鐵拳,已經搗在了他 液般的翻起了身,這個人還没看清對方是 就在這一刹之間,雲九巳如同鷹飛兔

過去。 只是一拳,就把這小子給打得昏死了

問屋子裏!門踹了開來,身子向前一撲,已闖進了這 雲九端的一身是胆,用力的一脚, 把

這個女人乍見雲九,嚇得鬼也似的叫

雲程在那裏?」 着害怕,我不是找妳來的,你只告訴我關 雲九站住了脚步,冷冷的 「在……」那個女人用手指了一下立 道。 「用不

往樓下房間的一扇門關好, 在壁角的大壁櫃。 雲九 頓時就明白過來 然後徐徐走到 他先轉身把通

個漢子,你就快出來! 「姓關的,你用不着藏藏躱躱的,是

,却吃雲九飛手一擰,巳把槍搶到手裹。口徑的加拿大手槍,剛向着雲九面前一比開,關雲程撲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把四五他的話一出口,只見兩扇櫃門霍地推 關雲程也並非然全無能,尤其是在這

雲程噗通,一下子已被摔了出去。 他猛的翻起來,還不及再次撲起,雲

向外一伸,借力施力的只是一掄胳膊,關 ,可是雲九早巳防到了他有此一手,右手要命的一瞬,他猛的向着雲九身上撲過去

上下牙床咯咯連聲的打着顫 關雲程一張臉判時間嚇得面無人色

「雲九!聽說過没有?」

有什麽仇?你幹什麽找我麻煩?」 ·雲大俠· 我和

出了一層汗珠 程面前,後者臉上像是抽了筋般的 也許是緊張過度,在他虛白的面頰上沁 一面說着,他就一步步的來到了關雲一個說着,他就一步步的來到了關雲

「有事情没有?」 「經理,經理!」外面人大聲嚷着道 一砰!砰! 」外面有 人在用 力搥門

什麽事……你們下去…… 雲九的槍比着他 關雲程立時會過意,大聲的道:「没 9 揚了 領子

「有人闖進來了, 經理!

一是……」外面答應着,接着就没有

聲音了

叫原紫玲女孩子你認不認識?」 雲九冷笑了一下 接下去道: 一有個

關雲程頓時神色一呆 「說話!」雲九的槍, 就比在他腦門

聽使喚了。 ……她有什麽不對麽?」 認識 「她是我的女秘書 」關雲程的舌頭幾乎都不 ……怎麽樣

先安排好的?」 「你倒裝得像!說!」雲九臉上罩下

紅一陣白一陣。根本不需要再多問, 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臉上更是「這個……」關雲程像是回了舌頭一

, 雲九什麼都明白

打死你,未免太便宜你了!」

全身都癱瘓了下來 像是被人抽了骨頭,只剩下肉般的鬆軟, 程意味到「死」的即將來臨,全身登時就

「雲……大俠……你得饒我……我是

,一股腦兒的全都湧了出來。

上。

顆心

現在報應臨頭, 「你做的壞事太多了

道

後一巴掌印到了後脊樑上 他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被雲九自背

一姓關的,你做的事太缺德了, 一槍

在他烱烱而 隱現殺機的目神裏,關雲

夢中般的迷惑不解-

「我……怎麽了?」關雲程有如身在

綫上盛傳我的那一手絕活玩藝兒?」

「是……」關雲程打看寒顫說:

雲九冷笑道:「你聽說過没有,

京滬

鼻涕、眼淚,隨着他嗚咽的哭泣之聲不得已……姓江的逼着我做的……」

終正寢的時候,時間不多了,你快準備後雲九冷笑着道。「十二點正,也就是你壽

「不錯,就是明天中午十二點正!」

…一個小時?」

「你是說一

「不用槍!」 關雲程忽地在地上一翻,

冷戰,一跤栽倒,起先他身上猝然發了一

不曾再想過多殺一個人!

關雲程緊緊皺着眉,一屁股坐在床上

被子,可是顫抖得是那麽厲害!

雲九的目標是關雲程,目的旣達,就

眼,後者早已經嚇傻了,她身上雖然裹着

雲九囘過身來看了床上的那個女人

「没有這麽便宜的事!」說着這句話

中了我的定時掌!」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你已經

……時……掌?」

命。

由現在算起,你還有整整十一個小時的活

他看了一下錶,正色的宣佈說道:

「殺了你!」雲九冷笑了一聲,

在。

中子冷,可是轉瞬間,那種感覺就不復存

的 這是你應有的報應! ,並非我手狠心辣,實在是你爲惡多端

對方並不會放過自己,下意識的還吊着一關雲程心裏一點,可是由語氣裏知道

你死定了 我早認識你了

事去吧!

起,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無從體會出一絲

像是夢般迷離,關雲程簡直是無從信

一毫身上的痛楚!

關雲程感覺裏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

關雲程一刹那間,真有點兩世為人的着一種異樣的眼睛看自己!

發着楞 的一扇長扁天愈裏把身子慢慢擠出去! 來時的窗戸裏出去,更不走門 這時候雲九巳躍起了身子來 却由横開 他不由

不及一尺闊,無論如何是容不下一個人 關雲程打量着那扇窗戸不過兩尺來長

「姓關

雲九點點頭,冷冷的 一笑道:

的,可是,眼前這個雲九硬是這麽就出去

雲九的身子似乎能同賣藝人一般柔軟

又是一番搪塞,弄得灰頭土臉很不是個滋氣,連夜掛電話問江杰要人,江杰少不得謎團,算是被解開了,日本憲兵方面很生 同當地的僞警空勞往返,自是無濟於事。 只是有一樣——雲九被押於江杰處的 刺客雲九,來去如風,日本憲兵隊偕

,工杰一進來,他趕忙的站起來道:「總關雲程在客廳裏面色如土,正在發楞聽經過,當下慌不迭的穿好衣服下了樓! 雲程就坐車來了,江杰當然巴不得見他聽他這裏折騰了一夜,才睡下不久,關 味

經理來了!」

到樓閣上,另一半正好接着一邊的院牆

匆匆爬上了這棵紫籐花樹,向着牆外潛出

他略微觀察了一下,遂即不再遲疑

好攀着在樓角下,

紛亂的枝椏,一半衍生 他看見一棵紫籐花樹正 何難免要驚動其中之一,亂槍之下就難免

子裏正有五六個保鑣手裏提着槍,在前後 脊瓦面上,由上往下打量了一番,關家院 曲扭,他靜悄悄的脫離了天窻,來到了屋

如果他躍下屋脊,無論如

坐下

去。

口氣,道。「總經里賣是盡不來,坐到厚厚的沙發裏,關雲程坐下來, 說着他自己先坐下來, 把整個身子埋 嘆了

嗎?」 人,一時又抓不到那個雲九,豈不是麻煩 驚動日本人,這麽一來,日本人追着我要 那 兩個保鏢, 兩撇小鬍子,冷冷的說道:「你那裏死 「我這裏還好,」江杰一隻手摸着他 **悶聲不哼也就算了,何必又**

飛快的跑過來接應,

雲九的身子方

,那個人當然是把風的一躍下牆頭,即有一人

不成威脅了。

叫的聲音,只是對於雲九來說已經絲毫構 到雲九身子爬上了牆頭,才聽見他大聲喝

那個關雲程當真是被他嚇破了胆,

直

我? 「那不是你這老東西作的好事,關雲程心裹老大的不是味, 還有臉怪:

來了 江杰瞪着他,半天才慢吞吞的道。心裏這麽想,嘴裏却不敢得罪,當 嘴裏却不敢得罪 當時

是雲九本人幹的麽?你看見了?」

江杰問道:「你說說,他是 關雲程點點頭,嘆息了一聲 他是個甚麽長

相?」

子? 杰吟哦着道:「這小子,眞有這麽大的胆「這麽說來,眞的……是他了?」江 「年歲不大,身材很高!

冷笑一聲, 他接下去問道: 「他爲甚

仇,可是却與總經里可剛系了一聲,吶吶的道:「他跟我是没有甚麽了一聲,吶吶的道:「他跟我是没有甚麽「哼!」關雲程實在忍不住,也冷笑 「和我有……

女秘書的事一 關雲程道: 「哦?」江杰的臉色變了一下: 「就是因爲我那個姓原的

們是一夥的!」 說的是原小姐? 小姐來了總經理就不該把她放囘去, 他

這樣! 「啊?」江杰摸着下巴說道:「原來

盒子槍不分日夜等着他呢。」 既然這樣他就該來我這裏,我這裏四十隻 冷笑了一下,

?他是想把全上海閒翻過來,好過過他的 江杰疑惑道··「這小子是怎麽個打算 關雲程道··「我看他早晚會來的!」 大名是不是?無聊!

掌? 江杰登時一呆,脫口而出道:「定掌,說了些話,很叫我心裏嘀咕!」 「總經理,這個雲九臨去之時打了我

……他說我今天正午十二點…… 關雲程牙關戰抖着道: 就

個印度人在中國聽說發了財

江杰點了點頭,說道。

, 他有真功夫

江杰又是一驚,半天才冷冷笑道。

按了按問:「痛不痛?」
 關雲程走過來,敞開了衣服,江杰前關雲程走過來,敞開了衣服,江杰前 「不痛!」

好像眞有這麽檔子事似的! 可就上他的當了!」 「我是不信,可是他說得神氣活現

上,可就上他的當了!」種江湖人,最會嚇唬人,你要一直放在心

「放心!」 江杰嘿嘿冷笑着道:

治你壓驚,過了十二點,你可總該次 給你壓驚,過了十二點,你可總該次 的在我這裏歇着,正午十二點正,我 吧! 好了,你來了,就是我這裏的客 在我這裏歇着,正午十二點正,我設酒了,你來了,就是我這裏的客,先好好了,你來了,就是我這裏的客,先好好 ,你可總該放心了

日子過 倒是這個小子不除,我們只怕以後没有好;「現在都快十一點了,你放一百個心,江杰一面說着,一面看着手上的錶道

「這一點我知道,這小子實在扎手 經理,你可有甚麽打算没有?」 在高,我看尋常人簡直不是他的對手, 關雲程苦着臉道。 · 「這個雲九功夫實

很 ,這小子實在扎手得

,價錢出得起 鋑出得起,我想這個人或許肯出面帮「我倒想起一個人,只要總經理出面

忙! 哈瑪大師,總經理知道這個人不知道?」 「現在正在護國寺表演的

子來啦,雲爺,咱們快走,你跟我來!」

楞,道:「媽的

鬼子警電驢

^{然暗的巷子,三拐兩拐的,可就看不見}說着不容分說的拉着雲九,穿進了一

車風馳電掣的疾馳而來

警車聲响,警車未至之前,先有兩輛摩托

雲九搖搖頭,正要說話,

忽

間得遠處

有事吧!」

興奮的說道:「雲大俠,

你……你没

他乍見雲九無恙生還,自是無限的

高

他去! 過,刀槍不入 江杰哈哈一笑道: 「好! 「瑜伽術!」關雲程道:「我親眼見 ,足可抵得過這個雲九!」 今天我就找

就得要十两黄金,少了請他不動!」 「只要他有真功夫,十両黄金並不爲 「這個人索價驚人, 一天的酬勞只怕

「此人非但練就他們印度的瑜伽術,

這個哈瑪還精於夜行術,過去保駕過印皇 根棗木樁子,全都斷在了他的腿上, 腿!我親眼看見他運施過這手功夫,十二 最厲害的是他還精於我們中國的十二路彈 傳說是眞是假可就不知道了!」 聽說

江杰聞聽之下,頓時大樂。

兒去拜訪他,至於他肯不肯來,可就不知有點交情,等一會我可以陪着總經理一塊很興奮,又說道:「這個人,和我多少還關熏程一談起這位哈瑪大師,他顯得

多少錢都值得!」 要錢給他錢就是了 江杰嘿嘿笑道••「有甚麽不肯來的 ,只要能生擒雲九 花花

,進來一個差人,彎身道:「總經理!」 說到這裏學手拉了一下鈴,廳門開處 江杰道:「準備開飯,叫苗三他們準 飯後我和關經理要出去!」

差人應了聲:「是!」欠身而出

好手,會高來高去的本事, 江杰很看重他,倚爲護身符,走到那裏手,會高來高去的本事,擅施飛刀飛槍一苗三」是新由僞特工部調來的一位 都少不了要帶着他。

把冷汗。 的臉靑一陣白一陣,在此以前,他一直是的掛鐘時針指在十一點五十九分,關雲程壓驚特別準備的,一行人落座之後,牆上 在強言歡笑,內心却無時無刻不在捏着 酒菜滿擺了一大桌子,這是爲關經理

的不適時, 轉瞬飛逝的一刹,而本身並未體會到任何 現在, 江杰學起了面前的酒杯,笑嘻嘻的向 一顆心才算是完全篤定了! 當他注視着這要命的時刻即將

關雲程道:「雲程,到現在爲止,你總可 了神仙了呢,來,乾一杯!」 放心了吧,甚麽定時掌不定時掌,他還成

齊舉杯道:「乾!」 關雲程雙手舉杯一仰而盡,心裏如釋 奉陪共餐的是江家一羣食客,大家夥

重担,那份舒坦就別提了 牆上掛鐘正好是十二點正,噹噹一連

心做作出來的。 然是帶着從容的笑臉,儘管這番笑態是存 串 都注視着關雲程 的敲着。餐桌上鴉雀無聲,大家的臉全 看上去他臉上並没有絲毫的異態,依

面 一樣的會應驗! ,有時候對於人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也 「奇跡」的發生並非是全偏向好的方

的 突然中了風似的不目在 尾聲方敲畢的同時,座上的關經理就像 就如同現在這一刹那,當十二响鐘聲

失 出的痛苦表情 ,代之在他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種說不 首先是現露在他臉上的那絲笑容的消

這種表情在他臉上維持的時間太短暫

子向前一碰,叭!的一聲扒在了酒筵之上 別由他七孔口耳眼鼻之內齊湧而出 , 登時一命嗚呼! ,不過是彈指之間,即有數縷鮮血,分

,他身

他効命,聽令於他!

八名精於技擊、

射擊準確的漢子,就

手培植出來的狗腿子,當然毫無疑問的爲

遭受到生命的威脅時,這些個他手底下

杰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的發展興結束之時,真不禁全都呆住了 張開的嘴,簡直就好像閉不攏了,江 在座各人,目睹着這場近乎於戲劇性

這樣被挑選出來的,他們負責的

唯一使命

,就是保護江杰的生命安全!

就像現在一樣的!

道:「哦!」 甚久之後,他才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邊,把他身子扶過來,用手探了一下他的 慢慢走下位子來,他來到了關雲程身

通紅與高采烈的臉,一刹時變作蒼白! 鼻息,確定他真的是死了。 江杰如喪家犬的坐下來,那張原本是

囈般喃喃道 ⋅・ 「定……時……掌!」他嘴裏同似夢 「天下還眞有這種怪事?」

門淨土也不例外。

這是變相的一種生意經,就連四大皆空佛

說是「蒞寺指導」,其實誰都知道

瑜伽大師哈瑪先生蒞寺指導」等字樣!

着眼前這座大佛寺,只見寺前扯着整疋的

布,上面剪貼着一行大字爲「歡迎印度

開了車門,江杰才慢吞吞的步出了車廂! 嚴絲合縫,之後,其中之一的苗三,才打

八個人把江杰乘坐的座車附近包圍得

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江杰打量

紅

英魂不冺 歸去來兮

國 寺」前停下來! 直接馳向到莊嚴宏偉,實相萬千的「護 一列汽車疾馳如飛的穿過了南京東路

了八九個黑色中山服的強勁漢子。 輛和第三輛車子方一停下

織中, 認一下,很明顯的就可以由他們每人左側 他們的身份。這些人是眼前上海所有僞組 胸上所扣別的一枚三角形紅色佩章上認出 最最吃得開的特工組織裏的人物!

爲坦誠,不過他的說法特別,遇到別人問

就這一點而論,哈瑪這個人倒也不失

在世界各地都擁有嬌妻美妾。

食葷腥與一般和尚無異以外,其他的任何

人,應該不爲過之,因爲這個和尚除了忌

方面,都與常人無異,外面甚至於傳說他

的和尚,說他是佛門的一個叛徒,一個罪

其實哈瑪這個人不應該算是一個正式

個比較,兩者之間的差別可就太大了。 聞和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瑜伽術拿來作一

一點固然不錯,可是如就他在佛理上的見

瑜伽大師哈瑪是個受過戒的和尚,這

他這一點時,他的囘答是「參歡喜佛」

說他是「蒞寺指導」

, 那是鬼話, 表

一共是三輛時下最豪華的轎車, 即由車内跳下 第一

其實這類人物,如果你很機警的去辨

演賺錢却是眞的! 上海雖說是淪陷時期,可是有錢的人

疑問的直接聽命於他, 的直接聽命於他,現在特工頭子本身江杰是上海僞特工頭子,這些人毫無

游了出來。全場又是一陣掌聲。 苗三點看頭道:「這一手收骨卸肌是

着在場衆人大聲宣佈道:「各位來客,哈 荷,哈瑪大師父在這一套功夫上曾經有十 的精華,上面是流星貫頂,下面是風捲殘 瑪大師父接着要爲大家表演一手奇特的功 五年的苦功夫,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現在 夫,這手功夫,是我們中國國術武功傳襲 一個廟子的管事和尚,雙手合十的向

哈瑪·這時已經脫下了上衣,只見他盤膝 處,如同蛇行的起着氣波,剎時之間通遍 在蒲圓上連連的運吸着氣息,氣機所過之 四下裏掌聲如雷,那位印度瑜伽高手

星光影,縱去横來,密如貫珠,看得人眼 場的流星錘發動起來, 一陣鋼珠相擊之聲 ,蕩人心魄,但只見満空中全是飛動的流 這時隨同他來的兩名漢子,已經把現

瑜伽大師捏上一把冷汗。 何能僥倖其間,所有觀衆無不爲這位印度 這般情景之下 , 實難想像出一個人如

他那裏伸了一個懶腰,就聽得吃吃巴巴一 **陣子骨節密响,觀衆少不了又報之如雷掌** 哈瑪在兩腿之上各自加了一層護腿

開始下場子了 在滿空飛錘流星的疾哨風聲裏, 哈瑪 請快入座吧。」 人降臨,久仰!久仰!竇座巳留下來, 就

江杰嘿嘿的笑了幾聲,連連點頭道:

的藝團,

只要你能在這裏公開表演,包管

你場場客滿!

就像哈瑪這套玩藝兒一樣,

在大家口

鮮一點的玩藝兒,諸如馬戲、溜冰等外來仍然多的是,玩的花樣層出不窮,任你新

地的塲子。 好,好,大和尚辛苦辛苦! 位子是留在第一排,特別雅座,所有 獨獨空出當中黃沙鋪

國寺這所禪門寺院,滾進了老方丈和那個神技之時,大把大把的鈔票可就流進了護碑載道,一傳十,十傳百的訴說他的諸般

假和尚哈瑪的荷包!

式的刀槍,正中地上設置着一個大蒲團。 了一聲鑼,兩個和尚揭開了紅緞子的簾子 十七八個吊着的流星錘,木架子上插着舊 就見那個飲譽滬上,印度瑜伽高手出現 場子裹設着中國武術的羅漢樁,還有 一個頭纏白布的印度阿三,用力的敲

的有天棚,中間設了五百個雅座!迎接哈瑪大師,特別裝飾了一下,上面搭迎接哈瑪大師,轉別裝飾了一下,上面搭

這大概還是開佛典之紀元,大姑娘出嫁

和尚廟裏公開賈票,供人參觀武術

進院子和第三座大殿之間,這個地方平素

「護國寺」一共有三進院子

,在第二

束着一枚看來像是赤金打製的金環。 頂金色平冠,兩隻又黑又粗的胳膊上一邊 身材高大,滿臉虬髯,頭上戴着佛門的一 這個人四十左右的年歲,火眼銀眉,

四下裏起了一陣子掌聲。

這個人大概就是叫「哈瑪」的瑜珈大 兩隻手學着中國式的抱拳,向四下

去! 刹那之間,雙雙向着哈瑪的兩肋之間刺過前一撲,兩口白光閃爍的利刃,就在這一 見隨在他身後左右的兩個印度人,霍地向 在他雙手高高抬起來的一刹之間, 却

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尖叫。 五百名現場男女觀眾,看到此俱都情

是爲了恭候江杰這一行貴客,是以表演的這一塲,開演的時間照例是到了,可

上海都爲之轟動了。

,莫怪乎不過是十幾天下來,

似乎整個

項目,遲遲還没有開鑼。

等於錯過一天,人人都免不了有點大驚小

一天只有一塲,錯過一塲也就

,更何况初見異術,更是渲染得神乎其

點特別的辦法,想在園子裏弄一張票,可

五百個座位天天客滿,如果你没有

票價貴得嚇人,可是問津者依然是大

腋 兩個印度人由兩邊把哈瑪身上的衣服 開場的第一手,即博了個滿堂彩! 刀抽出來・却看不見一滴血! 兩口刀看上去深深的刺進了哈瑪的兩

M44

大師的陪同下,一行人步出了大殿。

披着杏黄彩緞袈裟的老方丈,

在幾堂

雙方一經引見之後,這位看似有道的

雙手合十深深一禮道。

掀開來,方才刀刺處,却連個印子也没有 少不了又是一陣子掌聲。

道。「好功夫,好功夫。」 第一排中座的江杰,連連點着頭,笑 苗三緊挨在他身邊坐看。

江杰偏過頭來向他問道: 「你看怎麼

就行!」 國武術的橫練功夫,眞要上陣講打,未必 「這個哈瑪,不過是練過一些我們中

印度人提起了興趣,他成竹在胸,本身也 質的眞功夫,也休想逃過他的眼睛。 自然是瞞不過他,可是如果對方是貨眞價 是個練家子,一般的花拳綉腿,江湖把式 「我們再看看! 」江杰似乎對於這個

的人,必然心裹會以爲印度人玩的障眼法 兒,可是江杰却認爲那手功夫是真的。 就拿剛才那兩刀子來說,在場大多數 也就因爲印度人哈瑪上來現了一手真

細柳-兩個印度人帮手用粗蔴繩狠狠的在他身上 手功夫,他大模大樣的坐在蒲團之上,由 緊接着掌聲之後,哈瑪開始表演第二

功夫,江杰才對他不敢以等閒視之。

脚齊施,蘇繩死死的陷進了哈瑪的皮肉裏 繩狠狠有力的纏繞在哈瑪身上, 一個個手 參加,當場就下來了十個人,這些人用蔴 裏三層外三層,的確是看不出一點破綻 爲了求眞起見,特別邀請座上的觀眾

看着他綑綁在繩套裏面的身子一陣子暴縮 最後像一條蛇似的由原本緊箍的繩套裏 哈瑪這一手表演的是縮骨脫繩術,眼

眞功夫。一

江杰哈哈笑道:-「再看看他的拳脚是

說到拳脚,拳脚可就來了

清觀賞!」

全身,遂即站起身來。

花撩亂。

聲。

的已經躍進場子裏的羅漢木樁上一 着長鍊尖銳飛馳的流星鋼錘,每一次都是 飛錘是由那兩個印度人所控制的,拖 只見他雙足躍起,活像一個大蛤蟆似

他的軀體,當眞如「風擺殘荷」,觀衆認 直令人目不暇給,觸目驚心! 對準了哈瑪身上飛擊出手,其快如電,簡 在最後的一瞬之間總會由於他的靈巧, 十拿九穩必然會擊中在他身上的鋼錘 却只見那個哈瑪在椿上靈活的閃飛着

伽於一爐 長處是融化中國武術與印度的「百忍」瑜哈瑪不愧是一個武術高手,他的武功

卓然的神技驚得如醉如痴! 緊接着哈瑪最拿手的彈腿功夫,跟着 莫怪乎現場所有的觀眾,都被他驚險 也就是中國武術所謂的 鐵鐵

的運掃之下,一陣子咔唰暴响,紛紛折斷 犂耕地」 碗口粗細的柏木樁子,在他雙腿連環

老謀險霾的江杰看到這裏,禁不住霍 這等沉重的功力,實在是驚人之極

爆出雷似的歡呼,四下裹掌聲連天一 十六根柏木樁根根折斷爲止,那印度大師 殘荷」,足足施展了半點鐘之久,直到三 然爲之色變,頻頻點頭讚好! 這一場「鐵錘貫頂」,外帶着一風捲 條地躍身而出, 場子裏這才

,這一塲緊張的表演也就到此爲止。 哈瑪十面威風的向着在場各人抱拳爲 躬,塲子裏散飄着一陣陣的黄

> 個人,老方丈特別把他們接到了會客房裏 以香茗飲待一 客人陸續的離開,只剩下江杰一行九

會客房裏,雙方談到了正題!

開出個價碼吧!」 的意思怎麽樣?如果没有什麽異議,就請 江杰開門見山的對哈瑪說。「大師父

眼戒指的手,在鬍子嘴上摸着。 哈瑪嘿嘿的笑着,一隻戴着印度貓兒

甘肅一帶停留過一段時間! 是却含着很重的青廿口音,想必在青海、 這傢伙能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語,只

程已經排好了 上海以後,下一站去香港,那裏表演的日 這時他笑嘻嘻說:「我本來打算離開

「香港的行程可以取消!」

方已預付了了定銀!」 這位貴人幾眼了,他冷冷地一笑道:「對「取消?」哈瑪好奇的倒要打量一下

「多少?」

「港幣三萬!

度 這等巴結! 被人當面取笑過,只是對方這個中國人, 顯然是大有來頭,要不然老方丈不會對他 人顯然泛起了一片怒容,他還從來没有 「哈哈……」江杰笑得狂傲十分,印

這筆銀我立刻負責可以退給他!」 笑聲一飲,江杰冷冷的道:「小意思

也 老方丈在一旁岔口道:一可是,敞寺

業,原是不合規矩的! 江杰冷冷的道:「你這佛寺變相的營

點津貼!」 江杰道:「不過……我多少也會給你老方丈合十道:「是!是!」

老方丈又道:「是!是」謝謝施主的

恩典!」

天 净得多少?」 江杰反問道•-「你在護國寺表演,一哈瑪道•-「江先生,我的酬勞是…」

有五両之數吧!」 老万丈代他道:「哦」 折合黄金總

「那我就給他十両。」

一個人!」 江杰冷冷一笑道: 「我要請你來對付

們頭痛,日本憲兵和我們特工部都要抓這 哈瑪怔着不解道:「一個人?」 「不錯!」江杰道:「這個人很令我

賞金!」 哈瑪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只是

你每天的酬勞之外,另外還有一筆很重的個人,如果你能代我們捉到這個人,除了

這個人我到那裏去找他?」 「你用不着去找他!」

會來找你!」 哈瑪一怔道:「不用去找他?」 江杰摸着小鬍子,嘿嘿一笑道:「他

一找一 「只要你到我那裏去,很快了,就在 我?」印度人更不明白了

你了!」這幾天,他一定會出現,到那時候就全靠

同伴出醜,自己再跟着丢臉,以後在老闆一擰,向八就空折了個轉兒,這小子因見 面 找囘些面子來 前,可就別想抬頭來了,無論如何也要

攻到

心後背上重重擊過來。

二人一前一後,各施重拳向着哈瑪前

施了眼色,各自喝叱一聲,同時向着哈瑪

只聽得「叭!」的一聲,踹了個正着!小子却改飛右脚,用「連環脚」的脚法 是以,在他身子兀自 這一脚在哈瑪來說,誠然是事出意外 一轉的當兒,這

間,向八乃得脫身而下 在向八來說,却是用了十分的力道! 登時間,踢踹得哈瑪順嘴淌血,驚愕

這一手功夫拿住的人,鮮有能逃開他手中

厲害的一手,叫做「單連環」,只要被他

一下子攀了個正看,這一手是擒拿手中最

快出右手,直向着哈瑪頭項之上攀來,

苗三更是得手不讓人,倏地一個轉身

「碰!碰!」兩拳都擊中了

得手,頓時運用功力,把身子霍然的向下

苗三一心想要在主子面前邀功,一式

彎,另一隻手向着哈瑪胯骨上一托,用

哈瑪不被摔得個頭昏眼花!

他心裏滿打算着只是這一手,就不怕

事實上,滿不是這麽回事一

在苗三的巨力之下,「哈瑪」這個印

力向外一推。

一腿擦着地面,直由他脚下掃了過去,看向八趕忙跳起來,「呼!」一聲,這 聲,猛地飛起右腿,用他最拿手的「鐵犂 上去確實是險到了極點。 耕地」功夫,一脚直向向八雙腿上掃來。 腔無名怒火,只見他雙眉一挑,厲吼了 可是如此却惹起了這位瑜伽大師的一

的連環鐵腿,厲害之處乃在於可以連發十他這裏方目慶幸萬分,那裏知道哈瑪

快,只聽得「叭喳!」一聲,這一腿正好 到哈瑪這第二腿,遠較第一腿來得更疾更向八不過是僅僅躱過了一腿,何嘗想 掃在向八一雙足踝上。

的一下子就甩了出去!

足足摔出了有丈許以外,才落向石階

夫,只見他脚下一彈,苗三的身子「颼」 磐石」,相反的哈瑪不知用了一手什麽功 度人身子連動也不曾動一下,簡直「固若

地上打着轉兒,向八的身子在一聲慘叫裏的一雙斷腿,有如刀斬斧刴般的平齊,在 隨着印度大師哈瑪的脚底飛處,向八

子一沾地,霍地一滾,跳了起來,雖說是

苗三不愧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好手,身

没受了什麽傷,可是疼痛自是免不了的,

只痛得滋牙咧嘴說不出話來!

另一面的向八,見苗三當眾出醜,不

得瞪目結舌,簡直嚇呆了 仆倒在地,當場昏死了過去! 這般動手比武法子,直把在場各人看

一轉手,已拔出了手

的槍收起來!」 他怒冲冲的向着苗三道。 一旁的江杰忽然叱道:「住手! 住手!」

幾個和尚,把血泊中的向

踢的那一脚還着質的不輕,鼻子腫起老高 是看上去仍然满脸的不高興, 八搭扶起來,快速的抬向禪房療治 那位印度瑜伽大師雖說是打贏了,可 這時已來了 臉上被向八

好本事,得罪,得罪! 半邊臉都青了 江杰笑嘻嘻的走過來抱拳道。「大師

這麽報廢了 向八的一雙腿,僅僅只爲了一場試驗,就 一塲風波,就這麽平息了,可憐的是

乃是那雲九到底什麽時候再來送死府,江杰待之如上賓,現在大家所 「哈瑪」以勝利的姿態・被請進了江 現在大家所關心的

家的事情,已經不是秘密了,這兩天上海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被江杰羅致在

市 很多人在談論。 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什麽事能

現在又多了一個「哈瑪」的談話資料!雲九喧囂塵上的熱潮尚未平息下來之後, 够瞒得過他們! 付雲九的消息,上海市民已鮮有不知, 於是,江杰挾哈瑪以自重,爲的是對 在

工處作事,常常幾杯老酉下胡英奇,是有名的包打聽, 易得到的秘聞,原因是這所茶園子的主人 裏,他能够聽到很多消息, 跟往常一樣,雲九每隔幾天,總會到 「法香亭」來泡泡,在這 · 一肚, 口頭上又 有個親戚在特 甚至於一些不

> 江杰一笑道:「你同意?」 哈瑪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 「同意!」

試驗,不知大師你意下如何?」 已經看過你表演的功夫,但是爲了確定一 你真實的對敵本領,我想對大師你作個 「很好,」江杰吶吶的道:「剛才我

江杰道:「我手下兩個人,向你請教 哈瑪霍地站起身來,道:「可以。」

說着偏頭招呼隨行的人道:「苗二・

江杰賞識的兩個人! 工部,受過嚴格的擒拿摔打訓練,是最爲 出身,因精技擊,被江杰看中, 是三十左右的年歲,是僞政府警官學校的 苗三、向八二人閃身而出,兩個人都 改調在特

二人成竹在胸,早就準備好了。 教一下哈瑪大師的本事,千萬要小心! 爲了測量哈瑪大師是否有眞功夫,江 這碼子事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苗、向 江杰當時吩咐他們兩人道:「你們請

手法向哈瑪進攻! 禪院裏! 一行人步出了會客室,來到了清靜的

杰曾關照他們兩個,必要的時候儘量用重

口道:「大師父指點!」 苗、向兩個人向哈瑪一抱拳,苗三開

吧, 只要小心我的雙腿!」 哈瑪哈哈一笑道:「没關係,你們上

這麽說,當然由不住有點心驚肉跳,雙方 上功夫,剛才他們已經見識了,這時聽他 田、向二人心中吃了一**驚**,對方**印**腿

直出! 没有遮攔,什麽消息都會滔滔不絕的順口

靜靜的坐在角落裏,泡一杯茶,慢慢的喝 雲九下午三點鐘就來了 ,他一個人,

平靜,不會放過他們之間任何一句話。 正是雲九正想要聽的,所以他顯得異常的 正圍着胡老闆問長問短。大家所談論的 姓胡的就坐在他旁邊不遠,三四個人

樣?」 茶客之一問:「那個印度人功夫怎麽 「高極了!」胡英奇道:「那傢伙全

断木碎石!」 身上下刀槍不入, 尤其是一雙鐵腿,能够

腿下斷折了!」 確實是厲害,幾十根木樁子,通通在他的 着眼鏡的老客,一面連連點着頭,道: 我看過他表演!」說話的是一個戴

「這一次那個雲九只怕鬥不過他!」 「雲九現在到底藏到那去了?」 人家的確是真功夫」」胡英奇道:

最近風聲太緊,他藏起來,暫時不敢出來 「誰知道?」 胡老闆說道:「也許是

死在雲九手裏的,是不是?」 「大上海紙烟公司的關經理聽說也是

不知,然後,他聲音放低了又道:「這件 事烟廠的門房老董親自告訴我的…… 九到關家還是他帶的路!」 「那還錯得了 !」胡老闆簡直是無所 ·說雲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了。到消息會這麽快就露出來,看來的確是「 一角的雲九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想不

M46

哈瑪一伸手抓住了向八的脚尖,就空

禁大怒,身子向前一欺,飛腿向着哈瑪臉

中年胖子··「關雲程平常缺德事做的太多 九的定時掌下面,死的時候七孔流血!」 雲九放下了茶杯,站起來走到櫃邊付 胡老闆又說:「聽說姓關的是死在雲 「活該,這叫做報應!」說話的是個

消息不要聽 他只聽「哈瑪」的消息就够了 ,別的

自己。 也忘不了江杰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暴行,每 想到這裏,她就禁不住血脈實張,難以 燈下 紫玲黯然的在落着淚,她永遠

不要這樣折磨自己呀……」 張媽苦着臉在她對面陪着,嘆息着道 這幾日,她茶飯不思,憔悴多了 妳這一輩子還長着呢,可千萬

紫玲鬆弛的眼皮看了她一下,不發一

雲九走進來,他一直走到紫玲身邊,無 房門有人輕輕的叩着,張媽過去開門 這時的時鐘指在八點鐘的位置上。

言的看着她

的話…… 的微笑,俏皮、天真,喜歡說些任性刻薄 一個大姑娘,她臉上永遠都帶着鮮花般 在他的意識裏, 紫玲是何等活潑蹦跳

看上去她眞的完全都變了 現在呢,不過是幾天的時間

她的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妳 紫玲忽然伏身在床上哭了! 他對着她微微一笑,伸出手輕輕拍着 0

> 媽爲她揩着淚, 雲九呆了一下,親自把她扶起來,張 一面嘆息着說道:「又哭

過啊! 落多少淚……唉!我真担心往後日子怎麽 :就是這個樣子,一天不知道哭多少回 她囘過頭來看着雲九道•「雲少爺…

「會變好的!」

的普通車票。」 又道:「我已經買好了明天往南京下關雲九臉上帶着苦笑,輕輕的嘆了一聲

走了?」 「哦?」張媽臉上一喜道: 「我們要

吧 「不錯,妳帮着妳們小姐,收拾一下

張媽點着頭,趕忙就去整理東西。

大聲的叫嚷道:•「我不走……我不…… 「不!」床上的紫玲,忽然抬起臉來

走……」 方妳還能待下去呀?」 張媽愕道:「爲什麽?小姐,這個地

?怎麽現在又變了?」 手拉住雲九,熱淚簸簸的道:「雲大哥, 你不是說過的嗎,要殺了江杰以後才走嗎 她緊緊抱着雲九,把臉枕在他肩上 「我要看着姓江的死!」忽然她兩隻

時忍不住,又自哽咽着哭泣了起來 雲九輕輕摩挲着她的長髮,眸子裏喻 「不錯,我是答應過妳!」

滿了淚水,他慢慢的把她身子扶倒下來 「好好睡一覺吧!」

手 雲九安慰着她道:「妳休息吧,我會 紫玲點點頭,忽然緊緊握住了雲九的

了機器的操縱,徐徐的自行轉動起來! 向着假山身邊偎去一 牆上的人影已矯健的跳下了院牆,直

探照燈在失去了人手控制之後,

接上

霍然的覺出,他的手、膝、

胸、

條蛇,如果你注意到他伏地的姿式,就

而出,遂即翻出牆外,

一逕的向着江家趕

他悄悄的把自己整理就緒,然後越愈

能存有一些疏忽!

濛的 的水箭,在燈光旋廻的映襯之下,幻成濛 一天彩霧。 假山石中央設置着噴泉,高高噴起來

機行事! 他要借着假山石來暫時掩飾身子,然後相 夜行人一 雲九,端的是一身是胆

烟一縷的拔上了假石山。 他由噴水池邊施展跳躍身法,如同輕

四十五度的向着雲九仔細觀察着

那雙眼睛幾乎貼在了地面,由那裏作

雲九

顯然並沒有發覺到這樣一個人一

何足有一段時候了 個人「阿李」,早已洞悉先機,在這裏伏 却有 一雙凌厲的眸子瞪視着他 | 這

在那裏悶不吭聲 他們印度人是有一股子忍勁兒,扒伏雲九方自一躍入院內,阿李已經看見 現在阿李借着附近燈光,打量着進來

睡醒的貓一

燈光徐徐的在院落裏搜索着,當他的燈光

跳向院牆的一刹那,霍然的發現到

雙手把着探照燈的燈架,把黃顫顫的

一道

這時負責瞭望台的是一名僞警,正自

一條站立着的

人影。

般模樣的在院子裏搜來搜去一

澄的一道燈光,就像監獄裏的防止逃犯那

瞭望台,台上設置着一具探照燈,黃澄

入夜以後,江家院牆邊特別加設了一

眼,也令你胆戰心驚~

不要說是圖行刺, 阿李、阿班之後,

就是看上一 江家的防務 衞,自從增加了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與其兩

保鑣外帶着八名僞警,不分日夜的

輪班守

愚園路江家防備得異常嚴謹,四十個

九 的這個夜行人,已經確定了,來人正是雲 機在阿李臉頰上浮現看, 他的兩隻

色的布條

雙腕以及膝頭等部位之上,纏裹着一層黑

在他身子弓起的時候,才發覺到他的

手分別由 立刻搬家! ,兩口刀一切一絞,再大個兒的腦袋也能部位正好是額頸地方,配合着刀上的弧度 出手快,刀鋒利,向前一推一按,殺人的 彎刀,這種刀,印度人叫它作「伏刀」, 一雙小腿肚子拔出了兩口弓狀的 端的是厲害得緊一

出去

身子如同一支箭般的快,嗖!

的一聲射了

阿李那雙長腿用力向後一蹬

雙方距離約有一丈五六!

他現身的位置,是在雲九背部的後方

一點都不錯,佇立在牆頭上的是一個照燈拉囘來,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他以爲是眼睛看花了,慌不迭的趕忙把探

守望瞭望台的僞警顯然的吃了一驚,

有乃師 在各門 的六成功力 功夫上都不及哈瑪甚遠,可是却 有一個是「阿班」,這兩個人雖然 是哈瑪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之

其快如電的向着雲九頸項上搭下

一刹那

情形是異常的緊迫,阿李的一雙伏刀

也正是雲九雙臂揚起的同時,雙方的勢

雲九的預頸上絞殺了

刹那,阿李的一雙伏刀,已交叉着向雲九聽見了風聲,在他還來不及囘身

阿李伏在地上的身子,簡直就像是

替妳報仇的!」 張媽背過身子,

涕。

文 一陣,才離了房子, 雲九在床前停留了一會, 在梯口 9 正碰見原經 安慰了紫玲

有件事告訴你!」

經文煞有介事道:「有個印度瑜伽大師哈 瑪你知不知道?」

知道了?」 「咦?」原經文愕了一下,道:

雲九冷冷一笑,道:• 「知彼知己,百

近江杰,可就是不容易了!」 身刀槍難入,有這個人,只怕我們要想接

一早就開,你先準備一下吧!」 「我已經買了四張去南京的火車票,明天 原經文先是一喜,可又做了一下眉

道: 「明天就走?」

太可惜了 江就可以再換船上四川,錯了這個機會就 有一艘小火輪後天晚上開到九江,到了九

雲九神色微微一變,搖搖頭道: 「這

在手絹裹抹了一下鼻

兩個人來到了雲九房間, 「九哥」」經文快步走過來道:「我 關上門後

「被江杰延聘到家裏了是不是?」 「你

戰百勝,姓江的家裏事我焉能不知!」 原經文道:「這個哈瑪本事很大,全

「先不談這個!」雲九冷冷一笑」。

東同鄉會館,跟一個朋友搭上了綫,他們 「明天走!」雲九道:「我已經在山

殺了江杰那個老賊才走的!」 原經文冷冷一笑道:「可是你說過要

件事需要從長計議,談何容易!」

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 人兜頭澆了盆冷水似的,他慢慢低下頭 原經文霍然一怔,像是一腔熱念,爲

「對!從長計議!」

來, 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從位子上站起 向門外踱出。

雲九道:「你上那去?」 「整理東西!」說了這句話,原經文

就出去了。

有些迫不及待了 會兒,看看鐵不過才九點鐘,可是他却又 雲九關上門,冷靜坐在椅子上想了一

他已經决定今天晚上去江杰家了。

先生,即會安排一切。珍重。往南京下關,將此信面交車站東段號長汪往南京下關,將此信面交車站東段號長汪 鎖壓在桌子上,然後提筆寫了幾行字: 他把質好的火車票, 和一封信,用紙

雲九留字」

別是足踝交接之處更是紮護得密密緊緊, 然後再穿好長褲! **籐條用絲帶緊緊的綁紮在一雙小腿上,特** 他把屋子裏一張籐椅拆散,把一根根的 放下了筆,他即開始準備一切, 首先

身上。 例外,却把一柄牛角把柄的牛耳短刀帶在 他找出了一件特製的牛皮背心 ,其質

他一向對手向來不用刀,可是這一次

堅靱的內勁。 而巳,這類牛皮摸起來異常柔軟, 也無所謂什麽特製,只不過是用醋浸泡過 却別有

留了十分的小心,今夜之戰,他内心不 雲九顧然對於那位印度瑜伽大師哈瑪

的!的比在地面上,那是逈然不同於中原武功 這些個身上的重要地方,全都是平平 小腹、腿 會 手腕子 如電,一搭一拿,正好抓住了阿李的一雙九竟然會有此一手!雲九的雙手可謂奇快 那是個何等快的一種手法, 隨着雲九

出去! **擰轉的身子,阿李的身子車輪似的被摔了** 一聲大响,質質的撞在了一

特別注意看,簡直就看不見他,「他」全加上他原本就是黑色的皮膚,所以如果不加生他原本就是黑色的皮膚,所以如果不

身上下全是黑的,只有一樣例外

眼睛是紅

的

得了這般的硬碰硬? 練的功夫,但是到底是血肉之軀,那裏受座假山石上,阿李就算他隨同哈瑪練過橫

紅的血,順着黝黑的面頰直淌了下來! 了下來,頭上雖然纒着布, 「噗通」的一下子,他身子重重的摔 却也掩不住鮮

阿李還想站起來,可是雲九却如同一

他背部拱起來,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剛剛蛇似的緩緩向前游動了一尺左右,慢慢的蛇不會不足足觀察了一分鐘之後,才像

在阿李的心窩上。自爬起了一半的當兒,雲九的脚尖巳踢中自爬起了一半的當兒,雲九的脚尖巳踢中

後了 爲「點穴」術,這一個印度人可就瞠乎其坎穴」,中國人武術最精妙的一部份,即在那裏藏着人身的一個大穴——「心

的「心坎穴」上,這一手在舊武術上又喚 「打穴」手法 雲九的足尖所踢中的部位,正是阿李

同時張嘴吐了一口鮮血,一條命嗚呼哀 阿李當時雙眼一翻,全身打了個急顫

什麽人?」 自拾在手中, 在手中,聽到身邊一人大聲叫道:「雲九雙手向下一探,把阿季的雙刀方

姓雲的來啦! 這人巳大聲的嚷出聲來。 雲九身子忙向石後一閃 「有刺客

子看來像是配合好的一樣 只是阿李做夢也不曾料想到,對方雲

那名警員還不知怎麽囘事呢,胸脯上

冷電般的一道奇光

人,

已發出了一口飛刀

刀在探照燈的燈光照射之下

傳出

個新的印像之一刹那,牆頭上佇立的這個

在這名警員腦子裏還來不及接受這

M48

中了刀子,身子向後面一坐,就没聲息

的一聲,正中這人後心,這個人一頭扎,手中雙刀之一日飛快的擲出,「噗! 雲九轉個身子,由另一個方向閃身而

首先是一排快槍掃過來,雲九身子貼 可是江家已全都驚動了

!雲九一經注意到就再也不假思索,他像江杰的私人保鑣,每人手裹都端着一桿槍 江杰,否則這一趟可就白來了。 必須要儘快的撲入內宅,才能有機會找到 人,對於自己來說,這的確是很失策,他 江家大廳前,站立着四個人,大概是 雲九實在是没有想到會驚動了這麽多

地一拳擊中在這人面頰之上,同時運用右其中之一方待開槍,雲九已滾身而進,陡 着大廳撲進去。 廳前的四個漢子,俱不禁吃了一驚, 像是一陣風,他猝然的撲到了廳前! 向

門踹開,身子快閃而入! 骨之上,那人發出「啊唷!」一聲痛呼。 肘的力量,向外一分,擊中在另一人的肋 聽得一咔喳!」一聲爆响,已被他把廳 雲九身子一個快閃,同時抬起右腿,

斗,巳飛快的滾向廳角。 他身子一進廳門,向後廳折了一個觔

簡直是快到出人意外,彷彿他全身上下都 耳欲聾,雲九一經動手,那份機靈快敏, 入的一刹那,「砰砰!」一連兩聲槍响。 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在他身子方一闖 槍聲在寬敞的大廳內,聽起來尤其震

生滿了眼睛一般。

的被雲九踢了一脚,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在樓梯口的江家保鑣苗三,胸脯上巳着實 大步向樓上奔去! 雲九把持着這個機會,騰身躍上樓梯 就在他身子第三次竄起來的時候,立

個失閃,那還得了?他身子就地一個快滾來就吃了虧,樓上是江家的內眷,如果有 上追上去! ,同時躍起來,緊跟着雲九身後,直向樓 苗三是負責守候大廳的,想不到一上 雲九身子確是够快,不過是兩三縱,

白晝,樓廊兩側少說也有七八個門。 板上垂吊着是一列七八盞美術吊燈,光同 上舖着長毛鬆軟的地氈,其色大紅,天花 上撲上了樓——江家設置十分豪華,樓廊

的是江杰,這倒是真令人有點兒費解了。 稍一猶豫之下,背後的苗三巳飛也似 這麽多房間,到底是那一間房子裏住

的由身後追到。 這小子手裏拿着一把手槍,身子一上

去!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急擲了出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急擲了出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急擲了出 來, 這一槍還是眞險,槍子竟擦着雲九的 「砰!」先開了一 槍!

啊!」一聲,手裏的槍也就掉了下來。這一刀深深的扎進了右肩窩,阿李痛得 中却逃不開兩側,只聽得「噗!」一聲 一刀深深的扎進了右肩窩,阿李痛得 苗三身子還算閃得快,可是避開了當

說的轉身就跑,雲九打個箭步,颼!的一苗三這小子是够精明的,當時二話不

個人已向着雲九後背擲出了一口飛刀! 一下子拉了開來,不待雲九囘過身子,這可是就在一刹間,一扇門「呼!」的 大和尚哈瑪,這個人果然身負絕技,舉手 的那個人巳跟看撲到一 滚地、接刀、下樓看來是一個式子 當他的身子方自一落下的刹時間,樓 -正是那印度的

投足,皆有異常人! 這時他身子向前一探,右手五指曲伸

不等的向雲九背上打去! 「噗!」一掌打了個正着!

嘩啦!一聲大响,撞破了一扇寥戸,落向 雲九身子被他這一掌打得平空飛起

却也當受不住! 哈瑪嘴裏大叫一聲,跟着越窓而出! 雲九若非事先在身上加了一件防震背

心 一驚之下,對於哈瑪就存了十分的小

出動了 江家的保鑣和幾名僞醫,似乎全體都

像一隻騰空的大鳥,呼嚕嚕衣袂聲中,已 的柏樹樹梢,借着樹的彈力一垂一彈,活 大作,子彈啾啾有聲的在空中交馳而過! 向牆外落去! 雲九怒吼了一聲,雙手拉着一棵垂下 在雲九身子尚未站起來的時候,槍聲

他身子方自落下的同時,正好看見一輛黑定後策,可是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就在 色的轎車停在江家大門前,車門開敞着 ,對方防衞得太緊,不如暫時避一下,再 他因見今夜行勢,只怕難以找到江杰

似在等人上車一 雲九的對象! 向着江家大門撲過來。 雲九心念一動,折囘身子來,飛快的 汽車裏彷彿坐着兩個女人,這並非是

猛力足,頓時打得這人滿臉開花,身子向 着雲九就射,槍聲「砰!砰!」一連兩响 的鐵拳已重重的擊在了他臉上,這一拳勁 ,就在他來不及扳扣第三聲的時候,雲九 立在車門外的一名江家保镳, 學槍向

了一口飛刀。 發動,還來不及開動,雲九巳巧妙的擲出 後一仰,倒在了就地。 坐在汽車前座的司機慌不迭的把引擎

濺。 在那名司機的右太陽穴上,一時間鮮血怒 飛刀由敞開着的軍駕射進去,正好插

杰 發出了尖叫之聲。

坐在汽車後座的兩個女人之一,嚇得

叫聲驚動了甫自內宅步出的總經理江

過度,這一槍當然失了準頭。狀,舉槍「砰!」的開了一聲,由於驚惶 手上拿着一把新式的白朗寧手槍, 出大門,乍見此情景當眞是嚇了一跳,他 江杰在兩名貼身保鏢的護衛之下 當時見

江杰一槍不中,慌不迭的,跳進了車

保鏢已雙雙撲上來,三個人一經交手,只 聽見「噗通!噗通!」一連兩聲,兩名保 鏢巳被雙雙摔了出去。 雲九方自撲近車門,江杰隨行的兩個

雲九的手抓住了車門的手把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身後傳過來一陣大笑 拉開車門・即可與江杰面對面正面交手

還怎麽逃得過我的手去? 一人大聲的嚷道:-「雲九,這一次你

半天,却已看見了來人正是那位印度的瑜雲九反身躍起,叭!的一脚,把來刀踢向雲九反身躍起,咧!的一口飛刀擲過來, 伽大師哈瑪!

咬了一下牙,猛地撲了上去,哈

兩個人乍然一合,只見彼此一陣子拳

脚交加 了八九下子,誰也没有把誰打倒下去! 不知道這中印高手的 這番龍爭虎門, ,兵兵亂响聲中, 大家私底下 **手的一塲搏鬥之下,到** 卜也莫不存着一種猜測 ,直把旁邊的人看得眼 各人身上俱巳着

,自己又不會開車,可又不敢下車,無可車廂,才發覺到前座的司機敢情已經死了他此刻處境確有點進退維谷,張惶的進了這種想法就連車內的江杰也不例外, 奈何的只好在車廂裏向外看吧! 無可

乃存下對雲九輕視之念! 哈瑪由於一上來打了雲九一掌,心裏

蔔粗細的手指頭直向着雲九眼睛上直扎了 這時他厲聲的叫囂着,却把一雙胡蘿

,只聽得「克克」一陣子骨節响聲,兩個接在一塊,緊接着雙方用力的一陣子擰扭狀迅速遞出了右手,兩隻手「啪!」的交 雲九亦想伸量一下印度人的實力,見

M50

突然雲九的左手向着哈瑪的小腹上猛

可是雲九這一手乃是取法中國古代武術的退了五六步,別看他身上有橫練的功夫,哈瑪鼻子裏「吭!」了一聲,一連後力穿了過去,一下子扎了個正着! 「穿雲手」手法!

利刃没有甚麽分別,可謂厲害之極!
可的綿紙迎指而穿,如加以人身,簡直和再換爲綿紙,功成時能够手穿之下,使整再換爲綿紙,功成時能够手穿之下,使整

不可, ,否則即算他當場不死,却也非得受傷可也有七成的火候,哈瑪幸虧有瑜伽氣雲九在這種功夫上雖未有十成的功力

鐵掃帚功夫,直向雲九下盤掃去!哈瑪身子向下一縮,忽的用右腿,施展他身子再次撲上去,一掌向哈瑪頂門拍來,身子再次撲上去,一掌向哈瑪頂門拍來,儘管如此,哈瑪那一張黑臉,却也痛

身子。哈瑪那般快的腿法,竟是一腿也没用連環腿法一連數腿,雲九連連的跳動着令他這一腿掃中,身子趕忙跳起來,哈瑪 雲九得悉他腿上功夫了得,自然不敢

走,其勢端的驚人巳極。但只見哈瑪腿力過處, 地面上砂飛石

要吃他掃中一腿! 娶想完全躱開,其勢萬難, 好了要取勝對方的策略,無論如何, 雲九算定了他這腿法其爲一十二路 他已預定 定

中對方,心裏之悵恨,化爲滿腔怒火哈瑪的彈腿已施展到第九路上,仍未

的手, 雲九剛好也在這時進身,一雙充滿了 ,他雙手向前一伏,改爲頭下脚上之勢 果然哈瑪不察中計,他身子倏地向下 隨時準備着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内勁

足了力道,這一腿正是他最得意的一腿一一翻,身子方一沾地的當兒,右腿上已貫 「風捲殘雲」

就在這一瞬間,他的一雙手掌已然一前一,雲九發出了一聲厲吼,身子一陣大搖,雲九發出了一聲厲吼,身子一陣大搖, 後,雙雙拍在哈瑪的前心後背!

泉般的吐向當空。 的惨叫一聲,血唇猝開,一口鮮血如同噴 的打穴手法,雙掌猝然向下一落,哈瑪忽 這雙貫足了眞力的手掌, 暗含着獨門

去! 聲中,一連踏出了六七步以外,才倒了下瑜伽大師的五腑六臟全都震碎,哈瑪慘叫 入哈瑪體内的一刹時間,竟然把這位印度 雲九苦練了十數年的內功眞力,在傳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各人看得魂飛魄

足踝雖仗軟籐裹護, 却也連心的疼痛,一時幾乎站立不住! 雲九在生受了哈瑪的一腿之後,一雙 不會當場折斷,可是

門猝開,江杰霍地跳出來,撒腿就跑 姓江的,你還想活命歷? 他身了蹌踉的後退之時,却發覺到車 雲九一咬牙,猛撲過去,大喝道:

槍,砰砰砰!一連開了三响 江杰倏地轉過身來,用左腕架住了右

顆子彈已穿透了他的左面肩窩。 槍聲中雲九只覺得身上一陣奇痛,一

> 鮮血由江杰扭曲的臉上淌流下來。 已深深的陷入江杰的頭骨面頰之內,五道 及,却被雲九的一隻手掌抓在了面頻之上 有子彈,他的臉色一變,再想囘身已是不 扳扣了一下槍,「卡!」一聲,槍裹已没 ,把身子躍起來,襲到江杰的身前,江杰 隨着雲九的五指力收之下,五根手指, ,雲九巳施展出全身的功力

倒了下來。 雲九的手再往前面一送,江杰的屍身

忽然,車厢門開,一個少女忘命般的

是乍然聽見了這聲呼喚,使得他爲之大吃預備在殺害江杰的一刹時,滾身而遁,可 雲九陡的一驚,倏地囘頭來,仰跑過來,大聲的叫道:「雲大哥!」 他本來

在這時出現,一時幾乎呆住了 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江海容何以會突然 一驚!

大聲的喝止她,可是她却不會聽見! 兩個人眼看接近在一塊,就在此瞬息 江海容忘命的前奔之時,彷彿有人在

响起一排急劇的槍聲

的爆响而起,横擂而過。 是一排連發的衝鋒槍,子彈像炒豆似 也許了彈是掃向雲九的,由於江海容

的拚命闖過來,是以也遭了誤傷! 然站住不動,子彈由他二人身上掃過去, 兩個人在眼看即將接觸的一刹間,忽

雲九却前進了兩步,直立未倒 江海容惨叫了一聲,身子先倒下去,在一陣顫抖之後,俱都冒出鮮紅的血!每人身上都中了七八顆,像是蜜蜂窩似的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羅唐納・文

神風鬼

元兵百艘戰船登陸,瘋狂推進,日本 助的大艦被颶風打沉,元兵屈居下風,大 大俠柳長春生還,不再返國,變成東瀛浪



嘯滿江紅

三帮武士迎戰,殺得難分難解,由於地形不熟,援 元帥葛摩多傷重身亡,十萬雄師,化爲烏有,只有 子,圖爲日本珍藏的國寶[神風海戰圖]。



功成萬骨枯。 江紅」聯手對抗,柳長春單刀赴會 江紅」聯手對抗,柳長春單刀赴會 一八二一年,元太祖忽必烈遠征日 「鬼嘯」以及

夜盗佛珠

放在琉璃盞內, 寺高四層,最高的一層有一枚「舍利子 名,純因山形古怪,有如覆舟於海, 遊客很喜歡仰望以卜吉凶,欣賞舍利子 人太多,僅以高官巨商爲限 , 並非舟毁人亡而以此定 「佛珠」 建於南宋,那個 又名石頭城, 懸在空中 鷄鳴 船底

錯特錯,這一枚舍利子永不賣給任何 主認爲舍利子是夜光珠之類的寶物, 想用黃金萬両買它,可謂奇事,如果徐施 聖僧達摩禪師的顱骨結珠,乃是鎭山之寳 意欲瞻仰佛門至寶,我只能說這一枚火化 客僧福來引見方丈「廣心大師」,落坐後 客名叫徐康,斜陽半落,登山入寺,由知春二月十三日,有一名商人打扮的遊 從來未有人談及出價收購,聽說徐施主 廣心大師說:「徐施主賜惠銀子十両,

引路,讓我這個凡夫俗子一瞻實珠的丰采寺內各處,我亦不勉強,可否請大師派人 徐康說。「大師不想賣掉寶物,擴建

於是他吩咐知客僧把這一位貴賓帶到

断定化裝爲巨商之人,一定是武林高手

,形如歲晚水 藏珠閣」欣賞白琉璃盞,舍利子僅有 仙花盆内的圓石, 徐康眉心

主,這一枚佛珠有些靈異, 上京考試的讀書人,如果看見它作致 中,經商之人看見它係淺紅 一定運滯 色澤變化 , 灰中帶黑

在我眼中看來,那一枚舍利子竟是煤炭之盞片刻,突然鱉呼了一聲,說:一糟了,這番話很是尋常,不料徐康凝視琉璃 還有刀光之禍,通常它是毫無光采的白

是有殺身之禍,就在眼前,請施主同到方 從來没有人看見它的色澤有如媒炭,恐怕 知客僧也震動起來,說:「徐施主

見佛珠色如煤炭?」 黑,烏雲蓋面,絕非吉兆,你是否真的着 康再三打量,說。・一徐施主,尊駕印堂發 丈的禪房, 想辦法解救災難 廣心大師從知客僧口中獲悉此事,向徐 徐康驚駭不巳,急隨知客僧進入禪房

, 酒後深談, 才知

他是東洋巨商,名

子罪孽深重, 徐康跪下,叩了幾個响頭,說:一弟 **刦數難逃,萬望方丈開恩施**

> 本金閣寺供奉,如果事成,給以黄金千両 赴金陵鷄鳴寺出價收購佛珠,意欲送往 滿江紅,有一晚,他很鄭重的委托弟子

酬,弟子一時愚妄,點頭答應,此事冒

的,此事必有微妙關連,敬請徐施主說個 變色,其黑如炭,亦未有人出價收購佛珠廣心大師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佛珠 「從來沒有人看見佛珠

豈敢因此加害?如果你因此惹下殺身之禍差矣,你雖然出價收購,事出無心,貧僧

,質情如此,萬望方丈高抬貴手

廣心大師哈哈大笑,

兵十萬,戰船四千艘,浩浩 到中途碰上了狂風,舟覆人 且把九月九日定名【神風節

火不相容,各派高手林立,既然跟你結交,此即神風派、鬼嘯派以及滿江紅派,水寇,亦是事實,隨後武士分裂,變成三派

寇,亦是事實,寶簽也二十二屆就功煊赫,東洋武士不敢進犯,此外,扶武功煊赫,東洋武士不敢進犯,此外,扶武功煊赫,東洋武士不敢進犯,此外,扶

元太祖忽必烈, 派出雄 荡荡, 殺奔日本九洲, 料不 亡,日本得以保存國土,並

三十多人凌空而墜,寺僧只是仗着地形熟 於龜甲之內,刀劍不傷,忽然龜甲裂開, 他尚未落地 影凌空飛躍而來,一個和尚拔出戒刀,趁 有四個和尚守衛,突聞一聲呼嘯,一團黑 返鎭江。 你内心害怕,不妨留在鷄鳴寺内,逾月再 房, 傳令各僧嚴密戒備 你空手而歸,被他殺害,不足爲奇, 一把東洋刀已經直刺過來,守衞僧人惨呼 全部出動,飛天龜甲人全面展開攻勢, 是夜月明如晝, 山鳴谷應,鷄鳴寺僧擅長武藝之人 倒在血泊裏,其餘三個僧人,兩人 一人鳴鑼報警,霎時間,鑼聲 ,便即砍劈,料不到此人藏身 覆舟山最高的岩石 廣心大師命他暫居客 如果

朝皇帝忽必烈的遺照



東西流電

刀落,一刀斬斷懸掛白琉璃盞的繩子,順箭,此人已從藏珠閣露台破窻飛入,手起 手接過,轉身飛出窗外 登簷,兩三個起落,已經置身於藏經閣之 輕而易學的盜了佛珠 , 寺僧覺察屋頂有夜行人走動, 刀斬斷懸掛白琉璃盞的繩子 到大殿的石柱前面,抱柱 一條黑影從客房走出

恍如晴天霹靂,即步下上流過 他滿心歡喜,讓龜甲 · 一人截住守衞的寺

的林木飛躍,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甲伸出,罩住全身,變成龜甲人,

向山下

林木飛躍,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的衣裳抖了一抖,立刻在前胸和背後有軟

說完,他突從一塊岩石尖端飛下,

,已經到手,所有龜甲人像一陣風似的消

徐康率領龜甲人盗取鷄鳴寺鎭山之寶

福來僧首先衝入方丈的禪房禀告這

,再喝一聲·「徐康休走!」

廣心大師連抛兩枚鐵彈之後,

這種行徑,我已經看穿他的底蘊,必然是 珠變黑,企圖我們收容他暫居客舍,只是 是武技高手,他誑稱是綢緞商人,看見佛 只是晋通顱頂骨珠,你還没有問清楚鎭山 間動手,還没有入黑, 白天探聽寺內形勢,看清楚出入通道,夜 徐康向我跪下又再站起,馬步極穩,顯然 下蒲團,說。「福來,你怎會如此笨拙? 之寳是否失落,便即拔刀自盡,可謂蠢如 供奉的佛珠換過,被飛天龜甲人盜去的 我早已經把琉璃盞 緩步走

是中國人,竟然爲虎作倀,該死之至 他溜走,心有不甘! 文真是神機妙算!不過,徐康這傢伙分明 福來恍然大悟,立刻跪拜,說:

用五十斤的水月銼猛烈衝刺,

徐康在混亂搏殺當中跳出圈子,大聲

一我已經得手了,不想戀戰

然没法取勝,殺聲慶天,另有三個和尚加 技施展出來,雖然福來僧纏住他苦門

其中有一個肥頭大耳

了的胖和尚 仍非敵手。

抖,亦未可料,倘非如此,他的情緒不 如此激動,今晚他死定了, 珠變色,未必是說謊,也許他真的看見那 枚舍利子變成炭色, 廣心大師說:「照我看來, 内心震懼,渾身發 他看見佛

大俠禾必追得上 福來僧說言 一徐康能够凌空飛躍

廣心大師說:一福來,你的所見所聞 ,飛天龜能够馭風而行,不過

不單是口舌伶俐,混入客房,夜間召來了 批飛天龜,武藝也是不同凡响

錚的一聲,他没法尋死了,呆若木鷄。 及掌背分別被鐵彈打中,戒刀也跌下來 割去,突然聽到一聲狂笑,右手的上臂以 說到這裏,他拔出戒刀,正想向頸上

個龜甲人,也是死路一條。 是柳大俠追上了他,他絕非敵手,多了幾 能鬥得過柳長春那一手草上飛的功夫?要 蕩,並非由平地飛起,他向林中逃走,怎 從高處躍下,把身上的兩翼張開,乘風飄 知客僧福來聽了,半信半疑

雨枝判官筆脱手飛出

心喜悦 有七人受傷,並不嚴重, 縱聲狂笑 徐康率領三十多個龜甲 不知那一 在林中檢看,不過失去兩人,另 枚佛珠只是普通骨頭,滿 他認爲大功告成 人撲攻鷄鳴寺

或繞道而行?」 是書獃子,必係武林高手, 生打扮的人,在一堆火前面閱讀,如果不 前面的山坳乃是必經之路,有一個書 徐康歛笑問: 人走近 「你是先頭部隊,必然 我們衝過去抑 「隊長明

他一人坐着觀書抑或有十個八個書生同 徐康勃然大怒,說。「僅有一人獨坐 只有一人。」飛天龜的哨兵說

怕些甚麽?趕快把他殺了

滅口!」

看得清楚,火光照映,無所遁形,究竟只

黝的,顯然是他已把三個哨兵打發了, 陣,他仍是緩步而行,到了他置身於火 那個飛天龜奉命而退, 怒斥一 雖然看見書生坐着,神閒氣定, 是他已把三個哨兵打發了,驚地上却有三個伏屍,渾身黑黝 徐康加派兩人



,元兵經常作 ,登岸擄劫漁婦 ,再用繩索串連 日本受盡恥辱

,我太過餓了,没有肉吃,龜

「是的

的很快倒下,只就剩下徐康一 衆,怎料向他撲攻的龜甲人 二十多個龜甲人一齊出擊,看來他寡不 聽了此言,徐康打個手勢, ,莫名其妙 飛撲過去

剛亮刀,他的身形一抖,立刻從背上倒拔 吋長的東洋刀。 出兩枝判官筆來,及時擋住那一把五呎六 他看來手中没有刀劍,可是,徐康剛

最忌的是銅鐗或判官筆,因爲那些兵器較 稜,看來有如中國武器的三尖刀,等於刀 五呎六吋,刀身較闊,刀鋒的另外一邊有 其實這兩種兵器是有分別的,東洋刀長達 劍,東洋刀威力較猛,出手便即砍劈,往往是身上插着兩把長條形武器,一刀 許多人把東洋刀與東洋劍混爲一 談,

> 而吃虧,故此徐康看見了判官筆,便知對短,架住東洋刀,然後出掌,持刀的人反 才不至於喪命 方有備而戰,趕快退後,一退就是七步

定脚步,喝問:「你是誰?我們没有仇恨 你爲甚麽擋住去路?」 書生並不追殺,看他怎樣做,徐康站

鳳鬼嘯兩派武士示威呢?」

一是的

,正是如此。」

購達摩禪師火化之後留下來的舍利子

叫做金閣寺,

急需一件佛門至寳

這樣做有甚麼好處了是否借此向神

打扮, 並非白無常, 外號擎天一柱的柳長春就是我一 書生笑了笑,說:「我雖然渾身白色 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何以忽然失去鬥志,全部倒下來,他們快那時徐康已經看得出二十多個飛天龜 要發招的 故此無法動彈 一瞬,突然被石丸擊中膝蓋骨

出石丸 出石丸,如此順利,料想你必然是禿驢窩,他能够一口氣把它拋個清光,你能够拋的鐵念珠,一串珠子就是一百八十顆鐵彈的鐵念珠,一串珠子就是一百八十顆鐵彈 實不相瞞的說,我是東洋滿江紅

走了吧?

我已經全部照實同答,大概你可以把我放徐康忽然開口··一柳長春,你的問題

柳長春很輕鬆的說

真命天子

動,必須奉命而行,不必理會誰是日本的本不會知道國家大事,此外,我們一擧一

招兵貿馬呢?」

你們那些武士是否有藩王支持,

看來似是如此,

我的職位低微

看見佛珠變成炭色,是否屬實了過的,必須照實同答。你在緊閉

的,必須照實同答。你在鷄鳴寺藏珠閣

「是的,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走

一派,河水不犯井水,請你不要擋住去

·七,你如何敵得過比我高強 ·七,你如何敵得過比我高強

巨, - 真真實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我就把你放真真實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我就把你放 百倍的三十六個武林高手?」 只是排名三十 全部依照事實囘答。」 領飛天龜到鷄鳴寺盗竇? 一點義氣,你儘管問吧, ,否則,你在一個月內,必死無疑, 本女郎爲妻, 因爲名古屋有一座歷時四百年的 好,我先問你一句

一我雖然入了

日本籍,

娶了

仍然懂得江湖人物最重視

你爲甚麽冒險

座鎭,故此滿江紅首領派我到來,治商收 願 連建,

風中順利完成任務,其餘的人和艦 沉溺在驚濤駭浪中

,元朝大元帥葛摩多率領雄

寨, 的話靠得住嗎?」 坐着發呆,他已經喝了不少,懶得學杯,寨的座上客,有一名翩翩公子似醉非醉的 個朋友告訴我,想找美子, 甚麽找她?何以找她勢意到迎春寨?」 見!看來你不是爲了美色而來,究竟你幹 **竟會如此深情,戀戀不去,這種人端的少** 說:「柳公子, 一些豪客之後,點了點頭,向他望一眼, 個手勢,揮手叫她走開,寨主蓮娘敷衍過 任何一個藝伎挨近,他總是很不耐煩的打 婦人,交際手腕異常圓滑,某夜,在迎春 循例向寨主探聽口風,所有寨主俱是中年 收費奇昂,尋芳客如果喜歡某一個佳人, 藝伎,只是伴飲,不肯留宿,徵歌逐色, 蓮娘說:「柳公子, 柳長春笑了笑,說:「我只是聽到一 有等級之分, 你没有看見過月華美子。 去處,有的是

劍不能够同時撥上兼撥下,必有一處被判辣,儘管徐康能够閃電般拔劍撥開,一把辣,儘管徐康能够閃電般拔劍撥開,一把一個對方的胸腹正中射出,這一招十分養極,一個大判官筆突然脫手飛出,比節還快

一號然後亮相,向你挑戰。

挑起她的情慾,跟你纒綿

,

滿江紅

美子是否他的心上人以上

「不,你必須先到京都迎春寨找月華

對不對?」

我懷疑那枚佛珠確是炭色,並非白色。

徐康臉色一

變,勉強囘答:

一是的

「我没有

機會看見你跟滿江紅第一號交

書生凜然說··「看見佛珠變成炭色,

書生知道他想借刀殺人 置在死不瞑目。」

,毫無所懼

「我準時在一個月內找他决鬥,到九

人必死

,我必須完成佛祖的指示!」

說到這裏,大喝一聲:「看招!」

腸肚從背後刺出來,血淋淋的煞是可怖

l筆,然後把穿過徐康小腹的另外一枝 書生走過去,先行檢起草地上的一枝

官筆插中,

有一枝判官筆插入小腹,

怖。破

没法间答了,断氣之前,他仍然向柳長春

這句話衝口而出的說出來,徐康已經

劍不能够同時撥上兼撥下

血筆拔出

來。

書生大聲說: 那枝判官筆拔出

「徐康,你盜寶成功

血如泉湧

賴着不走的

人

九

死

生

條性命,不算甚麽,有甚麽心願令

國內到處烽烟,那邊仍是夜夜笙歌不絕, 艶女如雲,當時稱做寨的場合,等於今日 的秘窟,服侍嘉賓,無微不至,同是

栗

在扶桑三島當中,

京都最繁華,

儘管

不妨說出來。

徐康把最後一點氣力集中在一起,說

没有看見美子,我晚晚到來喝酒。」 你那個朋友所講 一定要到迎春

住。二 算他一生所講的話靠不住,這句話也靠得 「這句話是他死前最後說的一 句,就 是

也不是呢?」 「柳公子 ,因此你就到東洋來了

知道想見美子要有三個條件嗎?」 蓮娘忽然很鄭重的說:「柳公子

你

確是如此。」

風流瀟洒。 「第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公子哥兒必須 「不知道,我很想聽聽。」

娘,憑你的一雙法眼判斷好了。 蓮娘說。「看來你是够條件的,第二 「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風流瀟洒, 蓮

個條件是有萬貫家財。」

我是窮小子,根本上不配拿這把金扇。」 你看看我這把摺扇 「有道理,第三個條件就有些困難了 「在中原來說,柳家不算得折辱 ,扇骨全是金的, 如果

制 是出奇了,不過見見她,却有這樣多的限 想見她的人,一定要武藝高強。」 柳長春朝着她望了一眼,說道:「眞

子姑娘, ?故此她要有那樣子的限制。 她只是一個凡人,怎能應付那麽多的男人 個男人看了她一眼,都會動心 並非藝伎,没有人能勉強她出見 你有所不知了 ,這一位美

能對你說這幾句,是否武藝高強呢?我自提出這個名字來,没有人敢捋虎鬚,我只俠,威震黑白兩道,綽號擎天一柱,只要 己也弄不清楚。」 「好,我不妨對你說知, 中原的柳大

你懂不懂暗器?」

通, 怎配得上是武林高手?」 「暗器也是一種武藝, 如果我一竅不

看呆了蓮娘的一雙眼 飛射過去,柳長春把金扇打開,即時閉合 扇骨之内,有兩條象牙筷子箝得緊緊, 突然有兩枝箭似的暗器向他的一雙眼 「好,看鑣!」蓮娘提高了聲响說

動,手中的金扇向對方握劍的手腕敲了 迎臉刺來,柳長春略為閃側,仍然坐着不帷幔忽然揭開,銀光一閃,一把短劍 ,偷襲的人再也没有握牢它了,錚的

蓮娘說 • 「阿六,柳大俠巳闖關了

你帶他到銷魂屋去。」

的 一句:「好功夫!」 到了那時,柳長春才看得出向他偷襲 ,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不覺讚了

阿六紅着臉說:「冒犯了柳大俠,

位落坐好了,不必理會別人,也没有人理 銷魂屋,美子鼓琴娛資,你走進去揀個座 長春緊隨在後,兩人疾走了一程,阿六說 只是說了這一句,他就飄然而出, 「前面有燈光的一座雙層別墅,就是

說完,阿六飄然而去。

台,放輕脚步走進去。 看見樓上燈火明亮,索性騰身飛躍到小露 到了屋前,大門緊閉,推也推不開,他 柳長春順着脚步走,越過水田的阡陌

出這一副秀麗的姿容 華美子了,所有寫美人的畫筆都没法描得 是看了一眼,他已經知道這個少女必是月 白玉精心雕刻出來,看完手,再看人,只 越,吸引他的不是琴,是一雙玉手,真像 個女子鼓琴,琴是圓的,韻調卓

她深深的吸引了他。

没有人理會他 在草蓆上面,柳長春照做,正如阿六說 座上客有七八個人, 俱是脫了鞋子坐

在柳長春的身上?是否他們已被那琴聲迷着一股豪氣,爲甚麽他們全没有把視綫投 的人俱是達官貴人的那一類, 帶

會, 覺得琴韻飄逸異常,有時柔情萬縷,初時柳長春弄不清楚,他坐下傾聽一

> 加着迷 **颊如醉,那一座房子,稱做銷魂屋,原來** 如此,並非涉及男女之歡。 恍如情人泣別,有時刀劍爭鳴,千軍萬馬 就像是眼前變了古戰場,越是傾聽, 腦子裏面没有任何一種思想, 如越

响, 忙鎮懾心魂,突然驚天動地的爆了一聲巨 琴聲杳然,她仍是抱琴而坐。 柳長春覺得神迷意亂,如在太空,

在座欣賞她鼓琴的嘉賓,各自離去,

想你是這個人,是也不是呢?」 稱做三絶的人 柳長春說:「我姓柳,叫做長春,並 美子忽然開口:「蓮娘說過,有一個 ,特意從中原到來看我,料

非甚麽三絕。」 美子噗哧一聲嬌笑,說:「柳大俠

武功卓越,你就是三絕。 絕是手搖金扇,家有萬貫家財,第三絕是 第一絕是品貌出衆,有如玉樹臨風, 第二

卓越?」 柳長春間道:「你怎樣知道我的武功

是甚麽?」 一言不發,你却照常坐着,不是武藝高強 示意送客, 美子說:「聽過我的琴聲最尾那一截 他們不由自主的低頭走開

手,端的使我困惑。 實在聽不出琴韻,你却誤會我是武功高 柳長春大感詫異, 說 「我從未習琴

即使聽不懂琴韻,也該離去。」 「我倒想知道如何招惹殺身之禍?」 坐着不走的人,難免有殺身之

美子向他打量一眼,說:「凡是俊俏

於他。」 花樣了,那晚我整個屬於他,也許一生屬 我就讓他把我整個抱起來,再也没有別 「如果有人闖入刀屋,站在我的面前

包括你在内。」 「是的,可惜有許多男人願意死在刀

露台,凌空飛進屋裏,讓她看了吃鱉,料宵,站在正面的一處聳身飛躍,打算越過

跟他開玩笑,不想拖延時間,免得誤了春

質在看不出它有刀子,

認爲美子必然是

柳長春繞着那座古怪的屋子觀看多時

,四邊没有門

不到他剛剛越過下面的基柱,飄進上面的

一層,刀光映眼,險些看不出前面是否有

已深,快些把我帶到刀屋去吧。」 心事給你看得通通透透,閒話休提,

三次加速都没法把柳長春拋開,索性停步 水田和阡陌之間飄過,就像是個影子, 她嫣然一笑,脚下一緊,去得更快了, 怎會輸給她?兩三個起落,已經追上

身形一幌,她已經去得無影無踪,柳

如焚,一定聳身跳進香巢,十屋其九死在住在刀屋之内,到時他看見我入屋,慾火不走,我邀他伴送返家,他必然喜悦,我

屋裏。

刀屋前面,他當然是不再看見她了, 長春不想追得太緊,放慢了脚步,他走到

不過

,樓上的燈光明亮得多,顯然她已經進入

邊亦是正方形,略爲細小

只是爲了托住 相當寬敞,下

菇,上邊是正方形的一層,

那座刀屋相當古怪,看來好像一隻冬

「看來你患上了殺人狂。」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美子, 夜色 我的

閱過刀關進入情關

出露台之外,落地無聲。 「走吧。」那個身子就像是一片落葉,飄 美子點了點頭,嘴上只是說了一聲:

柳長春的一手草上飛功天,自是不弱 在

先走一步,希望你活着登樓小級。」 前面隱約有些燈光透出,就是蝸居,我她伸手往前面指一指,說:一柳大俠 她剛剛停步, 柳雲春巳經站在身邊。

> 口中說道:「柳大俠,眞是了不起,佩服 她只穿一件通花的睡袍, 他還没有開口,美子已經含笑出迎 胸前雙丸

這一招,從刀陣穿過,進入大廳,雙脚落法落脚,他只好咬一咬牙,施展飛燕穿簾

然後抱拳爲禮

難定下來,再又因爲刀屋窻前的細小露台

,每一寸就是一把刀,刀鋒朝天,根本没

,那時他的身子仍在空中,去勢如箭,很給刀子塡滿,只是中央留了丁方一呎空隙

亮的刀子伸出來,窻框騰出來的空洞幾乎窻子,趁勢竄進去,突然每一個角落有雪

1000第子可以竄入,到了他看見一個八角形的

若隱若現,柳長春盯了她一眼,說:一美 你懂不懂得我此刻想些甚麽? 她搖了搖頭,不過,那雙媚眼含情脈

脈,似乎透露多少玄機,認爲她已知道對

方想些甚麼 柳長春說:「我想要一杯毒酒。 「爲甚麽你想要毒酒?」

「我覺得今晚死定了,喝了毒酒才跟

你睡覺,死也死得痛快些。」 柳長春說:「事實擺在面前,你分明 「我不是吃人的妖怪!」

快得多。」 命,還是喝了毒酒然後跟你共尋好夢,痛花,怎會没有情郎?我碰了碰你,必然喪 是想滅燭留客了,像你這般嬌艷的一朶鮮

酒器也是金的,還有血色象牙筷子作伴, 放下兩個金杯,另外一些酒肉,承酒的 轉身走入寢室。那個地方早有一張方桌 她聽了他說了一句,便即向他打招呼 我立刻送上毒酒。」

包白藥,把它放在一隻酒杯裏,注入芳香 她讓柳長春坐下 打開抽 屜拿出一小

> 酒是你喝的,我還未想死,只喝白酒。」的白酒,送到柳長春的面前,說:「這杯 她另外注入一杯白酒, 學了學杯。

機會喝到它,眞是三生有幸!」 白蓮花酒,是皇上獨享的珍品,今晚我有 盡,說:「我早巳聽說日本宮廷內的 柳長春毫無懼色,把那杯落藥的酒一

之内,死而無憾!」 「人生終有一死,能够死在玉人懷抱 「你不怕死?」她急急開口。

那邊, 熊熊高燃的龍鳳燭,登時光焰全無。 酒中落藥了,臉露微笑,擁抱她飛到大床 燙,慾火寸寸升騰,逐漸醒悟她爲甚麽在 他剛剛說了這一句,突然覺得血液發 跟着張口一吹,寢室裏面四隻牆角

柳長春目問這方面的功夫不弱 頂尖兒的武林高手,在床上傾全力搏鬥, 反映出他的內力也是登峯造極,這一對 只憑一口氣吹熄了四肢粗大的龍鳳燭 ,只是跟她

大元帥葛摩多登岸苦戰 節節敗退,柳長春無法獨力挽狂 他早巳死了!

本三帮武士聯手出擊,元朝的軍力有 瀾

打個平手而已,由衷的佩服。

的男人,衣冠楚楚,坐着微笑。 没有翻身坐起,先就看見了一個十分強壯 柳長春忽然覺得燭光映眼,大感詫異,還 殘夜將盡,兩人擁臥,心甜夢亦香

,快些穿上了衣裳,讓我替你介紹。」 美子伸手扯了他一把,說:「帮主來

鬼庸震撼心 魂無法忍受

紅派的大阿哥,你叫他做帮主好了。」 離床,美子說。「柳大俠,他是我們滿江 那個陌生人毫無惡意,兩人很快穿衣

我喜歡結交的人,你也喜歡跟他結交。」 能够穿過刀窻没有流血的人,叫做柳長春 相信你會喜歡他的,你已經說過,凡是 跟着她很冷靜的把柳長春介紹給「一 ,說:「大哥,我只知道他是一年來 「當然!如果我不是把他看做朋友

我嗎?」 找月華美子,一定有一個原因,可以告訴 满江紅一號說:「柳公子· 美子邀請兩人乾杯,柳長春含笑學杯 滿江紅一號很輕鬆的說 你千方百計

的諾言而來的,他是徐康。 「我是爲了實踐一個對垂危朋友所講

也不是呢?」 「是的,好像是本帮第三十七號,是

我不說,帮主你也知道,你們千辛萬苦盜 晚發生的遭遇說出來,加上一句:「即使 。」柳長春把他幹掉徐康那

M58

是的,徐康蠢得可憐。」

「我已經來了,帮主,你打算跟我怎

交手,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奉命行事, 豪傑引到這裏來。 也不負所託,替我把中原數一數二的英雄 你誤會了,徐康並非指點你到迎春寨找我 臨死

徐康報仇,爲甚麽你要把我引來相見?」 滿江紅一號說: 「徐康只是一隻螞蟻

願。」 我早巳知道王府必然派個武林高手保護鷄 ,想辦法把你引到日本相見,才是我的心 鳴寺的佛珠,吩咐徐康這樣做,盜寶爲名 幹甚麽我會替一隻蟻報仇?坦白點說

你正面答覆,近日經常有些元兵從戰船登「柳大俠,我很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請 用意何在呢?」 逐個女人用繩子串連在一起,然後帶走 陸,强擄漁家婦女,還把刀尖揷過掌背 說到這裏, 滿江 紅一號很鄭重的問。

柳長春說:「我實在不明

了,雖然日本有幾個藩王爭霸,武士俱是 忽必烈元帥反而促成日 投入三帮之内,帮主各自爲政,萬一有人 兵力,如果他們確有此想,那就大錯特錯 攻入九洲,所有日本人都聯手一戰,到 一照我看,他們大概是想試探日本的 都主,你邀請我到來就是爲了講這 本人的大同盟

如果你不想再睡, 不,我想你看着一些古怪的東西

滿江紅一號笑了笑,說:「柳大俠,

柳長春說:「照這樣看, 你莫非想替

幾句?」

忽然把語鋒落在她的身上 好的,美子,你去不去?」柳長春

那是滿江紅一號, 在水 走一會,三條黑影突然停 田阡陌之間,有三條黑影飄過 月華美子以及柳長春

原没有這種武功,故此我很想你聽聽 百個冤鬼一齊呼嘯,那種聲响你無法忍受 亦自不弱,這裏雖然黑沉沉,如果二三是佔上風的,不過,神風帮以及鬼嘯帮以上,不管陣上交鋒抑或是單對單决鬥, 没有這種武功,故此我很想你聽聽,聽了它很快就迷迷惘惘的倒下地來, 東洋三帮展開明爭暗鬥了 满江紅一號說·· 一柳大俠 意接受這種挑戰?」 满江紅人強 %,你當然知 你中

好,我們就此分手。」

紅一號向美子打個招呼, 便即 雙

以看見亂石縱橫,定睛看時,那些石頭竟 泉然不出所料,石形的東西忽然站起都是鬼嘯帮的武士,不覺心裹竊笑。 是可以自行移動的,柳長春知道所有石 那地方是一望無際的曠野 陰暗中可

已,柳長春更存鄙視之心,眞想不到,羣蝙蝠模樣,他們只是穿了黑袍扮鬼嚇人而 柳長春亦不由自主的伸手掩耳,仍是震撼心魂,那股震盪力端的是無法忍受。 來,只是晚濤初起,逐漸加強, 鬼現形之後,繞着他團團轉,忽然縱聲呼 越來越响,有如千軍萬馬殺到 初時那種呼嘯夾在野風之內, 變成人形,左右臂伸到盡,又再變成 隨後竟是猛虎下山模樣,聲震林木 彷彿長風 ,最後 飄送過

> 抵擋不住,眼前一黑,倒地昏迷 他還没有覺醒,先就覺得一陣陣暖熱

,不可逼視,他的劍法再好也没法跟略爲定神,他就看見耀目的光芒迎面 站着不動

來,連我也覺得迷惘,我由衷的佩服。」烈照射,佔盡上風,你們把這一招施展出不,全靠發亮的盾牌,迎着陽光向敵人猛 個 紅一號跟美子緩步走近 只是短短的 柳長春興奮地說•「阿歷山 一瞬, 光芒已經收飲 •「阿歷山大做皇 中,兩個人各握一

我也感到不易對付。 兵殺到, 陣勢奇詭, 結集一百幾十個武士,凌空而下,有如天手功夫,只是我摹彷神風帮的絕招,他們「柳大俠,你太過看得起我了,這一 快得像一陣風, 有時

飛天龜, 得到的武功了,是也不是呢? 滿江紅一號說··「你所看見的飛天龜 柳長春想了想,說。「我在鷄鳴寺外 看見龜甲 大概這一招也是你向神風帮偷學 人從高處飛下來,稱做

我 只是庸劣貨色,横豎柳大俠劍已出鞘, 你肯不肯賞臉殺了 想叫一隻飛天龜走出來,跟你一决雌雄

不必見紅。」 柳長春說: 「切磋武藝,點到即止

切勿存了輕敵之心。」直想向你偷襲,你不殺他, 至於我派出來跟你作出生死鬥的人,他的徽號了,個個都是不見紅不會罷手的 滿江紅一號說· 「你忘記我們這一 他就要殺

因爲他是徐康的哥哥,單名一個霸

一團金光向他照射,滿江紅退開 既然帮主這樣說我就成全他吧 長春只是這麽一句從口 中說出

長春知道對方握的 也是盾牌, 迎着

柳長春忽然采取明點是正丁之下,殊不料認爲柳長春必然死在三尖刀之下,殊不料觀戰,手心捏一把汗,滿江紅也有此想, 平手,徐霸逐漸覺得累了,索性收招,跳力把身體留在空中,如此作戰,只是打個 下來,只要有刀或有盾擋格,他就可以借柳長春忽然採取倒豎蜻蜓的一招,劍鋒刺 地上走動,刀尖向天,打算逼他没法落地三尖刀。這個武士並非凌空飛躍,而是在由下邊仰攻,所用的武器是一柄尖而細的 開幾步,讓對方雙脚落地 後,料不到他只是雙脚離地,那個武士就陽光出擊,他縱身飛躍,打算跳到對方背 。任由柳長春的縱跳功夫怎樣出色, 索性收招 他也

堂刀的招式, 那是暗藏在衣背布囊之内的判官筆。 一手絕招, 柳長春脚尖剛看地,徐霸立刻施展滾 非到最後關頭决不施展出來 向他下三路搶攻。不過他另

枝判官筆從雙方刀與盾之間穿過, 便即結束了這一場戰鬥。 柳長春着準了才把它抛出來,只有 一聲慘

柳長春收 旧判官筆,向樹石交叠的 「帮主恕罪!」

未必闖得過海上的風浪,即使登陸, 經看過了,元太祖忽必烈如果揮單殺到 满江紅走出來,道:·「柳大俠, 捱不過金光陣,晚上登 你巳 白天

> 要有五百好像你那麽出色的戰士才有資格這兩關,還要與滿江紅的高手過招,起碼 門不過鬼嘯這一招 一門・言盡於此了 柳長春囘到中原,先去鷄鳴寺向廣 ,假如你們真的闖過了 請你囘報忽必烈皇帝 府

大師禀告, 叩見忽必烈皇帝之下最高的統帥「葛師禀告,又由廣心大師夜間引入將軍

俠,你一 有辦法破敵,你住下來再說。」 他揮了揮手,吩咐手下把他帶到最豪 葛摩多大元帥哈哈大笑, 個人就勝過千軍萬馬 說··「柳大 9 我們 一定

的 柳長春恢復了騷人墨客的身份 「賓館

華

睡前他總是閉上了眼睛就看見她。 使他夜裏感到難堪的就是月華美子, 玩水,神風鬼嘯金光陣都忘得乾乾淨淨, 不單是他念念不忘美子, 忽必烈皇帝 毎晩

軍府,落坐後,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把琴棋書畫忘個乾淨,劍氣凌霄,進入將 墨客集會之處,柳長春給戰將帶走,立刻 ,現時請你到秘密練兵的地方看看 柳長春,那個地方是金陵的畫家以及詩人 策,有一天早上,他派人到鷄鳴寺精舍找 多,不但是片刻不忘遠征,還想到破敵之 也是念念不忘征服日本的,至於元帥葛摩 如何攻破日本三雄呢?我已經有個計策 0

出來,爲了破敵,晝夜不停的訓練,先一下邊的五百個戰士俱是從各營精兵挑 柳長春欣然學步,他被元帥帶到城外

選出來, 一個山谷,坐在谷頂俯瞰,元帥葛摩多說

外二百個戰士出場, 牌立刻染污,變成了黑色的盾,再也没法 勢必被元帥大軍趕盡殺絕, 元帥神機妙算, 使陽光反射了 請你看看墨箭! 射向銅盾的箭没有箭鏃,只有細小的墨 一股奪目的光華, 那時陽光仍很旺盛,有三百戰士佈下 碰上了堅實的盾,墨汁飛濺,整個盾 你如何對付? 用磨光了的銅盾迎着陽光,反射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 無人可及, 疾走搶攻,各有弓箭 不可逼視·跟着由另 不過,鬼嘯帮 東洋的神風帮

湧起,柳長春險些捱不住,定眼看時,谷 銅盾收囘,搬出了十個大鐘, 帥叫人在谷頂用紅旗發施號令,轉瞬間 不怕鬼嘯了 底的戰士捉對厮殺,若無其事, 甚麽招式破敵,鬼嘯帮這囘必定全部變鬼 止敲打,柳長春說。一元帥,不管你運用 「容易得很, 還用鋼杵撞擊,那股鐘聲在谷底 , 片刻, 各自收兵, 請看第二次佈陣。」 毎一個鐘重 顯然他們 銅鐘也停

猜我怎樣令他們能够忍受這洪鐘震耳?」 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 「照我看, 定是用黃蠟封住耳鼓 你試猜

加澈底?」 耳?索性把一 大帥縱聲狂笑,說:「何必用黃蠟封 雙耳朶的耳鼓戳破, 豈非更

的 狠手辣。 五百個戰士全部變成襲子,這一招眞

槍跟飛天龜作戰一槍戳去, 飛天龜作戰一槍戳去,龜甲裂開,藏最後,谷底的戰士表演用兩頭尖的花 龜甲裂開

M60

種長槍有一丈五尺長,兩端鋒利,抓住它 們還没有落地已經被五百戰士用槍挑死 槍尖,物盡其用,能够飛的龜甲人,所穿 我軍貯備多年的實刀材料,這時把它鑄成 刺穿龜甲,五百個戰士使用的鋼槍,全係 下風,元帥葛摩多說··「普通的刀劍没法 作車輪轉動,配合步法,東洋刀的確屈居 在軟甲裏面的人,當然是死定了, 怕些甚麽? 軟甲决不能够太過沉重,厚度不够,他 由於這

「好極了, 預祝元兵大勝!」柳長春

衷的說。

算不如天算,日本的國運太好了,一二八 遠征日本九洲,必然大獲全勝,殊不料人 之計,看來這一次展開史無前例的壯學, 没,雖然元兵仍有一萬人,有了破敵之策然波浪滔天,全部戰船跟九萬戰士先後沉 羣島,再攻本島的時候, 四千艘戰船,撲攻日本, 了說不出那麽多的 ,到底寡不敵眾,經過七晝夜的血戰, 一的兵力,由戰船送往九洲的博多灣,忽 年秋季,由中國出動的十萬大軍,配合 當時元朝的軍力鼎盛, 中箭垂危,功敗垂成,欲的日本戰士,元兵死傷殆,經過七晝夜的血戰,殺有一萬人,有了破敵之策 元兵只有十份之 很快就佔領琉球 且又有了破敵

雨虎相門驚心 動

洲,有機會逃囘中原向皇帝述職,並且準法仍是可用的,你必須保留性命,混入九我們全軍覆没,乃是天意,不過,破敵之 臨終之前,他叫柳長春走近,說:

> 帝忽必烈也不會相信他,這一項任務非你 誤了大事。再者,別人即使活着囘去, 備十年之後再攻, 負起不可! 切勿戀戰,在此喪命 皇

桑活動,臨終之際,又以重任付托 漢人,爲甚麽你如此重視?」 留殘生,再圖大學進攻, 柳長春說。 9 ,你先後派我到扶 9 我是

對信任你,因爲你是他駕幸長春這個地方 跟柳小姐同宿一旬得來的私生子!」 断續續的說··「忽必烈皇帝密令,叫我絕 他咽了最後的一口氣,直到那時, 元帥葛摩多使勁掙扎,氣若游絲,斷 柳

長春然後明白他真正的身份,不是正宗漢

羅,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拍一下,他轉身 掩人耳目,不剪髮也不剃鬚,看來有如深 人的血脈,呆若木鷄。 山道士,有一天,他舊地重遊,走近迎春 一望,無可壓抑的叫了一聲:「美子!」 行踪所及遍地屍骸,不忍卒睹,他爲了 匆匆葬了元帥 萬摩多, 他就單獨撤退

便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屋看她,樓上的刀子已經移去,再也没有 人,看見他就含笑相迎,很親熱的喊了 柳長春萬感交集,入黑之後 使他驚愕的是她身邊還有一 他到刀

吧,稍後在刀屋見面。」她的身形一閃

柳大俠,這裏說話不便,還是到老地方

美子那雙眼睛含情脈脈的,低聲說。

情極端惡劣,雖然坐下, 甚麽危險了, 聲••「柳大俠!」 除了滿江紅一號還有誰?柳長春的 仍是茫茫無主

「帮主認爲你是中原豪傑

有了你,元兵進攻,先後毁了神風帮及鬼 **嫋帮,滿江紅才可以獨霸日本武功,希望** 你留下來,何苦披髮跣足, 滿江紅一號趁勢補上一句:「柳大俠 作賤自己?

柳長春剛剛懂得自己真正的身世,聽烈,順建宋朝江山,我必然全力相助!」 說無關痛癢,將來你想驅逐元朝皇帝忽必 了這番話,真的是心有千千結,不知道如

你是漢人,元朝死了十萬雄兵,對你來

一件恨事, 何囘答,跟着看看美子,這個使他魂夢相 美子說過許多次,她很想知道誰是天下第 依的人,因爲戰敗, 精明?一聽就懂,仍是笑容滿臉,說: 一劍,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先行喝杯薄 我可以留下來,可惜我身上没有劍!」 他明明想跟對方決鬥了・滿江紅何等 想了想, 把心一横說。「帮主 無法據爲己有,也是

不到,喝酒的時候,粉頗低垂,一聲不响 己的眼神不會流露出哀傷的 從何說起,只好保持緘默,她盡量避免自 ,兩個英雄人物絕不理會她。 美子想勸他們別這樣兇,却又不知道 心韻, 可惜辦

酒,然後同到朝天宮比試劍法。

學步·柳長春跟美子在後相隨。 千萬不要留手, 道一場比劍係變相的中日之戰, 兩人乾杯祝賀,微醉,滿江紅說。 只有她一個知晓!」說完,他先行 到時美子做公證人, 柳大俠。 誰勝

過,美子的心情却越來越加沉重, 會,我恐怕不是公證人,是收屍的 人拔劍出鞘之際,她忍不住說。「過了一 他們來到朝天宮決鬥,最爲適當,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邊紛紛地議論看。

天試一試軍事家孫武練兵的本領。

派人教吳國人用戰車作戰,使吳國逐漸強 後的國家。晉國爲了打敗對手楚國,採取 個霸主。長江下游的吳國,本來是一個落 大起來。 了聯吳制楚的方針。它大力帮助吳國,還 消滅了周圍許多小國,成了南北對峙的兩 爭,黃河流域的晉國和長江流域的楚國,

胥一心要報仇,他從楚國逃到吳國都城姑 父親和哥哥被昏庸的楚平王殺害了,伍子 想慫恿吳王闔閭去消滅楚國。

是那麽容易的事。旣要有久經訓練的兵士 底是小國,要打敗地大兵強的楚國,可不 ,也得有才能出眾的大將來領兵作戰。 伍子胥摸透了闔閭的心思,便把當時

滿頭珠翠,脫下了鮮麗的綢衣,一個個

楚國有一個名叫伍子胥的貴族,他的

宮女們忙成一堆,吵成一團,打破了往日 王宮裏沉悶靜寂的空氣。 東方剛剛發亮,吳國王宮裏,妃子和 吳王闔閭已經向皇宮發出通知,命令

的廣場上去操練。 妃子和宮女們都換上軍裝,一齊到宮門前 平日深處宮禁的妃子和宮女們,卸下

頂盔貫甲,手握戈戟,擁出宮門。 「我們也要參加操練,這眞是從古以

來没有過的稀奇事兒!」大家一邊走,一 這是怎麽囘事!原來吳王闔閭要在今

春秋末期,全國經過了長期的爭霸戰

闔閭是個雄心勃勃的國王,但吳國到

一位有本領的軍事家孫武,推荐給闔閭

真算得上是舉世無雙。大王如果能請他當 寫過十三篇兵法。一般人不了解他,我跟 吳國,專心研究古代用兵作戰的學問,還 他來往了一段時間,知道他的軍事才能, 他說。一孫武本來是齊國人,後來流落到 心。他叫伍子胥把孫武寫的十三篇兵法沒 大將,讓他訓練軍隊, 打敗楚國。」幾句話,深深打動了闔閭的 領兵打仗,保管能

兵法 了一捆捆的竹簡。那便是孫武寫的十三篇 從這天起,吳王闔閭的几案上 一,便多

進宮來,讓他先看一看。

簡的次序,一字一句地把兵法念給他聽 這部兵法的內容可豐富啦!怎樣制定 闔閭斜躺在靠椅上,讓伍子胥順着竹

頭叫好 戰略,怎樣運用計謀,怎樣行軍,怎樣打 派遣間諜。寫得旣透切又深刻。 仗,怎樣利用地形,怎樣使用武器,怎樣 伍子胥每念 九一篇, 闔閭便不住地點

實際練兵打仗的時候,這些道理不知道能篇兵法後,禁一任贊嘆地說,一不過,在 不能都用得上!」 孫武眞 1起! 闔閭聽完了

孫武穿了一套舊衣服,進宮來了。 「行,就請他馬上進宮來見我吧!」 我叫他親目來見見大王怎麽樣?」 周客氣地對孫武說。- 一孫先生寫的

學問 給設 編兵法,我全拜讀過了。 胍服,不知你能不能訓練一下士兵 我對先生的

7以,可以。」孫武恭敬地囘答 富到孫武信心十足的樣子,忽然

心裏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他問:「那麽 訓練一隊女兵行不行呢?」 「只要大王吩咐,不論什麽人都可以

訓練得好!」孫武滿有把握地說。 「旣然如此,

一百八十個妃子和宮女出來,請先生好好 練一下。」 明天一早,我就叫後宮

能例外。請求大王派一位軍法官來執掌軍 練女兵,一切就得按軍紀辦事,任何人不 隊最重要的是紀律,大王旣然要委托我訓 孫武說。一邊照大王的吩咐。不過軍

法,並讓我在今天先佈置、安排一下。 闔閭全答應了。訓練女兵的事就這麽 來

的武士門,手執戈戟、斧鉞分列兩旁。將 立着全身戎裝、腰佩寶劍的孫武。雄赳赳 的正北面巳搭好一座將台。將台正中,站 妃子和宮女們擁到了廣場。只見廣場

亂成了一團。 日生活既單調又孤寂,今天難得出了宮門 台前一面「帥」字大旗,迎風飄舞。 個個笑呀叫呀,就像一羣鴨子出了籠, 這些久困在深宮的妃子和宮女們,平

的妃子當隊長。 分成兩隊,然後挑選兩個吳王平日最寵愛 嚴的命令。他先把一百八十個妃子和宮女 聲一停,孫武大步跨到將台前面,發出威 將台上突然响起了雷鳴般的鼓聲。鼓

們都聽清楚了没有? 隊的紀律嚴肅地宣講一番。然後問;「你 和操練的動作,詳細地告訴大家。再把軍 接着,孫武把前、 後、 左、右的方向

M62

孫武還是不放心,接着他又耐心地覆 !」下面齊聲回答。

述了

一遍。然後用宏亮的聲音高聲命令・・

向右轉!」

感到很好笑。尤其是那兩個當隊長的妃子 事。現在看到孫武那一本正經的樣子,話,她們口裏答應着,却根本没有當一 僅是一次新鮮而有趣的遊戲。剛才孫武的 子哄笑起來 平日深受吳王寵愛,養尊處優,嬌氣十 台下的妃子和宮女們聽到命令,一下 。原來他們認爲這次練兵, 却根本没有當一回 都 僅

明 了錯 足,更不把孫武的命令放在心上 幾遍,然後問。 孫武把眉頭一皺,說:「紀律講得不 「全明白了 於是他又耐 , 然後問·「這一下,你們總該都於是他又耐心地把紀律和動作,說動作交代得不清楚,這是將軍的過

的囘答聲,當中還夾雜看哄笑聲 第二次命令下達了。可是太家笑得比 台下响起了一片雜亂

不成樣子。 第一次更厲害。有的笑彎了腰,鬧得簡直 忽然,將台上响起了急促的鼓聲。孫

意違反軍紀!隊長是全軍的表率,現在却。但是仍舊不肯按照命令行動,這就是故 帶頭違反軍紀,應該按軍法處置! 作都已經講清楚了,大家也都說聽明白了 武怒睜雙目,聲色俱厲地說。一紀律和動

把兩個隊長拉下去,立即斬首! 說完,孫武囘過頭來,大聲吩咐武士

兩個當隊長的妃子縛了起來。 幾個武士從將台上直向廣場奔去,把

今天,吳王闔閭也親自帶着隨從和太

本領, 緊派人跑到將台,對孫武說:「孫先生的 然要殺他寵愛的妃子,不禁太吃一驚。趕 兵。剛才他還以爲孫武學問雖好,可拿妃 平時最寵愛的,請先生赦免了她們吧!」 子和宮女們毫無辦法。現在他看到孫武突 ,坐在對面一度高台上看孫武操練女 大王全知道了。這兩個妃子是大王

行事, 果今天按大王的私意,任意改變了法律 不受。大王既然叫我當將軍,就得按軍法 揮將士,執行命令! 以後怎麽樹立得起軍法的威信!怎麽好指 孫武不聽吳王的阻擋,最後還是按軍 孫武堅定地說。「將在外,君命有所 我在事先已經跟大王說清楚了。

都聽從孫武的指揮了 開始了。這一下,一百多個妃子和宮女全將台上再一次擂起了戰鼓,操練重新

法將兩個妃子砍了頭。任命另外兩個妃子

進行。隊伍裏面誰也不敢亂講話、 向右··立正, 整齊 隊伍按照命令:前進, 嚴肅得簡直跟正式的軍隊没有甚 收兵。全部根據操練的規定 後退;向左 亂嘻笑

再訓練幾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 「軍隊已經訓練完畢,請大王下台來親自 操練順利結束。孫武派人報告吳王。 一下吧!現在這支一百多人的女軍,

安歇吧! 軍法辦事,又不好當面發脾氣, 回答:· 「孫先生今天够辛苦了, 大不高興。但是旣然事先答應孫武一切按 吳王丢掉了兩個心愛的妃子,心裏老 現在我不願意再觀看下去了 只好勉強

相信孫武的本領,但心裏總存着個疙瘩 話的資料。經過這次訓練,吳王闔閭也很孫武練女兵的事,很快成了全吳國談 伍子胥摸透了吳王的心思。 他耐心地

的 好好考慮一下 良將,等于愛惜維草而丢棄莊稼。請大干 良將難求。大王如果爲了兩個寵妃而拋棄 勸說吳王: ?人才。大王要打敗強敵楚國,威震天下孫武嚴格執行軍紀,說明他真正是大將 就得找 一個有才能的大將 「練兵打 ,可不能專講空話 美色易得

武爲上將軍,也特兵的重任交給了他。 在伍子胥守 , 吳王終於任命孫

竟成,不多久,吳軍果然成了一支紀律嚴 碌着,下决心要把軍隊訓練好。有志者事 作戰勇敢的軍隊。 緊張的練兵活動開始了。孫武日夜忙

要先解决。 面受敵,進退失據了嗎?我看這件事 和鏡吾國乘機從後面侵襲,我們不是要兩 吾國去了。我們全力攻伐楚國,如果徐國 僚那裏奪來的。王僚的兩個弟弟掩余和 國,有軍隊二十萬,我們吳國只有三、四 做到無後顧之憂。聽說大王的王位是從王 須先有充分的準備。同時,出兵時一定要 對大王仇恨很深,分別逃到徐國和鐘 伍子胥報仇心切,常常跑來問孫武幾 以出兵。孫武對他說・一楚國是個大 雖然經過訓練,但要以少勝多,必 燭

國和鐘吾國去,要他們的國君把掩余和燭 吳王。吳王派出兩個使者,分別到徐 伍子胥點頭稱是,便把孫武的意思告

庸逮起來,送囘吳國

放他們投奔楚國。楚昭王也知道吳國正準 兩國國君不願意得罪掩余和燭庸,便 便把他們安置在舒城,讓他們防

軍進攻徐國 好讓吳王找到了藉口。他立即命令孫武率 徐國和鏡吾國放走了吳王的仇人,正 小的徐國那裏是孫武的對手,很快

就被吳國消滅了,孫武又領兵討伐鐘吾國 下楚國的舒城,殺死了掩余和燭庸。 ,把鐘吾的國君活捉了過來 接着,孫武率領得勝之兵, 一口氣攻

次仗,將士和百姓都很疲勞,需要休息一 伐楚還不是時候,何况,我們一連打了幾 轉告吳王說。「楚國地廣兵強,目前大學 使者催孫武繼續回楚國進軍。孫武叫使者 吳王解除了後患,心裏很高興,便派 。伐楚的事要從長計議。」

隊出來抵抗。楚軍一到,吳軍立即退走。 。楚國聽說吳軍出動了,馬上出動全國軍 計,他把吳軍分成三個師,輪番進攻楚國 後來,孫武琢磨出一個削弱楚國的妙 楚國軍隊不能長期駐在邊境,吳國的 楚國只得再出動全國

氣逐漸低落,戰鬥力也跟着削弱了 断地囘來奔跑,弄得精疲力盡。楚軍的士 這樣,吳軍可以輪流休息, 楚軍却不

上出兵伐楚。孫武還是不同意。他說: 們聽說楚軍的戰鬥力已經在削弱,又想馬 吳王和伍子胥很稱贊孫武的計策。他 一個有把握的仗。楚軍雖

攀消滅它,現在還没有把握。」然已很疲勞,但楚國到底是個大國。要一

」伍子胥心急如火。 「那麽要等到什麽時候才好出兵呢? 攻必取,一定要等

孫武胸有成竹地說。到楚國內部發生混亂,有隙可乘才行 一要做到戰必勝、

好時機果然不久就來了

厭的傢伙,他倚仗楚國國力強大,經常向瓦。而這個囊瓦却是個專橫跋扈、貪得無 周圍的小國索取賄賂。 而且很昏庸。他把全國的政權交給了 (相等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 囊 原來楚昭王新接位, 他不但年紀輕 令尹

獻出了寶貝,才放他們囘國。 昭王,將他們兩人拘留了三年。 他們索取,結果被拒絕了。賽瓦便挑撥楚 貂鼠裘,都是天下少有的珍寶,便派人向 蔡國的蔡昭侯有一枚羊脂白玉和兩副銀 襲瓦聽說居國的唐成公有一匹肅霜馬 硬逼他們

吳國出兵 就派一個叫公孫姓的去約會唐成公,請求 察國的都城。蔡昭侯認爲晉國不能依靠 晉國出兵替他們報仇。想不到晉國不願跟 機於公元前五○六年,帶領兵馬,包圍了 楚國打仗,出兵不久便退走了。養瓦便乘 唐成公和蔡昭侯恨死了楚國,便請求

去請,忽然侍衞來報·一孫將軍剛從前綫那裏。這時孫武不在京都,吳王正要派人 歸來,有要事面陳大王。」 伍子胥把蔡、唐兩國的使臣帶到吳王

吳王喜出望外,趕快傳他進見,孫武

瓦貪暴專橫,已經激起了周圍小國的怨恨爲國大兵強,許多小國都歸附它,現在賽 是我們大學伐楚的好時機。 一見吳王,就說。「楚國所以難攻,是因 楚國衆叛親離,越來越孤立了,現在正

快派人到郢都,向楚昭王告急。 瓦看到吳軍來勢凶猛,不得不帶領楚軍撤 **胥爲副將,渡過淮河,一直進抵蔡國。** 出蔡國,把軍隊駐扎在漢水南岸,一面趕 蘇,自己親率大軍,拜孫武爲大將,伍子 巳擴充到六萬人。他讓太子波留守都城站 吳王立即下了伐楚的决心,道時吳軍

河岸邊,全體將士立即登陸步行前進。」 示,願意由察、 了,孫武忽然傳令:「把戰船一律留在淮 蔡昭侯和厝成公到了吳營,向吳王表 一起討伐楚國。浩浩蕩蕩的大軍出發 唐兩國軍隊担任大軍的兩

逆水從水路上去,行動遲慢,楚國有說:「我們一定要使敵人猝不及防。」 備的時間,就很難一下子擊破他們。 伍子胥問孫武爲什麽要這麽做,孫武 「我們一定要使敵人猝不及防。如果 __ 灣

駐扎在漢水南面的楚軍, 吳軍從陸路日夜兼程,直抵漢陽,跟 隔江對峙

夾攻,準可大破吳軍。 吳軍後方,那時你再渡江跟我配合,兩路 到南岸,不讓吳軍渡江 瓦作戰。沈尹戍向襄瓦建議:「你沿着漢沈尹戍率領一萬五千兵馬,到前綫協助襄 水堅守營壘, 楚昭王接到囊瓦的告急文書,派司馬 再把江中所有船隻, 我帶領軍隊繞過 都集中

兩軍隔江相持了幾天,楚國一個叫武 饔瓦聽從他意見,沈尹戍領兵走了

> 恐怕對您的威望有點不利吧! 間敗過幾陣,現在再讓沈司馬搶走頭功 就是他的了。您是楚國的令尹,前一段時他的計劃成功了,這打敗吳軍的第一功, 對,何况沈司馬在國內的威信很高,如果 的將軍附在養瓦的耳邊說:一武城黑說得 們打敗。」養瓦正在猶豫,另一個叫史皇 已經解怠。 熟悉。現在好幾天了 軍丟棄戰船,深入我國境內,地形情况不 城黑的將軍,想討好賽瓦,獻計說:「吳 我們正好渡江發動襲擊,把他 ,也無法渡江·軍心

對岸小別山列成陣勢。 在大腿上一拍,立即下令三軍渡過漢水到 幾句話,正說到靈瓦的心裏。他用手

孫武正担心楚軍不肯渡過漢水前來作 聽說楚軍過來了,心裏很高興。

全用堅硬的木棒作戰。他們一碰上楚兵 概選了三百名勇士,前去迎敵,這三百 是起木棒,没頭没腦地打了過去。 襲 瓦派史皇領兵挑戰,孫武命先鋒夫

我渡江作戰。現在剛跟吳軍接觸,就吃了 , 把楚軍打得大敗而回 史皇逃囘大營。褒瓦責備說: 「你勸

及,個個被打得頭破血流。孫武揮兵掩殺

楚兵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打法, 措手不

軍,去刼吳軍大營,保管您建立大功。」 今夜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由令尹您統大 軍打了勝仗,防範一定很鬆懈。我們親自 個敗仗。你還有什麽臉囘來見我! 史皇又出了個鬼主意對靈瓦說:「吳 _

夜從小路偷偷地去襲擊吳軍的大營。 目己挑選了一萬精兵,飽餐一頓,乘黑 **委**瓦急於想立功,便留史皇防守大營

們的大營。大家要小心防備才是。」 並不大。我估計今天夜裏一定會來偷襲我 貪功好利的傢伙。 祝賀勝利。孫武却搖搖頭說: .勝利。孫武却搖搖頭說··「囊瓦是個那天下午,吳軍的將領們都在向孫武 今天吃了小虧,但損失

三更天,天黑得像蓋着一口大黑鍋, 接着,孫武加緊作好了防御的部署

悄地摸近吳軍大營 藝瓦的一萬楚軍,在黑夜裏繞過山坳,悄

暗中閃爍。囊瓦大喝一聲,帶頭撲進了大 大營寂然無聲,幾盞燈,螢火般地黑

况不妙,急叫?「退退!」 大營裹一個人影也没有。囊瓦知道情

兩邊殺出兩支人馬。 話音剛落,只聽得鼓角齊鳴,從大營

出海嘯般的呼喊聲。 「衝啊!不要放走了靈瓦。」吳軍發

亂奔亂竄,兵力損失了一大半。 **藝瓦嚇得魂不附體,帶着兵馬,朝山**

藝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便丢了 還我白玉和貂裘!」蔡昭侯高叫 還我的肅霜馬!」唐成公高叫。

没命地朝大營奔跑 遇見幾個大營的士兵 ,他們

史皇將軍不知下落, 剛才令尹一走,吳軍便來刦 大營已經被佔領

褒瓦心胆俱裂,一口氣奔馳了幾十里 ,只剩下幾個人 。他抹了抹額

武用兵如神,眞是名不虛傳! 上的汗珠,心有餘悸地說:「人家說孫

遠射帶了一萬援軍到了 遠射一 囊瓦正在走投無路,忽報楚昭王又派 到,就埋怨о瓦說:「令尹

太大意了, 是深溝高壘,不跟吳軍交戰,等沈司馬帶 兵囘來再說。 哪裏會弄到如此地步!現在唯一的辦法 你當初如果聽從沈司馬 的意見

建立營壘,當中相距十多里地各管各的 的話。兩個人當場爭吵了一頓,結果分頭護射認爲靈瓦在予學 歷了不起。
護將軍的兵馬剛到,銳氣正盛 漸回來,又擺起令尹的架子,對選射說: 瓦的軍營。 ,正好跟敵人打一仗長長我們的威風。 「我一時粗心,中了孫武的詭計,没有什 褒瓦看到援軍來了 吳軍利用敵人的矛盾 ,逃散的軍隊也逐 ,一下打進了囊

個士兵一箭射來,正中囊瓦肩胛。 也來不及爬上去,就向營後奔去。吳軍一 裏還敢戀戰。囊瓦看到吳軍來了,連馬車 囊瓦和士兵們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哪

遊射率領楚軍度與水。 则则是一 程快渡過漢水,退凹郢都再作道理。」 程快渡過漢水,退凹郢都再作道理。」 令尹的袍服,一直逃到鄭國去了。 逃囘郢都,一定要受到懲罸,便索性脫去 **囊**瓦心想自己連連損兵折將,就這樣

軍殺得死的 孫武巳經指揮吳軍衝殺過來。 楚軍爭着渡江逃命,一 死傷的傷。所有的兵器和糧 被吳

> 只好停下來埋鍋煮飯,打算吃了飯再跑 楚軍一口氣跑了幾十里,早已人困馬乏。 食全都落到吳軍的手裏。 勉強渡過漢水的

吳軍的追擊下,自相踐踏 軍餓了一天肚子, 命要緊把香噴噴的熱飯全部留給了吳軍。 ·的追擊下,自相踐踏,一路上横七麼了一天肚子,哪裏還有力氣抵抗!在吳軍將士飽餐一頓,恢復了疲勞。楚 飯剛剛煮熟,吳軍已經殺到。楚軍逃

跳下馬車,夫概趕上來,將他一戟刺死 西了,拉呀拉叮,跌倒在路 趕快領兵趕了回來,企圖挽 沈尹戍聽說楚軍 車的馬兒, 大敗,又急又氣。 在路上。 蓬射正想 他

,結果被吳軍射死在戰場上。工事、把他團團圍住。沈尹戍死命衝殺 結果被吳軍射死在戰場上。 孫武早有準備。等沈尹戍一到,便督

吳軍長驅而入, 直逼郢都

地琢磨着怎樣來攻打郢都。近的形勢圖,孫武正俯身案上,聚精會神近的形勢圖,孫武正俯身案上,聚精會神深夜,吳軍大營高大的燭台上,蠟燭

命去了

城;自己則配合唐成公,進攻紀南城。三敵人的兵力,又派伍子胥和蔡昭侯進攻麥敵人的兵力,又派伍子胥和蔡昭侯進攻麥吳王親率大軍從正面進攻郢都。爲了分散天亮前,作戰計劃就確定了。孫武請 路軍隊最後在郢都會師

直通到郢都城下 又見紀南城西面,有 孫武引兵過了虎牙山 (西面,有一個赤湖,湖水一) 滔滔的漳江,流過它的北面 一個赤湖, ,遠遠看見紀南

孫武心裏閃過一個

江北面趕築了一道長堤。灣江和赤湖當中,掘成一道深壤, 每人準備飯頭和畚箕 他立即下 "和畚箕,限在一夜之内,在下令將士們把軍營遷到高地。 下令將士們把軍營遷到高地。

直朝赤湖流去。 的水無法宣泄,順着新開的壕溝

孫武叫士兵們上山大量砍伐竹子,趕一直衝到郢都。從紀南到郢都的一大片地一直衝到郢都。從紀南到郢都的一大片地區,頓時成爲一片汪洋。 赤湖容納不下 ,隨着西北風,很快灌

都。 製竹筏。吳軍將士乘着竹筏,紛紛撲向郢

六神無主,急急備了船隻,從西門逃走。的進攻。哪知形勢變化得這麽快,嚇得他整昭王還想依仗高大的城牆抵擋吳軍整昭王還想依仗高大的城牆抵擋吳軍大水漫過城牆,郢都城裏到處是水。 楚王已經逃走, 郢都城裏一 也忙着携帶家小,四散逃 片混亂,文官武將們聽說

引水歸入漳江。和吳軍將士進入郢都。 也已攻下麥城, 士進入郢都。叫士兵掘開長堤,麥城,前來會師。孫武引導吳王

秋時期最著名的一次。 (完)的都城。行動的迅速,戰果的輝煌,是春 勝,只用了十一天的時間, 軍,連續行軍七百里,以少勝多,百戰百 吳軍順利地佔領了楚國的都城郢都。 從吳國出兵伐楚開始,孫武指揮的吳 就攻佔了楚國

M64

水調過來,帮助我們打仗

文

月香怒叱道。

「你們在胡說什麼

棒造籠子,便是母老虎,也一樣可以關起

另一個人接道:「幸好我們懂得拿木

昌

天豪不敢胡來。

一個雙獅堂的弟子接道:「高鎭那邊

要接受。」

在我們手上,就是什麽條件樓天豪相信也 這時候相信亦經巳得手,女兒女婿全都落 拿下來問清楚,也算是有一個人質,要樓

女兒女婿夤夜離開牧場,必有所圖,我們

爲首的排敎弟子道。「樓天豪派她的

玉驄去請三絕書生囘來醫治,另叫牧場內的錢、孫、張大夫用金針度穴,延長自己的壽 命,等候解藥治療……此時張大夫和牧場一名弟子被人暗害,證明敵人巳潛入牧場。 蔓延,不能將它迫出,樓天豪也知道自己內功只不過治其標,不能治其本,叫大弟子秦 功,想將吸入毒氣迫出來,雖然吸入的毒氣不多,而內功的作用,只能抵抗毒氣不繼續 避,叫趙奇將院落周圍封鎖,不准任何人接近,自己才從飛簷躍下,趺坐地上,運起內 **耐文提要:** 然外面傳來發現七彩烟霧,不暇思索,隨即飛出,揮手叫衆弟子閃 前文書至樓天豪正在書齋想辦法如何對付這夥黑衣幪面人,忽

凝奸佞

走在一條小路上,這條是捷徑,她是要抄 捷徑追上秦玉驄。 正午,月香已遠離牧場的範圍,輕騎

去,讓她一個人冒險。

會走一條路,騎的當然也是萬中選一的駿 秦玉驄的性格她非常清楚,往蘇州只

驥,只有走捷徑才能够追及。 被監視,她那樣趕出來根本不能够避開監 一個人孤身犯險囘去,却不知道牧塲旣然 她知道牧塲被監視,秦玉聽不會讓她

一直到那些人出現。

在他們左右相繼出現的分穿金銀色衣服

起來。「虎父果然無犬女。」

飛驥脫

什麽?」

來,一個聲音與之同時响起:「你們在幹

排教的弟子同時暴啊, 揮動木棒迎上

振,便要撲上去。

玉聰亦巳被發現,不由得心頭大急,

劍

衆人隨即放聲大笑起來,月香一聽秦

這種環境也難以一躍而過。 並在一起,有如木排般,就是最好的馬在手執巨棒的漢子擋住去路,那些巨棒 月香急忙將坐騎勒住,喝一聲。

懸下來。

由一怔,一齊循聲望去。

一個人正從他們頭頂上的一條橫枝倒

非獨排教雙獅堂的人,就是月香亦不

歴人?」 那些漢子一齊以木棒頓地,爲首的一

「雙獅堂!」金銀衣衫的漢子接應一

個應聲・

「是排教!

聲 月香立即滾鞍下馬,冷笑一聲。

也非常俐落,爲首那個排教的弟子却大笑 你們啊。」拔劍。 那當然是一柄好劍,月香拔劍的動作

一是 歴? 笑道:「什麽眼兒也好,都上來好了。 然有人認識。 騘大打出手的郭勝。 睛冤子般,給人一種旣可愛又滑稽的感覺 衣,頭髮蓬鬆,鬍鬚參差而疏落,一雙眼 也正是那個在百家集發死人財,跟秦玉 郭勝仍然倒懸着,笑問: 月香只以爲又是排教雙獅堂的人, 那是一個裝束極隨便的青年,一身灰 「冤眼兒郭勝 排教的弟子中居

「上來幹什

的。」 没有,我看我要闖過去,應該是絕無問題

請的 保鏢,我反正閒着,一定會接受他們的邀 可惜有我在這裏, 郭勝不以爲意,笑笑道。「本來是的 他們若是出錢請我

排教爲首的弟子立即大嚷

有生意人將生意往門外推的

你若是能够生擒這個女娃子,加十四两 排教那個爲首的弟子接嚷:「冤眼兒

是怎樣了, 那個排教的弟子又道:「兔眼兒,你 我們給的錢一

郭勝一瞪眼:「少爺做生意,有先有

雖然没有江湖經驗,也不清楚郭勝的本領 此行的確需要一個保鏢,而且價錢 她隨即想想郭勝的話,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看見他這樣子,也知道一定有幾下子

月香反問道·「一百両?」 郭勝接問:「考慮清楚的了?」

只要追上了,秦玉驄總不成要趕他囘

視的人的耳目,現在已經在危險中

第一批出現的是一羣手執巨棒的漢子

郭勝一聽大笑,排教爲首的隨即呼道看我便知道你是排教雙獅堂一夥。」 月香道:「你不用作模作樣誘我上當

··「冤眼兒,這一次你索性替我們做事 勞多少,給我們開出來好了

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 與少爺談買賣。」隨即轉向月香。 郭勝却笑道•「你們是什麽東西,配

「是又怎樣?」

不認識。」 就是一個初出江湖的,連我冤眼兒居然 「只是奇怪你江湖經驗之淺薄,完全 也

月香冷笑道··「冤眼兒又怎樣了 一乃是江湖上最生 7保鐔, 冤眼寫記

只此一家,別無分。

郭勝大笑道:「出錢的人只是出錢 月香說道:「無記伯你鏢的人最是市

又是一個怎樣的保鏢?」 不收錢去拚命,才是道理。」 月香道··「想來也是的,你這個保镖

保鏢的却要出命,當然要公平交易,難道

趕着做。」 郭勝的冤眼睛接一眨。 「童叟無欺,當然是最佳的保鏢。」 「看來你有要事要

「那又怎樣了。

妥當,安排了諸般陷阱,以你一個完全没 有江湖經驗的小姑娘,要闖過去是很難的 「目前的情形,排教雙獅堂早已佈置

「就是你能够硬闖過去, 月香正要說什麽,郭勝話已經接上。 萬一有什麽損傷

不能趕路也是没用

「只是建議你請一個保镖 「你到底在打什麽主意?」月香問

郭勝笑問 我,這附近難道還有第二個保

月香眨了眨眼睛,終於問:「你價錢

免彼此吃虧,還是一次次的算好了 我看你這一路上也不知有多少麻煩,爲 郭勝摸着疏落的鬍子, 想, 道:

個,我仍然收你這個價錢,你豈不是很吃 十三個排教雙獅堂的人,下一次是只得三 月香奇怪道: 「好像這一次,包圍着你的一共有四 「怎樣一次次的算?

就是你了。 月香道:「但若是八十三個,吃虧的

算 「可不是,還有,高手又得另外的計

郭勝大笑。「我做這門子生意好些日 「算來算去,佔便宜的還是你。」

門大吉。 ,若非精打細算,早已嗚呼哀哉,關

是四十三両銀子,很便宜。」 「一個只算你一両銀子,四十三個便月香道:「這一次你又是怎樣算?」

十三個人武功相差無幾,一個高手也没有 月香道:「你這是說包圍着我的這四

意, 童叟無欺。 郭勝點頭道:「我是老實人做老實生

月香笑了笑,道:「旣然一個高手也

郭勝大笑,道:一聽到了, 一倍的價

月香脫口間道:「你難道不是一個俠

聽清楚我只是一個保鏢,一個生意人,那郭勝道:「原來你的耳朶有問題,没

不决定,到我决定的了。 郭勝大笑,接問:•「你到底怎樣,再

你們在窮吼什麽。

在便宜 那個排教的弟子竟然給他喝住,月香

「你當少爺是那種坐地起價

月香一聲「好」。 「你將他們立即打

落下那刹那的動作尤其迅速。 迅速的樹過樹,落在那些排敎弟子當中 一隻猴子也似

出來。

他們一個個抬頭望着,望得實在很吃 不由亂起來。

即昏過去 大得將對方點得飛起來,十個當中最少有 然懂得點穴,點的雖然不太準,力道却是 子當中穿來插去,別看他笨手笨脚的,竟 個不是手脚酸軟,癱跌在地上,便是立 郭勝隨即展開拳脚,在那些排教的弟

本領一 弟子倒的倒,逃的逃,才帶笑拍手 月香怔怔的看着, 他隨即竄向雙獅堂的弟子 到那些排敎雙獅堂的 ,照辦煮碗

拳脚。 覺,自己並不是在打人賺錢,而是在表演 都無不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突然有一種感 郭勝怔住在那裏,月香的反應與表情

憨可愛的女孩子, 甚至處世的經驗也没有 女孩子是真的初出江湖,一些臨敵應變, 他已經太久没有見過一個月香這樣嬌 然後他完全相信,這個

就能够解决的。」

郭勝道:一有些環境不全是只憑武功

的看着就像個傻瓜 月香隨即牽着坐騎走過來,郭勝怔怔

「我?没有怎樣。」 「你是怎樣了。」月香在郭勝面前停 郭勝抓着那一把

亂髮

「你一下子打倒了這許多人,怎麽」

些也不高興?」月香顯得有些奇怪。

月香接間道:「你怎麽不跟他解釋清他們花掉,有什麽不好。」

要跟他解釋清楚?」 郭勝道:「他是什麼東西 ,爲什麼我

,亂七八糟,突然便動起手脚來,以爲我個小子也不知怎的,說話東一截,西一截 好欺負……」 月香不由得怔住,郭勝隨又道:「那

不楚的,不引起誤會才怪。」 月香搖頭道:「我看你說話也是不清

看來他也有些不妥。」 郭勝摸着下巴。「這是我的老毛病

說楚好了。」 月香想想道:「到你們見面,才說清

「你說我會看見他?」

我現在要去找他,你們當然會見面?」 郭勝立即道:「讓我考慮一下。」 「他是我的大師兄,你是我的保鏢

毒烟?百家集那兒……」

至百家集數百無辜的村民。」

郭勝立時省起了百家集的事,道:

來了一種毒烟,到處去殘殺武林中人,甚

「你就是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那裏弄

壓壞的人。」

月香點頭,郭勝又道。「他們不像那 郭勝道:「他們做了很大的壞事。」 我也不會反對的。」

是覺得很有趣,接道:「你怎樣對付他們

也沒有想到對付這個人,

相反只

看不透,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人才是了。

好像月香這種初出江湖的人當然更加

少錢都買不定,而有他在場,事情往往都 都麻煩,明知道他喜歡錢但有時偏偏又多

在江湖中人的眼中,這個人比什麼人

個作用 將之意,只是隨口說來,對郭勝却起了這 「難道你害怕看見他。」月香並無激

集,就是看見一村的死人。」

郭勝點頭道:「那天早上我經過百家 月香道:「你也知道百家集的事?」

月香說道:

「當時我的師兄也經過那

「你師兄,是不是姓秦的

,叫什麼玉

會害怕他?」 郭勝嚷起來。 「姓秦的有幾下子,我

接問:「你的坐騎?」 「那還考慮什麼?」月香翻身上鞍

馬來上路。」 但既然主顧叫到,也就勉爲其難,找匹 郭勝道:「我這個人最討厭就是騎馬

郭勝罵道:「你那個師兄是一個糊塗

「你認識他?」月香奇怪

勝當然很容易解决這個問題 排教雙獅堂的人也有四匹馬騎來,郭

倒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郭勝冤眼睛一陣亂轉,道:「我現在 木棒四方八面一齊擊來。

你的。」月香一面從鞍旁的包袱將銀子拿 「放心,四十三両銀子我是不會不給 前,你還不是手忙脚亂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郭勝大笑。「現在我倒是替你捏一把冷汗 若不是有我這個保鏢,他們四方八面湧 月香道:「這算是什麽英雄好漢?」 「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麽英雄好漢。

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的銳氣,然後乘亂再一輪窮追猛打, 下殺進去,先弄倒他們幾個,先挫挫他們 郭勝道:一就像我那樣, 月香想想道: 像我那樣,出其不意一「那我怎樣做才對?」 殺他

兒不大好,不由自主的停下,偷眼看了 的,想到在女孩子面前這樣說話似乎有點話說到這裏,郭勝才省起那一句他媽 着

這樣說話?」

那兒來的江湖經驗?」

孩子離開牧場。」

月香道:

「一個人不到江湖上跑跑

放心讓一個你這樣完全没有江湖經驗的女

湖,居然看不出月香表情有異,自顧道••

郭勝這個老江湖其實也不是什麽老江

我只是奇怪以他那樣一個老江湖,竟然

反問道:「你問來幹什麽?」

事說出來,但話到了咽喉,終於嚥囘去

月香幾乎便要將中毒烟不能够移動一

道:「樓天豪到底怎樣了?」

郭勝那種啼笑皆非的感覺更甚,奇怪

就像我,若不是得意忘形, 也不會。

們的命就是了。 像我那樣,先將他們打翻, 會是什麽好東西 郭勝道。「以衆废寡, ,你若不能够太肯定, 不下重手要他 不是壞人也不 就

力?」 白,只是因爲他們以衆凌寡才助我一 月香道··「其實你到底什麽事也不明

出錢。 的人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何况你還肯

些木棒如何抵擋得住還不是一削即斷。」

月香道··「我用的劍是一柄好劍,那

一條條木棒給你削的,一定一湧而上,

郭勝搖頭道:「他們不會一個個上來

木棒向你攻擊,如何應付?」

一正如方才,那些排敎的弟子一定拿 「那些環境?」月香不覺追問

月香。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 月香皺皺眉 「你們江湖人習慣都是

0

「也不全都是

月香接問道。・「那他們若非全都是壞

路上總有機會你施展的。」

月香道:一到時你便知道我的武功怎

郭勝上下打量了月香一遍。一看情形

一那是我的武功很不錯。 「可是他怎放心你一個人……」

郭勝道。 一說眞的 ,我對排教雙獅堂 臂之

月香道: 一我以爲你會賺他們那一百

両銀子

不會賺的。但旣然將他們弄翻了,我也不郭勝板起臉,道:「他們的銀子我是 會跟他們客氣。」 郭勝板起臉,道:

子懷中的東西立時都給抖到地上 個排教弟子雙脚, 他隨即走過去,抓起昏倒在地上 倒過來抖了抖 ,那個弟 的

了他手上,他數着一面搖頭道:「這些真快,不過片刻,那些人懷中的銀両便都到 的都是嘍囉小卒。 月香看得怔在那裏,郭勝的動作 也很

的……」 月香詫異地道。「你怎能够這樣肯定

又那會這樣寒酸。」 着的不到二百两銀子, 郭勝道。- 「那麽多人加起來 若是有頭有面的 身上帶

幸好我知道這些是什麽人。」 月香搖頭道: 「我看你簡直就像個賊

他們奉獻身上所有銀両,也不爲太過。」是兵,何况我廢了那麽大的氣力,就是要 是兵,何况我廢了那麽大的氣力,就郭勝道。「這個年頭兵就是賊, 賊就

這麽有趣的人。 哧」說出來,到現在爲止,她還没有見過

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好像郭勝這樣子的 人,江湖上也的確

說他不是,没有錢他有時又真連動也懶得問錢多少去做一些甚至要拚命的事情,若 說他是眼裏只有錢,他有時又可以不

表露無遺,而事實,一直以來他都是這樣客氣,在百家集,在這裏,這種性格完全 對於垂手可以拿到的錢他當然更不會

出來。 大上多少,所以叫做鎭也是鎭中的居民叫 這雖然叫高鎭,其實比百家集並沒有

賣馬,由於高鎭亦是驛站所在,往來人多 ,所以生意也很不錯。 高雷五兄弟在高鎭出口開了一間店子

個可以信任的人帮忙奔走,自己才能够專 豪當然非常清楚才會着秦玉聰去找他們 他們都是牧場弟子,一片忠心,樓天 秦玉驄也知道事情嚴重,路上需要幾

在這個不妥,就是稍爲仔細一點的人都會 以一有什麼不妥他便立即發覺,而何况現 心一意,所以從小路轉出來立即入高鎭。 這個地方他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次,所

沒有,只有高雷那間店子的門戶大開。 長街兩邊的門戶都關閉,一些聲响也

前去,突然叱喝一聲,飛騎疾奔。 秦玉聰目光落在店門上,按韁緩步踱

秦玉驄,不要動!」 冒出了兩列弓箭手,一個人振吭大呼: 來,將秦玉驄困在當中,兩旁屋脊上同時 幾輛木頭車子同時從橫街小巷中推出

匹馬希聿聿一聲,箭也似奔前,疾從木頭秦玉驄反而動得更快,雙手按鞍,那

屋脊上的弓箭手大感詫異,有幾個不 ,却沒有一支箭追得上

那躲在木頭車子後的人同時亦一怔

的人,也知道高雷兄弟五個凶多吉少,正 秦玉驄一看衣飾便知道是排教雙獅堂

> 堂排教的弟子已從隱蔽處衝出 要催騎前奔,前面呼喝聲响,十多個雙獅 ,向他殺奔

獅堂弟子,劍引處,先絞飛了兩柄刀 他的劍立即出鞘,迎向奔來的排教雙

路也成問題。 ,秦玉聽心知落在他們的包圍中非常麻煩 ,看來勢,便是要將木棒掃向秦玉聽坐騎 就是沒有受傷, 幾個排教的弟子隨即手抓大木棒撲到 坐騎給他們弄翻,要趕

的三個雙獅堂的弟子衝去。 當機立斷,他緊接勒轉坐騎 ,向旁邊

獅堂的弟子原是藏身矮牆後。 那邊有一道斷折半塌的矮牆 ,三個變

越那來得及,秦玉聽一個身子更就斜探出知道危險,速度更是飛快,排教弟子要來 馬到底是萬中選一,彷彿有靈性,也

入室大弟子更就不用說。 天武牧場的弟子都精通騎術 ,他這個

不免手忙脚亂,一個隨即大呼叫道: 那三個雙獅堂的弟子一見飛騎衝來 一般

時,秦玉驄巳離別鞍子,飛掠前來。 另外兩個應聲揮刀迎向坐騎,與之同

刷」地挑飛了一柄刀,洞穿了一個人的右 聽已然飛將軍從天而降,劍出如閃電 再將另外一個一脚踢了一個觔斗。 三個雙獅堂弟子才叫「小心」,秦玉 9

空躍上了馬鞍,再策騎前奔,眨眼間已在玉驄差不多同時掠到矮牆上,再一蹬,凌玉驄差不多同時掠到矮牆上,再一蹬,凌 百丈之外。

「可不是,我當時只是在發死人 「什麼?」月香瞪着郭勝

秦玉驄一騎這時候已進入高鎭

M68 總不成也能够帶進地府,我收集起來,替動作多多的。「你也知道的,人死了,錢他居然將我當做施放毒烟的兇手。」郭勝

片刻他們都好像忘記了的,當然是誰也都知道追之不及,高電的店子雖然有馬,這 不想冒險追上去 排教雙獅堂的弟子追到矮腦,一望便

秦玉驄的武功在他們之上,幾個人追上去 ,無疑自討苦吃。 爲首的立即大呼道:「姓秦的跑不到 他們當中並沒有什麼高手,但都瞧出

那兒去,我們立即通知前面的兄弟小心侍 與他揮手同時,瓦面上的弟子立即將 ,一放就是六隻,每一隻鴿子的

信鴿飛放

腿上都綁着鈴子,「叮噹」連聲。 出其不意,亂箭將姓秦的射殺算了。」 上大呼道:「下次再遇上,話也不用說, 另一個看來也像是頭目的同時在瓦面

來的人抓起來,也早就知道高雷五兄弟是 天武牧場的弟子。 他們絕無疑問是受命將天武牧場派出

能力所及,到底距離天武牧場沒有多遠。 再逗留,隨即離開高鎭,這雖然不是官府 ,可見他們的勢力也不小,他們也沒有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竟然敢公然採取行

控制了整個高鎭,才沒有驚動隣鎭的人。 於他們的計劃周詳,行動迅速,一上來便 天武牧場在附近的弟子不少,只是由 他們雖然不在乎,上頭却有命令不要

種東西 將事情間得太多,畢竟時機是尚未成熟。 他們眞正顧慮的其實並非時機,是另一 金銀雙獅堂木天行當然只有這樣解釋 也沒有說出來,影响雙獅堂排教弟子 ,只是目前他們仍然未能够確定,

噤,看來他並不是平日表現的那麼胆大包 ,事實百家集的情景到現在他仍然不住 「可不是。」郭勝機伶伶打了一個寒

的浮現眼前

樣令他寒心。 體事實令他很不舒服,龍山的慘狀不在話 ,其餘那些人那種接近白痴的笑容也一 當時他只是路過,街頭橫七豎八的屍

不加以好好利用。 是錢銀,這種浪費當然是隨便丢在地上 可是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浪費,尤其

免就太過意不去。 不替死人去用掉,未免就太對不起,也未 人死了,錢是不可能帶走地府去的

領賺錢,却是懶性子,花光了,才會去再 他不偷不搶,平日只是利用自己的本

的觀念,所以能够不動腦筋的時候他就不 動腦筋,而他最不喜歡就是動腦筋。 腦筋動得太多就會老頹,這是他一向

事,所以就是死得難看一些他也不怎樣在 樂意將之花掉,這又是完全不用花腦筋的 遇上人死了,有錢花不去,他當然更 ,如保鏢之類。

的工作

動,也所以他喜歡做一些不需要太動腦筋

而且都是他能力解决得來。 家集遇上秦玉聰,這種麻煩却到底不大, 但有時他也會因此遇上煩惱,正如百

什麼不妥。」 月香看見他怔在那裏,不由問:•「有 -」郭勝如夢初覺,一雙眼

珠子又靈活起來 月香目光隨着一轉,落在高雷五兄弟

> 不免一戰,也所以他們才會聯合起來。東西,與天武牧場之間他們始終認為還 他們却並不在乎一戰,就是沒有這樣 ,與天武牧場之間他們始終認爲還是

什麼,雖然沒有說出來,大家都心中有數 ,但一直以來,由於種種避忌,都隱忍不 到底是正邪不兩立,利益衝突,還是

這一天,到底還是降臨了

般的馬,只有策騎繞過一旁,從木頭車子 躍過街上的障碍物,郭勝的坐騎到底是一 街他們便知道出事,月香急不及待,飛騎 未趕到來,月香郭勝雙騎便到了,才進長消息傳出去,隣鎭天武牧場的弟子還 一侧走進去。

從天而降,不由得倉皇閃避。 離開了才走出來,驚魂未定,突然一騎刃 那些高鎭的居民看着排教雙獅堂一夥

抓住了一個老頭兒追問。 「出了什麼事?」 馬奔過,月香隨手

麼?二 忙鬆手,道:「我又不是壞人,你驚慌什 ,慌不迭求饒,月香也給他嚇了一跳,急

間仍然接不上話來,郭勝一騎亦奔至,道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怎麼你也害怕? 老頭兒驚魂甫定,看了看月香,一時

人。」 也不太漂亮,但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壞

她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我是她的保

那個老頭兒給她一把抓住,魂飛魄散

老頭兒脫口道:「你們……」 郭勝道:「我雖然不是女孩子

老頭兒方要說什麼,郭勝又說道: -7

鏢。」

。「老朽張保,年輕時候也曾在牧場幹 「原來是小姐啊。」老頭兒誠惶誠恐

郭勝道:「我們只是要知道出了什麼

「是高雷兄弟 老頭兒張保一句

話出口,月香已截問: 「給排教雙獅堂的人殺了,他們也不 「他們五個人怎樣

知怎樣來的,要通知也不成。」

麼要殺他們?

高雷五兄弟的事情? 的是有奸細潛伏着,否則怎會這麼快知道 個人的身份,苦笑接道:「看來牧場中眞

底出了什麼事? 張保奇怪道:「什麼奸細?牧場裏到

事 ,是了,我那個大師兄沒有到來?」 張保反問道:「是什麼樣子的。」

是那個青年公子飛馬一下子便從車子上躍 車子爛在長街當中,準備拿弓箭對付,可 一個年青公子騎着馬經過,被他們以木頭 ,不知道小姐說的是不是那個……

應該也不會撤退。 **重圍的若非秦玉牕,那些排教雙獅堂的人** 月香一聽不由鬆了一口氣,牧場出去 秦玉驄便沒有其他人,而飛馬衝出

張保怔在那兒,月香也這才考慮到這 月香接問道:「排教雙獅堂的人爲什

月香心頭突然一凜,道··「沒有什麼

月香正要說話,張保又道:「方才有

在他們與樹林那一夥取得聯絡之前 也是說,他們還未知道月香的離開牧也不會猜過

月香應該還是安全的

,也不用進去,他們便看到高雷五兄弟的 說話間,巳到了高雷兄弟的店子門前

沿着刀尖滴下,滴濕了老闊的一片地面 五具屍體無一例外。 着雙獅堂三字,另一柄則上刻排教二字 一具之上都插着兩柄刀,穿透桌面,鮮 那兩柄刀並不一樣,一柄在刀柄上刻 五具屍體並排放在店堂的桌子上,每 血

郭勝看了一眼之後,笑道:「這是示 月香咬着櫻唇,一會才道:「他們

定會後悔的。」 郭勝說道。

有些隔膜,需要一些形式來增加彼此的信 「看情形他們之間暫時還

月香詫異道:「你在說什麼?

像他們那種人,本來就是很難會走在一起 信任,用不着各插一刀來强調他們在合作 ,同心協力去完成一件事的。 一齊負上這責任。」郭勝笑了笑。「好 「看那兩柄刀,他們若是彼此已互相

什麼事,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他們 郭勝道:「也是說,天武牧場一定做 月香隨口道:「當然了。

我們不得不追究,他們因此而驚恐起來 不得不聯合起來。」 先下手爲强。」 月香道·「是他們弄成了那種毒烟

否則你我相信都很難活到現在。」 郭勝嘟喃道:「看來他們還不太成功 「這已經够嚇人的了。」

雙獅堂混在一起?」

狠狠的將那柄刀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

動作多多,刀鋒幾次都是貼面而過,寒

漢子身前,那個漢子爬起來,正要偷偷的 上,尖聲大叫。 開溜,那知道人影一閃,刀便巨架在脖子 股旋風也似來到了方才那個在地上打滾的 語聲未已,他一個身子突然一轉,

跪下來。 ,便將他的叫聲拍斷,他雙膝隨即一軟 郭勝拿刀在他的面頰上左右各拍了

大笑着隨即將刀平放在那個漢子的頭上。 「雙獅堂的原來都是叩頭虫,」郭勝

郭勝接問:「你們躲在這裏幹什麼?」

,却給郭勝以刀尖將他的下頷挑起來。

「這個年頭還有這麼土氣的說話?」

個方向,又是什麼身份,以便前面的兄弟

「看天武牧場是否還有人經過,走那

郭勝冷笑道:「你們在前面還有多少

滿頭冷汗淋漓,郭勝接說道··「那你回答 「你聽到我方才問的是什麼了。」 那個漢子慌不迭的應是,不敢點頭

「他……不是已經回答了。」

我砍你的腦袋?」 郭勝大笑道:「你這樣不合作,是要

他的回答我,敷衍了事?」 來好像是一樣,你是不說心裏話,隨便拿 件並無分別,郭勝聽他說完了才道:「聽 那個漢子慌忙回答,內容與他那個同

的頭顱一轉再轉,那個漢子冷汗濕透衣衫 ,眼珠子隨着刀轉,終於昏過去。 一面說他的刀一面動,繞着那個漢子

郭勝怔了怔。「沒用的東西。」

種人,寧可死掉也不會做對不起牧塲的事 月香一旁應道:「天武牧場就沒有這

郭勝笑應道:「可惜我暫時還不會與

了幌。 明?」隨即伸出兩隻手指,在月香眼前幌 天武牧場的弟子作對,是怎樣有待日後證 (未完・四)

啊? 的屍體上。「你在考慮他們身上帶着的銀

氣侵肌。

木頭車子,身子一撞一震,一雙脚立時軟

那個漢子又倒退了幾步,

後背已抵着

,「噗」地跪下去。

郭勝這才問・「雙獅堂的是不是?

「好漢饒命,」那個漢子倒頭便要拜

翻出去,凌空一個觔斗落在一輛木頭車子 該聲甫落,

來,他早有準備,身手又靈活,當然扎不 郭勝一把抄不住,兩柄長刀已向他扎

中。

東,顯然都是雙獅堂的人。

長刀搶過來,倒轉刀柄,只一撞,那

斬在那個漢子的右臂上。 開,再一刀將來刀迫出外門,反手又一刀知道郭勝腦後就像長着眼晴,回手一刀架 另一個伺機一刀向郭勝腦後斬下,那

了翅膀的飛上半天。 那個漢子不由慘叫一聲,那柄刀像插

的只是刀背。 去,他的手却旣沒有斷,腰也是,斬上去

乎笑刺了肚皮,大笑着再迫近去。 這當然是有意這樣做,郭勝那邊已幾

,便要開溜,郭勝的刀又已在眼前出現。

信鴿 之上,一隻飛鴿正從那裏飛出來,脚上沒 有金鈴,却縛着銅管,絕無疑問,是一隻 况賺錢的機會正滾滾而來? 有銀両的時候很少會動死人的念頭的,何郭勝打了一個「哈哈」。「我身上還 郭勝翻身而下,不出三招,已將一柄 暗算他的是兩個中年漢子,看刀看裝 他的身子突然從馬背上倒

倒是不清楚。」

「一共有多少人?」郭勝追問

「大概二百來個:

,」那個漢子忙又道:「有沒有變動

「有兩批,一在十里外,一在二十里

,那個漢子又一聲慘叫,一個身子倒旋出郭勝刀勢未絕,跟着一刀攔腰斬上去

容易說出這句話。

知道這許多的,到底是那一個的消息?」

月香聽着面色一變,追問:「你們怎

那個漢子苦笑道:「小的只是個收發

,地位低微·

沒有創進去,那個漢子已不由尖叫起來。

「其他的人呢?」郭勝刀一翻,雖然

「都趕到蘇州去了?」那個漢子好不

那個漢子驚魂甫定,才發覺什麼回事

「這一次不會是刀背的了。」 郭勝惡

着他,搖頭道:「你這個胆子,竟然敢跟

那個漢子慌不迭搖手,郭勝冷冷的看

又動,好像隨時都會斬下去。

「你是說你不知道的了?」郭勝的刀

M70





禪林窺戰果

拜她的師傅,丁劍南聽了喜形於色,馬上答應了,而薛慕蘭見兩人將變爲同門師兄弟,

心中暗喜,四人遂即策騎往迷仙岩趕去……

劍南對他表示感激,四人遂一起找一家客店暫住……薛慕蘭得到了師傅的指示後,問丁

,途中,閻老九出手想傷丁劍南,但薛慕蘭却及時出手相救,丁

前文書至丁劍南和方如蘋上安慶,薛慕蘭、卓雲和一路跟隨

方如蘋兩人是否有意求師學藝,丁劍南詐作良師難求之狀,薛慕蘭趁勢說不如去

前文提要…

…眞會蓋……」 薛慕蘭朝她嫣然一笑道:「你這人

而絲履組纓。」這麽看來,二千年前,有 而用之。禮記檀弓傳就有:•「有子蓋旣祥 字流行了没有多久, 就决定用了「蓋」字,有人會說:「蓋」 子已經「蓋」了,作者「蓋」 好像没有一個字比「蓋」字妥貼了,於是 「蓋」乃傳疑之詞,於所言之事未確信時 (作者寫到這裏,除了用「蓋」字, 你怎麽可以用呢?按 一下又有何

會派人牽進去的。」 來是薛施主,快請客室待茶,牲口貧衲自 來,看到薛慕蘭,連連躬身合十道:「原 馬剛到山門口,就有一個靑衲和尚迎了出 太子廟規模可不小,廟貌宏偉,四匹

如蘋往裏行去。 薛慕蘭没有多說,就領看丁劍南,万

設精雅,左右兩廂則是房間。 間精舍,中間是一間收拾清潔的客室,擺 門,是一個小有花木之勝的院落,一排三 進入第二進,就折而向東,跨出圓洞

丁劍南看她不用僧侶帶路,可見她時

常在這裏下榻的了。

就送上四盏香茗。 四人剛在客室落坐,一名青衣小沙彌

準備的,丁兄二位,今晚就讀住在右厢好 有兩個房間,是專門替我們來往的師兄弟 薛慕蘭一指右厢,說道:「這裏一共

無怪不用人領路了。」 丁劍南道:「原來薛兄是這裏的長客

裹也算是我們出入的要道了。」,所以我們出入,都會到這裏來過夜,這 從渡口到這迷仙岩,至少要走五六個時辰 薛慕蘭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嗎,

要開口了。」 不論遇上什麽人,看到什麽事,最好都不 住了,明天入山,等我們用過午餐之後 忽然哦了一聲道:「丁兄二位可得記

兄弟豈敢或忘?」 丁劍南道:「薛兄前天已經叮囑過了

薛慕蘭臉上一紅,說道:·「我們馬上 方如蘋道:•「人家薛兄是關心你。」

就是同門師兄弟了,我自然要關心你們的

麽都要聽他的 前,師兄弟之間,他都很吃香呢,我們什 卓雲和笑道。 「二師兄不論在師父面

卓雲和聳聳肩笑道。「我說的難道是

丁兄、方兄到了裏面,不用我說,也會看 卓雲和道:「好, 好,我不說,其實

住上一宿?」

擺好碗筷,然後就從食盒中取出六菜一湯 衣僧人提着食盒走入,在中間一張方臬上小沙彌進來點起了燈,過没多久,兩名灰 和一桶白飯。

其中一名合十道:「四位施主請用齋

一囘,才各自囘房就寢。 用過素齋,四人又在客室中坐着談了

床舖,收拾得也極爲乾净。 和方如蘋則住右厢,進入房中,却有兩張

慕蘭一再的叮囑你不可開口……」 兒,功力修爲絕不會在師傅之下, 情,都瞞不過她老人家,我想迷仙岩的主 在山上,但在靜坐之際,山下有些什麽事 ,就再也不可如此了,你要知道, 你千萬記住了,從明天起,進入迷仙岩 方如蘋偎在他懷裏, 輕聲道: 所以薛 師傅住

他低下頭去,吻住了她的櫻唇。

什麽事情 開,又道:「我們住到這裏來,可能有 方如蘋任由他吻了一回,才輕輕把他

則爲什麽不直接到迷仙岩去,還要在這裏 方如蘋道:「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否 「妳怎麽會知道的?」

個時辰才會到嗎?」 丁劍道:「薛慕蘭不是說,要走五六

雖然說不出什麼,總覺得多此一 個時辰,算得什麽?她們彎到這裏來,我 方如蘋輕笑道: 你也真是的,五六 宿。

日光不時的注視着道左,可能是在看記號 今天一路上,我看薛慕蘭騎在馬上 丁劍南忽然輕輕哦了一聲,道:「對

晚會有什麽事,你該去閉目養神,歇上 方如蘋推着他身子,說道:「也許今

蘋也在他對面的床上坐好運氣 長劍,在床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方如 言走近左首牀舖,連衣服也没脫,就摘下 丁劍南覺得她說的可能不錯,果然依

,走了出去,心中不覺一動,急忙學步下一囘,丁劍南忽然聽到左厢兩人開啓房門 時間漸漸的過去,現在初更已經過了 中不覺一動,急忙學步下

她們出去了?」 迅快的跟着下床,佩好長劍,低聲問道: 他聽到了,方如蘋自然也聽到了,也

假的, 連大師兄都要聽你的呢-薛慕蘭臉色更紅,叱道:

得出來。

不多一囘,天色漸漸接近黄昏,

了。」說完,一齊退了出去。

薛慕蘭,卓雲和二人住左廂,丁劍南

了方如蘋。 丁劍南閂上房門,就走過去一把擁住

M72

丁劍南笑了笑,道:「妳放心,我知

出去瞧瞧? 丁劍南點點頭問道。「我們要不要跟 如蘋道:•「我們只要小心些,不被

丁劍南道:「那就快走!」正待去開

方如蘋低聲道: 丁劍南相繼掠出, 人已穿窻而出 掠近後窻,輕輕推開窻戸, 「我們從後愈出去 立即掩上了窓戸

兩人一先一後,躍上屋脊,只見正有兩條 人影起落如飛,往西而去。 若非練成洗髓經, 這兩條人影,少說已在二三十丈以外 功力精進, 就休想看

兩人立即提吸眞氣,各自長身而起 丁劍南道:「他們就在前面,我們快

如浮矢掠空,去勢極快。 面兩人輕功也自不弱,一路飛掠

隨,不敢逼近。 面兩人爲了怕洩露行藏,只是遠遠

一下往右首林中閃了進去 劍南趕緊刹住身子, 囘頭道: 「她 後奔行了約莫十數里路,前面兩人

們是否發現了我們?」 似是在等候什麽人了。 方如蘋道:「我看不像,她們閃入林 南道·「那麽我們也快些閃入林

方如蘋點點頭,兩人也迅快的閃入右

須用傳音入密交談了。 方如蘋道:「從現在起,我們說話必

之處,還有二三十丈遠近,是不是再過 丁劍南說道。「我們這裏離她們閃入

點自然無妨。 方如蘋道: 「只要不被她們發現,過

如果有人潛伏,我還可以聽得出來。」 方如蘋道: 「那好,再過一些。 劍南道: 「這個不要緊,十丈之内

了他一下衣袖,以傳音入密說道:「够了 我們就在這裏停下來吧!」 這樣約莫走了十數丈遠,方如蘋輕輕拉 這囘兩人耳目並用,悄悄的穿林而行

身形,凝日往林外看去。 兩人這就藉着一棵大樹停下 ,隱蔽住

蜿蜒從林外通過,地形極險。 坡平地,兩邊松林茂盛,一條石子小徑 此處正好是兩座小山嶺中間的一片

跑到這裏來,會等什麽人呢?」 丁劍南心中暗道:「薛慕蘭她們深夜

弱來, 只要看這幾人脚下輕捷,輕功全都不 那是四五條人影,從左首路上奔行而 他心念還没轉完,答案就來了

現在兩人都可以看清楚了。 ,他們已經來到林前

着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四人 遇見的江南分壇領隊孫必顯,他後面緊跟 (丁方二人認識的只有孫必顯一個)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三天前在安慶茶館

這裏來做什麽? 方如蘋看得暗暗奇怪,孫必顯他們到

> 以用毒出名的無形毒手閻老九 方二人在路上已經遇上過幾次,那就是 這時五人身後又來了一個人,此人丁

開路,老夫是「老護法」不用急急的趕 擺「老護法」架子,你們走在前面給老夫 他不是輕功不如前面五人,而是他要

白鬍子, 作飄然行來之狀,走到近處,一手摸着花 但等三人站住了身子,他就划着雙袖,故 因此,他雖然緊跟着五人身後而來, 問道:「孫領隊,這是什麽地方

石。 那裏是黑石渡!前面再有七八里就是龍門 孫必顯恭敬的道:「囘老護法,方才

閻老九道·「你跟着老夫到這裏來

的人,他們一路西來,很可能老巢就在這報過你老了嗎?那四個小子,是總壇要盯 裏附近,有你老同來,咱們一學把它挑了 ,你老就可以一下子升任五雲門的總護法 ,屬下幾人也可以沾你老的光,得個頭功 孫必顯陪着笑道: 「屬下不是已經禀

不知又是誰?」 丁劍南心中暗道: 「他口中說的四人

方如蘋以傳音入密說道:「孫必顯這

早就把他們拏下了麽?」 那四個小子?嘿嘿,你早說了 混球,他是跟蹤我們來的了 只聽閻老九呵呵笑道:「你說的就是 ,老夫不是

指頭,就可以把他們毒翻了,但逮住了這 ,憑這四個小子,也用不着你老一根小手 孫必顯聳着屑道。「老護法有所不知

四個小子並不管用……」

閻老九道。「不管用還跟着他們來作

巢一舉挑了,連根拔起,一網打盡……」 要老護法同來,就是跟到地頭,把他們老 他們後面還有什麽人?老巢在那裏?屬下 孫必顯凑上一步,說道: 「哈哈……」閻老九仰天大笑,點着 「上面要知

巳!」閻老九話聲一落,又大笑起來: 夫釘梢到來就是爲了這點小事?」 頭道:「他們是五雲門的對頭,你們把老 孫必顯認真的道:「這不是小事。 「在老夫眼裏,這不過是一件小事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在他笑聲之中,另有

人也在哈哈大笑! 閻老九笑聲乍停,睜目四顧,喝道。

笑的是什麽人?」 這人一開口,丁劍南巳聽出說話的是 只聽有人接口道:「是本公子

爾是何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閻老九條地轉身, 月注林中,喝道

走出,說道:•一閻老九,你們是跟踪本公 薛慕蘭、卓雲和兩人,已從林間緩步

不是四個人一道的嗎?還有兩個呢?」 "跟踪本公子目的何在?」 閻老九目光一瞥兩人,微哂道: 薛慕蘭不屑的道。「你是五雲門護法

一大概他們還有兩個趕去報訊去了 閻老九朝孫必顯五人看了一眼,說道 這樣也好,先把這兩個逮下了 哈哈

到了這裏,只怕一個也走不了啦。」 小的,還怕老的不出頭嗎?」 卓雲和冷笑道:「閻老九,今晚你們

教領教本公子……」 卓雲和手按劍柄,說道:「你可要領 只怕連老夫一根指頭也接不下來。」 閻老九怒聲道:「就憑你們兩個小娃

用咱們出手。」 薛慕蘭一擺手道。 「四師弟,今晚不

這話聽得隱身林中的丁劍南, 暗道:「今晚不用他們出手, 方如蘋

還另有高手隱伏不成。」

道人影從石子路上如飛而來,一共是六個 就在兩人心念轉動之間,只見又有幾

然不用出手了。 以六個對付六個,薛慕蘭、 卓雲和果

這六人身法極快, 丁劍南凝目看去,這飛掠而來的六人 眨眼就到了林前

來太子廟和她們是一夥的人!」 入密朝方 知是六個和尚,心中不覺一動,就以傳音 全都身穿青衲僧袍,手持禪杖,一望而 万如蘋道: 「這還用說?我早就看出 如蘋道:「是太子廟的和尚,看

閻老九目光一掠六個和尚,呵呵笑道

連老夫在內,正好六個,你們從那裏搬來 「這幾個和尚大概就是你們的帮手了? 他手指連點,數着說道。「這倒好

使毒,這手指連點,正該是他在暗中使毒 他外號無形毒手,就是說他可以無形

> 表情 張面孔也都是一色的黄蠟臉,死板板毫無衣,手中持着同樣碗口的鑌鐵禪杖,連六六個和尚不但身上穿了同樣的靑衲僧

顯然是戴了面具,這種面具,製作並不高 ,敢情只是爲了遮掩他們的本來面目而 只有六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各不相同 人都可以一望而知,他們的臉上

當前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尚,像是他們領頭 雙目烱烱望着閻老九一言不發 無形毒手閻老九一向原是極爲自負的

指倒下去,心頭不禁大感意外,口 依然凜立如故,一動不動,没有一個人應 道:「爾等出家之人,也來多事嗎?」 人,他手指點出之後, 當前身形高大和尚依然没有作聲 眼看對面六個和尚 一中沉喝

一個人先去試他幾招。」 左手大袖一揮,喝道:「孫領隊,你派 「哈哈!」閻老九口中發出一聲大笑

扇大的手 也沉嘿一聲,突然左手一舉, 但你這大袖朝前一揮,高大和尚口 那知你不動,高大和尚也只是廪立不 掌,迎面劈了過來。 伸出一扇蒲 中

空掌力一 而來,勢道極猛,使出來的竟然是內家劈 這一掌竟然風聲盈耳,一股潛力逼人

頭? 上如果退讓,不敢硬接,豈不弱了他的名 人面前 得,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他在孫必顧等 閻老九除了使毒,本身武功也極爲了 一直以「老護法」自居,第一招

逼去。

因此雖然對方使的是劈空劈,也不甘

面前, 示弱 劈空掌何足道哉?」 中大笑一聲:-「好個賊禿,老夫

口中說得輕鬆,其實早已運起全身功

兩道掌風乍然一接,空曠的山野間 蓬然一聲大震! 右掌一立,朝前推出

震得連退了兩步。 高大和尚依然凛立不動,閻老九却被

色 ,朝高大和尚當胸印去。 口中又是一聲尖厲的大笑,右掌一振 這下他本來清癯的臉上,不禁變了顏

之際,業已烏黑如墨,而且比平常脹大了 人有目忧心驚之感! 一倍有奇,遞出的速度雖然不快,但却 這囘他動了眞怒,右掌從衣袖中探出

的黑色手掌, 高大和尚一雙烱烱目光盯視着伸過 突然吐氣開聲,一掌劈了 過

一驚,暗叫一聲。「般若禪掌-像泰山壓頂般直撞過來, 了個劈掌的樣子;但閻老九突然感到不對 對方劈出 但却有一團令人窒息的巨大無形壓力 這下,他没待掌風劈到,急忙脚尖 他這一掌不帶絲毫風聲,簡直只像做 的這一掌,雖然不帶絲毫風聲 一時不由得

餘五個和尚也手持禪杖,朝孫必顯等五人 中了一點,被震的摔出一丈以外。 點,仰身往後倒射出去, 在高大和尚和閻老九動手的同時, 但還是被掌風掃

取出了兵刄。 你動手不可了。 到了此時,你不和他動手,他也非和 這一刹那間,五人也各自

> 柏年是太極門的人,使的是一對太極圈。鐵扇公子,使的是一柄兩尺長的摺扇。聞背八卦刀。任東平使的是劍。年其武外號 陸承遜是少林俗家南支,使的是雙截棍。 五個和尚沒有作聲,孫必顯等五人也

十個人分作五對,一聲不响

没有作聲,你攻過來了,我也立即出手還

擊,用不看客氣。

聲不响。 就動上了手,旣然拚搏上了, 聲不响,只是說雙方都没作聲 就不會

刀嗤然破空之聲,交滙成一片盈耳殺聲! 聲,太極圈錚然之聲,鐵扇豁然之聲,金 這片臨路的山坡上,登時劍光、刀光 譬如:兵刃聲擊撞發出的金鐵狂鳴之

杖影、棍影,交織成一片閃閃發光的光

當頭劈落。 雙烏黑的手掌像兩柄板斧一般朝高大和 飛出去的人,立即使用千斤墜身法,身形 影,殺得星月無光雲風不變,好不凌厲。 大鵬凌空,掌先人後,疾然飛撲囘來, 閻老九一身功力也極可觀,他是被震 站住了樁,再一點雙足,宛如

往上迎起 高大和尚口中吐氣開聲,雙手一叉

空飛起。人家要稍遜一籌, 然佔了便宜,何况閻老九在内力上總究比 即使功力相等,高大和尚身在實地, 雙方掌勢交擊, 撲來的人,又被震得騰

好個閻老九,他在孫必顯等人面前雖

了他的怒火, 然擺足老護法的架子, 一個觔斗,瀉落地面,又立即一衝而 如人家,却絲毫不肯認輸, 可也够狠、够悍,縱然自知 但一旦臨陣,激起 在空中

幾招硬拚之下,怒氣陡升,同樣雙掌一掄 和他展開了搶攻。 高大和尚敢情也是個生性暴躁的人

但對 林寺的僧人了,對方使出來的一套掌法, 方力搏,他内力雖不比高大和尚稍遜 雙掌展開 現在,他愈發可以斷定高大和尚是少 閻老九毒掌無功, 却也攻勢連綿,銳不可當。 只好以真實功夫和

路 正是少林寺威震武林的「降龍伏虎掌」。 杖的和尚,刀走八卦,身形隨刀飛轉,一 「八卦刀」 孫必顯一 ,使得純熟無比。 柄八卦刀力敵一個使鑌鐵禪

有攻, 勢極爲凌厲。但孫必顯走的是八卦方位, 身法俐落,功力縱然稍遜對方, () ,點、扎、纒、掃,杖風呼呼,攻他對手使出來的是却是少林「小夜叉 打成了平手。 依然有守

詣極深,對方杖勢固然縱橫交擊,但遇上,進擊中寓防守,可說攻守兼顧,劍上造 東平一手劍法, 重的禪杖,在份量上當然不成比例, 柄鐵扇,條開條合,迴環生風,深得武當 他劍招突出 鐵扇公子年其武出身武當派,使的一招突出,也往往會被逼得後退不迭! 摺扇雖只有兩尺來長,忽捲忽劈, 東平使的是劍,劍是輕兵刃 飄洒如風, 輕靈中有沉穩 但和沉

> 活 極圈,使得開闔如風,招中套招,身法靈 ,進退左右,滿塲遊走,奇招突出 聞柏年是太極門的傑出門人,一對太 和

對手接連搶攻,毫無遜色。 陸承遜是少林南支的俗家弟子,使的

單頭棍, 單頭,(棍有單頭,雙頭之別,單頭名爲 棍法,高則高矣;但使用禪杖,使的只是 從槍法中來,且帶黑白鶴子的招數,其爲 是雙截棍,招式迅捷威猛。 他對手使的是「小夜叉棍法」 雙頭棍又名雙頭蛇,亦即雙頭槍 純係

各自有迹可尋,反而減少了許多威脅。 的用法)不如雙截棍來得靈巧變化較多 同出一源,打得雖然激烈,但解拆之間 何况少林南支,本以棍法擅長,雙方 坡間,此時但見劍光刀影,人影起

人完全無關。 負手觀戰,好像這一場兇殺,和她們兩 辞慕蘭、 卓雲和兩人,只是站在一旁

鳴之聲!

落,捉對厮殺,不時响起一片噹噹金鐵交

丁劍南看得極爲驚異,悄聲道

尚使的是『降龍伏虎掌』,其餘五個使的 『小夜叉棍法』, 「這六個和尚武功相當高明! 方如蘋回頭道:「奇怪,那個高大和 難道會是少林寺的僧

就看出來了 她不愧是五雲門江南分壇壇主,一眼

成一氣的呢?」 丁劍南道。 「少林僧人怎麽和她們呵

這些和尚已經被她們收買了 方如蘋道:一可怕也就在此,說不定

拖如怒龍捲風

9

劈如開山巨斧,

也和使杖

別說話,又有人來了 剛說到這裏,丁劍南悄聲噓道: 一快

高大尚硬對了兩掌,人影乍然分開 就在此時,閻老九又是蓬蓬兩聲

接 你一記般若掌。」正待伸出手去! 高大和尚熈的一聲,右手緩緩推出! 閻老九臉色獰厲,怒笑道:

用 尚推出的右肘 人影從空中瀉落,伸手一把托住高大和 , 說道·「閻老哥何苦意氣

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 尚身側已經多了一個紫臉濃眉的漢子 9

掌」接不接得下來!實在毫無把握,只是 但老實說他對高大和尚的這一記 肘已被來人托住 才準備和對方硬拚的 生性喜愛面子, 剛才是在怒氣不遏之下, ,這就嘿嘿乾笑,道。 ,此時高大和尚的手 「般若禪

道: 「澄通大師佛駕原來在此。」

此人竟是少林寺的怒金剛澄通!」 閻老九聽得暗暗一 高大和尚被他一手托住右肘 怔, 忖道··「原來

在霍從雲凝重的掌勢之下

,還是被震得步

格, 中大笑道:「大師戴了面具,

和

突聽半空中响起一聲嘹亮的洪笑, 「老夫就

人好快的身法,聲音入耳,高大和 他

閻老九並不知道來人就是崆峒飛龍

霍從雲收囘右手 朝高大和尚拱拱手

朝霍從雲迎面直搗過去。 禁向左一側,從喉頭發出低沉的怒吼,說 ,身子不

,這五位大師,大概就是隨同大師來江南下就會認不出來了嗎?在下如果猜得不錯 霍從雲豈曾被他一拳擊中,右手輕輕 在

的澄字輩五位長老了。」

到 剛說到這裏,但見幾條人影,連袂趕

柳飛燕 之,萬松山莊總管公孫乾,和男裝打扮的 年嵩昌、形意門徐子常, 來人以萬啓岳爲首,還有武當清塵道 方如蘋輕咦道:「萬啓岳也來了 白鶴門吳綏

位澄字輩大師父嗎?」 確定他們果然是少林寺派來江南失蹤的 萬啓岳目光一 注,問道: 南失蹤的六

了一聲,右手又是一拳襲到。 高大和尚左手被霍從雲格開,口中嘿

給你瞧瞧。 大笑道··「萬盟主若是不信,兄弟試幾招 霍從雲一記左雕手又把他拳勢撥開

疾攻而出 口中說着, 雙掌突然一緊, 一片掌影

雲掌勢猛如開山, 沉黑一聲 刹那之間,但聽蓬蓬連响不絕 高大和尚生性好強,豈肯不接 9 揮動雙掌, 每一掌帶起的嘯聲 記記硬接 ,霍從 猶

他使的正是少林掌功「降龍伏虎掌」, 若松濤賞耳 高大和尚同樣掌發如風,毫不退讓 但

步後退。 聲,右掌當胸忽然緩緩推出 這下可把高大和尚激怒了, 中大吼

出看家本領了! 霍從雲大笑道。。 「如何,澄通大師使

少林和尚的看家本領 話聲一落, 立即功運右臂, ,自然是 「般若 右

手迅快的朝前推出

臉色,高大和尚使的果然是「般若禪掌」 少林寺只 萬啓岳、 那麽此人不是怒金剛澄通 有有數幾位長老才練成 清塵道長等人看得不禁變了 ,還有

忙道: 「霍兄接不得!

没有人敢硬接! 蓬!一聲震天價的大响,緊接着。 「般若禪掌」 般若禪掌的對手)。 震力奇 強,武林中 幾

霍從雲身形一幌而前 ,出手如電,一下點的大响,緊接着但見

傳音入密」 位 晚也得先 塵道長也看得暗暗點頭,立即以 出手把他們制住了再說。 使的果然是少林杖法 朝离路岳道: 「盟主 - , 另外五

住了再說 了本性・咱們只有 萬啓岳發出一聲長笑,清朗的道: 幾位少 二只有一齊出手,怎少林失踪的大師,把 先把他們制

出 公孫乾、 清塵道長、 柳飛燕等人紛紛 年嵩昌、

來的六人·還能 人,還能稍佔一 那五個 ,都是江湖一流高手, 能稍佔一點上風,但此 個使禪杖的和尚,對付 但此刻飛撲過 對付孫必顯等

M76

時壓力大增

失去了抵抗。 再是幾招工夫,六個和尚已經全數制住 没有幾招,已有一兩個和尚吃人制住相反的孫必顯等五人却精神大振, 動

着岑寂下來 坡前一場刀光劍影的拚搏,立時隨

大出 I 大感進退失據! 一薛慕蘭、 自從萬啓岳等人趕來,前後不過盡茶 ,就把六個和尚全制住了。這下自然 卓雲和兩人意料之外,一時

萬啓岳目光一注兩人,說道:「這兩

在下跟踪 就是近日出現江南的一股神秘組合中人, 不可放過。」可能就在這一帶山中,這兩人關係重大可能就在這一帶山中,這兩人關係重大 孫必顯抱抱拳道: 他們已有 數日,他們 一萬盟主,這兩人 的秘密巢穴

松山莊有了勾結?」 方如 蘋心中暗道: 一孫必顯幾時和萬

起拿下好了。」 萬啓岳點頭道。 「很好·那就把他們

聞言不覺冷冷一笑道:「諸位是什麽人?,但事情旣然來了,她可不是怕事的人, 莫非想倚多爲勝嗎?」 薛慕蘭也想不到事情會來得如此突然

盟主、形意門徐掌門人、 武當清塵道長都在這裏,爾兩人是何 公孫乾大笑道: 無知小輩, 難道還想頑抗嗎?」 白鶴門吳掌門 人是何人人

雲的 飛龍霍從雲最高了 這衆人之中,如論武功, ,是以他有意不提霍從 無疑是崆峒

> 「黄山萬盟主也總要講理,頑抗這兩個字怎麽引來了這許多高手?」一面冷哂道: 醉慕蘭聽得不禁一呆, 你們是不是仗着人多勢眾, 心想:「今晚 要

能 己了嗎?來來,任某先伸量伸量你有多 個小輩, 和幾位武林碩彦,是何等人物?對爾等兩 任東平大步走出 何用羣毆,這話不是太抬舉你自 朗笑道: 一萬盟主 少

跟我二師兄叫陣·能在我手底下 ・八招・巳經不錯了。」 卓雲和横閃而出 哼道: 下走得出十 ·走得出

她這話口氣極爲托大

行誰不行?」 知手底下如何?任某就試你十招,看看誰 任東平大笑道:「閣下口氣不小,不

卓雲和怒哼一聲:「好,那你就接着

擊果然去勢如電, 一道銀練直向任 倏地欺身直上 東平當胸直貫過去。 ,揮手之間 十分凌厲 9 嗆的一 這聲

同時出 劍光從側攻到 卓雲和似是不願和他硬打 任東平一見對方發劍攻來 ,跟看劃起一道劍影迎擊出 3 身形一 去 偏

她肋上點去。 閃到了卓雲和右側 劍勢條捲,身子隨着轉動 任東平大喝一聲:「好劍法!」 , 一點銀芒急如流星 , 快捷無比

移山 兩柄長劍快得有如靈蛇亂閃, 卓雲和長劍廻旋, 身子也倏地轉了過來。 使了一招 人影進

「斗轉星 右手長劍 來孫必顯果然背叛了五雲門!」 一搖,說道。「原來閣下竟是初出道的雛年某武又是一聲大笑,手中鐵扇朝前 大概就是鐵扇公子年其武了 小卒的厲害,你亮劍! 年某動手,年某還嫌你是無名 動手,已經是抬學你了 薛慕蘭道·「好·那就叫

醉慕蘭冷然道: 「江湖末流 · 我何用

能事, 退之間 但却銖緬悉稱,誰也佔不了誰的先,樣起一片耀目劍光,極盡變幻之

正好向你領教。 朝薛慕蘭一指,說道: 目己相仿,如今任東平已經和對方一人動 鐵扇公子年其武眼看對方兩人年紀和 不覺看技手癢 L--- 閣下閒着 在鐵下扇

在胸口 他鐵扇一指 搧了兩搧 就豁的 一聲打了開來

把薛慕蘭放在眼裏。 這份神態, 旣悠閒,又狂傲,絲毫未

就有點像儇薄之徒賣弄風流了 在男人面出,就是倨傲,擺在女人面前 但這一神情,從另一面看來,如果擺

和我動手?」 有了氣,修眉一挑,冷笑道:「憑你也配薛慕蘭是姑娘家,看他神態,心頭就

言大笑道:-「閣下名不見經傳, 的一輩中,也算得是佼佼不羣的 年其武外號鐵扇公子 ,若在平時你要跟兒經傳,年某跟你校不羣的人物,聞 中你試試無名

隱身樹後的方如蘋心中奇道。 連本公子使什麽兵刄都還不知道 怎會没有迷失神志? 迷失神志?看 「這人 <u>__</u>

道?你既然使的是扇,就出手好了。」 年其武聽得俊臉鐵青, 你接看了 狂笑一聲道·

以中宮,一招「六丁開」左足猛地踏上一步,右 連長劍都未出鞘 右手鐵 扇風豁然 扇如輪

連鞘朝鐵扇扇面 左手巳經摘下帶鞘長劍 中間點去。 披 9 __ 抬

扇出手,身形連轉,眨眼之間就其武博得鐵扇公子外號,豈是倖 ,她這一揮,右手袖角,開,身子閃電般一個輕控關噹噹兩聲,把年其武政 蘭依然只以左手帶鞘長劍左右 他角,一下拂上 恒輕旋,右手隨 兵武攻去的鐵扇 攻致

落地 年其武的右肩 ,一個人被一股大力推得往前衝一拂快速絕倫,年其武只覺右肩 鐵扇發出 一聲沉重的噹响,跌股大力推得往前衝出 响

如 這一下快得大家誰也没看清楚年其上,一條右臂再也擧不起來。 落敗的?年嵩昌關心兒子的安危 也同樣没有看得清楚 ,武

出 冷冷的道··「我要傷他,他早就 蘭左手握着連鞘長劍,並禾追中低喝 | 聲・「其武速退。」 乍覩年其武鐵扇落地, 急忙一掠 没 撃

色若豬 肝,又怒又憤,俯身拾其武石臂依然下垂若廢 拾起鐵扇 ,一張俊 往 臉

命了

有他後退的機會嗎?

突聽一 陣急驟的 金鐵交鳴

> ,使得大家目光不約而齊,連續响起,最後又是 投去。 0 年明另外動手的兩定「鏘」的一聲大震 齊朝另外動手的

光業已歛去 但見任東平 右手長劍巳斷 ,兩條人影也同 M條人影也同時分開。 ,卓雲和兩人糾纏紛披的 9 胸前衣衫劃

劍

- 尺許長一 頭 條

三寸長的斷劍 剩下半截斷劍 ,一縷鮮 但左肩却 依然誰也 至 頭 青絲,

而起,長劍揮動,化作七八道不了誰,卓雲和一怒之下,身原來二人打出二十來招, 東 而 起 當頭罩落 道 身 9形忽然縱撲 9形忽然縱撲

卓雲和身形疾落,領 任東平没防他八劍 任東平長劍揮動 第 劍 劍劈劍落

中折斷,但是最後那 劍硬向卓 過 劍硬向卓雲和劍上砸去,雙劍空開膛剖腹,心頭不由大怒,大喝無後退,胸前衣衫已被劃破,並 劍尖餘 (餘勁未竭,仍然向任東平腹部射了),胸前衣衫已被劃破,差點被對方。上中雲和劍上砸去,雙劍交擊,這就是中雲和劍上砸去,雙劍交擊,這就是中雲和劍上砸去,雙劍交擊,這就是,但中雲和下劈的長劍,差點被對方

射 任東平 就撮 住了 臨 敵經 美 何 反手 老 - 朝卓雲和左肩 - 到,左手三指

又羞又氣 接我幾劍 劍尖釘上 了三步 卓雲 頭 脸色鐵青 還不 巾跌落 D經看到她左肩句 學起斷劍,正位 經看到她左肩釘着斷劍,血學起斷劍,正待出手。色鐵靑,冷冷哼道:「你再色鐵靑,冷冷哼道:「你再來知道左肩已被自己斷折的跌落,披下一頭秀髮,心頭 如 東平 被震得連退

流不 先去把左肩血止了 ,這就回頭喝道:一四師妹退下

上, 悖: 頭果然釘着一 :後退。 右手兩個指頭 截劍尖, 氣得銀牙 暗

他解開被截經脈 步,右手在他右肩輕 右手在他右肩輕 低聲朝年嵩昌 , 年 老 哥 快 要 少 兄 運 輕 嵩昌道: 電從雲急忙跨

道 薛慕蘭依然左手提着連翰長劍,

拱拱手道: 一葉少俠請留步孫乾比柳飛燕搶先了一步, 柳飛燕和 一葉少俠請留步 公孫乾同 時閃身掠出, [8] ,還是讓兄弟 身朝 柳飛燕

公孫乾稱 柳飛 情她一葉少俠」了 派燕女扮男裝,化名 化名葉青雲, 所以

公孫 乾右手 去 取出魁星筆 說道:

薛慕 蘭目光 領教 打量着公孫乾 仰

自己放在日 名 向天傲然問道。 我就 公孫乾看他一副傲色, 是公孫 眼裏 乾! ,不覺怒笑一 「你就是魁星公孫乾?」 你呢? 叫 什麽名字?」

辞慕蘭不屑的法 公孫乾怒道: 道。一等 一在下 怎不配問你?」 你在我手下

和聽 : 說 低

頭看去,發現 擲到地 競現肩

一囘氣,方可無事。」方使的似是截脈手法,

「你們 還有什麽人要出手的?」 冷然

先去會會:

燕看他這麽說了 只得拱手還禮

、你還不配問我的姓 聲道: 「不錯 好像根本没把

得

也不用走了 公孫乾若在你手下 孫乾若在你手下走不出十招,江湖上公孫乾不怒反笑,點頭道:「好,好 你發招吧

記「手揮五絃」,五指下垂,朝前提劍,擧步朝前跨去,右手一揮,辞慕蘭冷冷的道:「你接着了。 直襲公孫乾前胸。 朝前拂出

當作對手 拂,看去輕描淡寫 記欺身進招,直踏中宮, 根本就没把公孫乾 隨手

只是身形 閣下怎不亮劍?」 、 是身形一閃,避了開去, 公孫乾右手緊握魁星筆, 也並 中喝道 未出手

「對付你魁星公孫

薛慕蘭冷傲的道:

,我何用亮劍?」

雙目乍 用亮劍 一關下好大 公孫乾追 也對他極爲尊重, ,造詣精湛,對方居然說出對付他不 的話 射出兩道懾人 來,是可忍 的口 隨盟主 氣 我倒要 就是以他 就是各大門派掌門 ,熟不可忍?不覺 的厲芒 安瞧瞧你不亮 一身武

兵刃,如何對 點 去 口中說着,右手魁星筆一 記一畫龍點睛」 ,朝薛慕蘭雙一揚,身如流 身如

付我公孫乾?」

蛇入洞一 轉,旦經轉 他在 畫龍點 心頭狂怒之下 點筆影疾若閃電朝 背後, 出手辛 , 化爲一毒, 突然身軀

比他更快, 勢,右手 公孫乾筆勢變化巳經够快 揮起形 形一 閃 明公孫乾右肩揮來已是閃開公孫乾的 但 薛慕蘭

道 這 使的當然又是一 來,這是昔 許多高手之中 但身法飄 年秦嶺派 忽 記截 有 手法更是怪異! 霍從雲一 的武功 個 但 人在

,是以連清塵道長都不會看出來 秦 嶺派不在江 , 已有數十年之

聲 手中空有 逼得只有往後躍退數尺, 薛慕蘭揮手拂來,要待硬接都已不及,被 但却比打他一掌還要難堪, 徒手逼退,他雖然避開了對方一拂之勢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的事 舞,展開了 一退即進,手腕連振 一支魁星筆,居然一招之間就被 一片快攻 才算避開。自己 ,一支魁星筆上 , 公孫乾發覺 口中狂喝

着薛慕蘭團團亂轉,身法迅快絕倫, 他這囘含慣出手 取的都是人身非傷即死的要穴,委實隨着像雨點般飛洒而出,每一點筆影 ,不但人影飛閃 魁星 重

之中, 沾 點點筆芒在她左右前後洒落 藍衫飄風 但她似是並不在意 薛慕蘭 被瀟瀟洒洒而來的筆影包圍了起來 點 ,側身游走, 就像落在 ,左手握着帶鞘長劍 任你魁星公孫乾 一片狂風暴雨 却始終休想

眨眼工夫,公孫乾已經 乙多, 又是一聲大喝 依然絲毫無 ,點點筆影之中, 氣攻出了

施展的 但没 及有人看他施展過 他二十八記 號魁星, 魁星踢斗 「雲裏腿」 三裏腿」,名聞江湖 然以 腿功

M78

幾了, 這囘他已經把題 ,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 他已經把壓箱子的 腿風呼呼 本領全使出 所有的 人 來

一質 腿 無虛發, 脚,敵人怕不筋斷骨折? ,因爲這樣凌厲的腿法,只要被他踢 没人可以數得清他踢出了幾腿,據說他 **雲裏腿果然名不虛傳,雙腿連環飛踢** 但一直沒有踢中薛慕蘭也是事

吧? uli 起了薛慕蘭冷冷的笑聲道。 就在他一片筆影, 和縱橫腿 「巳經够了 風之中

空摔了出去! 喝聲堪堪入耳 5 一呼 團人影憑

出的手? 出的手。
高手,竟然没有一個人看清楚華慕蘭思去的人居然會是魁星公孫乾,塲中這許去的人居然會是魁星公孫乾,塲中這許 高手, 人看清楚薛慕蘭如何 這許多 跌出

中了她截脈手法,因公孫乾,一時之間包 但有 時之間無法站得起來, 以想得到 還是什麽? **停起來,那不是 以爲跌出去的**

才解開他被截的經脈。手在公孫乾右腿上連拍帶揉, 霍從雲趕緊一 個箭步,掠了過去 拍了 兩掌 伸

肝 無能。 公孫乾站起身 朝萬啓岳抱抱拳 張臉色脹紅 道。 「盟主請 <u>五</u>主請恕

兵家常事, 萬啓岳一手捋鬚, 必 介意? 點着頭道 「勝敗

方如蘋低聲 這下直把隱身 暗驚凜 林內的丁劍 「她武功竟會有這般

高 強! 妳目問比她如何?」

> 以 方 才這一 並没有什 記手法而 道 歴出奇之處。 -不 知 她劍法如 只不過極快 何

們有没有她這般 英雄所見略同 快法?」

眞要動 E岩去,實在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薛丁劍兩道:"一照這樣看來,我們進入X要動起手來應該可以略勝她一籌。」 前 方如蘋低聲道: ,大概可以和她打成平手 一我在没有經成洗 現在 赈

差不多,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很難全身而人,至少也有兩三個之多,咱們只能和她慕蘭不過是二弟子,和她功力不相上下的迷仙岩去,實在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薛

虎子 方如 我們只要 蘋 1 些也 三也就是了 入虎穴 ,焉得

別注意

是冷冷的道 敎你 柳飛燕閃身而出 再說薛慕蘭擊敗 眼也 嗆的 你們還有誰要賜教嗎?」没向公孫乾着上一眼,口 没向公孫乾看上 出, 公孫乾 聲撒出長 說道: 着上一眼,只 「在下來領 劍

好 ,你可以發招了?」 薛慕蘭看了她一眼, 傲然點頭道

薛慕蘭 柳飛燕 冷笑道·「有此必要嗎?」 也傲然道。 冷冷的道: 你還没亮劍!

平 劍 法來的 你目 然要亮出劍 : 一葉某是領敎你

出 道 柳飛燕 「看你 辞慕 在 我 你则不 爲能 在我幾長 刻下走 刻,冷 冷哼

幾招 人都是易釵而 弁的 還没

> 動手,就針鋒相對 辞慕蘭横劍當胸,說道 9 口頭上就誰也不肯讓 我已經

你現 派道:一以在可以 一我先發就先發 出手了

就捲起一片劍光。 還句 修進 朝 當然不 ___ 推去 招 「飛雲出 是客氣話 岫

薛慕蘭也不客氣 前攻出 右手一 圈 9 劍勢迥

她這一迴旋 就含有 化 解敵招 和 朝

連敗了 前刺出的兩種功 在場 年其武 許多高手方 公孫 能 才看 乾 他並未 人 自然 使 然對他的就

師兄妹二人,江南分壇也就不至於全(指夜襲萬松山莊的晚上)若是没有(指夜襲萬松山莊的晚上)若是没有,投入江南分壇,撥在孫必顯手下, 如蘋忽然低啊了 聲 , , , 化 名 葉 青 他 們 晚

言下 依然大是氣憤

老哥師兄弟 低聲道:「如果江南 丁劍南伸過手去,握住了她 · 蘋道:「你呀!」 會在一起了,說起來應該感謝霍 · 握住了她纖纖玉手

方如 總是帮着她說話

薛慕蘭使知 使劍的路數才是!」如蘋道:「快別說啦,我們要看看如蘋道:「快別說啦,我們要看看

雲更在草地上檢到一枚黃金打造的八卦,那是彭承業日夕掛在腰帶上的飾物,司空凌雲 大吃一驚,巳知彭承業必是落入敵人手中……原來彭承業離開司空凌雲,在野地上等候 客棧,來到一野地,尋找徒弟彭承業。誰知荒野寂寂,並無彭承業的踪影,隨後司空凌 前文提要: ,業醒轉時,他發覺自己的啞穴腧穴均被人制住,不知爲何人所擴…… 阮小鳳忽然在附近出現,並設了一 下,不斷遇上兇險事故,這同他剛擊退桂如龍等人的攻擊,衝出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與徒弟彭承業一出江湖便在別人的監視之 個美人計,使彭承業上了她的當而被擴去,當彭

四面奏楚歌

人來,可惜他只看到一對黑色的薄底快 正在心頭忐忑之際,彭承業又覺後背 靴子尺寸頗大,只能猜出是個男人。 接着車厢前面那幅布簾一動,走進一

麻·眼前一黑,重新失去知覺。

路上奔馳,這次却在泥地上。





强敵八方來

到的,完全不同,大概上次馬匹是在石板 上慢了很多,馬蹄聲十分低啞,跟上次聽 估料太陽經巳下山,接着又覺得車速比早 當他再度醒來時,車廂已不太燠熱,

奇怪,不知對方要如何折磨自己。 然是在昏睡中被人換了車子, 廂比上次狹窄,而且拉馬的只有一匹, 再過一陣,彭承業又有了發現,這車 他心頭十分

公子麽?」 忽聽車前有個男人的聲音道:是大

停住了。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了進來 接着馬鞭「啪」的一响,馬車便完全

「那小子在車内麽?」 車前那人道: 「好,待少爺給點苦頭他嚐嚐,否則 「是的。」

鳳担憂起來。 沐楊的聲音了,一驚之後, 太便宜他了。」 彭承業心頭一沉,他終於認出這是風 又暗暗爲阮小

年來,可不正是風沐楊? 着,布簾兒一掀,走進一個臉色青白的青 心念未了,車厢陡地微微一沉,緊接

却料不到紅顏是禍水吧,你敢跟少爺爭女 威風,那裏去了?哼,你以爲飛來艷福, 地一笑:「小子,你認得少爺麽?那夜的 人?簡直不自量力!」 風冰楊故意把臉凑到他眼前,冷森森

開弓,摑了彭承業四掌。 說罷向後微微一退,手掌一翻,左右

恥辱?氣得淚水在眼眶內亂轉,只恨不得 時腫起老高,他自出娘胎以來,幾曾受此 這四掌力道奇大,彭承業一張俊臉登

起來。「哈, 少爺面前逞好漢,當眞笑話!」 風沐楊見狀甚是得意,哈哈哈地笑了 一個愛哭的膿包兒,也敢在 言畢又摑

爺之外, 笑一聲:「你遲早是個死人,少爺老實告 彭承業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風沐楊冷

她上床?你奶奶的,給她提鞋也不配! 阮姑娘一定… 彭承業心頭狂跳,暗叫:「他在胡說 只怕你給她出賣了還不知道!還想跟 還有誰能降伏她?憑你這小子? 頭是匹難**騎**的胭脂馬,除少 ·是毁在他手中了

個明白,免得你做個冤死鬼! 然而然自眼神中表露出來,風沐楊又冷笑 他雖然說不出話來,但心中的感受自 小子你還不信?少爺索性跟你說

三十五條人命,實在太便宜了 够以你一條性命,來換取他們的阮家一百 落,這些年來都不敢跟咱家正面交鋒, 是拿你的性命作交換,要跟咱風家解開世 ·· 「少爺雖然不知那丫頭是如何制服你的 總之你是由阮家交給我們風家的!他們 他坐了下來,嚥了一口口水,才續道 你別瞪眼, 阮家近年來人材凋

當眞幸運啊,一出道便成了眾矢之的,也 **不知是幾生修來之福,哈哈:** 舊仇了結, 算盤打得雖响,但咱們也有咱們的打算 風沐楊喘一口氣,續道:「他們如意 難道不會再製造一段新隙! 彭承業一掌。 …有了你

• 道。 一待捉到了司空凌雪,再慢慢折磨 風沐楊直起身來·飛踢了彭承業一 還怕司空凌雲不乖乖束手就擒!

暗中,彭承業想哭,又欲哭無淚,暗怪自 己膿包,一離開師父,便落在人家手中, 風沐楊下車之後,車厢內重又陷于黑

如今唯有希望師父不中他們的奸計。 他自艾自怨了一陣,不期然又想起阮

這樣子的女人? 風沐楊所說是否屬實?阮小鳳是不是

利那間,腦海中又浮上一張嬌艷如花

思報恩,也不會恩將仇報! 的臉龐,自問了一句: 會出賣我?何况我兩番救了 「她美如天仙,怎 她,她即使不

她也同時被人制住と 說也不無道理, 什麽原因?她故佈的疑陣,好讓自己認爲 還與她交談了好幾句話才暈去, 爲何她不跟自己在一起?何况當時 可是心底深處 ,而且自己遭人點了 假如自己受制與阮小鳳無 又隱隱覺得風沐楊所 麻穴之

彭承業實在不敢再想下 「停車, 吃點東西再走 忽聽風沐

事後蹄聲沉鬱,估計尚有不少人在 彭承業這才知道風沐楊另乘一 一保護

要喝一點麽? 那小子已有幾天没吃東西了吧?給他灌 又聽風沐楊道。「給我遞過來!還有 馬匹與馬車終於停了下 「大公子,屬下這裏有一袋米酒 只聽一個

點,別餓死了他,壞了 彭承業經他一提 如今只怕發霉的饅頭也啃得下 不由想起師父的話來, 師父說得不錯,當日嫌那 才覺得飢腸冒火, 暗暗怪

M80

不久,兩個壯漢走了進來,解開彭承

塞入他口中,喝道: 肢的軟穴,然後灌了他半壺水,再把饅頭 業的麻穴,在他氣血未暢之前, 一快吃快吃 再點了四

承業呼吸不暢, 漢冷笑一聲,食中兩指在他鼻上一揑,彭 彭承業賭氣不吃, 只得張開嘴來,另一個壯 塞入他嘴内 緊咬牙關。 一個壯

便昏昏沉沉睡去 不久,馬車又緩緩前進了 ,他坐了一 亞於他平日在家中吃的,壯漢餵他吃了兩

重行點了他的麻穴,然後下車

那饅頭不但不發霉,而且甚香,

竟不

估計天巳亮了 當他再次醒來, 他深深吸了幾口氣,車廂布簾透進一點微

由自主向後滑去-响起,接着馬車向後一掀,彭承業身子不 就在此刻, 匹的 驚嘶聲, 驀地

抵擋得住 ,即使在平時 力道奇大 出其不意也未必 莫說彭承業身

壁上,壁板登時裂開 「喀嗤」 一聲 人即自破洞中穿了聲,雙脚撞在車厢後

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彭承業後背 **痛**,五内一陣 痛,五内一

脚蹦跳,不一忽,馬車便歪倒在山壁旁 少樹幹大石,馬匹在驚慌中 變化突生, ,任何人在這瞬息間都未清則後果不堵 計 ,馬車便歪倒在山壁旁。 ,那拖車的馬匹,更是四 心在驚慌中人立而起,騎

都讓沙子擊中 黑沙急洒下來,衆人一驚之下,臉上手上 那人落了地,脚尖一

風沐楊抽出鍋刀,喝道:「快截住他 人未至,已彎腰作勢欲抓。 這人正是點子 向彭承業掠

風家衆丁家將齊應一聲,齊擧起兵器

手下,撣刀砍了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風沐楊與幾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風沐楊與幾個說退兩步,隨即抓起彭承業伸指解開了他的麻穴。 「司空凌雲,你這次可 ,隨即抓起彭承一股凌厲的掌風

這一叫他運上雄渾的 叫他運上雄渾的內力,有佛門「獅司空凌雲霹靂一聲斷喝:「住手! 「獅子

間,都聽不到其他聲音, 不惠不削其他聲音, 太驚之下, 風家諸人但覺雙耳嚼的一响,一 2驚之下,向後 一响,一時之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 你們可曾知道? 「司空某出身何

誰不知道他是天魔門的第四代掌門人! 風沐楊喝道:「不要聽他花言巧語

老子的毒沙,還敢妄動,難道不怕毒發身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一你們都已中了一啊,捉住他賞銀五千両!」

齊停步不前。 司空…… 司空……你,你說什麽♀」,都是臉色死灰。風沐楊顫聲 ,風家之人如中了 魔般,

司空凌雲道。「老子剛才說什

「聽到聽到……但…

時之間 砂子分佈極廣,而且當時正處人翻馬仰之 塵土飛揚,有誰不被砂子沾上的?一 風家諸人不禁面面相覷起來。那兩把 你們有誰人曾讓它沾上肌肉的否?」 「剛才司空某撒了兩把本門秘製的毒

有毒?」 風沐楊顫聲問道。「你,你那些砂子 ,人人自危,都是做聲不得

名門正派,絕不用毒!」司空凌雲嘿嘿一笑,道:「天魔門是 風家衆人一聽,更是深信不疑,風沐江正派,絕不用毒!」

老人家高興的話!」
想知道解毒大法?想的話,便說幾句讓我想知道解毒大法?想的話,便說幾句讓我也不知是離先坐在地上,接着所有的

個是怕死的**,** 太陽雖還不猛烈, ,你不必想折磨咱們!」,呻吟似的道:「姓風的没一還不猛烈,但風沐楊額頭上已

便站起來吧!」 風沐楊等人臉色大變,却没一個胆敢 彭承業暗暗好笑, 一不怕死的

冒險,長身而起。

讓數十顆砂子打在臉上!司空某雖知不能把砂子舖在牆上,不料一陣無名風吹來,經過一重日晒的手續,有一次,司空某剛 讓把 經過一重日晒的手續, 功,可是焦急之下,仍是運功把其他毒

… 嘿嘿,事後這張面便變成這樣

怨恨,續道:「那時十重淬轟手續,只做自己,心頭得意,有心再作弄他們,以洩 了六重,便已如此,嘿嘿, 山道上二十個大漢,呆坐如死,只聞走動,十步之内,保證倒地而亡!」 他眼光一掠 你們若敢再運

把令徒請囘去,只是對您的一點敬意而 道•-「司空掌門,這實是一場誤會, 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您千萬不可誤會! 風沐楊紅着臉 咱們

還是敬意?」 彭承業怒道:「你摑了我七八巴掌

司空凌雲道:「風家的好意司空某心大人大量,不記小人之過……」 風沐楊哭喪着臉,道:•一彭少俠,你

的那段公案,不想多結仇家,只要你們發 司空某重出江湖,用意只在調查十多年前 上重誓,以後不再刁難我師徒,我便教你 我若要殺你們易如反掌,不過這次

全是我家子弟,發下重誓又有何妨?」

當下首先道:「這純粹是一場誤會

全部望着

風沐楊忖道: 此地除他師徒兩人

以後絕不會再與你老人家爲敵,有違此誓 咱們也知道司空掌門是個是非分明之人

空某告訴你們就是,只要你們席地靜坐一 尤!司空凌雲揮手道:·「好啦,好啦!司 ,便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絕對不能走動,就算內急也不可起身 時辰,毒性便自化解!但一個時辰之內 其他人見大公子都發起誓,也紛紛效

否則,嘿嘿!你們自己知道後果!好吧

塊上一點・換了一口氣冉冉上升。 吸氣向山壁竄起,半空在一塊突出的石 言畢,司空凌雲便抓住彭承業的腰帶

,只見山道二十個大漢,如老僧入定般,段頗大的跟離。脚踏實地之後,低頭一望欲跳出口腔,這才知道自己跟師父尚有一 端坐不動,不由覺得好笑。 ,只見山道二十個大漢,如老僧入定般 彭承業只覺騰雲駕霧一般,一顆心似

兒,你吃了不少苦頭吧!」 司空凌雲看了他一眼,柔聲道:「業

去摑他幾掌出出口氣!」 「師父・風沐楊太可惡了 ,待弟子下

容易才救下了你,你又想再去惹禍?」 司空凌雲伸手一攔,道:「爲師好不 「怕什麽?他們中霉極深, 難道敢還

險地,走爲上着。 司空凌雲眉頭一皺,道:「此處尚是

震耳欲襲的長嘯! 話音剛落,背後山壁下忽然傳來一道

快走! 微微一慄,知道有高手至,忙道:「業兒 嘯聲綿實,來勢又速,司空凌雲心頭 山壁之巓長而狹,一邊是崎嶇山路 拉起彭承業向前奔去!

另一邊則是深淵,若然失足跌下 身碎骨不可! 非得粉

了一句,冤家路窄,爲首那人正是天網堡囘頭一望,只見背後巳多了兩個人,正應又是一道深淵,司空凌雲暗叫一聲苦也, 堡主關懷義! 奔馳了十來丈,山壁已至盡頭,下面

臉慓悍之色,壯漢腰上懸着一柄刀,不知 刀鞘鑲着什麽實石,在日光下不斷閃着亮 四十左右的年紀,一雙眼精光四射, 關懷義背後還有一個身材略矮的壯漢

看你還能逃到那裏去!」 只聽關懷義喝道:「司空魔頭,這次

俠,又說見到某家便要假道他行, 業希望便十分渺茫了, 還有幾分把握可以走脫,但多了一個彭承 地又叫我魔頭來了?」 主何其善忘也,前幾天才尊稱某家一聲大 司空凌雲心頭忐忑,若果只他一人, 嘴上却道: 「關堡 今日怎

的話?」
種話有誰聽見,你問他們,有誰肯相信你 種魔頭講信義,無疑是對牛彈琴, 關懷義臉色鐵青,沉聲道:「跟你這 何况這

主一樣,正在解毒哩!」 他們相信之至,你看,他們跟關堡

那壯漢喝道••「堡主讓開,讓風某來

扯, 像司空某已成大麻子!」司空凌雲嘴上胡 心中却暗在尋思脫困之計。 「恭喜堡主一張臉依然俊朗得很,不

定冒險一試。 經驗雖淺,也看出師父心中之顧忌,便决出,上面掛謊了粗壯的樹籐,彭承業江湖 丈多寬的深淵,山壁上有一棵大樹斜伸而 被風一吹,逐漸散去,彭承業忽見對面有 座山崖,與此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道四 此刻日 頭已近中天,山淵中的白烟

「師父,弟子先走一步,請你抵擋

M82

承業是要利用樹籐飛越深淵。自己的心頭壓力,便應了一聲,却不知彭 司空凌雲心想他若能離開,還可減輕

即擅拳而出,叫道:「司空某本不想多結,何必焦急?」說着又作狀伸手入懷,隨 仇家,奈何你們迫人太甚,只好使點手段 他反身站住,笑着道:「兩位慢慢來

那壯漢冷笑一聲,忽然揚手射出一 抓住樹籐,用力一盪,飛向對面山崖! 望,眼光不期然跟他望去,這才見彭承業 說話間,見關懷義背後那肚漢轉頭而 把

飛刀。 司空凌雲大吃一等 右掌倏地張開

前,把它磕飛! 一枚銅錢也脫手飛出 私力射及樹籐之

柄 那壯漢飛刀落空,又伸手入懷取第二 但彭承業已落在對面山崖!

在手中, 「幸虧我剛才心血來潮,捏了一枚銅錢 司空凌雲額頭湧出一陣細汗,尋思道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風寶刀之名也未聽見麽?」 之術不錯,不知腰上那柄刀管不管用? 他吸了口氣,嘿嘿笑道:「閣下飛刀 關懷義冷笑一聲。「你連風家老四

却連眼睛也没眨一下。

動不動,山風吹過,衣袂獵獵作响,

爭長短。田家莊,都是實力雄厚,力足與任何帮派 網堡和神劍堡,三莊是風家莊、阮家莊和 十年來尚崛起了幾個新組織。一劍不是指 三莊』的風家莊風家老四,失敬失敬! 一把劍, 司空凌雲笑道:「原來是『一劍二堡 原來武林中除了九大門派之外,近數 而是指「七星劍派」,二堡是天

望!」 當下風寶刀忽然越過關懷義,抽出腰 當下風寶刀忽然越過關懷義,抽出腰

,此戰是否勢在難免? 司空凌雲道,「司空某與貴家無冤無

你一較高下!」
你的真實武功,傳聞有點誇大,早就想找你的真實武功,傳聞有點誇大,早就想找你的真實武功,傳聞有點誇大,早就想找你的真實刀道:「風老四識英雄重英雄,

手入懷,抽出軟劍來。 「你尊重我,司空某也尊重你! 「很好。 」司空凌雲臉色一正,道: 一說罷伸

肅穆無比,目光如刀鋒般銳利。 司空凌雲一劍在手, 一張臉立即變得

刻一般,雙眼緊盯在司空凌雲臉上。 風寶刀把寶刀橫在胸前,臉上線條如

似乎難以暢順,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 壁上擴散,關懷義忽覺心房一緊, 司空凌雲與風寶刀如山嶽般峙立,一 刹那間,一股废厲的殺氣,立即在 呼吸都

子都酸了,才見風寶刀向前跨出一步,但,下面的風冰楊以及那些家丁家將等得脖,不面的風冰楊以及那些家丁家將等得脖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依然不言不動

動手必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關懷義知道他倆兩個不動手則已,

動手必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關懷義知道他倆兩個不動手則已,

風寶刀表面上鎭定如恒,但心頭却

門,饒得他近年來有江南刀神之佳譽,仍垂近地,全身無一處有破綻,無一處有空暗發慌,只覺司空凌雲隨便一站,軟劍下 然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司空凌雲身子一 更慌。這一慌,眼神不由微一散亂,忽見他看不出司空凌雲在想些什麽,心頭 風寶刀下意識地覺得司空凌雲要發動 動,左手隨之一抬!

巳捲到司空凌雲的喉前! 撥千鈞之勢,只見白光倏然一閃,刀鋒便這一刀,風寶刀蘊力千鈞,當眞有力 破空劈出! 聲嘶喝,手臂一掄,竇刀立即拽着日光攻勢,心念一動:「先下手爲強!」猛

如蛇一般彈起,急刺對方手腕! 身子向側一偏,同時右手一抬,那柄軟劍 先發而巳! 司空凌雲那一動並非出手,只是誘敵 待得風寶刀招式巳露,他才把

刀更加辛辣,是攻敵必救! 這一劍,雖然後發,但比風質刀那

寶刀本身在這瞬息間,也只能在喉底深處 ,猝然發出一道模糊的「胡胡」聲 ,實在不足以令人發出任何驚呼, 劍也離風寶刀手腕兩寸!這其間的空隙 電光石火間,刀離司空凌雲喉前兩寸 甚至風

手腕一抖之後,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兩人齊時變招 同時發出第二招!

「錚」的一聲輕响, 刀劍相觸之後

刀鋒一偏,立即直砍司空凌雲的肩膊! 是以快爲主,是故刀劍輕觸之後,風寶刀 兩人又同時變招! 風家的「閃電刀法」名聞武林,自然

這是第三招!第三招與第二招幾乎是

偏,軟劍揮處,急刺對方左脅! 不料,他快司空凌雲也快,身子再

魔鬼一般,刀到半途,手腕一轉,把軟劍 風寶刀見對方這一招詭異及快速處如

刀,經已來不及了 劍巳貼着他的刀脊滑了下來,待要振腕翻 只覺五指一凉 正想發出第五招,忽見司空凌雲的軟 接着但見司空凌雲霍

地跳開, 倒抱軟劍, 了,以後再厲害的刀法也無法施展! 如司空凌雲不收劍的話,自己這隻手便廢 不到自己才發了四招便敗在對方劍下! 断顫抖着, 風寶刀粗壯的軀體如風中柳絮般,不 一張臉比雪還白,他做夢也想 道。「承讓了!」 假

這個打擊實在太沉重了,也太難接受 比死還難受!

凌雲長嘯一聲,身子一横,條地向山道飛 空撒網望司空凌雲罩下時,才矍然一醒。 **軀壳,直至關懷義飛身越過他頭頂** 也因此這刹那,他三魂六魄都似離開 山壁狹窄,陡增天蠶網的威力,司空 ,凌

起落已抓起風沐楊,喝道:「停! 起來,關懷義緊接着撲下,司空凌雲一個 風沐楊等人齊聲大叫, 却無人敢站立

是個人物,怎地拿後輩作擋箭牌!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說道:「關懷義 關懷義冷笑道:「司空凌雲,你還算

,你爲人如何比我還清楚,這種話壓不了

也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關懷義乾笑一聲:「老夫縱然不肖

無恥?車輪戰法,以眾凌寡,難道也是英 一聲大俠了!姓關的,你偷襲某家便不 「當然!若地位互易,只怕你又要尊

某敬你是一條漢子,亦謝你自惜羽毛!」 風寶刀在山壁上道: 「可以,只要你不助這姓關的,司空 「司空凌雲,風

他的奸計!這厮正是要使逐個擊破的策略 某立即放人!」 關懷義急道:「風老四,你千萬勿中

如何 恕在下難以遵命了!」 咱們跟這種惡魔,還講什麽道義! 風寶刀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無論 , 今日風某都不會與他爲敵, 關堡主

道··「關某是你邀來的·主人既然不緊張 空凌雲的武功也着實畏懼,風寶刀不助他 ,他可也不敢造次,當下立即遠遠退開。 客人豈有越俎代庖之理?」他心內對司 關懷義」變再變,半晌才乾笑一 聲,

有期!! 爲友,尚盼三思!司空某言盡於此,後會 **!姓闞的貪生怕死,言而無信,不堪與你空某平生第一對手,但品格却勝過很多人** 冲着今日你這幾句話,司空某也要稱你是 一條好漢。」一頓又道:「你武功雖非司 「風寶刀,你我格于形勢,不能爲友,但 司空凌雲放下風冰楊,迎空抱筝道:

言畢頭也不囘, 揚長而去

目送他離開,心潮汹湧 4他離開,心潮汹湧,却不知是什麽滋風寶刀立在山壁上,神情一片茫然,

> 懷恚怒及殺機。 關懷義一張老臉如同晚霞,臉上却滿

依山而鑿,有些地方深入山壁之下,另 彭承業會合一 旁則是深淵,走了一陣,才繞到對面,與 司空凌雲沿着曲折的山道而行, 山道

戰是誰勝?」原來那幾招疾如星火,他又 彭承業見面立問: 「師父,剛才那

離得遠,根本看不清楚。 司空凌雲淡淡地道:「爲師若輸了

還能安然過來歷?」 彭承業尷尬地一笑,問道: 「師父

這裏是什麽地方?」 「括蒼山。」

是他洩露出去的!」 不讓徒兒打那小子一頓?師父您的行踪就 仍然憤憤不平。咬牙道・一剛才師父爲何 設想!」彭承業想起被風沐楊侮辱的事, 「幸好師父來得及時,否則後果不堪

能不讓你打麽?」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 「能打,爲師還

徒兒好生難明!」 彭承業一怔,問道: 「師父的話 9 敎

雲含笑把那夜施計作弄關懷義的事迹了 一因爲他們根本没有中毒! 司空凌

現在徒兒什麽氣都消了 彭承業聽得哈哈大笑,道。 「師父

,輕的還要吃掌門一頓數說,重的可能另武當,不但弟子不屑爲之,就算這樣做了 黑道,與所謂名門正派不同,換作是少林司空凌雲笑容一歛,道:「本門出身 有刑罰!不過為師却不喜如此,

對敵人反而方便!」 人心叵測,太過拘謹,對自己碍手碍脚

之道!」 人,不妨以眼報眼,但若人家尊重咱們使詐,而是要因人而施,對那些奸詐的 咱們更須加倍尊重他人!這便是爲師做人 使詐,而是要因人而施,對那些奸詐的小他吸了一口氣續道。「爲師並非敎你對敵人反而方便!」

正容地應聲受教 彭承業從未見過師父如此嚴厲的

魔與道,黑與白的看法便大不相同了 種道理明白的人也很多, 司空凌雲嘆了 口氣,道。 無奈對正與邪 「其實這

都是黑白不分之輩麽了一 彭承業忿恨地道:「師父,難道他們

地位與勢力。另有一些人則只是為了討好們有益無害,也可以繼續保持他們原有的「非也!因為維持這種『定論』對他 某些人而隨聲附和而已!有的則被他們弄 亂了固有的觀念,只得人云亦云!」 地位與勢力。另有一些人則只是爲了

險惡,揭了他們的痛脚,他們若不把我當,只因我年少時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心嘆了一聲:「爲師被他們視爲魔頭、死敵可空凌雲抬頭望着悠悠的白雲,又長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道:「天理往往,彭承業怒道:「如此豈有天理?」作惡魔,豈不是反要讓人視爲邪惡?」

你怎會知道徒兒被風家押來此處? 彭承業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 「師父

乎情深義重……哈哈,比師父的遭遇好得一出道便得美女垂青,而且她着來對你似的一個紅粉知己,告訴為師的!想不到你可空凌雲看了他一眼,笑道:「是你

江湖風險 的

想到此點・所以他已自温州趕來。 彭承業問道:「府上不在蘇州歷? 不料阮小鳳微微一笑,道:「家祖也

「是的,但家祖有事到温州!」

處? 司空凌雲皺眉問道••「相會地點在何

點訂在金華!」阮小鳳見他仍猶疑不决, 「家祖不知前輩要去何方,所以把地

司空凌雲心頭一動, 脫口問道: 是

什麽秘密?」

說! 只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見到你才肯

恩, 他不會借此來謀害我師徒吧?就算如 司空凌雲心中尋思道: 空菜也不怕他!」當下頷首道。 「業兒對他有

彭承業心頭一動,問道: 「阮姑娘

之估計耳,他認爲令師下山之後,必取道 個歌脚地!」 西北,而仙居鎮較大,必是令師徒的第 阮小鳳嫣然一笑,道: 「此亦是家祖

司空凌雲心頭微微 一懷:「道老頭心

客棧歇脚,吃過晚飯,三人便都囘房休息

可有發現什麽武學

多了!

司空凌雲一怔,詫聲問道:「人家都徒兒那裏有什麽紅粉知己?」 彭承業臉紅如火,忙道:「師父取笑

你還要瞞着為師?」

化?」

答話。

不由露出幾分迷惑之色,一時之間竟忘了

彭承業囘頭,看到少女歡悦的神情

是說誰呀? 彭承業急得直跺脚。「師父,你到底

說你救了她兩次呢!還是你是因此才得罪 「阮小鳳,業兒,你不認識她歷?她

話立即翻上心頭,沉吟道:「她本是跟弟 彭承業又是一怔,刹那間,風沐楊的

面衝突,而又感於你兩次救她孫女,因此年來勢力大增,是故阮望山不欲與風家正 救走的,只因阮風兩家有世仇,而風家近 子一起的……怎會遇上師父您?」 司空凌雲微笑道: 「她說她是她爺爺

鳳的爺爺,他家與風田兩家,合稱『三莊他一頓又道:「對啦,阮望山是阮小 吩咐阮姑娘來通知為師,為師得訊之後

風沐楊的情况,疑雲難釋,又問:「阮望「原來如此!」彭承業想起阮小鳳與 頗有點勢力!

山爲何只救阮小鳳,而不把徒兒一起救下

忙把彭承業按在樹叢後 司空凌雲忽然道:「噤聲!有人來!

正是風寶刀、關懷義與風沐楊等人,那些 只見幾匹馬自山下風馳電掣般奔過

司空凌雲直待他們去遠才露出身來,人不斷交談着,聲音不斷飄了上來。 閃過幾分担憂之色, 喃喃地道: 一聽

「恭喜彭兄脫險歸來,

起來,莫非這十年來,江湖上有很大的變 甘心,這是什麽原因?他們怎會突然聯合 風寶刀之言,似乎有很多人要殺死爲師而

下

一顆心!」

父眉宇間,滿含憂色,也不敢多問。 話,彭承業本來有很多話要問他,但見師 他只顧想着心事,竟忘了答彭承業的

姑娘等你答話呢!」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

二業兒,人家阮

你不如囘家去吧!你跟在爲師身邊,實在 太危險了! 過了半晌,司空凌雲才道。「業兒,

兒也萬死不辭!」 何 弟子服其勞,這話徒兒不敢稍忘,無論如 ,徒兒也要跟着您,即使危險重重,徒 彭承業堅决地道:「不!師父有事,

空大俠原諒!」

「姪女不懂說話,請司空前……

請司

四十有二,

粉臉嬌紅,低聲道:「司空前輩您好!

原來這少女正是阮小鳳,阮小鳳聞言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司空某今年才

你叫我前輩不怕我生氣麽?」

P[] -哈哈一笑,憐愛地望了他一眼,道:「走 司空凌雲頗覺他有當年自己的傲氣,

師父,咱們去那裏?」

再說吧! 出惘然之色,半晌才答道··「咱們先下山 彭承業這一問,司空凌雲臉上霎時露

西天染得如血般鮮紅。 酉時將過,七月的黄昏,落日餘暉把

樹梢上冒起,歸飛的宿鳥在樹林上空盤旋 不斷發出聒耳的叫聲。 殘陽如火,古道人稀,遠處的炊烟自

盈 見樹林中一個少女牽馬而去,臉上笑意盈 都是心疲力倦。 過了樹林便是仙居鎭,還没入鎭,只

遠而來,那瘦長的背影使人覺得他兩師徒

徒,還是恰巧碰上的?」

去了,阮姑娘,你是好意來此等候咱們師

要論起來,小妹還要謝你哩!」

司空凌雲笑道。

「你倆也無須謝來謝

你跟風家結怨,也是因小妹引起的哩!真

「彭兄再這樣說,小妹可受不住啦!

則在下如今可能已身首異處了!

理?」心生此念,疑懷立釋,忙道:「多 所說的那般奸詐狡猾,師父豈有看不出之

謝姑娘千里報訊,使在下能及時搭救,否

中暗道。「師父目光銳利,也不知見過多

彭承業見師父與阮小鳳有說有笑,心

少大奸大惡之人,假如阮姑娘真如風沐楊

大俠兩個字,司空某現在是旣敬且畏!

- 對

大俠,任司空某挑,我寧願要前輩了!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道:

「前輩及

司空凌雲及彭承業拖着長長的背影自

小妹至今才放

事在身,令祖盛意

恕無法遵命了!

司空凌雲眉頭一軒,道:「司空某有

舍走一趟!」

特來此等候,他着姪女一定要請兩位到寒

阮小鳳一本正經地道:「家祖囑晚輩

忙又道··「家祖說他有一件秘密要告訴你 ,這件秘密,關係着前輩的聲譽!」

「姪女問他,家祖不肯透露一個字

好吧!!

你怎知道在下與師父會來仙居鎮?」

思好生仔細!」 當下三人聯袂入鎭,先找了家乾淨的

疑難麽?」 ,多少也跟人交過手, 司空凌雲問道。「業兒,你出道之後

的救命絕招,最後又把自己與敵交鋒的經 驗,秘竅仔細傳授予彭承業。 空凌雲一一替其解答,又教了他幾招實用 彭承業想了一下,提出幾個問題,司

路 ,司空凌雲說道: 這一談,直談至三更,彭承業得益良 「睡吧,明早還得趕

仇家夜襲, 睡,司空凌雲盤膝於床,運功調息,生恐 此刻有師父在旁,一趟下床, 彭承業失陷之後, 不敢睡覺。 精神一直十分緊張 便酣然入

人這才併轡同向金華的方向馳去。 阮小鳳十分乖巧,又買了一些乾糧,三 司空凌雲叫彭承業去買兩匹馬

亦自感没趣! 觸,也只是有答無問,弄到最後連阮小鳳 尚有點芥蒂,二則鮮與年紀相仿的異性接 師徒交談,可是司空凌雲表面上樂觀,但 心中不無担憂,彭承業一則對阮小鳳多少 一路上,阮小鳳不斷尋機與司空凌雲

充飢,二則讓馬匹歇息一下,歇息將近 才再度上路。 ,三人停馬於樹林, 一則吃乾糧

個時辰, 在最前頭,這才好過一點。 承業看她一眼,便心跳加速,最後索性走 汗,雙頰如火,嬌俏嫵媚,不可方物,彭 在肌膚上,益顯得身材玲瓏浮凸,粉臉帶 背,衣衫盡濕,阮小鳳的一襲羅衣都全貼 夏日趕路甚是辛苦,三人都是汗流狹

司空凌雲身邊掠過,一揚手, 戒備,不料那人只望了他們一眼,催馬自一匹快馬,迎面急馳而來。司空凌雲暗暗 馳了三四里,忽見一個黑衣漢子騎着 一枚小旗抛

射在一棵樹幹上一

幹上那枝小旗! 上躍起,凌空一折腰,猿臂輕舒,摘下樹 馳,眨眼經已去遠。他甩蹬抛韁,自馬鞍 司空凌雲一囘頭,那黑衣漢子策馬狂 這旗色作黑,上面用金線綉了北斗七

表那 眼,覺得以前未曾見過,不知道這旗是代星,旗面只有一掌之長,司空凌雲看了幾 阮小鳳走了過來,驚呼一聲,道: 一個組織。

這是武林令旗!」

地我從未聽見?」 「武林令旗?」司空凌雲一怔 0 「怎

四方豪傑都得聽令! 「這是武林盟主的令旗, 此旗一至

「武林盟主!」司空凌雲更感奇怪 「武林中幾時多了一位盟主?」

望 湖事,甚至出師之後的弟子,也不能以門人人材凋零,所以宣佈封山十年,不問江峨嵋、華山與崑崙五大門派鑑于近年來門 下同道,同心合力, 率羣雄,以便在武林有難時,可以號召天 門派在封山之前,便建議推出一個能負眾 派的名義,參加任何武林糾紛。因此五大 ,而又智勇雙全的人作爲武林盟主,統 阮小鳳道。「四年前,少林、武當、 維護正義!」

神聖! 智勇雙全,又能負眾望的武林盟主是何方 空某現在倒成了武林公敵了!却不知這個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如此說來, 司

稱他爲『義薄雲天』!」 連盟主!」阮小鳳道: 「便是七星劍派的現任掌門 「近來,江湖上都 人連雲天

> 雲天 • 「好一個『義薄雲天』,他如果是義薄 最後却狂笑起來,笑聲到了後來却似哭聲 阮小鳳與彭承業驚詫地交換了個眼色。 良久,司空凌雲笑聲才止, ,司空某倒變成臭氣薰天了!」 司空凌雲臉色先是一怔,繼而一變, 喘着氣道

令祖!」 異日司空某若能重見天日,再到府上拜訪 林公敵』,不敢連累你們阮家,你請吧! 連雲天雙手遮天的時候,司空某又是『武 氣,神態略飲,道:「阮姑娘,如今是 「化骨也認得他!」司空凌雲猛吸一

與他們一般見識!」 石的小人!阮小鳳雖是一個女流,也不會 來?阮家雖然不肖,却也不是那種落井下 阮小鳳忙道: 「前輩如何說出這等話

大暑天喝了一碗冰鎮蓮子羹般,大是舒暢 ,忍不住向她投過一個感激的眼神。 阮小鳳道:「看來前面必有連盟…… 司空凌雲心情激動,聽了這句話,

另抄小路走吧!」 連雲天的人,咱們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 司空凌雲目光一變,道。 「司空凌雲

騎急馳而來,馬上騎客仍是一身黑色衣 三人再度上馬 ,剛馳了數丈,前頭又

喝道··「天魔門第四代門人司空凌雲在此 褲。 司空凌雲雙腿一挾馬腹, 當先馳出

令旗抓在掌中! 衣漢子又揚手抛出 司空凌雲催馬奔前,伸手一抄已把那 一枝令旗

那乘人馬來至五丈外,立即勒馬,黑

道要殺他,猛吃一驚,慌忙撥轉馬首往來 那黑衣漢子見司空凌雲策馬縱前

路馳去! 司空凌雲揚聲大笑, 隨手把令旗抛掉

彭承業急問:「師父,你認得他?」

敵! 那些趨炎附勢的 同頭喝道:·「業兒,快!爲師要看看是 彭承業道:「師父,弟子與你共同禦| 趨炎附勢的小人在前面擋路!」

是我天魔門的繼承人!」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 「好志氣!不愧

不行,等下若是勢色不對,你便與阮姑娘話音一落,他忽然把馬勒慢,道:「

見機先退! 彭承業急道, 「師父, 徒兒豈能撇下

找他!上馬!」 豈是貪生怕死之徒?他來得正好,我也想

有什麽手段儘管使出來,司空凌雲若是 一下眉頭的,便不算好漢!

展克情,終是心有不甘,爲師若是不敵, 獨可見機行事,有你們在身邊,那就困難 得多了!業兒,這一件事你不必再說,爲 師知道你一片孝心便是,何况你若有什麽 不測,爲師也難向令尊交代!」 彭承業道:·「師父**

有一山高是也!」 凡幾,誰敢說自己天下無敵?所謂一山還「痴兒,天下間藏龍伏虎之人也不知

阮小鳳接道:「話雖如此,

住前輩劍法的 · 武林中的確巳找不到幾個道:「話雖如此,但能擋得

再說姪女與彭兄武功雖不行,但吶喊助 家祖父對前輩的武功就佩服得五體投地

威倒也可以!」

們兩個便立即逃走,我自有應對之法! 咱們便在金華見面!」 「不必多說,總之若是勢色不對, 你 嗯

人來,爲首一人喝道:•「司空凌雲,看鏢 話音剛落,只見前面樹林中竄出幾個

- 」三枚飛鏢成品字形,向司空凌雲胸膛

倉猝應變中仍能從容用掌風把飛鏢震飛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長髯老者 那三枝飛鏢來勢雖速,但司空凌雲在

躍出路中,脫手又飛來三枝飛鏢。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我道是誰, 原

在馬首上! 面那枝飛鏢倏地一沉,「噗」 心賣弄,待那飛鏢近身才發掌,不料最下 來是『連環飛刀』秦景明秦老兒!」他有 的一聲, 射

道,下三艦的淬毒暗青子!莫非是要想投景明號稱大俠,想不到也會用這種邪門歪 一曲 曲,砰的一聲,跌倒地上,一動不動。司空凌雲甩瞪飛下,那馬兒一掀,後脚 司空凌雲臉色一變,冷笑一聲。「秦 那馬中鏢之後,怒嘶一聲, 人立而起

悲哩! 淬毒飛鏢對付你的一匹坐騎,老夫還嫌慈 秦景明老臉微微一熱,喝道。「司 你別逞口舌之利,以你之作爲,用

到我天魔門下來乎?」

而是招呼我的坐騎!」司空凌雲冷諷 「旣然司空某如此不屑,何不再用暗青 「哦?原來你用暗靑子不是要殺某家 道

M86

累!」
 二司空凌雲,這馬之死,實是受你之道:一司空凌雲,這馬之死,實是受你之出一句反駁的話來。他背後一個黑衣青年出一句反駁的話來。他背後一個黑衣青年,一個有權到之至!」

你這魔頭?牠若不是馱你的話,秦大俠又「這馬糊塗,牠什麽人不馱,偏生馱司空凌雲道:「牠是某家殺死的?」 怎會對他下毒手? 司空凌雲道:

你都是一樣,死有餘辜! 另一個青年接道:不錯不錯!牠跟

長年在連盟主陶薰下的靈光!」 老朽老矣,心竅糊塗,實在不 秦景明忙找話下台。 「馬世兄說得不 ·如世兄

的 好說!其實秦大俠也非糊塗,只少聽盟主 教誨而巳!」 那姓馬的青年得意洋洋地道:「好說

上摩天嶺聽受盟主的教誨!」 一是極是極,老朽今後當撥冗,親自

耳 一的笑聲。 司空凌雲聽得一 怔,隨即爆出一陣震

那姓馬的青年怒道: 一司空凌雲你死

臨頭,還有什麽好笑!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一你大概是連雲

天的徒弟吧?」 那青年把胸一挺,傲然地道:「不錯往弟吧?」

子馬沛貞! 區區正是『義薄雲天』 既然是連雲天的弟子,理該面

爭取時間囘去通知同道,誰說我落荒而逃馬沛貞臉色不變,是:「胡說!我是 對邪惡視死如歸才好,爲何剛才見到某家 便落荒而逃?」

那幾個黑衣漢子同時大聲道:「這個身的精神!馬世兄,你說是不是!」死之輩?他們一入門便樹立爲武林公義獻 眼看人低,連盟主座下之人,豈有貪生怕秦景明忙道。「司空老魔,你不可夠

還用問麽! 秦景明道。「江湖上傳言七星劍派弟

的佳譽!」 一代的吧!所謂江山代有人材出,各歛風朽行將就木,這種功勞還是讓給你們年輕 騷數百年!老朽老矣,樂得搏個扶掖後進 在此,是你先上呢,還是老朽?咳咳,老子都是武林的表率,果然不虛!如今惡魔

馬的, ,老子樂得看你們做戲!」當下道。「姓薑,分明自己害怕,却用言語擠他們!好 薑,分明自己害怕,却用言語擠他們!好雲暗暗好笑,忖道:• 「這老頭果然是塊老 那幾個黑衣青年臉色都變了,司空凌 時候不早啦,拔劍吧!」

來你是馬屁精,不是馬沛貞,連盟主有 如此, 當眞令故人失望!」 硬是抽不出來,司空凌雲皺眉道:-「原 馬沛貞輕咳一聲,不敢看司空凌雲 馬沛貞臉色忽靑忽白,手掌落在劍柄

違抗家師之命,還是由你先上吧! 却轉頭對秦景明道:「秦大俠,晚輩不敢

進, 爭的了!何况誅殺惡魔,根本不分先進 !秦大俠,這件功勞晚輩是萬萬不敢跟你 又時常對咱們師兄弟講述孔融讓梨的故事 您還是當仁不讓吧!」 秦景明一怔道:「令師有何明訓? 「家師時常道;『爲人當須敬老』

秦景明臉色一變,心頭暗怒:「好狡

有禮,又碍於令師寶訓,日便不放過你!」嘴上却獨的小子,若非看在連繫 若非看在連雲天份上 」嘴上却道: 」,老朽爲武林公義 上却道 • 「世兄謙虛 埋雲天份上,老夫今

頌! 晚輩十分欽佩。也將留傳千古,萬人稱馬沛貞說道。「大俠一心爲公的精神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

死! 凌雲,你旣然知道時間不早,還不過來送秦景明面無表情,大聲叫道:• [司空

功勞,你若還不來領,某家可要脚底抹油不會自己過來麽?對不起,這萬人稱頌的司空凌雲哈哈笑道:「你要殺某家,

掌往司空凌雲擊去! 秦景明咬一咬牙, 只得欺身進步

鏢急射司空凌雲 右掌剛出,左掌在肘下一揚,兩枝飛

備在先,閃避仍甚是狼狽, 雙方距離極近, 饒得司空凌雲有 秦景明得勢不

饒人,欺身直進,左掌猝然探出! 司空凌雲輕嘯一 聲,右掌迫向對方左

· 左手五指如鈎,反抓對方手 秦景明不吭一聲,右手一 沉,反掌擊 腕!

向司空凌雲脅下

然落空了 兩下,秦景明却退了兩步,右手那一掌自與對方左掌接實,司空凌雲上身只晃動了掌的內力增加一成。「蓬」的一聲,右掌 掌的内力增加一成。「蓬」 司空凌雲看也不看他的右手 只把右

大,怎會口 ,怎會如此稀鬆?莫非是沽名釣譽之輩來,不由一怔,忖道:。「這老兒名頭極可空凌雲從未與秦景明交過手,一掌

斜閃一步·手掌反自其肘下突進。 秦景明知道厲害,不敢與其正面交鋒 步,發出第二掌一 心中終於有所懷疑,不敢大意,再欺 司空凌雲一 聲長笑, 也不知他

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廟一聲,攻勢連綿不絕,攻得秦景明只有 雲第三招又到! 銀鬚不断見動,正想再發飛鏢,但司空凌 聲悶响傳來,這次秦景明連退三步,頷下 如何把掌一 急切間, 翻,手掌又與對方迎上!又一 連忙錯步閃開, 司空凌雲長

不行,司空凌雲找上我,到時少爺豈不危 名之輩,竟然如此膿包!不好, 不由暗罵起來。 好討師父的歡心,怎知道這老兒是欺世盗 武功一定不錯,正想利用他立下一功 馬沛貞往場上看了幾眼,又驚又怒 「我道這老頭兒名氣極大 等下他若

計什麽武林規矩,並肩子上呀! 一急之下,竟被他想到一計,連忙大聲叫 他見秦景明越來越不行 一諸位, 對付這種邪魔外道,還跟他 心頭更急

上前圍攻。 他背後那幾個黑衣漢子摘下肩後的兵

彭承業怒道:

「你們這算是什麽行徑

承業之後,叫道: 抽出長劍,躍下馬,衝了過去。 阮小鳳見狀,也抽出柳葉刀 「姑奶奶也跟你們拚了 跟在彭

暗,反助他們!」 道他倆師徒是大小魔頭歷?你怎地棄明投 馬沛貞喝道: 「阮小鳳,難道你不知

> 們都看錯了!」 阮小鳳叫道:「誰說他們是魔頭?你

謬!阮小鳳,你要目甘墮落可得小心一點 不要連累了你們阮家莊! 馬沛貞怒道:「你說誰看錯了簡直荒 阮小鳳揮動柳葉刀往他砍去,叫道。

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不必恃勢凌人,姑娘雖是女流之輩 這一席話,聽在彭承業耳中, 大受感

我錯怪她了!」連忙衝前揮劍截住一個壯 動,心中暗道: 「阮姑娘果然是個好人

的汗珠

口氣,學袖拭去額角的冷汗。 他與阮小鳳雖然減輕了司空凌雲的負 但秦景明終於站穩陣脚,暗中舒了 空凌雲仍然以一敵四, 雖然未落

即退避,司空某保證不記前仇!」 忽我心狠手辣!若没有把握的,便請立 是你們迫司空某動手的,有死傷的 司空凌雲霍地抽出軟劍,喝道: 可

以都一言不發,悶聲急攻起來。 睽之下,誰肯失威後退,讓同伴恥笑?是 司空凌雲脚踏「天魔舞步」 那些漢子雖然都 心頭忐忑,但眾目睽 軟劍不

典對方兵双碰撞,專事尋隙抵瑕,只十多 ,我要斬你手背!」眼光一及,射向 激戰中,忽聽司空凌雲喝道:「下

竟然如着了魔般,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魔力, 一刀未曾使盡,立即向 那中年漢子

後一 縮 他這一縮,包圍圈立即露出一個空洞

抱肩而退! 肩被刺個正着,尖叫一聲,拋下判官筆 只聽「喀嗤」一聲,另一個漢子的右

也暗吃一驚,手脚稍爲一慢,只聞得「颼 司空凌雲這一劍之奇詭, 令得秦景明

: 半年港幣 \$ 182.00

的一聲,秦景明領下的銀鬚已斷了 秦景明額角立時爆出一片豆大

劍如何?」 攔腰望秦景明斬去一 司空凌雲喝道:「秦老頭, 手腕一抖, 軟劍泛起一片白光 再試我一

未至, 已側退了丈餘-此刻胆戰心驚之餘,更加不敢抵擋,軟劍 司空凌雲空手時,秦景明巳非其敵

個漢子的衣袖! 脚尖一旋,身體改了個方向,軟劍削下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他正欲對方如此

望,只見阮小鳳跌倒地上,馬沛貞正持劍 忽聽遠處傳來一個女子的驚叫聲,囘頭一 目不暇給!司空凌雲正想向秦景明追去, 這幾劍, 冤起鶻落, 一氣呵成,令

劍挑開,同時被他踢倒地上! 沛貞的, 原來阮小鳳究竟是女子, 戰了數十招,柳眉刀便讓對方長 內力不及馬

景明見機不可失,雙手連揚,發出六枝飛 **鏢,向司空凌雲後背射去!** 雙脚一頓,身子掠起,望馬沛貞撲去, 司空凌雲大叫一聲:「賊子敢爾!

(未完・三)

劍,右手軟劍忽然反手向後一 司空凌雲左掌一揮,震開一個漢子的長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量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幣\$218.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年港幣\$255.00

去補足的。三萬元美金不是一 開出支票離開我們這裏以後, 除非她手裏控制了原本屬於『玫瑰黨』的 她能够在極短的時間内籌足, 的時候,她只有六千多元美金的存欵。她 「現在怎麽辦?」呂奇像在自問 個小數目 並非易事。 才派人送欵

那筆錢。」

「首先講你解僱我。」呂奇出奇平靜 「你說!」羅克望着他。

看,才沉聲問道:「呂奇!你這是什麽意 羅克那雙大而圓亮的眼睛將他看了又

太太,她又能將其中一半儲蓄起來的話,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可

何囘到對街的車邊。

「怎麽樣?」羅克問了一句,其實他

輕女郎以及傭婦想早已遣走,呂奇莫可奈 没有傳出詢問的聲音。那兩個霸王型的年 鐘的電鈴,裏面没有人來開門,對講機也

那張支票查過她的存欵銀行。當她開支票

羅克點點頭說:「對的,

下午我根據

爲她犯了罪。」

說謊,爲什麽她要說謊呢?毫無疑問, 挾欵潛逃的事情毫不知情,這就證明她在

堂所捲逃的那五十萬美金最少有一部份到 了彭麗娜的手上。她竟然說,關於夏一堂

萬六千元而毫無吝色,這就可以證明夏一 元,可是,她竟能一次預付我們保護費三 他們結婚三年多,她也只能儲存四、五萬

時,她必然佔優勢。

呂奇在彭麗娜的家門口足足按了五分

如果没有掌握她的犯罪證據,在進行訴訟 控告「羅克偵探社」非法妨害她的自由, 事後解釋她是被歹徒綁架了,她甚至可以 難的境地。彭麗娜並没有囘家,她可以在

呂奇說得不錯,整個局面都陷入了艱

床上裸屍

浪子受嫌

出她們佈下引敵之計,故借意和呂奇偷渡而又再遭不明身份的

走,正想追查莎琳的下落,又被一帮人將彭麗娜刦走。經過羅克和呂奇分析:顯然她看

曾遭到另一批人的殺害。因此呂奇去瞭解夏妻彭麗娜,

梅之死不會是夏一堂所殺。因爲殺死她會引起警方追查黄福順的下落,

是玫瑰黨的人將他們夫妻殺害,其中一定有原因:

,而是他的替身黄福順,呂奇查出黄妻方玉梅也被殺,證明不

黄福順之死顯然是夏一堂佈置;方玉

佈下引敵之計,查出莎琳是她擴

故懷疑夏一堂也

一批人刦走

前文書至經過羅克偵探社查出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

前文提要

這句話是多問

月收入只有三千元美金,即使全部交給他 的推斷與事實絕不會相去太遠。夏一堂每 子,語氣沉靜地說。一羅克先生,我所做 呂奇目光凝視着對面那幢黑沉沉的屋

乎咆哮, 呂奇雙手一攤,吁了口氣說:「空無 「連傭人都遭走了?」羅克的聲音近 「這證明彭麗娜早有了安排。

M88

地說。

人的事,不至於影响社方的信譽。」追查此案。如果不幸引起麻煩,那是 態度却很輕鬆。 主的行動, 僱主。但是,我們現在却要做出打擾僱 羅克先生! 因此,我想恢復我的遊俠身份去 不但違規,也違法, 如果不幸引起麻煩,那是我個 「在法律上, 」呂奇的聲音很沉重 彭麗娜是我

軍奮鬥。」 氣顯得很猶豫,「……我不能眼看着你孤 顧慮很對,可是… ·」羅克語

身份就不可以如此做,如果你解僱我那索一番。可是,以我現在是私家偵探員 的罪名而已。 不同了。只要不偷竊,不過構成騷擾安寧 羅克伸出肥大的手掌和呂奇重重地握 「非如此不可 現在我想越牆進去搜 如果你解僱我那就 的

在就交同你的服務證件和槍械吧!」 看來你的運氣眞壞,你不幸又失業了。 了一下,然後以調侃的聲音說:「呂奇! 呂奇自袋內取出服務證及手槍,恭恭 現

厚的感情。「這是一支無牌槍,你總不能 短槍給他。 敬敬地遞給了羅克。羅克却取出了另一支 「呂奇! 」他那冷峻的聲音流露出濃

手無寸鐵地去和歹徒拚呀! 一個人遺留在街頭 , 他彷彿一隻 他說完後

遨翔於天空的雁兒般輕鬆自在;不幸他是

一隻隨時提防蒼鷹的孤雁。 **矯捷地翻進了彭麗娜居所的矮牆** 向靜寂的街頭掃了一眼 他定了定神,將短槍放進上衣的內袋 然後横過馬路

他戴上手套,取出 小型電筒, 開始逐

娜在故佈疑陣。 以及她的手袋都没有帶走。甚至烤箱內還 但是,呂奇却直覺以爲這不過是彭麗 個肉餅,所有人員的離去像是突發性 屋内的陳設原封不動 ,彭麗娜的衣服

有一

無所獲 化去將近四十分時間的搜索,呂奇一

最少該讓對方知道,自己目前是安全的 如此做。可是,他知道羅克在爲他操心 話告訴羅克這邊的情形。本來他已不需要 張 的神經系統鬆弛了片刻, 他打亮了電筒,突然, 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 然後準備打電 他發現電話號 使自己緊

話號碼 不穩定。 時另一隻手還拿着電話聽筒,以致書寫時 該是没有好久,可能是最近的事情。於是 未乾透,那麽,這個電話號碼記載上去應 匀,字跡也 , 呂奇拿起話筒, 開始撥這個號碼 六個數字有大有小 也許由於原子筆的油蕊分泌不均 -三七三七六一 有粗有細,粗的地方,油漬尚 顯示記載的 人當

很深,對方接聽電話的動作又特別快 證那人是守在電話機旁邊的 電話鈴一响,那邊就有人接聽。夜巳 足

> 的男人,說的是道地美國腔調的英語。 七三七六一嗎?」 呂奇連忙以英語問道 「哈囉!」對方是一個聲音沉而有力 清問你是三

> > 是一個美籍華裔,名字叫約克·陳,持用十九號之『美琪貿易公司』所有,主持人 清晰地說出:「那具電話爲城中區萬花道

陳有從事黑市金鈔交易的嫌疑。不過警方 美國護照。據警方說,根據密報,約克

對方没有再囘話,克唰一聲電話截斷

說羅克尚未囘家。 話撥到羅克家裹去。接電話的是女傭,囘 聲不响地截斷了電話。於是,他立刻將電 没有按規定的密語連絡,因此對方立刻 呂奇立刻明白了 其中的 道理 ,因爲他

話號碼嗎?」

「行了!」呂奇興奮地說:「我相信

確切證據。呂奇!是彭麗娜那裏有他的電 到目前爲止,還没有掌握到有關他犯罪的

議。羅克似乎不太願意讓他孤軍奮鬥,還 樣晚了他怎麽還不囘家呢?想必在召集會 筒裹立刻傳來羅克的聲音。呂奇心想:這呂奇將電話截斷,再撥到社裏去,話 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的

和那個人來往呢?必然是與那筆脏欸有關

他的確是抓到綫索了。彭麗娜因何要

我答覆!」他說完後就截斷了電話 我重新又抓到了綫索,謝謝你這樣快就給

「羅克先生嗎?我是呂奇。

有什麽發現嗎?」 「哦!」對方的聲音透露出興奮。

七三七六一。 再查查那人的背景。那個電話號碼是三 「請査 一個電話號碼屬於任何人所在

碼簿的封面上有一個用紅色原子筆寫的電

「十分鐘以後打電話來。

去試一試

陳。雖然這個傢伙未必好對付,呂奇也得

,其間兩天的時間足够她去處理這件事。

現在要抓住這根綫索,就得找約克

和夏一堂碰面了,

星期六才到偵探社裏來

不過是一張薄薄的紙,彭麗娜在星期四就

就像羅克所說的那樣,換成外幣支票,

大的鈔票上,其實,彭麗娜可以化零爲整

以前,他們一直將注意力放在那筆

話筒撥機。時間必定是要過去的。 尤其是孤寂地在黑暗中等待。可是 呂奇放下了話筒,這十分鐘眞够漫長 0 呂奇終於再次拿起

城中區駛去。

將近十分鐘,才攔到了一輛出租汽車

,往

他從原路退出了彭麗娜的住所,等了

慢告訴你…… 我看你需要記 「查出來」 下 現在準備紙筆 羅克急迫地說: ,我慢

力。 「不必用筆記了 • 我相信自己的記憶

「好!聽着!」羅克頓了一下,接着

按動電鈴。可是,他又紹了手,改變了主他用一隻手擋住門上的電眼,準備去

梯往上走去。

是一幢四層建築。

「美琪貿易公司」在最

上面的四樓。呂奇稍一猶疑,就順着公眾

奇下車仰頭看去,才知道他要找尋的

司機按照呂奇所說的地址停下

車

一。呂

地址

票能與持有人同葬海底,那樣我就可以發 奇,語氣也極爲調侃地說:「但願那張 陳面上陰冷的笑容像在諷刺呂 支

當事人是被我所殺,我將向你提取一筆佣當事人是被我所殺,我將向你提取一筆佣

金。 我高興付 一筆佣金給你 約克

槍口 據我看,你不會是那個女人的對手, 陳說到此處時,手輕輕一揮,呂 移開了。然後他才接着說:「不過 ·「不過,

「謝謝你提醒我。 他突然有所發現。 然後轉身向窗口 **惣口走去,在這一轉**。」呂奇很恭敬地鞠 走去,在這一

身之間, 然叫住了他。「哈囉!請從大門出去, 他還來不及有所動作,約克。 **陳**巳突

經有一個大漢爲他打開了門, 呂奇連聲稱謝,然後向門口 ,呂奇的脚步

的陰影中,他無法確認兩者是否為一人。戴着相同的袖扣。當時那人的面部在燈光小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小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大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大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

剛才那批人是約克・陳派出去的了?

有什麽事,說吧!」 電話的那個傢伙。我就是約克・陳,找我低聲吼着說:「我聽得出來你就是方才打

「你就是約克·陳?」

話 既然都是炎黄子孫, 又何必敵

擇颬戸作他的進口。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

愿戸只有半截式的鐵栅。於是,他决定選

他伏在平台的邊緣往下看去,

臨街的

來一身麻煩。

,他更上

一層樓

大樓的平

那樣非但自己達不到目的

,

反而會惹

因爲,對方發覺是陌生人時很可能召

也特別靈活,五分鐘後,他已經進入了屋

選擇。不過,

他受過特殊訓練,而且身手

對呢?」 一這就是你要說的話嗎? 呂奇亂攀交情

「陳先生!

裏可能已經有數,這麻煩是一位名叫彭麗裏可能已經有數,這麻煩是一位名叫彭麗 娜的女人爲你帶來的!」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什麽黑社會組織…… 兩道濃眉突然聳了 起來,沉叱

實没有

頭有一份躍然的喜悦,因為他的判斷證「當然。」呂奇沉靜地說。其實,他

話機走過去。

呂奇知道對方要打電話報警,連忙叫

「等一等!

別高大的人揮了揮手

高大的人揮了揮手,立刻有一個人向電前是三個體格健壯的男人。其中一個特

一個人拿槍在呂奇背後制住他

在他

高大男人向那個準備打電話的人搖了 在那個黑社會組織正在全力追緝夏夫人和有潛勢力的黑社會組織中拐帶出來的。現你却不知道夏夫人那筆鉅欵是從一個相當年佣金,這根本沒有什麽大不了。不過, 夏夫人處理一筆金錢的兌換,從中賺取一。於是進一步說:「在你來說,不過是爲

銀行兌現。

我告訴你

那張支票將在香港的 吟了一陣,終於說道:

一家

陳沉

這筆錢,你可以想得到會有什麽麻煩。」

「少說廢話!」對方開始說出了廣東

道我是站在你一邊。」

「自然有目的。」

想敲詐嗎?」

你難道毫無目的?」

一聲問道:「你是幹什麽的?」

如果你會聽話,你應該知

你有了麻煩,請不要抹煞

然敢做黑市金鈔買賣,也不是怕事的人

「不!因爲我會經打聽過,

陳先生既

我不能够動那種歪念頭。

「你很識相。那麽你想要什麽?」

我的好意吧。」 「你少說這一 套威脅的話!

「你對我可以這樣說,可是……」 「我對警方也可以這樣說。

因爲唯有鎭靜才能給予對方一種威脅。「不錯。」呂奇的言語出奇地鎭靜, 密佈,槍手雲集, 在眼裏…… 你不在乎警方,因爲警方一切都要講證據 可是,一個黑社會組織就不同了。爪牙 而且他們也不將法律看

外幣支票將在何處兌現?」

「你就是這個要求嗎?」

不會信任。所以想請陳先生告訴我,

那張

上某一地區某一家銀行的信用狀,夏夫人脏欵換成了外幣支票。如果陳先生没有附

「我知道陳先生已經替夏夫人將那筆

是否也在塲

一眼,都是黄面孔,他不知那位約克·陳

呂奇無言地學起了手,向四個人掃了

身體隱藏在摺叠的窓簾後面。

方才所作的判斷錯了,這間屋子裏有四個 刻抵到他的背上,電燈突然大放光明。他

人在等着他,每個人都守住一個窓口,將

裏面空無一人

可是當他的雙脚一落地,一根槍管立

張辦公桌,藉着街燈的照射,呂奇發現

那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裏面最少有

呂奇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勢已然收效了

對方的眼睛瞪得很大,良久,才冷笑 香港!」 量去堵截彭麗娜的去路,她永遠無法前往「很簡單!我們可以運用黑社會的力

一筆横財了。

死你的機會要多些。

的人比追同那筆錢更重要。所以我有個和的首腦人物。我們老闆的意思,追問叛逆的者應人物。我們老闆的意思,追問叛逆

平解决的辦法。」

「說吧!」

躬爲禮,

不希望你摔死在馬路上。」

却很慢,因爲他在考慮一個問題

我很想知道你將要如何追索那張支票。」明我無意與你爲難!自然要讓你走,不過「告訴你所想要知道的事情!這就證「嗯!現在可以讓我走了歷?」 時隨地買得到的,那是一種特製品。可是,這種袖扣並不是市面上可

M90

如果報警,對大家都不利。」

意他暫停。然後走到呂奇面前

「我有重要的事要見約克。

陳先生

有話等警官來了再說。」

那個身裁特別高大的男人沉聲說:

就不是偽裝的了 果是,那麽彭麗娜在被挾持離去時的掙扎

在此時間事吧?那又是因爲何種顧忌呢? 過份妥協也是令人生疑的。或許對方不願 的事情並非不可能,同時, 因此,呂奇在走到門口時,他再次轉 以約克·陳的不良素行,作出黑吃黑 約克·陳對他

過身來向約克•陳鞠躬告辭。當他直起身 約克 · 陳的面上條現驚色, 沉叱道: **修然拔出了衣袋内的手槍。**

「你要找麻煩嗎?」

話。 我會殺死你。你可以看得出我不是在說假聲說:「下令你的部下丢掉武器,否則, 「我只給你五秒鐘的時間,」呂奇厲

三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三個人立刻動作 緩慢地將槍丢在地上。 約克·陳一絲猶疑都没有,就向另外

狠狠地說道:「麻煩你用他們的領帶, 他們的雙手反綁起來。」 「陳先生!」呂奇左手將門關上 9 將惡

我看不必如此費事, 你到底需要什

「不要討價還價!」

奈何地依照呂奇的話做了。 面上有一股悻悻之色。可是,他却無可 約克 • 陳似乎有些後悔他輕估了對手

大漢,然後將槍口抵住了約克•陳的腰。 走到他們身後,一揚槍柄,先敲昏那三個 呂奇命他們四個人向牆壁站好,然後 他先搜去對方的武器,然後沉聲說:

你保留你作主人的權利。如果你想反抗的 「陳先生,現在帶我去看看其他的房間,

> 走吧! 話,我可以將你擊昏,然後再大事搜索。

「你到底需要什麽?」 約克·陳開始向内走去,同時問道·

「我想看看你的臥室,以及其他藏有

秘密的房間。」 「你是警方的人員?」

「告訴你過了,我是一個流氓。

「那是因爲你没見過一個在黑社會組 「我看不像。」

織中生活的中國流氓。」 在說話之間,兩人巳走出大辦公室,

來到另一間屋子

「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耍花樣。」 「我可以開燈嗎?」約克・陳發問。

這裏是個小辦公室。看了一下,没有發現 什麽,於是擺擺手說·「去你的臥室。」 「啪」達一聲,電燈亮了,呂奇發現

「臥室就在這裏。」

陳就抬手撥動了一個電鈕,一張雙人床呂奇的疑問還來不及表示出來,約克 從牆壁間滑了出來。

白的床單上 女人的高跟鞋踐踏時留下來的。 呂奇敏銳的目光立刻有了發現,在潔 有個酒杯大小的汚漬,那是

單 那個女人一定是在掙扎時一隻脚踩住了床 毫無問題是不久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道: 此判斷,未嘗沒有可能,因此呂奇沉聲問 那個女人是誰?是彭麗娜嗎?目前作 「彭麗娜在何處?」

「我不明白你的話。」

怎樣來的?」 上的汚漬問道:「解釋一下,這塊汚漬是 「你少裝糊塗!」呂奇說着指着床單

候, 下來的吧?」 我曾強吻了我的女秘書,我想是她留 約克·陳輕鬆地笑着說·「午睡的時

看你的浴室。 」呂奇冷笑了一聲。「帶我看

去, 砰然摔倒在地上。 同時, 身軀巳飛撲過來 就在這時候,脚下的地毯滑動,呂奇 呂奇不免順着他指着他指示的方向看 「在那邊!」約克•陳抬手一指。 約克·陳龐大的

了一 住了呂奇的類子 脚併齊向約克•陳踢去。雖然將對方逼退 步,却又再度猛撲上來,一雙鐵腕握 呂奇想不到有此一變,猛翻身子,雙

以雙腕對付對方的左臂,猛力向外一側, 上風,額子一定會被對方揑斷。因此,他的情勢,自己如果不能在一秒鐘以內佔住 身驅也向右邊滾去。 則他的骨節要被呂奇拗斷。 這樣一來,約克·陳不得不鬆開左手, ,呂奇却是一個打鬥的能手,他瞭解當前 論體型,對方佔了絕對的優勢, 同時,龐大的不鬆開左手,否 但是

地踢出 向約克·陳的頭上打去。 。呂奇一面躱開,一面抓起桌上的打字機,對方却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向他扔過來 上,約克·陳可能也無法站立起來。 呂奇抓住這個一瞬即逝的機會, 一脚,尖硬的鞋尖踢在對方的膝蓋 可是 飛快

就結束了。呂奇雖然贏了, 一場兇猛無比的拚鬥・ 却贏得有點僥 在半分鐘之內

,也贏得非常的危險。

衝過去 是,呂奇飛快地拾起地上的槍,向浴室門 是因爲浴室內有什麽難爲人見的秘密。於 約克·陳此時會亡命和他拚鬥,必定

裏。 褲。 呂奇看得心內一跳, 彭麗娜果然在這 在淋浴的蓮蓬上,那女人只穿着乳罩和! 門打開,他看見了一個女人被綁着吊

亮的呂奇,使勁地踢動雙脚,在向他求援 他連忙跑進去,首先拉下塞在那女人嘴 浴室没有亮燈,那女人却看見站在明

泣了起來。 巴上的手巾 「呂奇!」那女人只叫了一聲,就哭

他雖然萬分驚奇,却也異常喜悦 測的彭麗娜,却是他一直在搜救的莎琳。 呂奇却楞住了,原來那女人不是他猜

開腕上的繩索。 「莎琳!是妳?」呂奇奔過去爲她解

「你……不知道是我?」

眞是太意外了

在,爲了莎琳的安全,呂奇决定儘快離開 此地再說。 呂奇很想再進一步問問約克• 陳, 現

情形。 酒讓她靜定一下,然後開始盤問她的經過 匆忙囘到莎琳的住處,呂奇倒了 一杯

物來都是一個男人。」 **敲昏了,醒過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浴室裏** 不知道,我被帶走的時候先被人用橡皮槌 一共被放下來吃過三次食物,每次送食 「呂奇!」莎琳搖着頭。 「我甚麽都

「他們没有問妳什麽嗎?」

「也没有要妳作什麽?」

就没有必要威脅我的。」 • 陳將妳擄去,那是毫無理由的,他根本 「奇怪?」呂奇喃喃地自問: 「約克

「也許綁我的人與彭麗娜有關。」

這裏,呂奇不禁興奮異常,他立刻打電話 男人,約克。陳很棒,也很帥,如說他和 一堂的另結新歡,很可能促使彭麗娜另找動了呂奇的靈機,這不是没有可能的。夏 到偵探社裏去。 彭麗娜有曖昧之私,似乎並不勉強。 她不過是信口猜測,但是却大大地觸 想到

治 「呂奇!有事嗎?」接電話的是馬喬

人來保護她。 「喬治!莎琳已經找到了,快派兩個

呂奇打完電話後一言不發,莎琳神情 「好!我和金東奎立刻就來。

「不要去。」 「追兇!」 緊張地問道:「你要去幹什麽?」

「爲什麽?」他托起她的下類

欄杆

, 使軀體没有栽下去。

對手太強。」

莎琳!妳希望我作一個怯弱的男人

嗎? 「呂奇,我不希望你發生危險。」

「不會有事,幸運之神是經常帮助我 「放心!」他厚實的手掌撫摸她的 面

M92

的 頰

我似乎有不祥之預感……

當妳明天醒來時,我會在妳身邊。」 「妳需要安靜地睡眠,妳太疲倦了

地就睡熟了。 她,此時酒意加重了她眼皮的重量,很快 疲倦了。見到呂奇時,與奮的心情支持着 莎琳躺下去閉上了眼睛,她的確是太

呂奇交代一番,然後匆匆離去。 五分鐘不到,馬喬治和金東奎就來了

出來。 駛去。他必須要緊追約克•陳將彭麗娜找 一輛出租汽車,向那家美琪公司的所在地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他好不容易攔了

上爬去。 資,待出租汽車駛走後,他才循着樓梯往 二十分鐘後,他又重囘舊地 。付了 車

後的意識裏,他只記得緊緊抓住了樓梯的 了一下重擊。身體摔倒在樓梯上,在他最 陳口中問出一些他所極欲想知道 離天亮還有三個小時,他有把握在約克 經驗,被他擊昏的四個人都還没有醒來。 轉彎準備登上二樓時,他的腦上就挨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不幸他剛登上一 他一共離去不到一個小時, 的 根據他的 事情。

的 那樣久的 會是黄昏的七點半。因爲他不可能會昏睡 他看表,七點半。想必是早上七時半,不 顯示有人向他澆水。四肢都很自 吕奇醒來時,頭上,身上都是濕淋淋 由

的 來根吸燃的香烟。他希望能發現一個熟悉 菸草氣息。他抬頭望去,屋内最少有十屋子裏的燈光很昏暗,也有一股濃厚

> 點担心是否出現了第三者 的面孔,可是,却全部是生人。呂奇眞有

奇這才發覺自己是落在「玫瑰黨」的手裏 穿黑襯衫,結白領帶的小伙子出現了。呂 中的鐵桶丢到一邊。這時,門打開。那個 向他潑水的人看見他醒來了,才將手

爲什麽要這樣對待我?」 那小伙子吸燃一根烟, 塞在呂奇的唇

呂奇安心了一點,抬起頭來問道:

間,然後說道··「因爲我們發現你非常不

釋道:「這完全是誤會: 社都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他連忙加以解有對立的必要。這種誤會對他和整個偵探 偵探社」和「玫瑰黨」並没有對立 呂奇不禁一 驚,到目前爲止, 「羅克 9 也没

我只想知道你真正 「不必解釋,」對方打斷他的話。 的目的 。 _

「不是爲那筆鉅欵嗎?」 「緝兇。因爲我們有位同事被殺。

「這是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那筆鉅

那筆鉅欵,你將如何處理?」 <u></u>
歎並非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麽,我要請問一聲:如果你得到

金 「交給貴組合 ,然後要求給我一筆佣

「真的嗎?

話。」

「自然是真的,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屬」
「自然是真的,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屬」

元兇得到喘息的機會。 「因爲我們雙方作對,無異給眞正的 「告訴我,因何要相信你的話?」

只是要追囘那筆錢。」 「本組合並不注意殺人的元兇,我們

身上。」 「我知道,但是,那筆錢並不在我的

知 那筆錢巳經到了你的手裏 「這就是你不誠實的地方!據我們所 「你會相信?」

「不相信不會請你來。」

錢。 「你弄錯了, 我根本就不要得到那筆

想獨吞的話,你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時提供了我們夏一堂未死的資料,如果你獎賞,包括感謝你爲我們追囘這筆錢,同獎賞,包括感謝你爲我們追囘這筆錢,同

「用不着問。」 「你們的消息從那裏來的?」

約克·陳是幹什麽的。」 還要趕去美琪貿易公司?相信你們也明白「如果我已經得到了那筆錢,爲什麽

却想不到你竟然去而復同,這才給我一個 我們趕到時,人被你所殺,錢被你拿走 爲了清理現場。總之我們晚去了一 「也許你在那裏遺忘了什麽, 步, 或者是 等

說誰被殺了?」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 連忙問道:

以一對四,應該是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 怎麽又不敢承認了呢?」 哼! 那小伙子冷笑了一聲,

「不承認殺了他們?」 「我承認我擊昏了他們

對方突然摸出一把雪亮的小刀 「没有。」呂奇連連搖頭。 「我没有 ,冷冷

是丢在美琪貿易公司,也許自己被擊昏時 一摸,才發覺丢了 被對方摸了去的。然後再以這把小刀作 呂奇認得出那把刀是自己的,在身上 但是,他却不太相信

曼谷的店牌,還刻一個呂字,如果落到警 。我們爲你帶囘了犯罪證據,難道你連 那年青小伙子冷笑着說:• 立刻可以查到這把刀子的主人是 「刀上刻着

也許是我不小心丢了, 可是,我並

留在一 個死者的胸膛裏,你竟然說你没有一哼!這把小刀殺死了四個人,還遺

我們認得出上面的記號,正是我們失去之 被你拿走,却在匆忙中遺落了兩紮鈔票, 別裝糊塗了 ,鐵櫃被你撬開,鈔票

「你必然會如此說的

·我必需立刻護送她離開,所以我來不及姐被吊在淋浴的水龍頭上,她已飽受折磨出分離開,因為我在浴室中發現了莎琳小一分離開,因為我在浴室中發現了莎琳小「真的。」呂奇振聲說:「我在二點

在現場搜索就離開了。 「你說被殺的人鄉架了莎琳?」

」呂奇說: 「不

看到,所以才拾起我的小刀殺死被擊昏的四個人救走莎琳時,必定有一個人在暗中過有一點却可以想像得到,當我擊昏他們 一點却可以想像得到,當我擊昏他們

你說人不是你殺的,鐵箱中的錢也不是你 你說莎琳被吊在浴室裹或許是真的。可是儲水箱的上面也發現了一件女人的上衣, 去的,却無法使我相信 「我在浴室中發現了繩索, 在排便器

那麽,殺人刦欵的人是誰?」

「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是彭麗娜。」 「她?」那小伙子瞪大了眼睛。

件事除了夏一堂和彭麗娜知道之外,再無那麼,那筆美金鉅欵,一定在他手中。這 別人知道了。 時,他尚在我槍口威脅下,不可能有假。 在香港一家銀行兌現的支票。他說這句話 取了外國支票,約克·陳巳經告訴我,是 彭麗娜很可能以原來那筆錢向約克•陳換 「約克・ 陳是從事地下金鈔買賣的

「他可能已經死了。 「你爲什麽不猜測是夏一堂幹的?」

嗎? 「你上次不是告訴我說,夏一堂未死

於彭麗娜的陰謀之下了。 情况是隨時變化的,他極可能已死

那年輕小伙子沉吟許久,突然自我介

,門鎖上了。他立刻掏出鑰匙將門打開 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他看看那一雙高跟鞋就已知道是誰了 砰地一聲踢

聲音 「是呂奇嗎?」浴室裏傳來彭麗娜的

支香烟, 恐的。於是,他先平定了心情,點燃了一 門來,從這一點看來,對方顯然是有特無 呂奇委實有些惱火,她竟會自動找上 然後才向浴室内走去。

乎忘記了昨晚的事。面上綻放着嫵媚的笑彭麗娜浸在滿是肥皂泡的浴缸裏,似 個澡了,看看你那一副髒樣子。」 容,向他招招手說:「來!你該好好的洗 **呂奇也裝着迷惘的神情說:「麗娜!**

滴滴的笑聲,然後問道·「你猜猜看,那「逃?哈哈哈……」她發出一連串嬌 夥人是誰派來的?」

我不願傷腦筋。

「那我就告訴你,是夏一堂的人。」 噢!他還活着?」

天早晨已經離開本埠了。」 「不過,他以後管不了我們的事啦!他今 「別咒他好不好?」彭麗娜嬌聲說:

地說 「也許他是游水離開的。」呂奇冷冷

不該打啞謎了 「麗娜!」呂奇冷冷地說道:「咱們 「瞧你!滿面孔不相信的神色。」 約克·陳被殺了,知道嗚

也是她出的主意。

「羅克先生!」 「我看不能如此肯定。

呂奇説・「在約克

找到那筆錢時,應該交還我們。」話。同時,請你不要忘記你所作的諾言

「好!我會努力。現在 「美金五萬。老闆早就答應過了 一定會。不過我會要求佣金。」 ,我可以走了

面入我之罪使我無法對她追踪,另一方面時起意殺死了那四個被我擊昏的人,一方

彭麗娜發現了我遺落在現場的刀,於是臨

但是金錢隨時可以使貧心的人改變主意。 至彭麗娜所指使的人都可能是他的班底。 陳被殺以前,他和彭麗娜是有聯繫的,甚

她又可以將那筆已經向約克•陳換了外幣

尚在我們 欵遠走高飛的話,你就立刻會吃子彈。 放心吧!我的興趣並不是那些鈔票 的監視中, 如果你打算獨吞那筆

在我手裏。不管殺人者是否是你, 而只是兇手。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別忘記兇刀還 有這把

聳了一聳肩

來。意外的是羅克也在。他的眉毛皺得很 呂奇囘到莎琳住處時, 見莎琳巳經醒 見呂奇就沉聲說道: 「呂奇!你糊

是我殺的。」 了羅克這句話從何說起 呂奇不禁一楞,不過 ,連忙說: 他很快就明白 「人不

接着, 「你肯定是彭麗娜所爲嗎?」 「是『玫瑰黨』的人告訴我的……」 「那麽,你怎知道有了兇殺事件? 呂奇就將他昨晚的遭遇敍述一遍。 羅克顯

然有些疑問。

呂奇道··「雖不一定是她親手所殺

上記載着約克·陳的電話號碼,不知妳該 「真的嗎?可是妳家裏的電話號碼簿

如何解釋?」 彭麗娜道•「我想起來了,我不過是

向他換過幾次美鈔。」 呂奇冷冷道:「妳說漏了, 應該是說

向他兌換過幾次美金支票。」 「看你說話的這種神氣,好像我是殺

「妳不該開心的。」 「當然,我今天非常愉快。」 你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夏一堂遠走高飛了,『玫瑰黨』的

然作了對不起我的事,我念在三年的夫妻 「告訴你,事情全部解决。夏一堂雖

走投無路……」 之情,總應該帮帮他的忙,不能眼看着他 呂奇想不出這個電話是誰打來的 說到這裏,電話鈴聲忽然响了起來 羅

克並不知道他住在這裏。 」呂奇猜疑地拿起話筒。

「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 「呂先生嗎?我是韓鵬。」 呂奇大感

從現在起我們不再跟踪你了。一 我們一直在監視你

你找囘的 「噢!是怎麽一囘事?」 「我們已收囘那筆錢了, ,但是我們相信是因爲你向對方們已收囘那筆錢了,雖然不是由

> 交你這個朋友,請你來我們這裏一 意給予你五萬美元的佣金, 「能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同時我也很

說完後就將電話掛斷了 是一個日本女人開的,一問就知。 『芳子土耳其浴室』等你,請即刻來。 個日本女人開的,一問就知。」對方子土耳其浴室』等你,請即刻來。那「一切見面再談,我在花露區美人巷

張鉅額的外幣支票。 以爲精明的人栽在她手裏;一個是夏一 的。這個女人非常厲害,眼前就有兩個自呂奇明白了,這筆錢是彭麗娜退囘去 ,一個是約克·陳,而她却平空得到了 堂

陣心悸。因爲這具美麗的驅克裏包藏了水珠,她的確很美,可是,呂奇却感到 自浴室中出來。裸露的肩部及腿部閃動着 個歹毒的心。 當他放下電話時,彭麗娜已披着浴巾

「誰打來的電話?」 「妳不認識。」 她曼聲問

「要出去嗎?

「嗯!不過我希望妳在這兒等我。

業上的需要?」 「是爲了你個人的需要,還是爲了職

值探社』開除了。」 呂奇道。「告訴你, 我已經被『羅克

「放心!我不會走。」 「那是好消息!因爲我等着僱你。 「那麽等我回來再談。

呂奇也没有理由攔阻她 呂奇也判斷她不會走。她即使現在要

走, 土耳其浴室」,一進門侍女就將他引進了 他離開「日月飯店」匆匆趕到「芳子

M94

「是爲了這把小刀而復囘嗎?」

威脅。因此,他來了個不理不睬的。

一點謝意也没有嗎?」

没有犯過罪。」

是另有其人。」 如果你說的都是眞話,那麽,必定

證實她的罪行?這都不是小問題,你有計:你如何去找到彭麗娜?找到她後又如何 劃嗎?需要我支援嗎?」

的小套房,他一口氣衝到門口

,一旋門把 是一間普通

一下浴缸内的肥皂泡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她用力拍

。他的房間在二樓的角落裏,

援。 「我目前很難訂計劃,也不需要你支

接他。在他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綫索。點鐘要飛囘龍門角,我準備到國際機塲去 個電話到事務所裏來,因爲陳九平先生十 資料還必需向你提供。十一點鐘的時候打 「謝謝你!」呂奇恭敬地稱謝, 「好吧!由你去闖。不過,我有一些 在他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綫索。 然後

湿着莎琳的手說:「好好休養,別爲我操 呂奇走出莎琳的住所後,就驅車前往

的第二天, 過休息了半個小時就離開了。現在, 城遊覽去了嗎?」 對他笑吟吟地問道:「先生!你不是到蒲 錢。但願賬房先生不要板着面孔迎接他。 趕囘去,換了衣服,洗個澡,也該清算房 那位賬房先生不但没有板下面孔, 他進入飯店後,直向賬房。 奇怪得很 「日月飯店」,就在黄福順被殺 他到這裏開了一個房間 他要 只不

「結一結房賬吧?」呂奇懶得去理會

「付過了呀!

「付過了?」呂奇不禁一楞。「誰付

房裏等你……」 天會囘來,所以我給了她鑰匙,讓她在你 分鐘以前,她還賞了不少小費,並說你今 你的女朋友,人員漂亮哩!就在十

呂奇不待對方說完,掉頭就往樓上跑

?好像與妳有關係呢!」

「我們該合作……

「我同意。不過我只是暫時相信你的

「可以的。但我要警告你,你的行動

支票的鉅欵再奪囘來。

五十萬美金變成了

一百萬了。

兇刀,就可以使你入獄。 **吕奇没有再說什麽**,只是莫可奈何地

檢查一下了。」

羅克沉吟一陣,

喃喃地說:

「照你說

犯罪行爲,他的辦公室必有密室之類的設

「並非没有可能。

約克•陳從事的是

「難道她在暗中見你救走了莎琳?」

,當時因爲我急欲將莎琳送囘來,忽略

就設計,使夏一堂挾欵潛逃。那筆錢由約和約克。陳也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於是法是——彭麗娜因她丈夫另結新歡,所以

克•陳爲夏一堂代換外幣支票以便携出國

的現象也到了她手裏,結果她是雙邊得利 「那麽,換句話說,兩個人也都是死 」呂奇點了點頭

張外幣支票到了他的手上,約克·陳手上

將那筆錢又封囘來。如此一來,夏一堂那 境。最後她又臨時起意殺死了約克·陳,

在彭麗娜之手了?」

入迷陣。不過,你還有許多難題急待解决「呂奇!希望你這一次的判斷没有進

施以壓力的關係。因此老闆仍願意按照原

面去。 是,也很快地脫光了衣服坐進蒸汽浴桶裏 一間浴室。韓鵬正躺在一座浴桶裏等他。 呂奇也想藉機會洗滌身上的汚垢,於

「彭麗娜,她没告訴你嗎?」 「那筆錢誰送來的?」呂奇問道

娜所殺。」 。由此可見,約克·陳他們四人是彭麗 「她正要告訴我的時候,你的電話來

「你怎麽可以這樣說?現在只要你們 「那不關我們的事。」

挺身作證,彭麗娜的罪貴就逃不了,難道 得囘來就不錯了,別的事我們何必管?挺 家偵探。我們只是黑社會的流氓。錢能追 你一點正義感都没有嗎?」 「呂先生!我們不是警官,也不是私

絕不過問。」 「韓兄!你們不怕我檢學嗎?」

麗娜,只要她將錢交囘來,別的事情我們

身作證只會帶來麻煩,而且老闆答應過彭

正在水島。」 有。而且我們可以僞證案發之時,彭麗娜 「相信你不敢。殺人的兇刀屬於你所

鋑 「你們爲什麽要這樣帮她?」 一很簡單,因爲她爲我們找囘來這實

金。如不答應也不勉強。但是你必須要在闆想請你爲他主持一點事業,月薪五千美 三天内離開龍門角,因爲你已知道我們不 因爲老闆答應過要保護她的安全;三,老 元的佣金·一一,不准你找彭麗娜的麻煩, 「你要我來,就是告訴我這件事?」 「有三件事・一・要你來拿那五萬美

少秘密。」

作對,那就更感吃力了。他沉吟許久之後 人週旋都已感到吃力。要和「玫瑰黨」去 方才問道: 要即刻答覆嗎?」 呂奇不由暗暗吃驚,要他和彭麗娜個

「不必。三天以內答覆就行了

切的答覆。」 我要慎重考慮一番,三天後我再給你們確 「韓先生!請轉告你們老闆,這件事

中一個黑色的提箱,說道:「錢在這裏面 開了浴桶。他在穿衣服的時候,指着衣櫃 我們也絕不會留難你。」韓鵬說完後就離 屈就,那就請你在星期五以前離開這裏。 開龍門角,那就表示你接受了老闆的邀請 我們會迎接你去走馬上任。如果你不願 「用不着答覆。只要你星期五没有離

不再多話。 和對方合作的話,只有徒惹麻煩,因此他 走的時候帶走。」 呂奇心裏有數,如果明顯地表示不願

提箱,因爲那五萬元美金將來或許可以作 澡。臨走時·他毫不考慮地帶走了那隻 黑 爲對方的犯罪證據。 韓鵬走了。呂奇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

過夏一堂其人。是彭麗娜主動與陳先生聯 娜一個人的佈局,陳九平先生根本没有見 到海潮旅館去見面 絡的,同時,陳先生也不會暗示要夏一堂 撥電話給羅克。對方在電話裏告訴他說: 十一時,於是,呂奇走進了公用電話亭, 「呂奇!你的判斷是對的,這完全是彭麗 走出「芳子土耳其浴室」正好是上午

> ,還是早就安排好了呢?」 「那麽,陳九平先生的行期是臨時决

「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彭麗娜故意利

那位法南度隨考察團一齊去嗎?

「没有。與他有關嗎?」

「你有信心破案嗎?」

裏還有一張鉅欵的外幣支票。 證據。這似乎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不過, 他目前要作的,就是去蒐集彭麗娜的犯罪 己的判斷得到證實時,都會產生這種喜悦 有無比的喜悦。作偵探的人,一旦發現自 好好照顧莎琳小姐就行了。 對方也有一個可攻擊的缺點,那就是她手 。一切都如他所料,彭麗娜在操縱一切。 「不用你說,她是我的職員。」

那豈不是要出醜露態? 露在外面。萬一侍應生進房來打掃房間

現她早就被人勒斃了。呂奇不禁吁了一口 頸間也有瘀印。連忙用手一探鼻息,才發 上被單。他突然發現彭麗娜的面色發青, 他放下提箱,關上房門,爲彭麗娜蓋

「目前没有,不過將來破案時,可能

呂奇道•「當然有信心。羅克先生-

目前我不需要你爲我做些什麽,只要求你

法去兌現那張支票,否則她一切的佈置都 「好,再見。」呂奇放下電話,心中 她必定要設

睡。那種睡相非常不雅,胴體有一大半裸,他就放心了,她正躺在他的床上呼呼大 麗娜是否巳經離去?不過,當他打開門時他趕到旅館時,只担心一件事情,彭

氣,楞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

被殺,所有的綫索全部都斷了。 她也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現在她的 断完全錯誤了。彭麗娜不是元兇,充其量 麻煩。但是,最令呂奇洩氣的是,他的判 彭麗娜死在他的床上固然爲他帶來了

况報告羅克,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他想到首先作的事,是應該將目前的情呂奇楞立了五分鐘,才逐漸同過神來

事是必須報警的。夏一堂在你的保護中被默許久,才語氣沉重地說。「呂奇!這件羅克在電話裏聽完了他的報告後,沉 事情你是很難向警方解釋的。我不能出面殺,他的夫人又成爲你床上的裸屍,這件 的忙了。」 ,因爲我一旦出面,我就無法在暗中帮你

「羅克先生!不能和盤託出嗎?」

根本就没有根據。」 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其他情形我們 部份都錯了。唯一可以證明的,就是在海 斷與假想。事實上我們的推斷和設想絕大「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我們的推

不要說是來找我。我身上的鎗,以及『玫 否則,更不便對警方解釋。」 瑰黨』給我的五萬元美金都要轉移一下 。現在請你通知馬喬治來一下,來的時候 「目前尚有許多事情我决定暫瞞警方

彭麗娜已死,藏在她心中的秘密再也挖不 屍出神,一切的事情都不該太主觀,現在 兇,局面必不會到這種地步 出來的。如果他不主觀地肯定彭麗娜是元 呂奇怔怔地放下話筒,望着床上的裸 「好吧!」羅克說完後截斷了電話。

報案。 鎗和提箱交給他拿走。然後打電話向警署 十分鐘後,馬喬治就到了。呂奇將手

「你和死者有什麽特殊關係?」 在警署中,值日警官對呂奇展開偵訊

死者爲什麽要代你付賬? 什麽特殊關係。」

丈夫被殺後,我因而被羅克革職,她也許 對我的遭遇寄與同情。」 「我奉派負責保護她丈夫的安全,她

没有特殊關係嗎?」 具備一點推理常識。死者在你房裏洗過澡 而且裸身睡在你床上,你能說你和死者 「呂先生!你身爲私家偵探, 也應該

鐘,决心趕她離開,這才發覺她已經被人 來時發覺她裸睡在床上,我考慮了十幾分 我發覺這種情形後立刻藉故離開,等我同 得乾乾淨淨:「我囘到旅社時她正在洗澡 也許她有心誘惑我,那是她的事。當時 呂奇自然不想使事情複雜化,因而推

「據法醫檢驗,死者是九點到十點之

足證我不是以財、色而殺她,那我又爲什 「死者爲我付賬,又裸睡在我床上

間遇害的。你雖然是九點零五分離開旅館 她故意出去一趟。總之,你是在這件謀 十一時半才同,但是你也可能事先殺死

敢說你就是兇犯。總之你的解釋難令我滿 你必定隱瞞了什麽。 「我不想去推敲你殺人的原因 一,也不

「其實,我什麽都不知道。」

由 先生願意保釋你,我們願意給你局部的自 ,但是,你不能離開龍門角。」 「好!我們暫時停止辯論。如果羅克

,就拿起了電話 「我們可以代你請求。」那警官說完 「我不敢對羅克先生作這種要求。」

個警官不會如此對他客氣的。 呂奇明知羅克早日關照過了 否則這

克先生願意保釋你,你可以走了。」 幾分鐘後,那警官放下電話說: 「警官!我能請求你一件事歴?」 羅

「我是一個業餘值探,旣然有人陷害 「甚麽事?」

涉我的行動。」 我有逃走的跡象,否則請警官盡量不要干 我當然就要將陷害的人找出來。除非

「走吧!那是我們的事。」

他展開緝兇行動的了。的神色裏,呂奇已經看 神色裏,呂奇巳經看出來,對方是默許 警官雖然没有明許他,不過,在警官

子開到花露區去。 中,從另一道門出來,跨上了一輛出租汽 車。當他正要關門時,另一個人却跟着擠 。他又穿進一家大型百貨公司擁擠的人羣 **躂,走了好幾條街都没有發現有人跟踪他** 上去。同時,自作主張地吩咐司機將車 呂奇走出來,故意安步當車,信步蹓

經心的口氣問道:「是警署派來的嗎?」鏡,態度非常沉靜。於是,他故意以漫不 呂奇打量那人一眼,是個二十多歲小 穿着整齊,面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眼

「韓鵬先生要見你。

裏?」 「哦……」呂奇微微一楞。 「他在那

「一家咖啡室。」

「不太危險嗎?警方也許派人追踪呢!」 呂奇故意囘頭張望了一下, 低聲說: 「你怎會如此肯定?」 「放心!他們並没有跟踪你。」

警方是相信你的。」 那小夥子道:「有羅克先生的關照

租汽車就在一家咖啡座門前停了下來。對方没有再說什麽,不到幾分鐘, 「你們弄得很清楚呢!」

出

風後面走了出來。向呂奇打招呼••「呂先上房門,退了出去。這時,韓鵬從 | 座屏 那些人並非一般顧客。可能全部都是「玫 瑰黨」的人。引路的人並没有在座間停留 一直將呂奇領到後進一間小室之中,關 這裏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呂奇却發現 這個時候,咖啡座大部份都是客滿的

「嗯!會是你們的傑作嗎?」

生!聽說你有了麻煩。」

怎會又派人去殺她呢?」 再交代你,不得找彭麗娜的麻煩,我們 「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老闆曾要我

「那麽,又是誰殺她的呢?」

「你知道?真的?」

警方,洗脫你的罪嫌。 的掌握。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兇手交給「我不是在開玩笑,兇手已經入了我

呂奇道:「韓先生!聽你的口氣,似

乎尚有條件。.

「提前接受我們老闆的邀請。」 「那麽說吧!只要我能接受。

以水落石出。因此,他點點頭說道:「我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要使整個案情得到如今,他非接受對方的邀請不可。目的對方逼迫自己就範的一種手段。不過,事 接受了。 呂奇頓時明白了,殺彭麗娜也許就是

逼迫,而是出於自願等等。韓鵬要呂奇在上面寫着簽名之人參加組織並非被任何人搞請辦一下。」說着,拿出一張紙來,那額請,點一個頭就可以的。這裏還有點小手配,點一個頭就可以的。這裏還有點小手 因此遲疑地問道:「必需要簽嗎?」 那張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呂奇不禁猶 豫了,這一個字簽下去,可說麻煩無盡 韓鵬伸出手來,和他重重地一握;

「如果不簽就表示我没有誠意了?」 「簽名表示誠意。」

你没有理由不簽的。

薪才答應接受你們老闆的邀請…… 加你們的組織,只不過因爲五千美金的月 「韓先生!我想解釋一下,我無意參

的兇手,你將無法洗脫罪名。」 簽這張志願書,我們不會交出殺害彭麗娜 「呂先生!希望你弄清楚,如果你不

「我根本就没有在場。」

替你證明的。」 『芳子土耳其浴室』的女侍, 不會

不同了。」 個人是死於你那把兇刀時,警方的看法就 「當我們拿出你那把兇刀,證明那四 一警方也明知彭麗娜非我所殺。」

「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這不是一種脅迫的手段麽?」

會再生出反叛之心。 志願書是經過考慮的。一旦簽下去,就不 使對方產生一種錯覺。認爲呂奇簽下這張 **警網,**而是如此一來,他就喪失了一窺奧 呂奇不禁又猶豫了。並非他害怕落進 同時,他這樣做作一番,

好吧!我簽了。」說着,掏出鍋筆在那張 聰明人,也是一把好手。參加我們的組織 你絕對吃不了虧的。」 呂奇像是痛下决心似點了點頭說:「 「呂奇!」韓鵬温和地說道:「你是

志願書上簽下他的名字。

三天内辦到。」說的是英語,語音濁重。 才幹,現在我派給你一個任務,那就是將 是本黨的總幹部長,負責指揮本黨一切行 先生!歡迎你參加本黨,從現在起,你就 開關,立刻傳出來一個嚴峻的聲音。「呂 放進了衣袋,然後搬出一台錄音機,扭動 我的死對頭陳九平幹掉。不一定要你親自 月薪暫支美金五千元。爲了測驗你的 韓鵬笑嘻嘻地將那張志願書折叠起來 但是一定要安排成意外死亡, 限你

幹部長!我是本黨的連絡員,老闆如有命 令下達由我轉告,你有何事報告也由我轉 連絡站就在此地,你如果需要助手, 韓鵬關閉了錄音機,恭敬地說:「呂

這裏,我們聊聊。」 呂奇拍拍身邊的座椅說:「來!坐在

> 「不但相信你,而且也服從你。」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

作正確估計。」 打探秘密,而是瞭解情况,才能對陳九平 「那麽請告訴我幾件事情。我不是想

請問吧!」

「死了。」對方囘答得很直率。 「夏一堂現在何處?」

「是誰殺死的?」

呂奇心中一動,自己的判斷並没有錯 「他的妻子彭麗娜。」

他又問道·「約克·陳是何人所殺?」 只不過情况在中途起了變化而已。接着 「也是她。」

「那麽彭麗娜是誰所殺的呢?」

是:: …」韓鵬欲言又止。

「說出來,我們是一家人了。」 …老闆派人去制裁她的。」

一是爲了逼我就範嗎?」

和陳九平連絡。」船,她一方面向我們老闆討好,一方面又 「絕非如此。原因是彭麗娜脚踏兩頭

遍嗎?」 • 「韓兄!你能將整個情形從頭到尾說一 噢 -」 呂奇楞了一楞,才接着說

爲眞。其實,彭麗娜是想得到那筆欵,夏 可以逃過本黨的追緝,因此使夏一堂信以 生爲他保駕,而且還有黄福順的替身之計 逃,因爲她向夏一堂保證有議員陳九平先 是由於彭麗娜的唆使,夏一堂才敢挾欵潛 一堂將那筆錢交給她之後,她立刻殺死了 事情是這樣的 ,」韓鵬說:「開始

> 他 ,屍體丢下了大海……」

死者是黃福順,我們就被她隱瞞了。

「她殺約克·陳的目的又何在呢?」

來,同時向老闆提供了陳九平要和他作對 的狡計不成。於是故作大方地將欵子交出 想不到你的那把小刀被我拿走了,因此她 窮追不捨,另一方面是想獨吞那筆鉅欵。 一方面爲了嫁禍於你,免得你對她

圖,所以才殺了她。」 打電話到陳九平的家裏去, 許和陳九平連絡。想不到她却在你的房中 一萬元以作生活費用。同樣告訴她絕對不 「老闆不究已往,而且還給了她美金 分明是另有企

外幣支票不知放在何處了。

「我們會檢查過你的房間,

呂奇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着說: 因爲我不希望損失一個幹部。 殺彭麗娜的兇手不必交到警方手裏去 「她自然不會帶到我房間裏去的

出唆使人嗎?」

「當然會。不過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們能够召集多少幹部?」 「這件事容我考慮一下 …嗳!韓兄

「好毒的婦人!」

「她這個計劃是很妙的,若非你查出

給我召集二十個好了。

晚上九時在這要集

「是的,人多反而顯眼,精銳幹部你 「很多。不過你不需要那麽多人。」

合,我要分配他們的任務。」

的資料。」

「噢!原來是如此!」

現

韓鵬道:「兇手並不是我們的人。是

我們化錢買來的。」 「噢!送他到警方手裏去,他不會說

因爲這是一

警方也不會相信他。」

呂奇將槍放在身上,離開了那家咖啡座。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給羅克,向

全新的點二二口徑手槍,和二十發子彈。

呂奇向韓鵬要武器,對方給了他一支

是以志願書爲根據的。」

願書。本埠的法庭對黑社會份子的懲戒都

「老闆絕不會懷疑,因爲你已簽了志

部長,任何人也不能去懷疑你的行動。」

「應該是没有關係的,你是我們的幹

「那就好了

,但願老闆也這樣想。

話,没有關係嗎?」

呂奇道:「韓兄!

我向羅克先生打雷

「她是自投死路,可惜她手裏那鉅額

並没有發 放手去幹,我代你向警方備案 他報告當前情况,對方聽完他的報告後, 立刻振奮地說:「呂奇!這是一個機會,

感到欣慰的是這件事情完全脗合了我「羅克先生!我要求的就是這些,同

「韓 面攪亂了。』的推斷。不過,到後來由法兩度出頭將局時,感到欣慰的是這件事情完全脗合了我 個打擊法南度的好機會。」 「是的,我想請他合作。 「有!請你和陳九平先生碰碰頭。」 「呂奇!你有什麽需要我支援麽? 你要告訴他一些什麽嗎?」

得很長。當他離開電話亭的時候,面上浮 現着得意的笑容。 呂奇開始說出他的計劃,這個電話打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 小說

20005

文



頭闖沈

羽也出來恭謙的請劉進莊,但,暗中將劉稼手腕運勁捏住,劉稼心知此人陰詐

遂處處

小心提防,半夜更有人抛來紙團示警,要他速離此莊…

一女子出聲相阻,這女子正是劉稼惦念不巳的秦萍兒,原來這莊院是她師兄沈羽的,沈

劉稼見狀,只得出手還招,恰時

取一杯清茶,小童對他無理辱罵,並出手向劉稼擊來,

前文提要:

祺之托……劉稼一路奔走,來至一座莊院前,巳感到全身乏力,正想向院門内的小童討

陵方向奔去,希望能找到秦萍兒,並護送她囘金陵,以了却秦子

前文書至劉稼得知秦萍兒被師傅所打走,急得連忙上路向金

芒之中彷彿都出現了秦萍兒的臉龐; 似有着點點閃爍之光,在這星星一般的光 四週雖則黝黑一片,可是自己的眼前, 劉稼悲不自禁,似痴似醉站在房中, 却

有的在笑,

更有的,宛如一杂帶雨梨花-有的出現了悲戚不巳的容色 有的堆滿了憂鬱的神情

着自己脈脈含情的樣兒。 芒,而發覺這光芒裏出現的却是秦萍兒對 驀地,劉稼看到了一顆最光最大的光

「萍……見……」

知,剎那之間這光芒頓歛,顧目四望,非朝這旣大而又光亮的秦萍兒撲了過去,焉 那點點好似星星那般的光芒也都已失去。 但這顆使自己最難忘的光芒已然消失,連 劉稼委實情不自禁,喃喃喚了一聲, 劉稼閃了閃眼,猛地腦中踴起了另一

種念頭,心忖:「雖則適才那留字條之人 在暗中相助自己,可是,他却不知我的

所,讓她安居下來。」 性命,也要帶她離開此莊,找一個幽靜之 要在這裏躭留幾天,倘若沈羽對待萍兒好 心事,就算這沈家莊成了龍潭虎穴,我也 ,我就獨自離去,如若不然,我拚着這條

身子剛竄出東廂,循聲就朝後撲去。 音,當下雙足一蹬,也顧不得身在客地 叫之聲,細辨之下,彷彿就是秦萍兒的聲 上床就寢,驀地聽見後庭之中傳來一聲慘 念至此間,劉稼立刻下了决斷,正欲

則雙膝跪在庭中,垂下了頭背向廳外。 首則站着「鐵扇書生」沈羽,而那秦萍兒 偌大一個内廳之上,坐着四個老年人,下 翻過兩列房廊,果見內院燈光齊明,

首就朝内廳之中走了進去。 火,忙將身子從那屋頂之上飄落下來, 劉稼目之所觸,心中頓生一股莫名怒 昻

進内廳,不由臉色一沉問道: 」沈羽頓覺一驚,就是四個老年人也個個 劉稼驀地出現,休說廳中「鐵扇書生 「鐵扇書生」沈羽陡見劉稼擅 「劉兄不在

托孤之囑,焉能對秦姑娘不問不聞,沈兄言,冷冷一笑該道: 一不 見他臉露出了不屑之色,當下就向劉稼說着正中上首那兩鬟斑白的老叟望了一眼,「鐵扇書生」沈羽聽了劉稼之言,朝 吧!」語畢臉頰之上又添三分憤怒之色!道:「這裏之事與劉兄無涉,且去安睡了 劉稼 語畢臉頰之上又添三分憤怒之色! 心 中早已忿懣難制,聽得沈羽之

斗胆闖來。

不知發生了何事?故而

情喧賓奪主,敬酒不飲要喝罸酒不成!」好歹,得寸進尺,竟然夤夜擅闖內院,敢盡江湖之義焉會容你在我莊中,你却不識盡江湖之義焉會容你在我莊中,你却不識 當諒宥小弟身負重任。

中盡了江湖俠義之貴,就算此義不大,也氣凌人至此,何况他旣知道自己在羅郡城是沈羽的父親,身爲武林名宿,也不能盛是我頭兒出言如此妄大,心忖:「就算他 秦老前輩, 要在此與他辯一個明白,爭一個清楚 能有事有人無事無人這般怠慢,而且千 2頭兒出言如此妄大,心忖:「 就算他 劉稼一肚子怨氣正愁無處發洩,聽得 劉稼微微 來者不錯, 饒他過去在武林中 羅郡托孤,矢誓盡此允諾 像這等樣子也難得人尊敬,我 (微一笑說道: □左大大大人) 一在下 大。」 付 有

名的

假仁假義之人,敢情端的物以類聚 付:「這謝元龍有人說他是一欺世盗 個

月前爲了替西嶽派前去謝家堡索取解藥

屍萬段也要爲此一諾爭一 莊 逸也則罷了,倘若有所不安,在下就算碎 袖手不理,適才老先生之言,祇是一面之而來至貴莊得遇秦家姑娘,在下焉能就此 仔細看一個時期,秦家姑娘在此得能安 在下就算不受老先生招待,也要在實 日長短!」

· 遵命在

這份胆色,已然使衆人爲之驚愕不巳 而 竟然將這廳上四老一少視作無物, 且色聲俱厲激昂異常, 這白髮蒼蒼的老叟果然是沈羽的父親 稼說得非但氣壯理順,豪氣干雲, 言罷,屹立廳中 就是

將目狠狠一瞪叱道:「你敢情想找死!」陡從正中那隻蟠龍雛虎大椅直立了起來, 沈定源,聽得劉稼之言, 沈家莊的一莊之主,號稱「雲中雁」的 正在此時,左手的那個老者陡地也站 一甩唇下白鬚,

代怔 他 輩小哥兒爭吵,不如待我謝元龍來勸導於 臉上堆起笑容,勸道:「沈兄何必爲這後 了起來,見他忙不迭抄在沈定源的面前 大俠的謝家堡謝元龍,劉稼頓時憶起八 原來這老者竟是名聞武林,被譽爲一 劉稼細聽這老者自稱謝元龍,不由 說着就朝劉稼所站之處走去

哥兒却有甚麽的白姑娘相 與這沈定源一鼻孔出氣不成?」 大老夫適有要事未能親自相迎 是八個月前,也蒙小哥光臨敝堡,可惜 , 說道: 謝元龍却走了過來, ,今日老夫也恰巧來此沈家莊作客 「老夫雖與小哥兒緣慳一面却走了過來,微微朝着劉稼 伴而來, 9 端的失 何况小

> 面拜謝小哥兒在羅郡仗義之恩。 容老夫與小哥兒再謀一敍,也好讓小犬當說完,小哥兒宜請自便,來日如再有緣, 哥兒的這番盛意,老夫心領了 辭此責,就是老夫也要担當下來,至於小 配了小犬,沈兄與秦姻兄又有數十年知交 這幾個老頭兒的責任,何况秦萍兒早巳許 適才沈兄所言有關秦姑娘之事,乃是我們 她縱未受秦姻兄之托,然而休說沈兄難 與小哥兒不謀而遇,幸何如之,可是 如今話已

笑, 前輩之口 小心應付了。」忖至此間,劉稼就微微一盜名的假仁假義之徒,由此可見,我倒要 中 飛鴿傳書前來相救, 他,那時自己倘無天元老人得到智達禪師 陰險得緊,怎的金陵神君竟將萍兒許配於 爲了西嶽派前去索取解藥,雖未曾遇見他 人皆對他如此評論,異口同聲說他是欺世 田驀地一怔,忖念:「八個月前,就曾經 在羅郡城 可是却遇見了他兒子賽臥龍謝智,此人 說道: 劉稼聽得謝元龍說出這一番話來, 9 中, 在下焉能背信秦老前輩於九泉

將小哥兒當作了 不清,一邊又關懷這唯一的女兒 秦兄受了西門艶的劇毒內傷,諒他神智 一笑,又向劉稼說道··「羅郡客棧之中 心腹知交。 ,故而誤

:「如此說來,謝六俠敢情反誣在下多此謝元龍激得怒火冒頂,當下冷冷一笑問道 劉稼聽罷,總是忍耐三分, 也不由被

人日有其父必有其子,何况,武林中 「謝大俠之言雖則有理,可是 托孤之事,乃是出於秦老 恐怕早已死在謝家堡

定源正欲發作,却見謝元龍對他微

一學不成?」

L--一 大 吃 , 擱。 劉稼此語一

站在廳中朝着萍兒凝望 句話說得理正言順,於是唯有隻字不說 心中雖知謝元龍另有陰謀,可是聽他這兩 劉稼被他如此一說 ,倒也難以發作

過去,雙手忙將秦萍兒摻了起來, 此時, 「鐵扇書生」沈羽忙不迭走將 說道:

「師妹 此,時已不早,師姓我父親與謝伯父的古 安息去罷。 謝伯父的大仇,何必如此你的大仇也是我的大仇 妹身體却要保重。 ,何必如此長跪不我的大仇,而又是

別轉身痕滿佈 轉身朝內房走了進去 秦萍兒被沈羽雙手摻起 ,仰起頭來對着劉稼看了 一眼,就懶之上淚

萍兒消失的屏門凝視,心裏端的恨不得怒魄那般,站在廳中,雙目却是對着了使那 一掌,將這阻去了自己目光的屏門 砰 劉稼目送泙兒消失在屛內 一陣話說不出的難受,好似失魂落 心頭頓又

思之間,謝己 敬不 ,情看 臂之力,更屬大義凜凜,常言道得好,恭况小哥兒自負絕學,如今慨允相助我們一 兄既然義薄雲天,老夫端的欽佩得緊,何思之間,謝元前書言明之二 之間,謝元龍毒計頓生,說道:「小哥手狠心毒,也要除了他方始稱心。」 忖端使我曉夜不安,就算我被武林中人責 說着, 如從命, 劉稼心中難過,謝元龍却將他這副神 謝元龍果然長揖作了 · 元龍果然長揖作了一禮。 老夫這裏先向小哥兒拜謝了

迭作恭還禮,驚道:「謝大俠言重矣,在見他竟然長揖禮拜,不由慌了手足,忙不見他竟然長揖禮拜,不由慌了手足,忙不 敢受此禮 「謝大俠言重矣 0

谷谷主黄續良,這位是落雁坡張朗秋, 來見過兩位武林中的老前輩,這位是百花 沈氏父子亦非等閒之輩, 歡頭,沈定源道: 度,當下也各自歛去了怒容, 「劉兄,你且 乍見謝元龍 湖這

M100

同去事 劉稼見得坐在上首客位上那兩個一去覓尋蓮花仙子西門艶替秦兄復仇。 此番承他兩位仗義而來 相助我等

磨送劉兄到東廂安息去吧。」恭爲禮,沈羽却走了進來道:恭為禮,沈羽却走了進來道: 恭為禮,沈羽却走了進來道:「且容小弟邀而來,定然並非等閒之輩。」當下就作應坡的張朗秋却未聞其人,旣然這兩人應公谷主黃續良我們曾經聽說過,可是這落 「且容小学

羽 也 時巳中宵,萬籟俱寂,劉稼和也就告退,劉稼睡了一下午, 唯有隨着沈羽告退而出 就告退,劉稼睡了一下午,巳無倦意有隨着沈羽告退而出,來至東廂,沈劉稼旣見廳中衆人巳然改變了態度,

然暢行無阻,而且這股熱氣過處,彷彿像 有一股熱氣從丹田之中升起,有一股話說 不出的舒暢,直透腦頂,經脈百穴之間竟 不出的舒暢,直透腦頂,經脈百穴之間竟 然暢行無阻,而且這股熱氣過處,彷彿像 得猶如飄盪在雲中一般。

惘之中,運動頓時受阻。 稼又是感慨萬千,莫衷一是 這顆毒丹別具毒性不成?」

映出萬道皓光,却不見半條人影,不由祇見窻外半輪殘月,照耀在雪地之上,來,劉稼耳聰目慧,本能地將雙目張開 陡聞窗外微有行曳之聲傳 暗反

> 在這裏不 走 敢 情那留字之人見自己依舊躭留 去而復返再來相勸不成?

, 了 明 半 戒不人 一、选提了一 晌 劉稼瞪目凝望窗外院中動靜, 敢情來者又換了一 適才聽到行動之聲,怎的却未見其 猶禾見有異, 一人不成?於是, 心中不由越感詫異 轉輸掌中 焉知隔 蓄勢

媳婦賣命不成?」 嬉笑,竟以傳音入密的聲音傳來,說道 想不到竟是她來了此地 「傻小子 隔了 你真的 ・又聞窓外傳來一 劉稼聽在耳中頓覺大驚 爲了那個巳成人家的 聲 「噗哧

落下,站在 18 畔之外,嗔道:「你這傻小落下,站在 18 畔之外,嗔道:「你這傻小端端的在此,翠菊姑娘休得爲我着急。」 說道 菊莊 的聲音,陡地一聲輕笑,道:「在下好,休怪我不救你的性命。」劉稼聽了翠 劉稼 ·「傻小子,倘你不及時逃出這沈家 那人又是傳來語聲

由得被他們思 江湖之人個個都知道他是個欺世盜名的歹報答,却出言不遜,謝元龍這老匹夫如今 報答,却出言不遜,謝元龍這老匹夫如今家小姐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你非但不知恩子敢情將你自己的良心餵給黃狗吃了,我 頭 加徒 獃腦的小子就是當今武林之中老練之人上他那個寶貝兒子,別說你是個優得獃,那沈定源老賊更是比他陰毒兇辣,再 也不是他們的對手,我要不是奉了小姐 那裏會再來相救於你, 害死倒不如被我打死了吧。 偷你不走

援 手 相 付 劉 教於我?敢情這白衣少女已經知道:念:•「那白衣少女爲何幾次三番要稼聽聞翠菊如此言說,不由暗下鷩

兒猶不醒悟,敢情你來此志在尋釁?」 見他果然被自己激惱,當下又是微微一笑 , 說道:「老夫一片好言相 謝元龍胆色經驗無一不勝劉稼多多 勸,焉知小哥

有恭敬相讓之心,當下臉色一沉說道。「果然是一個欺世盜名的歹徒,心下那裏再果然是一個欺世盜名的歹徒,心下那裏再 我立刻就要帶秦姑娘離此 你說我尋釁也罷,不尋釁也罷,總之如今 劉稼見得謝元龍這副模樣,不由信了 ,片刻不能再就

凡,倘若自己出手,將他敗走倒也罷了,傷自療而愈,由此推想,他的武藝確實不俱傷,而且僅僅幾個時辰,竟然將所受內功,竟與聞名喪胆的西門艶打成一個兩敗功,竟與聞名喪胆的西門艶打成一個兩敗 ,要爲子祺兄報仇,敢情小哥兒也不満意况我們正在商議如何尋找蓮花仙子西門艷你在羅郡仗義之事,老夫也感謝得緊,何 計頓出,就道:「小哥兒休得這樣倔強,再在江湖上行走。」念至此間,謝元龍毒再在江湖上行走。」念至此間,謝元龍毒 一驚,就是老奸巨猾的謝元龍也不由 忖道…「這個少年倒是倔強得緊 出,休說沈定源父子聽了

費冷笑又道: 完,你走不 定是你的事。 不知道這江湖之上的陰險奸詐,我話巳說 忠言逆耳,我看你倘若不吃些苦頭 的身世不成? 「你這傻小子端的不識好歹 忖思之間 ,翠菊陡地 也

心領了。 就算身歷險境, 而有負姑娘與你家小姐的雅護,在下唯有 則務農身受托孤重任,大丈夫一諾千金 姐屢伸援手之恩 劉稼忙道: 粉身碎骨也難辭此責,故 ,並不是我忠言逆耳 一多勞翠菊姑娘與你家小 曾

將你打死,倘你再不跟我走,休怪我手下已與你言明,由得被他們害死,還是讓我 不留情。」 翠菊又是哼地一聲冷笑,遂道: 讓我我

竟然就朝劉稼撲了過去。 語猶未了 翠菊乍地竄入東廂之中

過翠菊撲來之勢,躍至一邊 9 身子頓時平斜竄出, 唯有將身一仰,用足急朝床沿之上 加製防 到翠菊陡地發難, 好不容易堪堪擦 變生倉

發出,祇見她身子微微一幌,纖掌揮處,過來,雙手一握,「象形四式」絕學頓時。」翠菊腦中雖在思忖,身子却陡地扭轉的一別八月,在那羅郡客棧之中明明被蓮 旋風那 翠菊也是一呆,暗忖:「這傻小子怎 「象走西瑤」,頓見綠影一團,猶如 般,連掌帶人齊朝劉稼猛擊而去

學非屬等別 已然勁風潮至, 的兩式巧妙絕技施出,可是轉念一付北屬等別,本欲將天元門那招「萬元歸灬勁風潮至,知道這一招九玄門中的絕 **劉稼乍見翠菊招發如電,猶未近身**

等,於是唯有將身一閃,忙不迭勢,繞勢而避,竟然在自己這九玄門「象形四勢,繞勢而避,竟然輕而易擊閃。 一次迷踪」那式「臨空掠影」,循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循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循 空掠影一,循着翠菊來一閃,忙不迭足踏「七一閃,忙不迭足踏「七

勢,繞勢而避,竟然輕而易擊閃避而過。 翠菊年見劉稼將身一閃,突然不見了 影除,不由一驚,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招法 ,竟然在自己這九玄門「象形四式」之下輕易避去,心忖:「莫非這傻小子端的問 上了什麼世外高人,不然焉有這巧妙的閃 避之法。」翠菊忖至此間,同頭一望,却 見劉稼在身後,朝着自己微微發笑,不由 腦達成怒,又是急揮一掌擊去。 劉称自從昨宵以「七步迷踪」避了萬 夢來,端的勢兇力勁,凌厲非凡。 學來,端的勢兇力勁,凌厲非凡。 學來,端的勢兇也不遑多讓,劉稼忙不 选足踏「臨空掠影」微將足尖着地一蹬, 身子頓時飄忽而起,竟然使出九玄門無上 送足踏「臨空掠影」微將足尖着地一蹬, 身子頓時飄忽而起,竟然被出九玄門無上 。翠菊不由大感意外,想不到劉稼端的 今非昔比,武藝一日千里,竟然進展到如 此地步,當下道:「倒也瞧不出你這個傻 小子,優人竟有傻福,竟然被你學到了這 些優功。可是,我且再警告你聽,倘你再 不隨我離去,就是連你的魂都傻了,我也 要效你最最占占我百里的身子

若被多

劉稼見得黎菊被自己羞低了頭,啞然無語,反而感到心中不安,忖思。「我也太口不擇言,在那羅郡客棧之中,倫無她太口不擇言,在那羅郡客棧之中,倫無她影一閃,翠菊噴喝一聲,獲雪有防備,此時心之間,要然門與一人帶掌,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撲擊而來。

「對方人,一人,一人帶掌,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撲擊而來。
一種,頓時噴出一口鮮血,連一帶,時覺心胸之間。
一種,頓時噴出一口鮮血,連「啊呀」兩字猶未喊出,身子就朝後暴退三步,強自一一一噴出。
「空子不成了怎地聞得掌風發出,竟然不閃不避,便生生的受下?如今受了自己這兩學,不由愕然,忖道:「這傻小子敢情端的優了不成了怎地聞得掌風發出,竟然不閃不避,便生生的受下?如今受了自己這兩學,不由愕然,忖道:「這傻小子敢情端的優了不成了怎地聞得掌風發出,竟然不閃不避,便生生的受下?如今受了自己這兩學,遇到了高人,內外兼修,臻至化境,可

是, 遇到了 一掌也促使他難以延命!

整悸之色, 乍見她將牙一翠菊想起了小姐的囑咐, 咬 臉

轉身蹬足就朝懲外窜了出去,轉身蹬足就朝懲外窜了出去,轉身蹬足就朝懲外窜了出去,时是剛吸了一不禁為之一呆,可是剛吸了一不禁為之一呆,可是剛吸了一不禁為之一呆,可是剛吸了一个人,不能到了一般,不能到了一般,不能到了一般,不能到了一般,不能可以不够。 吐鮮血數口。 一般,乍感四肢一麻, 是剛吸了一口氣,頓魯 是剛吸了一口氣,頓魯 麻碍頓,

以明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對於明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對於明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對於明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一次持了身體,焉知剛挪了幾挪,就覺一陣 支持了身體,焉知剛挪了幾挪,就覺一陣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 不安,驚惶難禁,於是提了一口氣,輸轉 百脈,祇感胸口猶在微微作痛,昨夜翠菊 的這兩掌端的受傷不輕。 過稼強自撑起,抖了抖身就朝東廂外 這等景象,劉稼巴知有異,付思。「 這等景象,劉稼巴知有異,付思。「 這等景象,劉稼巴知有異,付思。「 支糊

仔細

百脈,祇感物 似乎有 的這兩

了不成?」忖思至此,不由自主就朝内院盛怒之下竟將這沈家莊的大大小小都殺死敢情昨夜翠菊見得我不肯與她一齊離去,

祇見這兩個小僮胸上各中一劍,早雪地之上竟然鮮紅一片,急忙竄前劉稼剛入內院,祇見院中躺着兩個 中一劍,早巳中一劍,早巳

這沈家莊 思 不有此變, 有此變,忙不迭再朝内院廳房 ,劉稼端是非同小可,想不至 望房

班斑,牆角傍邊躺着二個一胖一瘦的老叟,赫然就是身爲沈定源上賓的「百花谷」 谷主黃續艮與「落雁坡」張朗秋兩叟。 學死狀甚慘,非但胸口被戳了一個大洞, 變死狀甚慘,非但胸口被戳了一個大洞, 變死狀甚慘,非但胸口被戳了一個大洞, 建心腸都被剜了出來,而且兩目亦被挖出 ,端的令人不忍卒睹。 見到這兩老叟既被殺害在內廳之中,那沈定源 間也遭受了毒手不成?」思忖之間,翻樣一宵之 間也遭受了毒手不成?」思忖之間,劉稼 下東是吃 問出了一身冷汗,又忖:「啊呀,如此看 來,萍兒,她——」 劉稼忖至此間,猛的雙足一蹬, 時間也遭受了毒手不成?」思忖之間,劉稼 十度之中竄去,提身躍出,陡覺胸間作疼 越甚。可是,劉稼却忍住劇痛,直竄入房 ,焉知身子剛竄進房門,陡覺門後拂來一 股力大無窮的勁力,非但凌厲至極,而且 中歷之中意,焉知內傷甚重,元氣已損,饒 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 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 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 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 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

來之處望去, 將背靠在牆 ,像 劉稼神智却甚清 人非 上 紙那 祇 **楸那般,年紀約有三十歲上的枯痩男子,見他臉上血色** 似鬼非,雙目朝着這股勁寒掌風發,雙目朝着這股勁寒掌風發

雙目陰光閃閃竟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開之輩,如今身受重傷,休說與他交手, 就算招架也已無能,倘若這似鬼非鬼,像 就算招架也已無能,倘若這似鬼非鬼,像 就算招架也已無能,倘若這似鬼非鬼,像 來,劉稼知道他已蓄勢待發,雖則身處絕 來,劉稼知道他已蓄勢待發,雖則身處絕 來,劉豫知道他已蓄勢待發,雖則身處絕 大非人的男子再發掌擊來,必然立斃他的 着先機就 他 陰寒勁厲的掌風,已知這人並非等 稼不由暗叫一聲「糟糕!」 適才身 朝此人擊了過去。

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是動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 個高低

7北殭蔡寒冰不是好口更表驚奇,說道:

M102

不成。

不成。

本書《沒有祖的手工》,

本書《沒有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名祖的手工》,

本書《沒有祖的手工》,

本書《表書》,

本書《表書》

本書》

本書《表書》

本書《表書》 上。念至 兩 通禪師曾經對我提及,南屍北殭號稱宇內字來,不由更添三分驚色,暗念:少林智字來,不由更添三分驚色,暗念:少林智 素來不留活口,非得趕盡殺絕民大魔頭,非但心毒手辣,而且 ,今日我這條性命却要送在他的手不留活口,非得趕盡殺絕不可,看頭,非但心毒手辣,而且陰險異常

,那裏會是蔡寒冰,分明盜借他人的名義名隱江湖,你總共也不過三十出頭的歲數不是好欺的人,北殭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不是好欺的人,北殭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

,真是不識羞恥!」

「北殭」蔡寒冰聽了劉稼這幾句話,心頭不由一怔,心忖··「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然也曉得我的名頭,反而說我盜借此名,可是他怎的知道,在這三十年中,我居在北關蔡家墓,苦修陰冥派的絕學,不見了三十年陽光,無形之中將自己保持了過去的容顏。」蔡寒冰忖至此間,又忖意言少年未知是那一派的門下,適才見他飄身進房之時閃避自己那副身形,極具仍妙之餘,而且適才所還一招兩式,更屬深奥異常,何况見他臉色手足舉態,似乎未入屋之時已身受了重傷,這少年本領怎的已練到了如此高深地步?

這旣勁又陰寒的掌風也難使自己招架。」暗自打算,心忖:「就算他冒名頂替,憑」「北殭」蔡寒冰忖思之時,劉稼亦在

花也能清晰可 兩人各自 更覺死一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北殭」蔡寒冰聽了劉稼竟然當着自 「北殭」蔡寒冰聽了劉稼竟然當着自 一之面斥罵,不由一聲陰笑,說道:「你 信我是北殭也罷,不信我是蔡寒冰也罷, 總之今天,誠如你剛才所說,我素向不留 總之今天,誠如你剛才所說,我素向不留 進:「諺曰: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你 態就是北殭蔡寒冰,那也再好不過的了, 想你早年爲禍江湖,劣跡昭彰,早爲武林 中人所不齒,你說要將我置之死地,憤然說 敗俱傷管要你與我同歸於盡!」多少討些公道,就算我打不過你,我出生這沈家莊。可是,我也要在 我也要在你身上 拚着兩

端的拚 閃避的步法,陡然出手的招式,無不巧妙 也不由爲之一驚, ,拚着一命與我搏纒,適才憑他那 為之一驚,暗忖··「這少年敢情知 聽到劉稼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說話, 看來這少年倒非易欺之輩, 蔡寒冰饒他陰險不露, 毒辣 我倒也無把握

> 筋骨,等待他力乏筋疲之時,再出煞手將脱骨擒拿法耗去他的體力,使他傷中再疲傷未有機會運氣調治,使幾招聲東擊西的取勝,倒不如避重就輕,乘他身負重大內 其結果。」筋骨,等待他力乏筋疲之時

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再將你逐步地處,可是,如今我却要慢慢地將你折磨,使本當乾乾脆脆將你打死,免得你徒受痛苦本當乾乾脆脆將你打死,免得你徒受痛苦。「豎子口出狂言,端的妄大得緊,我蔡寒冰忖至此間,頓時冷冷一笑,說 死。

殭的卑劣手段,毋須述說,早巳人盡皆知情却泰然一片,微微一笑說道。•「南屍北以應付,可是心裏雖是担憂焦急,面上神 若蔡寒冰當真這般折磨自己,倒使自己難這端的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倘劉稼一聽,不由驚上加急,暗忖:「 可是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中。 <u>__</u>

思考。 一看,祇見來人年紀約有七十歲上下,瘦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 小得令人見之而思,對於更是驚愕,定神 一看,祇見來人年紀約有七十歲上下,瘦 小得令人見之而思,以國一簇,飄了進來 正在說話之間,陡聞窗外一聲怪笑, 的頭上,敢情你真的想死不成?

他當作敵人。」忖思至此,劉稼將自己也指名賈斥,那有反悔之理, 就是「南屍」孫炎年, 以應付,如今又來了 「這眞是禍不單行 劉稼聽他言語之中, 一個南屍,何况適才一個北殭已使自己難 不由大訝,驚忖。

難之際,以 我又救你一次!」的殭屍手裏,可是聽你適才這番話,却使快意袖手旁觀,讓你死在這兩個屍居餘氣 北殭都是爲禍江湖,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卑 你却不聽, 個都逃不出我這雙手之下 是再加十個百個,我劉稼也管教你們一個 劣之輩, 次倒做得甚有出息, 豪氣頓發,慨道:「我早已說過,南屍 倒將南屍北殭聽了齊覺一 聲嬌憨的笑聲說道:「傻小子, ,陡地同聲陰陰一笑,正欲聯手發將南屍北殭聽了齊覺一怔,兩人相不出我這雙手之下!」劉稼豪語驚 **陡聞**
忽外傳來一陣拍手之聲,接 如此休說你們兩人聯手而來, 平白遭來這場相打,我本當已 昨夜我叫你逃走, 你這 就

己並肩而立,側首朝自己微微一笑菊已然飄身進房,落在自己身旁, 又喜,正欲循聲望去,祇見綠影一幌,翠 劉稼聽得竟是翠菊的聲音, 側首朝自己微微一笑。 心下又憤 **寛與**目

頓有若憐又惱的感覺。這俏皮的臉上又帶三分 股的臉上又帶三分稚氣,令人一見,她臉頰之上露出一個俏皮的模樣, 南屍北殭見得來者是一個年輕的姑娘 ,在

卓越的輕力 ,見得翠菊飄進房來這副身形已然心裏論見識,「南屍」孫炎年勝過北殭多有若憐又惱的 層 輕功, ,這姑娘小小年紀竟然練就這副 我倒要仔細小心了。 「南屍」孫炎年巳然胸有 L__

(兩人的面前出言不遜,放肆至此,寒冰兄,這娃兒端的大胆妄爲,竟當下就朝北殭蔡寒冰微微一笑,說 屍北殭豈不是要戴了面她些薄懲,以後傳在江

具始能去見人了麽。」

則坐觀其成敗再作計較 「北殭」蔡寒冰先去與這姑娘動手,自己 「南屍」孫炎年胸有成竹,却是激那

孫兄。」 道理,可是小弟名排孫兄之後,這丫頭出」孫炎年微微一笑說道:「孫兄說得甚有 「孫炎年呀,孫炎年!你端的枉作小人了這個小姑娘動手,不由暗下好笑,暗忖: 南屍 的鬼計也難逃他的耳目,故而如今聽得功,可是早年已會闖蕩江湖,再毒辣譎。 毋須對你有義。」 忖思之間, 言不遜,將你奚落,懲罸之責,宜應相讓 小計焉有不明之理,你竟對我不仁,我也 蔡家墓下巳有三十餘載,終日苦練陰冥之 ,我北殭雖則名排在你之下, ,可是早年已會闖蕩江湖,再毒辣譎秘 焉知「北殭」蔡寒冰,雖則隱居關外 孫炎年竟用激將之計慫慂自己去與 却對「南屍 可是對這些

面 冰不是易騙之人。」當下冷冷一笑,說道 • 「這端的自己設了圈套朝頭上 ,不如我們聯手齊去懲罸她如何?」 • 「如此說來,這丫頭出言譏笑你我兩人 「南屍」孫炎年頓時暗覺一驚, 「北殭」 蔡寒冰這幾句話說得甚是體 套, 蔡 暗 医

使得!」 「北殭」蔡寒冰點點頭說道: 一這倒

紅一黑兩條人影頓從左右竄起,分朝翠菊而眼色一顧,兩人各自冷冷怪笑一聲,一兩人心中各知對方並非易欺之輩,故 前後撲襲過去。

辣的老魔,休說兩個聯手,就是一個出手 跳 南屍北殭陡地一躍,這倒將劉稼嚇了 心忖: 「這兩個老魔頭都是手毒心

> 難,這該如何是好?」 也够翠菊受累的了,如今聯手陡朝翠菊發

更是下流,以兩敵一, 南屍北殭非但是武林中的歹惡之徒,行徑 後,豪氣不由陡發,暴喝一聲,叱道: 忖思之間,劉稼頓將自己所傷抛之腦 焉能稱得上武林中

北殭」蔡寒冰撲襲了過去。「北殭」蔡寒 出來,將身抄至翠菊的身後,返身就朝「那兩式「心猿未動」與「意馬已馳」施了 兩式已然瞬眼來到。 端是邪門得緊。」忖思未已,劉稼這一招的身負重傷猶能發出如此渾厚的掌功,這 拂來,不由更感驚異, 手,見得他雙手一揮,已有一股勁風迎面 冰那裹顧得到身負重傷的劉稼竟會陡地插 一忽,陡地一招兩式,已將「萬元歸宗」 劉稼說得雖難令兩魔聽懂,可是將身 驚忖:「這少年怎

側,反手伸出,雙手十指齊伸,竟然繞過掌揮來,陰陰一聲怪嘯,忽地將身微微一 人,手中早巳暗加蓄備,如今陡見劉稼雙」孫炎年聯手而上,鑑於翠菊並非易欺之 道上的數一數二高手,何况適才與「南屍 劉稼左身,朝着他後頸上抓了過去。 變生倉卒,「北殭」蔡寒冰畢竟是黑

失去了深厚之力,招發一半,陡覺全身綿巧妙,可是右手那式「意馬已馳」實招却仍經至重,左手這式「心猿未動」虛招雖仍巧妙深奧,力厚勢渾兼而有之,可惜他內 綿無力 劉稼這招「萬元歸宗」本是集武林大成, 兩人都是迅若閃電,端的間不容髮, 立刻噴出一大口鮮血 幾分疼痛 一陣 9

萬元歸宗」的勁勢,撲向前去。頭昏眼花,身子頓時順着自己發出這招 這倒反而因禍得福,使劉稼閃避了

的舞招 北殭」蔡寒冰遺招「十殿冥君」至陰至險

如 此良機 可是又見劉稼果然重傷倒下,焉肯坐失 「北殭」蔡寒冰雖見自己這一招落空 一聲陰笑又起,反身又朝劉稼

倒地之威一脚踢去

不凡,倘若祇憑拳掌上來往,自己無異當 ,孫炎年知道這年紀輕輕的姑娘武藝果然如來那般,雪白的鐵掌分朝左右上下齊來加倍小心應付,果然掌風起處,猶如千手 後患已無,憤恨全投南屍身上 來招,旣見劉稼竄出替自己迎攔了北殭, 連劈帶削,旣打又擒,端的深奧絕倫。 「七星捧月」絕技已然發出 那邊厢,翠菊剛拆去「南屍」孫炎年 「南屍」孫炎年乍見翠菊揮掌擊來。 9 9 刷刷兩掌 微掌朝處

烟在這小瓶中噴了出來,順手又將這隻小點,就揚手將這小瓶一揮,頓見有一陣紅點,飄落在窗口,一聲狂笑,陡地拔去了瓶,飄落在窗口,一聲狂笑,陡地拔去了瓶出了一隻小瓶,提在手中來忽地將手一幌 瓶朝翠菊扔了過去, 處下風,而必然吃虧 孫炎年陰險成性,刁難毒辣,見得明 ,就此逃逸而去 雙足一蹬,竟然躍出

北殭」蔡寒冰正 脚朝劉

避了蔡寒冰一期。 得這魔頭有此一着,故而倒地之時,拚着得這魔頭有此一着,故而倒地之時,拚着

滚向牆角,想不 - 不由大 不由大 短,唯我是問,改同成人們我將你護逸到江南,倘若你有 轉念一 我家小 江南,倘若你有什麽三長兩小姐不是,她千叮萬囑,要一想,千不是,萬不是,我你却不聽,我本當不囘來救

當下踏步竄出,準備再到劉稼在傷重不支倒地

準備再加

一脚之時

殭」蔡寒冰倒也頗出

驚,知道這瓶中

噴出的這股紅烟是

南屍」孫炎年持瓶噴一股紅烟

出沈家莊,那麽昨晚那掌之恨就此一筆勾至此間,劉稼說道:「適才多蒙你救我逃喜怒無常的脾氣,自己也萬難忍受。」忖小子,右一聲優小子叫個不停,就是她這 銷 你且自管去吧。」

拚着性命,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休說你小子的心肝敢情被那黃狗吃掉了不成!我小子的心肝敢情被那黃狗吃掉了不成!我 命 就是我家小姐責罸於我,拚着 有得被人家打死,倒不如死在我的手中 不思恩圖報,反而不作好反將我遣開,你 我也要管教於你!」 一命抵你一

微一笑,雙目 神色自若, 自若,坐在地上,顯得一片安詳,微翠菊這幾句話說得聲色俱厲,劉稼却 忽地閉上。

人處絕境,求生之力更強,饒是這股已迫在牆角,已然全無退逃之路。驚,眼見驚戶房門才

翠菊陡地翻掌就朝床邊牆上擊去,掌

劉稼,

就朝牆上衝去。

是在一刹那接連動作

,祇見

,眼見懲戶房門被這股紅烟封住,

呆, 去。 竄,猶如飛燕掠空那般,頓朝樹林之中竄出一陣微響,翠菊耳聰勝人一籌,身循聲 」正在忖思之間 心忖:「這傻小子端的是傻了不成! 翠菊見他如此安逸的模樣 陡聞莊院之外樹林中傳 ,倒爲之一

地一響,牆壁頓時豁開

一個大洞

牆甫

翠菊巳提了劉稼竄出

翠菊端的

, 的 陡 機

身子竄出

雙足甫着地

趣一怒而去,心中又想。「這丫頭端的喜見她竄向樹林之中,還以爲她討了一個没 劉稼乍聞翠菊長曳響聲,將眼一看

> 這竹林之中暫躱一會,再作計較。 之中走了進去,一邊却在盤算,不如就在 在這兩個魔頭的手中, 一怒而去, 際 忙從地上撑了起來, 倘若南屍北 劉稼剛走入竹林,猛地聽到竹林深處,林之中暫躱一會,再作計較。 · 如此反覆無常焉能再與她相處際此之時聲色俱厲,刹那之間又 撑了起來,緩步就朝那個竹林頭的手中,於是竭力忍住疼痛北殭又折了囘來,目己勢必死作疼,知道所受之傷甚是不輕 ,急忙舒了 一口氣 極覺心

有一陣喘息之聲,像是有人在呻吟,劉稼 自之聲,分明是一個受傷甚重的人躲在裏面。」劉稼腦裏旣在思忖,脚步却循聲走去,越過百來棵青竹,果見有人躺倒在地下,急忙趨前一看,赫然竟是「鐵扇書生下,急忙趨前一看,赫然竟是「鐵扇書生下,急忙趨前一看,赫然竟是「鐵扇書生」沈羽,只見他雙臂之上血漬斑斑,臉上遊過黃來, 真自喘哮,一望而知所傷甚是嚴重,當下忙不迭將他扶坐而起,急 巳然危在俄頃。 此方始明白他受了 「北殭」蔡寒冰毒手

寒冰所傷 歹毒的面目,可是劉稼如今見他傷成這副 雖則昨宵「鐡扇書生」沈羽露出陰險 已然危在俄堡。 救他一救。 昨夜對我甚是陰險,無非都是爲了替那 也是不輕,可是在情在理 定在情在理,怎的都要盡力調同仇敵愾,雖則自己所傷報仇,何况他現在被北殭蔡 金

手按在他胸前,將自身真元之氣從雙掌中他背靠在幾根齊排而長長的青竹之上,雙村至此間,劉稼就忙將沈羽抱起,將

掌 透 出 1、在沈羽胸口撫推。 一邊又搓動着

一斑大口鮮血出來,濺射得沈羽滿頰血漬開來,疼痛異常,陡地喉口發癢,噴出了元之氣,甫自提了兩口,心胸好似破裂了 斑

力乏傷重至此之際 就從掌 一口眞元之際,乘着沈羽瞬息跳 心中灌輸了過去。 此之際 ,還是將牙一咬,猛場,個強成習,自己フ 9 ,提

頓時知覺全失,昏睡了過去 真元提出,劉稼陡覺一陣天轉地旋

胸口一摸 自己内傷,未知變成怎樣?舒暢了許多。於是,忙舒了一 舒暢了許多。於是,忙舒了一口氣,試探多,再朝他鼻上一探,也覺得他呼吸較前 手朝前一摸,觸到了沈羽的衣衫,忙朝他祇見四週漆黑一片,已然天色黯暗,忙用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劉稼張開眼睛 祇感他胸口已較白天温暖了許

自己這内傷又重了許多。 常,又覺四肢力乏,好似癱了一 又覺四肢力乏,好似攤了一般,知道呼吸之間,劉稼祇覺胸口還是疼痛異

也雖以保避,可是事已至此,唯有閉目凝闖入了敵人,就是有什麽毒蛇之類襲擊, 迫於無奈,明知在這竹林之中,

人驚擾 故而身在竹林之中,呼吸不能, 走火入魔, 劉稼這盤坐行功 魔,從此武藝全廢而會麻癱全身,倘若不然,重則立刻喪身,輕則雜念,像深造的高僧,萬萬不能被 故而迫於無奈唯有冒險 乃是全神貫注 自儉一試。 一試 ,摒

出沈家莊外,方始將劉稼放下,,九玄門中無弱輩,果然不虛,

果然不虚, 果然不虚, 祇

破壁竄出

,全由

出輕微的響聲之外,靜寂一片。 時已初更,竹林之中 除了風拂竹葉發

這嚴寒的氣候之中,非但不冷,而有此熱 熟氣,而在額上沁出了珠點般的大汗,在 氣冒起,可見他這凝神運功的功夫甚是高 北風似乎已緩了下來,可是氣候却甚 ,劉稼的頭頂之上緩緩地冒出了一陣

的喉嚨輕咳了一聲,吐出一口瘀黑的血來 足起來,這時天色已露曙光,有一道陽光 迭提了一口氣, 跳入了竹林中來!」忖念之間,沈羽忙不 熱氣,不由又驚又疑,驚忖: 上沁出了珠般大汗,頭頂之上冒出了一股 万念頓生 身站起,俯首朝劉稼再仔細一望,不由得 左右雙臂上的傷創仍在隱隱作痛,當下 ,目之所瞪,見劉稼盤坐在自己面前,額 ,射入了竹林之中,未及片刻,祇聞沈羽 隔了幾個時辰,沈羽漸漸地移動了手 祇覺胸口甚是舒暢, 「怎的他也 但是

晚不安。 之時,將他打死,免得留個後患,使我早 我如何能讓他活在世上,不如乘他在行功 冒出一股熱氣,歹念生處, 的單衫,猶能在額上沁出珠般大的汗水, 此寒冷的氣候,身上祇穿了一襲旣薄又破 沈羽見得劉稼盤坐在地凝神運功, 忖思·「這人

不能將劉稼擊斃,豈非被他發覺之後, 沈羽忖至此間,將手一學,正欲揮掌 劉稼擊斃,豈非被他發覺之後,反陡覺身子還是一陣軟綿,又恐一掌

來。

是輕輕用 境地, 還是不能被人驚動,故而隔了一個時辰 書生」沈羽一來自己傷勢頗深,二來未知 見他臉頰之上紅光盎然,露出了一絲微笑 劉稼行功巳畢,腦中漸漸恢復了感覺,祇 ,却已甦醒了過來。 劉稼盤坐在地,早已進入 倘若這時候休說被沈羽劈一掌, 脚一踢,立可致命,好在「鐵扇 功雖臻化境,可是在行 物我兩忘的 功之時却

明是爲我護法,敢情我昨宵用了眞元救他 羽作了一恭說道:「小弟多承沈兄竟宵爲 舒服得多, 祇覺心胸之間恢復舒暢,而且較之傷前還 ?」念至此間,劉稼忙不迭舒了一口氣, 之後,他也天良發現,被我所感動了不成 邊,對着自己凝視不休,心忖: 我護法,隆情當永銘肺腑。」 由欣然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灰塵,朝着沈 ,聚神歸一練氣凝精巳將這傷勢醫愈, 一夜之間改變了態度,看他站在一邊,分 劉稼張開眼來,見得沈羽站在自己身 知道經過這漫長一夜運功打坐 「怎的他

,劉兄切莫如此客套。 真元救了小弟之傷,這些小事乃是該當的 了笑說道:「劉兄義薄雲天,不嫌前疑將 一個辦法除去他方始甘心。」於是,就笑 謝我替他竟宵護法,我倒要將計就計, 沈羽聽了一呆,心忖:「怎的他反而 想

我倒太過多心,幸虧在這患難之中得睹真 昨天之事,大概他年少氣盛,故意相 聽了他的說話,又是一 劉稼忠厚成性,焉知沈羽口蜜腹刃 陣感動, 忖思: 試

> 得一個枉作小人。」當下就道。一實不相情,否則我非但錯怪了他,而且自己也落 下有生之日當圖報答此恩。」 若有半點驚動,我就没了性命,常言道得 瞒沈兄,倘非如今你竟宵替我護法巡守, 好,患難見眞情,沈兄對我如此關注,在

將秦師妹護送而走,如今你我就離開南下 我之時,喚他陪我一齊南下 要死在北殭的手下 逃至此間,我父親幸虧走快一步,不然也 却死在北殭的手中 我父親留我押後,那黃續良與張朗秋兩叟 北殭前來尋釁,謝元龍携了秦萍兒逃走, 悔之餘,毒念歹意又生,心忖:「昨夜那 藝上見高低,無異成了以卵擊石之勢,懊 他如今已恢復了常態,倘若自己與他在武 暗駡自己太過小心,要不然即使全身乏力 稼說道: 父親再作計較。」沈羽意念旣動,就朝劉 , 前去尋找他們如何?」 也祇消輕輕一擊,就取了他性命,可是 沈羽聽了劉稼之言,不由懊悔更甚 「昨夜家父與謝伯父拚了性命 倒不如乘劉稼誤信於 自己吃了兩掌, ,去尋到了我 負傷

與謝元龍護送南下而去,心有所惦,不 。點頭立刻連聲稱諾,當下就與他走出

行李, 幾個小僮已倒斃在血泊之中, 劉稼心軟,說道:「沈兄且進房收拾些 沈羽點了點頭,遂讓劉稼去埋屍首 秋與黃續良兩個屍體,個個死狀可怕 林,折囘莊中, 小弟將這幾個屍首葬了再走 祇見庭院之中 牆角則躺着

劉稼聽得沈羽說是秦萍兒巳由 一、不由

沈羽雖已傷愈,可是體力未復, 與劉

自顧進房去收拾行李

蔡寒冰的殘殺,竟然鷄犬盡屠 出去,這偌大的一個莊園,經過「北殭」 葬完畢,沈羽挽着一個包袱也從房裏走了 隔了個把時辰,劉稼已將幾個屍首埋

走去。 沈羽鎖上了莊院,就與劉稼朝東南角

見他所乘之那匹白馬,就問:「記得與沈 兄在洛陽初遇之時那匹白駒如今安在? 招呼,沈羽體力尚未復元,走得甚是緩慢 劉稼忽地想起八月之前在洛陽客棧之中 這一帶沈羽甚是熟悉, 沈羽答道。「那匹白駒那晚我從客棧 沿途都有熟人

兄飼養。 好馬。」 劉稼讚道: 「沈兄這匹白駒端的是匹

裏出來,將它寄在潼關謝家堡,交與謝智

日後待小弟取囘之時,送與劉兄坐乘如 沈羽逐道。 一劉兄 如此喜歡這匹白

好,良駒配豪傑,倘若這匹良駒讓我坐乘 便一問,焉能奪沈兄所愛,何况常言道得 這豈不是有辱了 沈羽笑道。 劉稼忙道: 一沈兄 劉兄何必自謙至此, 地歴。」 切莫誤會,我是隨

哉。 兄對我義薄雲天,區區一匹白馬,何足道 才所稱豪傑兩字, 兩人說至此間,已然來到一 劉兄當之無愧 個大鎭, 何况劉

找一家客棧暫宿一宵,明日再奔前程。一有倦意,如今天巳漸黯,不如就在這鎭上 劉稼遂道: 「沈兄經過昨宵辛苦 - 諒必巳

前文書至司馬



「你對尹志堅知道得很多嗎?」 比提

之物

帶來噩運

土地,但是財團把地買下來,則是合法的活了許多世代,他們有權保護自己生活的 的上一代還是蠻族,是山區中的木塔族人 是敵不過機關槍和飛機的,他們在這裏生 逼得無法生存, 那裏開山伐木, 後來有一個大財團把整個山地買下來,在 文明的悲劇,先在那裏的木塔族人反而變 ,他是一位酋長的兒子; 因此也有權保護自己的投資。這是一個 他們的木塔族本來是住在森林之中的, 「他是我的朋友,」司馬洛說。「他 與開山的 把樹都砍下來,木塔族被 被殺死了之後一 人開戰。但他們

M106

快的 受過軍訓,成爲精鋭的傘兵突擊隊,以他 之後,便到這個地方來隱居,與他作對的 不是他理想的工作,因此他有了一 理想的工作, 不願意去殺那些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麽要殺 家傳的身手,他是應該比別的兵士升得更 他仍然是一位善戰的戰士,他被徵入伍, 這樣變成了文明人,接受文明的教育,但 來的給安置到另一個地方去,尹志堅就是 成了非法居民,他們大部份戰死了 之他們是揀了一個很難對付的對手, 人不知道是誰, ,但是他不願意打自己不明白的仗, 工作,紙能够做職業保鑣,而這亦因此他期滿就退役,他仍然找不到 也不知道是寫了什麽,總 些積蓄 ,剩下 也許

> 支一人游擊隊。 是太難對付了 他躲在這山野中,等於一

> > 的一個隊員殺死

這支一人游擊隊的呢?」 「唔,」比提說: 「你又是怎麽認識

不反對,因爲我明白他的性格是不適宜文 忙,我們成爲了好朋友,他退出江湖我亦 一會的 「他帮過我一些忙,我也帮過他一些 一在他做職業保鑣的時候 ,」司馬洛

「還是野蠻人一個嗎?

野蠻人亦是有他們可愛的地方的,他們很 可以這樣說 亦不喜歡計算別 司馬洛說: 「其置

「那個人死得身首異處,」司馬洛說 「那可以肯定人是他殺的了

• 「在我們所謂文明人的眼中看來,這是

擊暈,將二人分別囚在小鎭的監獄裏。那 隊的人截住要檢查,藉口將司馬洛和女郞 在自己車上, 在行至半途,發覺在餐廳見過的一個女郎 勸他不要去,司馬洛大感與趣要去看看, 子去約會,路過小餐廳問路,主人把永榮 朋友尹志堅來電報叫 女郎名叫比提,她藉機將司馬洛救出,二 人同車前去,未到小鎮被自稱是民衆自衞 小鎭發生了狂人殺死了幾個人的事告知, 人逃上附近山上,發現一個戴面具的 前文提 要· 也說是要去小鎮的,於是二 他去,他乘自己的車 一位住在小鎮的 人將

的地方,這個人這樣死法,正好等於說這 式殺人的, 極端殘忍的手段,其實却又未必是如此的 殺人來說謊的。」 不會承認的證據,但是我明白他們的習慣 殺人的方式就是一種證明,當然這是法律 些人是有非常對不起尹志堅的地方,這種 因為他們木塔族人亦不是喜歡用這種方 就知道了,反正是殺人了, 除非死者是有非常對不起他們 他是不會因

律不能够證明的。」比提說。 「很可惜這世界上有許多真相都是法

他不肯來見我們呢?」 一旣然這個殺人的人乃是尹志堅, 「我現在奇怪的就是,」 司馬洛說。 爲什麽

說。 「他不知道我們在什麽地方。 比提

「不會的 , 司馬洛說: 「他這種人

容易相信了,他一定會知道的,尤其是我到他們,可以相信,他找不到別人,就不 是最擅長在山野中行動的工,別人無法找 是後來者, 而他老早就已經在窺伺着的

「那你認爲他是爲什麽不來找我們呢

就没有理由不來見我。」是他拍電報叫我來的,旣然他叫我來,他 「我就是莫明其妙,」司馬洛說:

來吧。」比提說。 「也許他要等到他認爲安全的時候才

了 如是如此的話,那我們也就祇好等等他 能正是如此 9 司馬洛說:

要睡覺的了。 「是的,」比提說••「反正我們也是」.

又是什麽交情呢?」 「你哥哥與尹志堅,」司馬洛說。

中的野蠻人!」 「同鄉!」比提說。 「我們也是你口

也是? 司馬洛坐起來, 奇異地看着他。「你

「你以爲木塔族人祇是死剩了尹志堅

··「我也想知道,你究竟對我們知道的多些講,我也就不必多作一番解釋了。」些講,我也就不必多作一番解釋了。」 「這個……」司馬洛說,「假如你早一個人嗎?」比提微笑着看着他。 些講,

少

本領。」 骨哥了,你哥哥起碼也有與他相同的「哦,」司馬洛說。「怪不得尹志堅

得不到囘音,所以他就找我的哥哥。」你收到得遲,我猜是因為他拍給你的電報「不錯,」比提說,「我們的電報比

的本領嗎?」司馬洛

似乎是一件相當巧合的事情。」比提說。 司馬洛說

個野人。 不過,我却希望你不要老是說自己是一「人無論如何都是逃不過命運的安排的「我也相信命運這囘事,」司馬洛說

起來時是不同凡响的。」「我是一個野人,」 比提說,「我野

「到時你就會明白了?」比提微笑着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也會變成壞人,而壞人也是會變成好人的 比提說。「不同的人的眼中看來,好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人

道 「我們不必理會角度的問題,總之主持公 的就是好人。

不然的話,恐怕我們也活不下來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 」 比提說,

生活的呢?」司馬洛問。 「你在外面的世界上又究竟是靠什麽

次,就可以享受很久了。」的工作,因爲從不志在的有錢人那裏偷一

「而且窮也是可以死人的。」 「窮是比坐牢更辛苦的,」比提說

我們還是睡吧。你先睡。」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跟你討論這個

「洗澡?」司馬洛說,「到什麽地方

就是洞中一個小水潭,那是泉水從地下湧 」司馬洛微笑。她所指的

壞人,什麽是好人。」 . 。我們的遭遇,使我們也不敢分辨什麽是

「有時,我們也做飛賊,我比較喜歡飛賊「跟尹志堅以前差不多,」比提說: 假如給捉到了呢?」司馬洛問

「我先要洗一個澡!」比提說。

「我們這間屋子不是有一間現成的浴

司馬洛聳聳肩:「不論怎麽野,我相

「公道是自在人心的,」司馬洛說

去洗澡呢?」

室嗎?」比提說。

,這潭中的水,可以說是能够保證必然乾漏出去,成爲一條很小的小溪,流向山下出而形成的,多餘的水,不斷從一條縫隙 净的。他繼續說:「那我到外面去一 陣好

着就已經動手把衣服脫下來。 反正你也是見過我脫光衣服的了。」她說 「不必了,」比提說:「你留下來。

那裏。比提脫光了衣服,踏入水中。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仍然坐在

問過我,那個人有没有,其實是没有,他 經不靈活了,那時我就已經可以動手!」 褲子一脫下來,束住自己的脚,行動就已 「嘩,好冷的水!」她說:「剛才你 「這有什麼分別呢?」司馬洛說・「

口與我造愛了。」 提說,「假如他佔過我,你也許就没有胃 「但是有没有成功是有分別的,」比正如你所講,總之褲子是巳脫下來了。」

嗎?」 司馬洛說:「我並不想與你造愛。」 「爲什麽?」比提問:「我不够美麗

個很羅曼蒂克的時間。」 這不是一個很羅曼蒂克的地方,亦不是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

已經講過了,時間和地方都不合適!」 「原始人是没有床的,」比提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但剛剛我 一假如我想與你造愛呢?」比提問

今日才有我們!」 我們的祖先也是在這種地方行事的,所以 「我們是文明人。」司馬洛說

比提咭咭地笑起來。「但我是一個野

甚少遇到過,而一個男人對女人假如作這求了,然而如此坦白和直接的要求,却是時候,女性對他的暗示,簡直是明顯的要 要求,假如男人拒絕的話,就會很傷女人 然的,但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作這樣的 樣的要求,女人強硬拒絕,似乎是理所當 自尊心。

煩惱已經够多了。」

我不是講過了嗎?」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們的

在重要關頭打你嗎?」比提問。

「你是害怕我會像對那個人那樣對你

確是有很強烈的吸引力的,他祇是不認為,她則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她對他也的 在這個情形之下應該這樣做。 司馬洛是一個健康精壯而正常的男人

閉上了眼睛。

「多謝你。」司馬洛說着,靠在那裏

「我不會的。」比提說。 「就算我是吧。」司馬洛說。

的

他不是睡覺,祇是在那裏閉目養神,

上了眼睛躺在那裏,她這也許是「野人」 比提却似乎是很有信心的,她祇是閉

並没有什麽動靜,便說:「怎麽了,你害後來,等了一陣之後,她覺得司馬洛 的習慣吧。

時間是不會來找他們的。

經遠走了,不會想到他們是還在附近 爲那些人不見了他的車子,以爲他們是巳 他相信他們暫時還是不需要太担心的,因

,

没有吸引力的女人,而她又是那麽需要 馬洛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身上,她深吸了一這樣說着的時候,她便可以感覺到司 有錯,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下是很難拒絕的 口氣,好像一隻八爪魚似的把他捉住。没 而且,爲什麽要拒絕呢?她又不是一個 他們在糾纒之中, 司馬洛的衣服也

在把毡子舖開。

她說「我們有這張毡子,也不會太野

坦的石頭上,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她正 張毡子「撲」的一聲落在他的身邊那塊平

,她祇是拿他從車上取出帶來的毡子,那

羞嗎?」

似乎是正在穿衣服的聲音,但原來不是

後來,司馬洛聽見比提從潭中出來了

對他招招手,說:「來吧。」

-」司馬洛說。「我們還是

件一件給除去了。

她以相當動人的姿勢在毡上躺下來

剛剛認識的。」

以爲所欲爲。 大舒服,不過他們却是可以很放心,因爲 這個地方是別有洞天的,雖然環境不

她需要什麽,她就做什麽,一點也不害羞 地達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來。後來,她 ,因此她可以完全熱情奔放,亦可以很快 比提的野人作風亦有其可愛的地方。

搐。

情吸出來了,飄飄欲仙的一陣之後,他便,她就有一種天然的吸力,簡直把他的熱質上也不由他不放鬆,因爲到了這個時候 好像把一點一滴的熱情都吸盡了之後,才也放鬆下來,她亦是慢慢地放鬆下來了, 慢慢地放鬆下來。 他就把自己放鬆,而讓自己熱情迸發,事 司馬洛知道這是適合的時機了 ,於是

愛,原來你也是一個野人。 · 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 「你真可,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 「你真可他們就這樣緊貼着靜在那裏,好一會

而且想睡覺,我早說這不是時候了。 馬洛苦笑着說·「現在我的腿子也軟了 她笑起來,拍拍他的腿子:「那麽你 「我這個野人却不及你那麽野!」司

「我不能够。」司馬洛說

睡好了,讓我來看守。」

以應付得來的。」這一番鬆弛,現在我已經精神奕奕,我可這一番鬆弛,現在我已經精神奕奕,我可

」司馬洛說。 「這不是勉強講講就可以做的事情」

没有相當的把握,你以爲我的哥哥肯放我相信我,你也應該相信我的哥哥。」假如時候是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的,你就是不 到這裏來嗎?」 「不要緊,」比提說。「我在需要的

「似乎太冷一點了,」司馬洛說: 「你要不要洗一個澡?」比提問 「唔,好吧。」司馬洛說

最好是等到中午時才洗。」

越差,再過一百年,很可能每一個年輕人 都要拿着拐杖才能够走路了。」 「文明人,」比提說:「抵抗力越來

來的世界,也許是屬於你們的!」 「還是你們本事,」司馬洛說:「將

責。 澡,然後穿上衣服爬到洞外,負起着守之的身上,讓他睡覺,自己則去再洗了一個 比提把司馬洛的衣服拿過來,蓋在他

醒過來。 對自己有信心,他是從來不會熟睡如死的 其實他並不是因爲放心比提在看守,他是 ,假如有什麽異聲,他就馬上會聽到而驚 司馬洛也閉上眼睛,放心地入睡了

的,地面能够傳聲,假如有什麽異聲的話 他是更加容易聽到了 而且,他這時是耳朶貼在地面上而睡

睡着了,而且此時看她,還是精神奕奕的 提果然不負所託,並没有在不知不覺之間 。她說:「你也應該洗一個澡了。」 他睡到中午的時候才被比提推醒,比

發現嗎?」 浸到那清凉的水中,一面問道:「有什麽 此時已經是中午,就很熱了,司馬洛

没有離開。」 「有一部車駛進了鎭上,」比提說

能留難任何經過的人的。」 「我看未必,」比提說,「他們不可 一也許又有人遭殃了 !」 司馬洛說

們就送之唯恐不及了,生怕別人會把這件 們有可疑才弄我們,假如是普通的人,他 一對了,」司馬洛說:「他們看見我

M108

也是一個野人,我還是喜歡野人的。」

司馬洛相當尷兪。他是一個風流人物

喜歡你,

「我祇是跟我所喜歡的男人做。我很 「不要以爲我是常常這樣做的,」她

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心裏其實

對女性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有許多時候 女性會對他作暗示性的挑短,亦有許多

「不過這部車子却没有離開。 司馬

人。我們的車子假如是從來時的方向逃了乃是他們的警探,亦是要截我們的車子的 同伴兜截。 就是說我們的車子乃是從另一頭逃走的 那秀叔是會見到的。秀叔說没有見到, 。他們可以打長途電話出去,叫那邊的 在想,這部車子上坐着的,說不定 9 比提說:

未離開了。 告訴他們没有看見,他們就知道我們是並 「現在車子來到了 」司馬洛說•• -

他們很可能又再來了一 「多來一些,分別也是不大的,」 「很可能是如此 些帮手。 比提說··「而且 司

堅又如何呢?這是全無踪影嗎?」 馬洛說··「要找得到我們才有用處。尹志 比提搖搖頭·「没有見到他。

「我們就得去找丁老太太了。我們得問她 究竟是怎麽囘事。」 「假如到晚上還不來,」司馬洛說: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吃些什麽?」 「那是晚間的問題了,」比提說:

西則是還没有。」 個大問題,武器我這裏有的是, 」司馬洛說··「吃的東西是 吃的東

的是野果和野味。」 「可以行獵,」比提說: 「這山中

「這件事讓我來辦,你睡覺吧! 「看來也祇有如此了,」司馬洛說:

> 我還不需要睡覺,而且我是野人,這種 一不・」 比提說··「我們一起去好了

中。 與她一起爬下那座小山。他們一起進入林 事情,我是比你本事的。」 「好吧,」司馬洛没奈何地聳聳肩,

不會傳到他們的耳朶裏的吧?」 司馬洛說: 「假如開槍,相信槍聲也

見有一隻像兔子似的小獸倒吊在那裏。 的好了。來,你看!」她撥開樹枝,就看 這隻小獸乃是中了圈套而給吊在那裏 一用不看開槍,」比提說:「你看我

的。司馬洛馬上停步說:「是誰的?」 微笑道。「我是野人,我是還有這種本領 「這是我佈置的陷阱,」比提得意地

馬洛說 「但是我没有看見你做這件事?」司 的!

說 「你睡着的時候我下來弄的。」比提

的人就做不到,而你也一樣做不到。」的人就做不到,而你也用不着担心,因爲並不是許。不過,你也用不着担心,因爲並不是許。不過,你也用不着担心,因爲並不是許以應上爬下,不一定就是你可以聽到的 「但是我也没有聽見。」司馬洛說

起來。」 , 不到的事情。現在還有一個困難,這東西起!我也不能不承認,這的確是一件我做 我們不能生吃,假如學火,又會有烟升 司馬洛伸手搔着後腦:「你果然了不

了 ,」比提說·「不過我們等不到夜間 「本來夜間學火,就没有人看得見烟

個山洞的中央有一處傘形的地方,他們就 外而升上天空了 傘形的地方,因在那裏,没有機會漏出洞 在這下面生火,烟升上去,就積聚在這個 要還是看看地方的環境是如何的。他們那 上升的, 他們就在那個山洞裏生火。 不過却未必就不能够控制,主 烟當然是

吃起來却是很可口的。她得意地微笑說: 「你現在不後悔有了我這個帮手了吧?」 她還採來了一些奇怪的野果和樹葉, 「不,」司馬洛也不能不承認,微笑

後,就輪到你睡了!」

「很好。」她說。

於警局已經燒掉了,他們現在就是在另外裁粗壯而高大,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鏡。由 駛的。這是一個頭髮金黄色的歐洲人,身部來了而走掉的車子,並不是過路客所駕 先生,你會不會看走了眼呢?」無力地靠在那裏。那瘦長的人說。•「却德 權威,連那個瘦長的人對他也露出敬畏的 神情,而這個人則是懶洋洋的,好像腰骨 一間屋子裏。這個金髮的歐洲人看來相當 這時,在鎭上,一如比提之所料, 而走掉的車子,並不是過路客所駕

前是傘兵突擊隊! 走了眼?你知道我是什麽出身的嗎?我以 「我?」 這個叫却德的人說:「我看

我明白他有些什麽本事。 「就是因此, 却徳説・「我來了 而且, 他以前是

但不要緊,我們有山洞。」

「尹志堅以前也是傘兵突擊隊!」

中一人說。

隊員,我是教官!」

的,不能一下子就飛到了別處的。我沿路 没有看見,就是没有。」 號碼!這種車子,開得最快亦是有數可 長途電話上講過了這部車子的欵式和車 却德又說:「我不會看走眼。你們 這倒使那人不能再說什麽了

計牌在

那人又提出一個問題來 「也許車子在半路上躱進了 林中呢?

要躱進林中?」 「躱進了林中?」 却德說。 「爲什麽

不管閉事的,因此,我認爲他們是仍然在 會在太遠的地方這樣做了,索性在這裏做 可在這裏管閒事。而他們看來,本來就是 要好。他們一就是到城中去求救,一就是 可在這裏做明之,索性在這裏做 可在這裏做別,」却德說:「他們就不 這裏的。

有不少小河或者水潭之類,隨便找一處「這個地方,」却德說:「山上一「那麽車子呢?」那人又問。 車子推下去就行了 J,你到哪裏去找呢? J水潭之類,隨便找一處把水潭之類,隨便找一處把

倒放心一點,假如他們出那瘦長的人說:「他 你們這裏有的是,來拿一部就行了 會更遭。 他們出去告密,那情形・「他們留在這裏,我不拿一部就行了!」

說·「他們留在這裏 「他們留在這裏,我們就多了「看看你是從什麽角度看吧, 我們就多了 些 却 德

指着那個發問的人 但是,你,你對我不服氣--」 他伸手

別理他吧!」那瘦長的人說

這樣坐着不動!」 過來吧,你撲過來, 」却德說:「不能不理!你 試試把我制服,我就

來呀,難道要我來動手!」 不要緊,你們一定奇怪 現在説明一下,讓你們 大家都表示尴尬起來了 E,爲什麽要我加³起來了。却德說: 心息一下也好

那 人伸出舌頭舐着嘴唇。

可地同意。 「陪他玩玩吧!」那個瘦長的人無可

成了一隻人彈似的,飛越了却德的頭上,但是一動起來則是動得非常之快,那人一到,却德就已雙手把他的手接住,而且一到,却德就已雙手把他的手接住,而且一個是一動起來則是動得非常之快,那人 撞在玻璃窓上

也撞碎了, 還好那是木怱框 ,他連木颬框及玻璃

景玻璃是用蠟製的,這樣撞出去而無事,和 這樣撞出去而無事,那是因爲電影中的佈現碎片刺傷的,在電影之中,一個人可以來。進來時這人已經渾身是血,那是給玻來。進來時這人已經渾身是血,那是給玻來。 的!」起,不過,我知道你們總會要我證那人呻吟着,腿子發軟。却德說: 我知道你們總會要我證明 真的玻璃就不同了 一次

那個瘦長的人揮揮手命令道: 替他把傷口弄一弄吧! 「扶他

> 可用的人了! 「現在,你證明了,我們却少了一個那人給扶走了。那個瘦長的人轉向却 「現在,你證明了,

> > 們應該早就把他們殺掉!

「這是你們的疏忽

,

却德說。

「我們是打算用這兩個人作餌,」

脚 吧了! 少一個没有所謂,多一個祇是會碍手碍 却德不屑地冷笑。 「飯 桶是多不如少

呢? 那瘦長的人聳聳肩。「你有什麽計劃

是送死吧了。以後白天出去。 出 去。以你們的本事,對這樣一個人, 「首先, 却德說。 「以後不要晚 祇上

辨

「你在這裏的時間比我長・」

没有 「我們受的訓練就是任何時間都可以。」那瘦長的人說。

睡覺。」却德說。

「睡得很少也可以支持很長的時間。
「時得很少也可以支持很長的時間。
「時得很少也可以支持很長的時間。

是 一個好主意。

易得多了機,」那

多了。我們不會開直升飛機,但是你」那瘦長的人說:「搜索工作,就容「我是在想,假如我們有一部直升飛

說

會!

要的搜索則是在日間進行。夜間的出動祇「但是晩間仍然要派車子出去巡幾趙,主「我們晚上不出動去捜,」却徳說:

,兩把有望遠瞄準鏡的來復槍,是嗎?」,也失去了一些武器,其中有一把M-6但是我同時也知道,你們給他殺過不少人「我也想到這個問題,」却德說。.

輪班睡覺了。」有了這個司馬洛與比提帮忙,他們就可以 那瘦長的人說:「現在他

> 法也不能用了 「那麽,」瘦長人嘆一口氣:「這辦

那 飛機,我也不贊成你去送死 「現在如何呢?」 「是的,」 却德說, 那瘦長的 「即使你懂得開 的 人問

搜索一下,騷擾一下他們了。「是的,」却德說,「党我們去搜索?」 「當然是需要去

我們去搜索?

「很好,」那瘦長的人說:「就這樣也不會睡得那麽舒服了!」

却德說 何進行好不好? 瘦長的人說,「由你來組織一下,看看如「那麽我們現在就可以出發了,」那

你們去吧。 却德說 9 「我需要休

傘突撃隊的,你會開飛機嗎?」過,我倒是還有一個問題的:你是做過降過,我倒是還有一個問題的:你是做過降過,我倒是還有一個問題的:你是做過降一個如我有心得,」那瘦長的人嘆一 吧 長的人說,「你有什麽需要的「你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 就一 **那個**

狡猾地微笑着。 「爲什麽你不留下一個女人?」 却

「就是閉上了眼睛也能操縱!」却「直升飛機呢?」那瘦長的人又問「這是一定要會的。」却德說。

德

的 有女人辦事。這種事情, 那瘦長的人噩噩地看着他:「我們没 我們是不用女人

個 女人來好了。 「不用女人・」 却德說,「那替我

部都是正經人,没有女人可以找的。」雖然你有這樣的嗜好,但是這個地方,全 那個瘦長的人面有難色。「這個 __

那瘦長的 「假如我自己去找呢?」却德說。 人說,「假如這樣做的話,」目前的麻煩已經够多了 話,我

「我是說,」却德說,「這裏有什麽們就會有更多的麻煩了。」

機飛過,很容易給他射下來。我們可以用他的手中,而他又不是等閒之輩,直升飛他了這就是了,」却德說:「這些槍在

「是的。」那瘦長的人說

那瘦長的人說

M110

個男人給我!」 」却德說, 那瘦長的人說

如我是對男人有興趣的,那我會自己挑選男人有興趣,就不會對女人有興趣了,假 男人有興趣,就不會對女人有興趣了,假人有興趣,就不會對男人有興趣,假如對 ·不會叫你隨便留下一個。 却德哈哈笑起來。 「別傻吧 ,我對女

7,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那瘦長的人這才舒了一口氣,他說:

的。 個留下來侍候他的打手,還有那個受傷了 事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看看他們辦事的然,他問也是多餘的,要知道這些人的辦休息,而是站在蔥前,看着他們出發。顯析 如德雖然說是休息,他實在却並不是 車子成隊出去了, 剩下了却德及那

子裏躺着了 那個受了傷的 ,當然是祇能在 一間屋

地方可以讓我用的嗎?一四地方可以讓我用的嗎?一四 來侍候他的那個人說: 「去教堂的頂上吧。」那人說可以望得遠些。給我一副望遠鏡 當那些人都出發了之後 ·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 「這裏有什麼高的 ,却德對留下

父都離開了。 下來。這裏沒有人有興趣上教堂,神「沒有神父,」那人說,「教堂祇是 「神父呢?」却德問。

裹, 怪不得發生這許多禍事了。 「唔,」却德說, 「神父也離開了這

不過我却相信 却相信一切事情都是有一個主宰德哈哈笑起來:「我是不信教的 你也信教的嗎?」那人詫異地問

> 完了。 蠅與蒼蠅拍在玩遊戲,蒼蠅飛來飛去,自而我們是脫離這個主宰的擺弄,這好像蒼 以爲自己很靈活,但是蒼蠅拍一拍下來就 問題是什麽時候拍下來。

那 人迷惘地說。 一似乎認爲失敗是難免的。」

個很刺激的遊戲嗎?」 的 來之前就死掉了。人也是這樣,這不是一 生命很短促,很可能在蒼蠅拍還未拍下 因爲每一個人都是有死亡的一天,蒼蠅 「毎一個人都是失敗的・」 却德說,

問題的 題,因此,他也不再做聲了 個笨人 那人還是迷惘地搖搖頭 却不是那種會動腦筋去想人生 却德提起了一個他不擅長的話 他雖然不是

索的情形 瞭望。他望的乃是那些人們在遠處進行搜 教堂的鐘樓頂上 他們到了那座破落而荒廢的教堂, 9 却德用望遠鏡向遠處 爬

爲什麽不一次過把你們全都殺掉,他是可是小學生,這樣搜索,我奇怪這個尹志堅頓午飯,却德搖着頭說。「老天,你們真似下來,囘到屋中,那人替却德弄來了一 以這樣做的, 大概在一小時之後 他才再領着那個

那 説・「我們」 ,「我們是殺不完的。」 殺了我們,還是再會有一批來,」 做的,他手上拿着優良的武器。」

他是在與你們玩捉迷藏遊戲。 「也許理由正是在此,」却德說,

他长户上,人可以重地終於會失手。我們失手,人可以重地終於會失手。我們失手,人可以到了 他失手,就是完了 人可以補充

「這也不是我喜歡做這件

事情的理由。我們是贏定的!」

收隊囘來了。他們一起吃晚飯,大家都是 充滿了倦容。 黄昏的時候,那個瘦長的

没有什麽發現。 没有什麽好講的,總括一句說,就是他們 們則一面吃一面講他們的經歷。其實也是

没有辦法找他,祇有他可以找我們 路程之外躱起來,間中才囘來一次 是不可能的,那傢伙,他可能跑到幾天 呷着咖啡時,他才說: 「這件事情, 8 我們 簡 直

「所以,」却德說, 「我認爲必須有

」却德說 「我並不是一定要跟這個老太婆睡覺 「這老太婆是誰?」

那瘦長的人面有難色: 「把她抓起來關進監房 ·「這是一位本

們也就是可欺的人,我們做什人提出過抗議嗎?這些人是一 「連警長都死掉了 我們做什麽 4.們做什麽,都没些人是一等良民,

人帶着手下

不過其他的手下

後來,那瘦長的人與却德單獨在

「男人也没有,」那瘦長的人說,「個他所關心的女人,那麽男人又如何?」 一塊餌把他引囘來的,你却說鎭上没有一 除非是老板一 板囘來。這太危險了。至但是不能够叫老板囘來的

婆!」 然女人,也不是没有的,不過是一個老太於女人,也不是没有的,不過是一個老太

常常照顧她!」 」那瘦長的人說,「她與他的感情很 「就是他以前的隣居, 一個姓丁的寡

老居民,本地的人們對她都很敬重

抓囘來吧!」 有人敢出聲,所以你們才有工作做,把她

對着這些人 **賈任的,成功了之後我們亦不會留在這裏** 德說,「這種事情我們又是用不着負什麽 「總之可以鎖的門就是監房了,」 「但是我們没有監房 , 我們會到別處去享受了 瘦長人說

「好吧,」那瘦長的人說,「現在就

正好是在那裏面 並未參加此行了。因爲此時司馬洛與比提 他們馬上起程。 也許 却德會後悔他

到達, 那瘦長的人率領了四個人乘兩部汽車 如狼似虎地下 車

丢過去。 法制止,於是他從身上掏出一件東西 暗處等着,車子到達,司馬洛亦没有 事情來得太突然,因此變化亦是很 比提在屋裏, 車子到達,司馬洛亦没有好辦在屋裏,司馬洛則是在外面的 3

洛的第二顆燃燒彈投到第二部車時,這車的背上着火,另一個則忙仆在地上。司馬起了烈火,車中的人忙撲下車,有一個人起了烈火,車中的人 上的人巳全部下了 車

洛祗好緊伏在他所躱的那棵大樹後面,不一人便提起輕機槍问周圍亂射一通。司馬他們不知道燃燒彈是從何而來,其中

既然他們一來就受到襲擊,那些襲擊者就他也可以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作爲人質,因爲屋中是一個比較好的藏身地點,而且到屋前去,伸脚踢門,他是要衝入屋中, 人頭腦比較靈活

中,就可以威脅他們定是保護丁老太太的 , 把丁老太太拿

許多洞 掃射,那祇是一座木板建成的屋子, 很容易穿透那些木板。 是來自屋中的了 人整個飛起來, ,整個飛起來,仆向梯級下面的草地上。3門上,比提已隔門放了兩槍,那瘦長的因爲比提是在屋中的。他的脚還没有踢 這時 頭腦靈活也正好害了 中的了,於是他們就向屋子密集,其他的人,就以爲燃燒彈其實 **牆壁上立即出** 他

可以現身了 他們旣然不再向周圍亂射,司馬洛就

也倒下來 都好像一隻爆了的 他放了兩槍, 西瓜,把機槍丢了 那個用輕機槍的人的頭

上的火滾熄了 邊放槍,背上着火的一 背上着火的一個此時才剛剛把身的二個連忙又轉過來向司馬洛這

手榴彈,他最初不丢手榴彈是怕炸傷屋 第三隻炸彈也丢到了。這 人,現在則顧不得了 司馬洛没有再放槍, 因爲此時, ---次的則是一 他 隻的

璃全碎了,那三個人亦飛了起來,再跌囘 手榴彈「隆」的一聲爆炸 即使不死,亦失去了作戰能力 ,屋前的玻

有一片草坪隔着,屋子没有被波及,司馬着火的汽油噴到那些人的身上。幸而屋前 更多人引來了, 洛心裏很焦急, 這些都是没有人性的 他們還得把丁老太帶走, 因爲這一出事, 其中一部車子亦爆炸了 ,把她留下來,對她似平 就勢會把

M112

子跳了出來,向他這邊跑過來。司馬洛也跟着他就看見比提從屋旁推開一隻蔥而且,那一陣輕機槍的掃射又如何呢?

迎過去 在半途與她遇上了

「我們走吧!」 上提說

「丁老太太!」司馬洛說, 我們不

如

他們追來的話,那就是來一

個殺一個

「那是他們的運氣,

比提說

一假

司馬洛吐出 」比提又說 一聲惡毒的咒罵

下令:「快,開車趕過去!」 這一連串的混亂,也驚動了却德這邊 下的 他們急急地奔進了 上邊

能够開車去追了,假如先把汽油放入車中要用時才把汽油放進去,現在,他們就不車子在晚間把汽油抽出來,以防被偷,車子在晚間把汽油抽出來,以防被偷,「車子還没有汽油。」其中一人說。 要用 才開過去追,那就不如跑步趕過去了

僧,與那些· 一却德命令 與那些人一起趕過

「跑步過去!

中並無人 躺在 ,很快在屋中巡了一遍,就知道們衝進屋中看看,看見丁老太太在地上的那幾個人都已不動了。 車子還是在燒着 就知道屋

「不要!」却德說,「他」「我們追!」其中一人說

未走遠 黑暗中等着,你們走,就是送死吧了。 他講得没有錯,因爲司馬洛與比提並中等着,你們另一 「他們在外面

> , 是在 乎不打算追來。」 也可以看到却德的情形,他說:「他們似 他們是不會留情的 一個有利地點等着,假如那些人追來 ,司馬洛從望遠鏡中

記 怎麽?也許你認爲我太野蠻了?但是別忘 來兩個殺一雙!」 ,我是一個野人! 司馬洛没有做聲,比提瞥他一眼。

不會死了!」 太死掉了。假如我們不去找她的話 「我是在想・」司馬洛説 一丁老太 9 她就

「我也很抱歉!

我太慢的話中槍的也不會是她而是我!槍時,我首先就是把她在地上按倒,假她說:「她不是給槍彈射死的。當他們 比提又瞥了她一眼,眼睛閃閃發光「你活着她却死掉了!」司馬洛說 「哦?」司馬洛詫異地說, 的話中槍的也不會是她而是我!」我首先就是把她在地上按倒,假如 「她不是給槍彈射死的。當他們開 「那麽她

死之前說她血壓高,心臟有問題,她說不「我猜是嚇死的,」比提說,「她在 是怎麽死的呢?」

一件有價值的事情!了,她能够把這件事 「也同樣是我的責任!」司馬洛說。情發生得太突然,她受不住這種刺激。」關我的事。但我知道這仍是我的責任,事 她能够把這件事情的眞相披露,也是 比提又說:「她說她反正也是活不久 「也是他們的責任!」 馬洛沉默下 來,好一會没有做聲。 比提說。

「她還没有機會把這件事情的眞相披

信寄出,看這信,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件事 裏掏出一封信來・「她還没有機會把這封 她把信交給我!」她從她那條牛仔褲的袋 「我們談了 一半 比提說, 「不過

没有看信的光綫的 司馬洛没有把信拿過來,因爲那裏是

的了,我們還是走吧! 說。「看情形,他們果然是不打算追來 比提把望遠鏡提起來察看鎭上的情形

可 上還是一直没有什麽動靜,看來鎭上的人。不時,他們仍會囘頭用望遠鏡看看。鎭 的確是不打算追來的。事實上,却德今夜 能連騷擾性的搜索亦暫時取消了 不時,他們仍會囘頭用望遠鏡看看。 他們這一次又不是囘到昨夜藏身的地 司馬洛點點頭。他們又向 山上走上去

不安全的。這一次他們是進入了一座樹林方了,因爲每一次都躱在同一個地方也是 到了樹林中間的一片空地上

很响的聲音,遠遠就可以聽到了 地方望下來,亦是望不見他們的。他們用有如一座巨大的帳幕,即使有人從更高的 次差不多,假如有人要進入這樹林中的話 這個地方作爲藏身之所,優點也是如上 就必須通過攔路的草叢和小樹,會發出 這片空地的上空,也是樹葉交纒的

在這裏,他們也可以開亮電筒看那封

就也可以明白大概的情形了 講述丁老太太告訴她的那一部份的故事 那封信是寫得很詳細的 再加上比提

這件事情的禍首就是此地的大地主郭

欺壓的人,除了尹志堅之外。 意不是在此地,而這裏也没有什麽值得他 然在此地的勢力也是很大了。不過他的生 郭天明擁有這鎭上的大部份地及,

時却派人來警告尹志堅不要碰他的女兒。 爲郭天明有時對他們的來往不加理會, 志堅很要好的。至於郭天明是否贊成這件 郭天明有一個女兒郭安安,却是與尹 則是連丁老太太也不能肯定了, 因 有

,每一次來,就把尹志堅抓囘去,拘押一 他派來警告的人就是當地的二位警長

的話, 志堅的身上,然而那二位警長不肯照辦。 看來是郭天明要把一些嚴重的罪名加在尹 後來有一天,郭安安不見了,離開了 那二位警長都是好人,假如不是如此 尹志堅就可能不祇被拘押一夜了。

此地,據說是郭天明把她送到城裏去了。 次·没有結果。 騙去了他的血蝴蝶。他到警局去投訴過 丁太太聽見尹志堅說郭天明是個騙子

勢洶洶地跑來,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 第二天晚上,有一羣從未見過的人聲

體,顯然尹志堅是知機先逃了。次日,鎮 直留下來「維持法律」。 羣人說這是尹志堅做的事情,那**羣人也一** 上的人才知道二位警長已被槍殺了,而那 屋子燒成了平地,但没有尹志堅的屍

堅在半夜裏囘來找過丁老太太兩次,第一 是在屋子被火燒之前兩天。這之後,尹志 太取囘一隻寄在她家中的沉重的包裹。 次是在火燒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向丁太 尹志堅拍電報給司馬洛的日期,也就

> 測西 武器再取出來,準備應用 因此,當他覺得情形不對的時候, 雖然用不着武器了, ,可能乃是尹志堅所用的武器。他在這 丁太太不知道,不過司馬洛與比提推 那隻沉重的包裹裏面放着的是什麼東 但他本來是有的,

天明已經不在這裏了。郭天明是一個富有 的電報並没有得到反應。 找他是不容易的。 的人,他可以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去,要 比提的哥哥求救的了,由於他拍給司馬洛 在相當久之後。這封電報,顯然就是拍給 則是託丁太太替他拍一封電報。那已經是 而在尹志堅的屋子被火燒的時候, 尹志堅第二次再來找丁太太的時候, 郭

被尹志堅所殺,又一個一個再補充。 志堅是誰,也不承認有尹志堅此人。不過 是那一批人創作出來的,他們說不知道尹 聞。狂人所殺的,全部都是那些在此「維 丁太太以及鎭上的人都知道「狂人」尹志 持法律」的外來人,而「狂人」這個稱呼 這些人出去搜捕尹志堅,而一個一個 這之後,就是有了這個狂人殺手的新

持不下去的。 需要司馬洛帮助,因爲他也害怕自己是支 他就是這樣在這裏長期作戰。難怪他

不在這裏,尹志堅就祇好在這裏僵持着 堅要對付的人一定是郭天明,但是郭天明 郭天明聘請囘來對付尹志堅的了,而尹志 「看來,」司馬洛說,

他們却不報告城中的警方,叫人來大學搜 索呢?」比提問。 「爲什麽尹志堅殺死了二位警長,而 「這些人就是

以及去捕殺尹志堅。假如城中的警方來了 長就不會允許他們去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 的,那就祇可能是郭天明的手下所殺的了 會做這麽笨的事情,尤其是那二位警長又 ,就首先會調查二位警長死亡的眞相。」 並没有逼害他。假如警長不是尹志堅所殺 因爲假如他們不是殺死了警長的話, 「很明顯的答案就是,二位警長不是 一司馬洛說, 「尹志堅不

職業打手。但是究竟什麽是血蝴蝶呢? 郭天明是鉅富,祇有郭天明請得起這許多 「看情形正是這樣了, 」比提說,

用血色紅竇石鑲成的一隻蝴蝶。 「這東西我見過,」司馬洛說,「是

件珠寶而大動肝火吧?」 起?尹志堅也不見得就會爲了這樣區區一 「有什麽了不起呢?郭天明什麽珠寶買不 「不過是一件珠寳吧了,」比提說,

誤中目標,整族人都毀滅了!」 不祥的歷史的,是什麽時代製成的,已經 西是一族山胞的實物,然而這東西却是有 紀念品。他曾經在叢林地帶作戰,這件東 會遭逢噩運。果然,有一次,飛機投彈時 無可稽考,不過總之就是得到它的人都是 「那是尹志堅在戰場上帶囘來的一件 「這東西是有一段故事的,」司馬洛

的嗎?」比提問。 「就是這樣,尹志堅得到了這血蝴蝶

前的野人,他與那些山胞比較容易合得來 兒送他的。他與族長的女兒戀愛,這是訂 情之物,你知道,尹志堅也是一個不久之 他本來打算在戰爭過後就跟那個女孩子 「不是,」司馬洛說,「是族長的女

> 西作爲紀念品。」 後,就什麽都沒有了,他祇能留着這件東 結婚,在他們那裏生活的,但是轟炸了之

「因此這血蝴蝶對他是意義重大的了

「那似乎眞是會帶來噩運了。」比提 「這是可想而知的了 司 馬洛說

降臨,很可能會是在很久之後。 的 不過歷史上許多有名的珠寶都是帶來噩運 。這血蝴蝶的特點就是噩運未必會即時 「這種事情不敢講, 司馬洛說了

」比提說,「郭天明不怕帶來噩運嗎? 「這種事情不是人人都相信的,」 「而郭天明就是騙去了他這件東西?

西並不是錢可以買到,即使照樣造一隻 故事的東西就更特別感興趣, 總之,喜歡收藏珠寶的人,對於有來歷有 自信自己的命够硬,認爲可以尅制得住 馬洛說, 意義也是不同了! 「因爲没有科學根據, 因爲這些東 亦有些人 司

志堅就與郭天明過不去了?」 「就是爲了這東西,」比提說

請職業殺手來,直至把他殺死爲止! 在,尹志堅面臨的困難就是郭天明不知所「看來應該是了,」司馬洛說,「現 ,他不能去找,而郭天明却可以繼續聘 「看來應該是了,」司馬洛說

堅向我們求救,爲什麽又不出現?」 「豈有此理! 」比提說 「旣然尹志

道我們已經來了的! 經過了這許多事情之後, 「就是這個最奇怪,」司馬洛說, 他是不可能不知

(未完・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朱雀 圖文

毒潭有異境

W

覺費解 林奇書,更要仗劍蕩羣魔,清寰宇。 自己洗雪血海深仇,爲老夫洩憤,奪回武 篇的真正傳人了,這柄追雲劍,不僅爲他 頭,道:「如此,這孩子將成爲我玄武聖 武聖篇的寶劍。如何隨同埋藏墓中,却殊 容老夫以後再告,祇是這柄劍,也就是玄 天痴老人又是一聲朗笑道:「此事, 」他說時,又摸了一下胖娃的

追魂劍,我要他日後成爲『天下第一劍』 我要他能以一劍威振中華,憑上人遺下 也好似吐出一口悶氣。 」天痴老人面色沉凝,好似對天明誓 「從今日起,我要他成爲人中之龍鳳

,震得武林三傑心頭

鷹戲怪傑

奇遇,即從他目前恁般遭際,成為『天下聲。「以老哥哥武功才謀,這孩子的絕世為之一震,但瞬即恢復。逍遙客更朗笑連 第一劍」有何難也。

作天下第一劍,依小弟愚見,就叫這孩子 身世,剛才老哥哥說,要他一劍振中華 爲『夏振華』如何?」 知足翁也微笑道··「我們尚不悉此子 「好一個夏振華,正是劍振華夏,我

往日的狂態。 們先爲老哥哥道賀。」追風叟也早恢復了

將爲異日武林中放出異彩,或爲寰宇中帶 林中,不僅聚集武林中幾個絕代高人,也 又是一陣朗朗之笑聲,這靜寂的古森

> 客、西嶽余毒、 以雄踞東嶽的一尊者爲首,聯合南嶽易劍 敵天下羣豪,更爲江湖五惡所圍攻,其中 前文提要: 北嶽沈奇士、中嶽伍雄, 林聖者天痴老人, 前文書至一代武 獨

石一般,天份極好,認爲找到傳人: 出嘯聲、低吟聲,此時天痴老人因服了萬 趕囘廬山靜養,經過一座古森林,隱隱傳 叟用萬年蛹為灭痴老人治傷,三傑抱住他 足翁趕來支援,五惡早巳揚長而去,追風 給五惡。武林三傑:追風叟、逍遙客,知 老人劇門,老人因傷重而將聖篇五巻分散 稱爲五惡,爲了搶奪「玄武聖篇」與天痴 一座孤墳内找到一個孤兒,全身肌肉如鐵 年蛹腿傷已大爲康復,四人循聲尋覓,在

奠祭于你墓前。」 的利器,我也必代他查出仇人踪跡,使他 養,那柄追雲劍,將成為他異日報仇雪恨 「女俠!安息罷,你的孩子,我們代你撫

三傑,也深覺愕然。 也似對知己的勸慰。連站在身邊的武林 他說話時,滿面流淚,似對老友話別

陽湖引來。外無楫舟可渡,不知道逍遙老 潭』,中間是一個孤島,惡潭之水,由鄱 有一次,經過廬山時,曾經發現鄱陽湖畔 出一口氣來。旋向武林三傑笑笑道:「我 ,廬山東北數十里之處,有一座名叫『惡 天痴老人好似了却一樁大事,長長吐

惡潭?老哥哥是否欲寄居惡潭之內……」 老哥哥所說的惡潭,是否即村人所稱的青 **逍遙客不待天痴老人說完,就道:** 來一片血雨腥風。

恢復原狀,俾死者安心。」 弟,代我將振華這孩子帶着,我先將荒坑 天痴老人向知足翁微笑道:「有勞賢

座高逾三數尺之墳丘。 土覆上。追風叟也帮忙料理。立時完成一 說完,竟利用手中那兩截樹枝,將泥

的奇事,成爲一頁血淚詩篇。」 上寫着:「這裏面睡着一代奇人,一連串 那些枯葉覆蓋其上,並以指代筆,在碑石 天痴老人一面將那塊墓碑豎起,又將

力。 字劃,深約有半寸 「金剛指」功夫,敢稱武林獨步,看他那 鏗鏘之聲,震蕩在空際,天痴老人的 ,且筆走龍蛇,蒼勁有

朝着新墳,作了三個長揖。低低地說道: 武林三傑,正欲發問,而天痴老人却

M114

靖寰宇,皆成泡影。我們已成爲惡潭中的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笑道:「果眞如此 不僅報仇雪忿,奪回武林奇書,蕩羣魔

一柄逍遙扇,多少鐵打金剛,銅澆羅漢,想當年,西湖之濱,視天下英雄如無物。 能奈我何!」 還不是一個個臂斷腿折。區區一座惡潭豈 弟!你是怎麼啦?往日的壯志豪氣安在, 天痴老人聞言,竟放聲大笑道:「老

話也答不出來。 說得武林三傑,老臉變得通紅,一句

而後成大事,立大功。」 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可曾記得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勞其 天痴老人又復朗笑道:「諸位賢弟!

怎能畏懼惡潭之險?」 孩子成爲天下第一劍,豈可不預爲籌劃 夏振華一眼,繼續說道:「我們既要使這 口氣說完,又望了知足翁懷中的

利箭,扎在追風叟和知足貧甸市, 之下,救治,奇慘無比……」他的話,有如一柄 爲之一怔,以逍遙客這位怪傑,尤其他在 裂,若沾在身上 的毒物,那些水,如果食用,立時腹開肚 成九宮八卦之陣。潭水也曾施放數以百計 數百年前,爲一帮惡人所佔,先將水底佈 上的微名,還沒有怕過誰來,祇青惡潭在 他微微一頓,又掃了追風叟和知足翁一眼 折。祇是因爲夏振華這孩子的問題……」 了偌大的年紀,就是立刻死去,也不算夭 ,才復又微笑道:「以武林三傑,在江湖 逍遙客也朗笑道·「老哥哥!我們活 扎在追風叟和知足翁胸前,全身皆 ,亦必潰爛而死,且毫無

> 聽。 武林中的地位,豈是過甚其詞,或危言聳

覦的好所在。 」 惡潭,正是我們培養振華,使仇人無法覬 有天定,豈人力可以爲之者。這一座天賜 天痴老人反而微微一笑道:「凡重皆

空,歷久不絕。 說時,竟又是一陣朗朗之笑,聲震長

而出,它將威振華夏,並永垂不朽。」 下第一潭』,因爲『天下第一劍』將由此 『惡潭』!我要將它改稱『天

無人反駁。 潭看法,十分不近情理,祇是武林三傑却 天痴老人似有幾分狂態,而且對于惡

飛渡,或一葦渡溪,然而那些水……」 潭之水,寬約六七里,我們雖然可以踏波 逍遙客也跟着朗笑連聲道:「祇是惡

他的話:「你們忘記有老天在旁邊嗎?」 不待逍遙客說完,天痴老人已截斷了 「老哥哥的水底功夫,誠可稱武林獨

步。祇是惡潭之水,偶一沾身,即將皮開 內綻而死。」知足翁也低低地說着。 這個不大開口說話,但言必中肯的武

用嗎?」 林怪傑,他顯然也不贊成去冒惡潭之險 你們難道連那『意會神功』,也竟置而不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諸位賢弟

傑同時哦了一聲。都張着一雙駭異的神目 望着這個武林聖者,做聲不得。 一意會神功」有如悶雷擊頂,武林三

功」。難道他預知會有這番奇遇嗎?如一般,他無緣無故,傳授三人「意會神知一般,他無緣無故,傳授三人「意會神 他們萬未料到,天痴老人竟如未卜先

> 非人力可以爲之者。 顯然又是天痴老人所說的:天意如此,誠 這些都是他們親限所見,別無預謀

這些人說來,彈指而逝,願天假我們餘年 一笑道:「諸位賢弟-使我們的心志不致白費。」 說時,又望着知足翁懷中所抱的孩子

長大氣焰,或竟… 你倒可以放心,十年,我想皇大還會見憐 祇是這十年中, 江湖五惡, 是否將養成 追風叟也朗朗地一笑道:「老哥哥!

興。

遙扇,先自容人不得。」 所乘,哼!如他們再來捋虎鬚,我這枘逍 哥哥久戰力疲時,又復聯手相攻,才爲其 何人,敢如此目空一切,此次不過是乘老

,登時巨響連天,枝飛葉落。 撲而出,丈許外,一株松樹,竟應聲而折

表面上將大肆擴展,却不足以爲武林之患 令人可敬。祇是依老拙愚見,江湖五惡, 四毒、五雄亦莫不如此。」

天痴老人好似察知其心一般。淡淡地

還是對夏振華的身世而嘆息。 ,輕輕地嘆出一口氣來,是對自己感懷 十年時間,在我們

他不願說出江湖五惡來尋釁,以冤掃

逍遙客聞言,臉色驟變。「江湖五惡

說完,果然一扇揮出,一縷勁風,直

弟,雖然所慮極是,逍遙老弟的雄風,也 ,其餘二劍客聯手,就可構成均勢。三奇 ,因爲他們十五人中,以一尊子武功最高 天痴老人也微微一聲短嘆:「追風老

以他們的資質,雖較一般江湖高手爲佳 但他擧頭望了天色一眼,又說道:

> 爲惡,更無法來惡潭 武學,有多少成就,即或有成,也就無以 十年中,也不一定能對玄武聖篇上的絕世 但成就亦屬有限,且歲月不饒人,故他們 中,自尋死路了 °

年心願。」 去雙腿,却賜下一個夏振華,成就了我十 安排這一環境,又使我因玄武聖篇,而矢 說完,竟又朗朗一聲笑出:「上蒼旣

起乍落。 笑聲不絕,震蕩在空際,投林鳥,倐

客笑道:「老兒!你先回去,準備些酒菜 ,我們好痛飲一番。」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追風叟望着逍遙

此,陪她一宵……」 • 「這墓中人,過于凄苦,我們今天都留 逍遙客尚未開口,天痴老人淡淡笑道

墓中人一晚。」 孩子孤苦零行,從此以後,我們四人將成 似已熟睡,那蘋果般的頰上,吹彈得破 爲他的唯一親人。也讓他在這裏,再陪伴 天痴老人不禁又微微一聲短喟,道:「這 說時,雙目又落在夏振華身上 ,見他

中,也都爲之潤濕。 他的話說得甚低,三個武林怪傑神目

蓋在夏振華身上。 自己身上的一件外袍脱下,交給知足翁 沒有一個人再說要離去,追風曳也將

有益處。」 周邊罡幕,旣可禦寒氣,對他的肌肉 兒交給我抱,以我本身眞氣,可以成爲他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不必了,華 ,尤

慈和關懷。 這朗朗之聲,充分顯出天痴老人的仁

在調息一番。」追風叟特地提醒着。 應該保重,今日你已消耗甚多眞力,趁現 「老哥哥!你的責任比我們更大,你

漫應着。 一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天痴老人 「老哥哥!你今天因武學獲得傳人 「怪!我現在的功力,有似長江之水

爲是。」知足翁也勸着。 過于與奮。這對身體毫無好處,還請珍重 一笑。好在地上枯葉甚厚,林中枝繁葉茂 天痴老人亦未過于堅持,祇是淡淡地

,連露水也難以滴入。 夜靜,祇有孩子的呼吸聲,天痴老人

早已雲遊物外,逍遙客坐在那棵樹梢頭 也是在調元養氣。

超然物外,微一運氣,所有疲勞,頓時盡 這些武林高手,祇是略一凝神,即可

既欲護衛孩子,又得運氣調息一下。 胖娃兒,熟睡之後好似一爐炭火一般。他 祇有知足翁,懷中抱着一個六七歲的

般事實,使得他竟然心意撩亂。 與事無爭,故以知足翁爲號。今日所歷諸 散,雖然這個武林怪傑,向來與人無忤, 誰知道,三番五次約氣,總是瞬息而

却能在黑夜辨毫髮。 **翁臉上的諧般變化。雖然天黑,武林三傑** 這時,追風叟已調息完畢,望着知足

知足起來?孩子給我抱一下,你趕快調息 一番。」 故幌身進前,淡淡笑道:「爲何竟不

知足翁遞過夏振華,果然依言運氣行

甚至冉冉欲飛。 功起來。他順覺得功行四肢,氣暢百脈

平時幾處無法達到的要穴,此際行功起來 却無處不通。 知足翁心下大駭,又復凝氣,怪!在

傳授神功之眞義。原來這是打通靈竅之捷 長江激流,汹湧不竭。 欲飛騰,體內各處皆泛出一股熱流,有如 又微微納氣,這遭他不僅全身,覺得冉冉 口訣下,竟爾完全練通。他再求證實,故 未曾達到的功力,祇在天痴老人幾句心法 徑,心下好生感激。自己苦練數十年,而 人武功進境,甚爲注意,才想到天痴老人 這些武林高手,靈明十分淸澈,對個

感恩懷德之心。 知足翁一則以驚,一則以喜,也抱着

未睜開眼來,却被天痴老人的暴喝之聲所 當他臉上正綻着笑意,微微納氣,尚

亦皆驚散。 一聲哭出來,哭聲震蕩長空,林中宿鳥 跟着追風叟懷中的孩子,也「哇」地

見那白衣婦人?」 天痴老人正揩着額上汗珠。「三位可曾看 逍遙客聞聲飄落,知足翁趨近身邊,

痴老人决非空穴來風。 然不知所答,但都不禁毛髮聳然。因爲天 「白衣婦人」?問得武林三傑,都茫

中事物,皆現眼前。

天痴老人不禁修然拔出劍來,嘯天龍

叟笑問着 「老哥哥,你可曾做了惡夢?」追風

> 兒籌劃。」 揭開了。這一篇血海深仇,還是預爲替華 「可能是一個好夢,但這個謎底,却

> > 子。

武林三傑只是擬神靜靜地聽着,却未

天痴老人望着雲天,口中喃喃地說着

似答覆也似自言自語一般。 「老哥哥!你說什麼白衣婦人?」 知

足翁也逼問着。 「是的,那是一個白衣婦人,姿容絕

着。 的姓名也未問出。」天痴老人慢吞吞地說 惜我夢中的暴喝,華兒的哭聲,使我連她 麗,她就是墓中人,也是華兒的母親。可

將出現一般。 中在那新墳之上,更彷彿那個白衣婦人又 其尤追風叟懷中的孩子,哭聲尚未止 「墓中人」!武林三傑的目光,全集

抱着。你們現在均已調息過,我要說出這 青芒搖幌,說道:「追風賢弟!華兒給我 所練就的眞元之氣,施展開來。 孩子,故不自覺地,雙臂蓄勢,並將自己 住。更担心白衣婦人的出現,會伸手搶走 天痴老人又是一聲短喟,手中寶劍

之處。」 以自信得過去,那怕是蹈湯赴火……」 你只管放心,我們三塊料,這點事,還可 武林三傑立時面露凝霜。「老哥哥

件慘絕人實的事,將來還要借助三位甚多

躺在天痴老人的懷中,立即止住哭聲。 過夏振華。這個異日的「天下第一劍」, 天痴老人又低低地一聲短哨,一手接

,只是入于物我無憂之境而已。」天痴老 「這雖然是個夢,但我並未完全睡着

> 道:「當我尚未入寐之前,那個白衣婦人 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又腰蕩在空際

新墳一眼,只覺得這古森林,頓時鬼氣森 ,竟跪在脚前下拜。」 三人不自覺地,投目望去,又掃了那

森,寒風刺骨。 任是武林三傑豪氣干雲,此時也竟難

以忍受。 天痴老人却朗朗地大笑道:「諸位賢

間,存心正大,何懼之有?」 弟,人鬼雖殊,其情則一,我們立身天地

覺好笑。 三人立時清醒,臉上微微一熱,心中也深 他的話,有如千斤重鎚,當頭一擊

她那時因有孕在身,經不起力戰,故此而 養遺孤,即卿環結草,亦無以報答,並說 受傷……」 到當年他們夫婦行俠江湖,被仇人追逼, 「道位白衣婦人,先向我致謝、對我們收 >>>担老人朗朗之聲又告響起,說道:

中,才脫離仇人追踪。」 傷,夫婦倆,且戰且退,終於在這古森林 繼續說道。「她的丈夫也因救她而身受重 他說時,又望了懷中的孩子一眼,才 「她終因身孕關係,且傷後流血過多

林中,築起一座墳來,埋葬了她。」 ,一代女俠,竟爾香消玉殞。她丈夫在這

人所言,她因一口真元之氣未散,在死後 「按說,人死了,百事皆了,據那白衣婦 天痴老人沉思有頃,又緩緩地說道: 老人亦望着這位武林怪傑,是疑惑

不僅逍遙客和追風叟面露驚容,天痴又柔声脈外。」

觀,正是是非之地,我們還是不去爲妙

他這意念,電閃而逝,心中頓時疑寶

「諸位兄長!依小弟愚見,這翠蓮

鬼殊途,仙凡路隔 竟遠去,從此不知所終。 仙凡路隔,這荒山古林中,旣找,終於生下這個孩子來,她因人 孩子的父親在第三日 也

感毛髮聳然 天痴老人說時,全身也不覺微抖

米糕,已漸不够食用,只有冥錢購物,故聲鶴唳,殊覺不安,她的有限財物,所購度其性命,她對於近來數百里地,鬧得風 有鬧鬼風波。 「如是,她只得在墓中撫育這個孤兒

者關門閉戶,竟是如此 里之城邑,門口每日都擺上一盆清水知足翁早忍不住問道:「原來這 一盆清水,或

憤塡膺,故才喝出,不料華兒也竟放聲大兒一下,才一抹淚水,飄忽而去。我因義們代她夫婦報仇,說完之後,就去親了華 那白衣婦人, 天痴老人並未答覆, 除以孤兒相托之外 又繼續說道: ,還要我

始啼哭時,確有一點黑影 不停地四週打量着: 別人還不覺得 我以爲眼睛失誤,故此未曾有一點黑影,有如魅影,也 ,追風叟却無限徬徨 「老哥哥-當華兒開

人雖然身受重傷,甚至身死 一。」他微微一頓後,又道:「那白衣婦・「賢弟,我不是說過人鬼雖殊,其情則 天痴老人又長長地嘆出 口氣來,道

熟睡中的夏振華一眼 ,又朗笑

死去,却始終保住這孤兒性命。」道:「母性的光輝,亦即在此,雖

難已忍耐,道:「老哥哥所言,决非虛構 ,這娃兒也是我們親自從墓中抱出,不知 天痴老人也淡淡地笑着道:「那墓中 婦人如何來照管他。」 直在旁未會說話的逍遙客,此時也

那低吟之聲。」天痴老人的話,眞是千古四莊之水洗過,使他無法看見!但却聽見鱗鱗,令人觸目鱉心,故一生下來,就用 狀極慘,才不願孩子看見,尤其墓中骨骼練成了上好骨骼,據那婦人說:因爲她死 說她的照管,墓穴中冷熱適中,孩子已經 恨填膺,更令人咋舌。 奇聞,聞之令人鼻酸,也令人髮指 幾枝人參嗎?這些都是孩子的食物,至於 不是還有米糕,知足老弟,懷中不是還有 ,或憤

的雙目 追風叟也朗朗地笑道:「但不知華兒

只以為是受地氣和日光影響,如果只是西賢弟!這件事,我早有此預測,我當時還 月,我準要他睜開眼來。 不待他說完,天痴老人又朗笑道。

又從懷中摸出一顆紅色藥丸 痴老人撫着夏振華的頭,見他仍在熟睡 他們這一陣談話,天色却已大亮。天 說時語氣十分堅定,好似智珠在握 ,塞入孩子的

長功力 浦 ,强精活血,有起死回生之功,還有十數種藥物所研製,不 這藥丸 ,他是用雪參、 不僅治療百 7,尤能助 、九節葛

,雖然她已

定能顯出太大效果,賢弟暫時留着,以後 功力於無形,但對這個孩子來說,却不一 或有大用。」天痴老人微笑地回答。 「『萬年蛹』爲稀世奇珍,固可助長

追風叟也淡淡一笑而罷。

粗細 林顯出無比清靜,翠松、茂柏,都是合抱

棘遍地,倍增這古森林的神秘。 見一斑,因爲雜草叢生,長逾數尺 ,荊

哥哥,還是我背着你走罷。」 追風叟却幌身而前,扶住他的身體。「老 天痴老人手中兩根樹枝,並未丢掉

這裏沒有絲毫反應,只有林中廻音歷

微笑。 的心情,雖然十分沉重,但臉上都綻着 五 個人 ,六條腿,緩緩踱出林來

詳

篇 ,反因自己獲得武功繼承之人而與高彩烈

時掃在知足翁懷中的夏振華臉上

兩個『萬年蛹』,給華兒服用一個罷。 ,忙幌身向前道:「老哥哥,我還有 追風叟見天痴老人給夏振華服用紅色

紅日已緩緩昇起,晨霧漸散,這古森

這裏 ,平日罕有人至 ,從那山徑上

天痴老人又將夏振華,遞給知足翁

客 **俠放心,我會將華兒陶冶成『天下第一劍** 他凝望那堆新墳一眼,喃喃地說道: 「女

尤其天痴老人

也似乎玄武聖篇的神奇武學,將藉這稚 而懊喪,也未因自己雙腿廢去而悲哀 ,並未因失去 「玄武聖

他的臉上,不時露出微笑,目光却不

叟肩上,但那兩根樹枝,却不時點在地上 ,發出錚錚之聲。 雖然他走路不用費力,只是依着追風

松柏,點綴其間。過去,前面是一抹溪流,翠竹林中,幾棵 大約有七八里路,他們從一片田疇中

顧慮。」逍遙客淡淡地說着 任何拘束,現在抱着華兒,却不免有幾分 他微微一頓之後,道:「距此不遠 「老哥哥!我們幾個在行動上,本無

時,再趕赴惡潭。」 極風雅。我們不妨去擾他一頓,待天黑之 有一個翠蓮觀,觀主與我有數面之交,且 天痴老人未置可否 ,因爲逍遙客所言

强,對武林三傑的行止 武聖篇上的神奇武學。 無疑問,要趕回本派中,去勤加苦練那玄 都是事實,江湖五惡在達到目的之後,毫 但散佈在江湖中的眼綫,也當更爲加 ,自是看成爲魔頭

們的 件驚震寰宇的大事,他將影響整個武林的 故天痴老人的傳授門人 這將成爲

命運,也將維繫武林的生命 逍遙客不愧為深謀遠慮之人,見地週

週圍的一株青蓮所吸引 當他們 尚未進入翠蓮觀 ,就被環佈在

功名,也將不欲捨此名山勝景。 想。俗人至此,不禁萬慮全消,任你壯志 微風吹動着碧波,青香縷縷, 令人遐

之居。」他的話尚未說完,就聽得一陣 :「好一個名山勝地,誠不愧爲高人雅士 知足翁撫着夏振華的頭,微微一笑道

至此,這一帮人顯然又在江湖五惡之上 泛出淡淡青光,若無百年以上修爲,斷難 務必除去此人。」因爲他已看出此人雙目 道:「知足賢弟! 他投過站在最後的翠蓮觀主一眼 知足猶豫了一下, 你去攻那個假書生,但 終於將手中的孩子 文 0

身側 追風叟也如飄風一幌而過 直趨羣魔 渡

,逕從羣魔頭上越過。

交給天痴老人,隨即霍地拔起,

他凌空虛

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深以爲怪。 武林三傑同時出手 ,倒是罕見奇聞

出,太極神功是這個一代怪傑的生平絕技 逼得那藍衣大漢 逍遙客手中的逍遙扇,飄幌間連連揮 ,刹那間 ,已是手忙脚

,他是從側面

恨極這批魔崽子的詭詐,故出手較重。 巳呈混亂,地上躺下了幾其屍體,追風叟 連聲巨響,幾聲慘呼, 「塔形連環」

逍遙客正面壓力一鬆,逍遙扇搖幌如 ,步履踉

的每招每式,他都能化解於無形之中 知足翁對付翠蓮觀主,兩 人剛柔之力 但知足翁

故一時之間,愧感交集,但也更激起其好 ,尚且如此費勁

寶劍,華光陡閃 劍,華光陡閃,一招當下一陣哪嗆之聲。 3、手中已多出一柄

似高山流水,慷慨激昂。時若清音萬縷 **倏地,琴聲止住,一個朗朗之聲高吟** 也 的 起落,就縱退這曲水花徑間,站在蓮池外 進口之處 知足翁先不答覆,竟閃身而退,幾個

棵松柏,且視界極爲遼闊,有數條路徑 咚咚」琴聲,却又隱隱傳出。 他們再一打量形勢,立身處,適有幾 追風叟和逍遙客 ,也瞬即退出,而

着: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

令人聞之,柔腸寸斷

咚咚」琴聲,雖無懾人肺腑的威力,却

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尤其唸到

「獨愴然而淚下」

時

,一字

聲音低極,眞有愴然下淚,無限凄

當然依武林三傑的名頭,亦足可使羣魔喪 可通各處。 「諸位兄長!我們暫不必尋找魔踪

十年時間 集中在華兒身上。」 頭 着眼,華兒的命運,是武林興亡繼絕的關 胆 頓後,又道:「只是我們要爲武林大局 ,故目下,犯不着與這些人爲敵,因爲 ,何况有天痴老人哥哥在此。」他微微 ,不能算短 ,應該以全部心力

你怎麼啦~…」

有生不逢時的感覺。」

逢時的感覺。」

此時三傑都不禁駐足而聽,追風叟淡

凉的感覺

身還滿

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

裏面的吟聲又朗朗傳出:

「別來春半

有… 我們就是欲掩飾行藏 反常態,逍遙客却有幾分不服氣地道: 這個平素不大說話的怪傑,似乎也一 ,才想進去暫歇,豈

「我今日雖然無法證實這翠蓮觀,有何 不待他說完,知足翁即淡淡地一笑道 ,但總覺得……」

越軌圖謀 幾聲輕笑,幾聲暴響,震蕩在空際

非君子,非達人,又何必效隱士所爲,還安貧,豈爲君子,又不知命,豈是達人。

美的景色中,聽到這翠蓮觀的主人,既不

他的嗓門較高,因爲他正沉醉在這幽

他的酒肉味而失却其真顏色了。」

目愁腸斷,可惜這裏的名山勝色,恐怕爲

功名利祿,什麼獨愴然而淚下,什麼觸

知享幾年清福,旣要隱居,又還念念不忘

知足翁也朗聲大笑道:「此人恁地不

不如投入那浮雲富貴中

,爭名奪利

,要好

打斷知足翁的話頭 一幸會!幸會! 武林三傑竟過門而不

入。 正是那書生模樣人物— 翠蓮觀中,走出七八人來。正中一人 武林三傑是何等樣人物,這些人,落那書生樓根人生 哦!還有另外一位高人 ,眞是難得。

在他們 好 之理。

逍遙客更是老臉通紅 ,他不僅被那翠

蓮觀主瞞過,今日如果他們進入這翠蓮觀 ,雖不能說,將陷跡其間,但這面子丢大 ,異日還有何顏去見江湖人物 故一幌動逍遙扇,人也如脫弦疾弩般

撲進。 主撲到 這個一代武林怪傑,是氣極, 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風 ,直向翠蓮觀 也是怒

: 極,故出手之間,糊裏糊塗打上,竟將自 撲撲跌跌 己精練數十年的太極神功,連連扇出 「逍遙客!見着老朋友 翠蓮觀主似是十分畏懼,雙手連搖, ,躱入另一大漢身後,口中直叫 ,就出手拚命

却將那大漢推出 逍遙客的扇上勁風,竟被紛紛化解,而他 別看他雙手連搖 ,好似極爲害怕, 而

拚 顯然, 那人功力甚高 ,足與逍遙客一

有面目?」 在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面前敗了,那還 追風叟暗忖道。「糟了 - 武林三傑要

三大步。 天價响,逍遙客和那藍衣大漢 這意念尚未幌過, 華 的一聲,震 ,同被震退

拚 建快氣納丹田,暫與遊門,千萬不可硬 天痴老人這才低聲喝道:「逍遙老弟

的追風叟,也僅僅見他嘴角抽動了一下 故祇有逍遙客一人聽見 天痴老人對追風叟道:「賢弟快去相 他乃是用純內家罡氣 ,連立身在一側

形連環』。你祇去攻最後一排的三人助,這就是江湖五惡以此橫視江湖的 。」。」

入秘傳音之法 勝之心。 風,那個藍衣大漢似巳立足不穩 身法奇快,詭詐之極 互濟,那厮雖然未曾出手攻擊, 攻入,故得手極易奏功 追風叟時而起,時而落 知足翁以目下功力

劍氣森森,寒光飛洒,劍影層層 害。刹那間,三四十招過去,劍花朶朶, 、 砍、撩、推、錯、衝,劍劍不離要他一劍在握,頓時豪氣如虹,刺、剪

直將那冒充書生的翠蓮觀主,圈在

不出什麼招式,却每每將知足翁的凌厲劍 那厮太也奇怪,却是雙手亂搖,也看

學蓮觀主,他倒想從招式中,窺探其來路 這風嬰E見言見 駐足而觀。 就在這時,連聲怪嘯,翠蓮觀主雙目 追風叟巨毀去四人,因爲知足翁對付

如電,掃了躺在地上的四具屍體一眼 上幌過一層殺氣。 **修地,招式驟變,身若飄風,脚下如** ,臉

掌勢逼得他連連退後,那一套精奇劍法 「浪蝶踩花」 知足翁的凌厲劍法不僅受阻,凌厲的 ,雙掌遞出 似剪、 似推

像伙,却並非易事,他心中一急,故扇勢 竟施展不出。 也就更緊。 逍遙客雖遊刃有餘,但要收拾這三個

手 之氣,護住懷中的孩子,且因武林三傑出 ,勝算在握。 天痴老人始終凝神靜氣,他要以眞元

,也深覺大澤之中,草莽之內,有奇材異法,不由得這個一代武林聖者,驚心動魄 此時見那翠蓮觀主竟施展出這奇異身 驚心動魄

> 神式, ,驀地吐氣開聲,冷冷暴喝道:「意會 他一面注視其身手步法,又細察其招

互相輝映 如受魔術 一般 ,身形乍起 也頓時全身微顫 ,劍光、 扇影

落,即跌倒在地。 漢竟被逍遙扇扇起丈來高,故悶哼之聲 一聲悶哼,跟着是一聲巨響,藍衣大

角泛出絲絲血漬。

角泛出絲絲血漬。

角泛出絲絲血漬。 身後二人,本來是祇輸力於藍衣大漢

的左臂,硬被知足翁活生生斬斷聲慘呼,一道血箭,冒起三尺, 在逍遙客的扇出同時,那邊也傳來一 一道血箭,冒起三尺,翠蓮觀主

,逕向蓮池左側縱走。動。右掌狠狠地劈出一掌,人也不進反退 失去一臂,縱有報復之心,也祇有相機而 七個魔爪,六人當場身死,翠蓮觀主

夏斷臂,楞楞地做聲不得。 不知道如何打敗這個對手,故望着地上那 知足翁一抹額上汗珠,他自己實在尚

易 冷冷一笑道··「賊魔!想走,沒有這般容 ,留下命來。」 追風叟見他逃走,知足翁竟不追趕

」知足翁淡淡地說着。 寇莫追,這一條臂,足可使他終身爲戒 說完,也幌身追去。 「追風兄長!窮

欲何所爲,還以爲觀中尚隱有敵 遙扇連搖, (連搖,人也飄身而入,別人不知道他)追風叟果然停下步來,逍遙客那柄逍

,頓時陷在一片火海中 條見四面起火,這座美侖美奐的翠蓮觀好半晌,尚未出來,追風叟正欲進去

內 火燒得你乾乾淨淨。」說着,逍遙客運動 出,那幾具屍體,也逕跌入觀中烈火フ 逍遙客邊走邊罵道:「賊子,我一把

カ 羞。 惡人的報應,祇是這名山勝景,徒遺後世 知足翁長長地吐出 一口氣來••「這是

口捋鬚,豈非自尋死路。態不改。「哼!這些賭眼 說完,逕向天痴老人走去,追風叟狂 「哼!這些賭眼的東西,欲在虎

知足翁心情也十分沉重。 逍遙客面露愧色,一句話也未會說出

位的行動,也就要更加謹慎了。」对短,今後還不知有多少事故發生不知,今後還不知有多少事故發生 短,今後還不知有多少事故發生,而諸 天痴老人望了懷中的夏振華一眼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今後我將傾 年時光 ,又

位賢弟,但當以今日爲戒。」注全力在華兒身上,外界一切,要至仗三 任是武林三傑,平素眼高於頂,狂放 你放

心 不羈,此際皆低頭受教。「老哥哥! ,在所不辭。」三傑同時說出了心聲。心,有我們三人在,粉身碎骨,赴湯蹈火

知道? 人鬼謀中,倒令我十分不解,你何以事先來,要不是你的提醒,我們或都將陷於奸 「知足老弟-」追風叟笑問着。 你今日何故忽然謹慎起

噴噴的雙頰,道··「我那有未卜先知之 祇是從那些細微末節中,看出奸人的鬼 知足翁臉上微微一熱,望着夏振華紅 能

計體了

多愁,尤其他自負不凡,狂妄無忌,更令 水,效仁者樂山,那裏還有那許多淚,許 所謂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異,知足翁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他的話,連天痴老人,也殊覺引以爲 人疑心… 既然效智者樂

中窺知此人並非隱者,亦非達人…… 遙兄,然後再圖一網打盡,但他百密一疏林三傑,故他先以譽生面目,來結好於逍 觀主,斷定爲奸人處心積慮,圖謀我們武 這些心理反應,和蛛絲馬跡,對這個冒充 我們從他那不平之氣,爭名逐利的口吻 說完,他又朗朗地一笑,道:「不過 知足翁淡淡地一笑道: 「我就是參照

三傑,未丢人現眼,總算萬幸了。」華兒,也不會生出許多遐思,這一遭武林 聽驅策。」逍遙客面色沉凝,無一絲笑意 話又得說回來,我今日如果不是手上抱着 「壯哉!知足翁,今後十年, 我們願

地說着。 有的浩刦。 中在華兒身上,惟有造就一個『天下第一 們爲未來武林命運,祇有將全部精力,集 武林三傑,命運一體,况老哥哥在此,我 劍客』來,方可挽救未來武林一場空前未 知足翁深深地一揖道:「逍遙兄長!

震得四野, 廻音歷歷。 他的話,錚錚鏘鏘,有如金石之聲

潭 **翁**又抱起夏振華,道· 天痴老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知足 「我們這就趕去惡

說完,抬腿就走,幾條身形,愈去愈

陣陣火花,還飄出腥臭之味… 遠,這裏頓歸靜寂,祇有火燼中,還爆起

追風叟不愧爲追風。逍遙客走在最後。却被追風叟扶着「天痴老人」飛越而過, 知足翁抱着夏振華,雖然起步在先

七十多歲,竟被人家玩弄于掌握之中,故 不僅氣忿, 更增愧感。 感交集。因爲翠蓮觀主的鬼謀,自己活了 地,似没事人一般。其實在他心中,正萬 按說他是此間道地主人,反倒慢吞吞

衰存續,玄武聖篇的淪没..... 過。尤其夏振華的命運,未來武林中的興 頭,十年的漫長歲月,眞是不知道如何度 誠如天痴老人所言,這不過是一個開

沉重, 他想一聲巨吼,以一吐胸中悶氣。 ,笑傲山林的武林怪傑,心情愈來愈爲 這一連串問題,使得這個一生逍遙自 他的胸口,似乎被一塊重鉛壓住,

之間,瞬即没去。而天痴老人的朗笑之聲 亦震蕩在空際。 遠處, 陽光下,似有一點黑影,閃幌

趨知足翁身後,他不便問出剛才所見黑影 ,祇是深深地吐出一口長氣。 逍遙客條然一驚,脚下猛地加勁。直

有似藍靛,不愧有「惡潭」之稱 全立在一泓惡水之濱。水汽看深綠色, 當日影西斜,這一羣武林聖者、怪傑

然是極為理想之處,祇是如何過去?那孤 島上,旣無食物,如何生活?」 知足翁向着天痴老人問道:「這裏誠

M120

天痴老人淡淡地一笑,道:「你將華 你們先準備三數段樹枝,以防萬

說完將夏振華裹在懷中,又塞入一顆島上所需祇有多勞苦逍遙老弟了。」

拔起,直向潭心撲去。紅色藥丸,外面再用長袍圍住。身形霍地 他走勢奇速, 但空中却震起嘭嘭之聲

陸續備齊。

凡應用諸物,在他幾個來囘之後,皆

常交相互擊。 前奔速度加快,故那兩根代拐的樹枝, 原來天痴老人雙脚以下不能看力,欲使 經

天痴老人已登臨孤島之上。 之外,而左手樹枝,又巳擊去。故此 形即巳借勢,待前撲之勢落,人巳在百丈 起嘭嘭之聲頻傳,何消一盞熱茶工夫, 他以右手樹枝在另一樹枝上猛點 一動 9 身

。這孤島面積不過三數里, 一座小矮屋外,再就是一座孤起之墳, 微風吹來,陣陣花香,令人神清氣爽 除有兩處石穴

理 珠。因爲這惡潭之水,萬一跌落,决無生 樹木倒是不少。 武林三傑先後而至,但他們都微現汗

搖晃。 住你們。」天痴老人朗朗之聲,震得林木 三年面壁苦修之功。此區區惡水,怎能難 「諸位賢弟!意會神功帮助你們解决了

夏振華二人。 又將石屋略爲整理,安置了天痴老人和逍遙客和追風叟,環着孤島搜尋一週

對 兩處石穴,正好在孤島兩翼,遙遙相

渡虚功夫施展開來,有若陣陣飄風。 他較之來時緊張心情輕鬆許多,而且愛空 逍遙客略一停留,就逕向彼岸縱去

當他返囘孤島時,已是月上柳梢頭,

將從此爲武林生色一樣。 上弦月分外明亮。好像對這惡潭孤島,它

雙目仍未睜開。 夏振華仍不時發出狂呼、 啼哭,祇是

種極不平凡的氣流。 他的武功基礎極佳,且經脈中,更流通一 他從夏振華各大要穴上去檢查,已覺出 天痴老人已爲這孩子代輸過幾次功力

開了笑意。 嚮,如果凝聚在他經脈中的一股地極之氣 他日能引爲己用,天痴老人臉上立時綻 他不敢冒然决定,却斷定是受地氣影

足以使地裂而山崩。 就是毫不懂得武功的人,強的神力,也將 他知道,這地極之氣,如納入人體,

無人可與相比擬。 千載難遇之事。但以夏振幸這個孩子來說 他的遭際簡直駭人聽聞·恐怕宇宙間 不過,這是一件可遇血不可求,也是

元,恐怕也難以存活了。 受過外界氣流,若無地極之氣謹住他的眞 如此。因爲這孩子六七年在地八中,未接 爲地極之氣。但他的信念中,却斷定必會 天痴老人雖然尚未證實心體內是否即

笑,聲震長空。 上露出笑意,口中更是發出一陣朗訪之長 這孤島上,立時震起陣陣嘶鳴,林木 ,也就愈覺接近事實,不僅臉

也爲之搖幌。 這朗朗之聲,猶以爲有警, 武林三傑正在研究另一種武功,聽見 心中大駭,瞬

息間奔至石屋附近

問出 ,面露微笑,正感到一陣茫然,却又不便 及見天痴老人手中抱着夏振華這孩子

別,他雖然尚未睜開眼來,對天痴老人和 知足翁的聲音,都甚熟悉 知足翁與這孩子的感情,也似較為特

止住 就有一種安全之感,連哭泣時,也會立即 尤其他接觸到天痴老人的手和身體,

得意之色,故作此判斷。 華兒的眼睛,可曾睜開?」他見天痴老人 這時知足翁,緩步上前。 一老哥哥!

唇鱉容,但不知又有什麽變化 武林三傑心頭都爲之一顫,臉上都抹過 「三位賢弟!我正想去找你們來。

他經脈中凝聚着另一股氣流,一時竟無法 華兒引伐毛洗髓,舒筋納骨之法時,發覺 天痴老人朗朗地笑道: 「我剛才又替

變化。 人。此時聽天痴老人說出,還以爲有特殊 林中第一流高手,見解閱歷,更是超逾常 他們的希望,也是全寄托在這孩子身 武林三傑,就武學才謀而論,都是武

」、「興續」的大任。 武功,更將掌握武林中「榮辱」、 上,他不僅將代表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的

口腔來。 殊氣流,都幾乎驚叫出聲,心也幾乎跳 此時竟聽他說出孩子身上,有一股特 出

恁般平和, 但當他們發覺,天痴老人的臉色,是 這才爲之一定

間,這一連串問題 到底是罡、是柔、! 這一連串問題。」 ^是罡、是柔、是寒、是暖,及凝聚時 「老哥哥!你已否試出,這一股氣流

元之氣,輸入在這個孩子身上。」他淡淡頓後,又繼續說道。「故此我引用全身眞 紀太小,我不敢用眞氣相逼。試出是一股罡而略寒的氣流, 地笑道:「你們說怪也不怪, 天痴老人早又朗朗地笑着說道:「我 我不敢用眞氣相逼。」他微微一 他倒無甚反 因爲華兒年

咋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聚成罡勁,足可毁金斷玉。却對夏振華這 人的百年修爲,以他全身真元之氣,要凝 這確是一件不可理喻之事,以天痴老 無甚反應。能不使武林三傑,聞而

之氣』。 聚在華兒身上的氣流,可能係一股『地極頰,朗朗地一笑道:「如我所料不差,凝 物,或之于泉,或投之岩石之間,故有爲 極之氣,泱泱大地,任其所流,或投之于 萬物長,是爲之極致。極有太極,惟其地 珍珠,為利器者…… 天痴老人又慈愛地,撫着夏振華的雙 所謂乾爲天、 坤爲地、天地合而

更爲响亮。眼角也微現淚珠。「他將毫無 他說時,雙手微抖,但朗笑之聲, ,成爲『天下第一劍手』, 爲我們揚 却

功,達到舉世無匹的地步,也不過……這孩子的雙目竟因此而失去,縱或他的 因為他們的希望, 全寄托在此,萬一

可想而知了。

多了

而華兒亦可得此鷹爲伴。

「老哥哥有此鷹,代以脚力,豈不方便

?」這一個問題,陡然幌過腦際 難道這孤島上 ,果有強敵侵入不成 。不禁一

風 受在, 這個武林怪傑頓時幌過「一個緊閉雙目 噴噴的面孔」,一時間,又激起其如虹 不僅是他個人成敗,也是整個命運 暗忖道:「管你什麽人物,有我追 豈能任你猖狂若是。

珠,

也似潤濕

,或亦可治華兒明目。這蒼鷹……」

追風叟又朗聲說道:「鴆毒無藥可解

知足翁面露凝霜,長長地吐出一口氣

引頸長鳴,聲震長空,但極懷厲,火紅眼如足翁還來不及囘答,蒼鷹却已一陣

冷喝道。一知足翁快退,這畜牲武功奇高

他這意念,祇是電閃而逝,追風叟却

,萬不可接近,安知非奸人毒計。」

折樹碎梢 ,已電奔而出。頓時一陣天崩地裂之響, 雙掌微微吐勁,一股奇大無比的勁風 ,向四面紛飛。

法, 來,

避得快, 蒼鷹也一聲長鳴之後,振翅而起,雙 故未傷着。 直向追風叟面門撲到,所幸他閃

塵灰四起,幾乎將知足翁撲倒。

雖然他未曾留意,這個一代武林異人

上抹去。而蒼鷹却振翅而起,起撲之勢,

或者另有文章。」說完,竟又從羽毛道:「追風兄!且慢猜測,依愚弟看

即寫落, **牠這振翅高翔,幾乎没入雲際,但迅** 有如銀丸墜降。

不禁目 任是追風叟這位武林怪傑,此際,也 呆做聲不得。

傳入耳際

。正自一愕之間,而天痴老人的輕喚,却,竟經不起蒼鷹偶爾一撲之勢,寧非怪事

當他們發現這深紅色蒼鷹之後,也驟 直以爲有勁敵尋到 巨響不絕,知足翁和

襲,

故雙臂皆微微蓄勢。

待三傑同時奔到時,天痴老人竟朗朗

而他面上更綻開了難得的笑

那石屋中奔去。他們意料中,必定有人暴

頭皆爲之一慄。更顧不得蒼鷹,

之一慄。更顧不得蒼鷹,幌身就向「入音傳密」在武林三傑聽來,心

柔順,尤其對知足翁,擺尾搖頭,輕嘯三 這畜牲此際竟顯得十分

容

地一陣長笑,

然一驚

住。 恐宇宙之間,難再尋覓。 呼 聲 地一聲 追風叟本巳撲出,却被知足翁一手拉 「追風兄!別急!」這蒼鷹聞聲,又 由樹梢疾落,昻立在知足翁身 這蒼鷹之大,

狂態

「老哥哥!

你好愜意,

我們祇差點

緊張的心情爲之一緩,追風叟又恢復

未曾急死。」

知足翁一手輕撫其羽毛, 心中暗忖道 M122

一口氣。 一口氣。 他們不敢深想,當天痴老人又替他行

許多突變,甚至較爲沉寂甚多。 狂放不拘的武林怪傑,近來心情上 而復明。」追風叟惶急地說着,這個一向 多大用處,給華兒服下 『萬年蛹』,留着也無 或者雙目因此 ,也 有

不習慣于睜開罷了。」的眼睛,並未失明,祇是眼睛緊閉太久, 「賢弟! 『萬年蛹』還有大用,華兒

豈不前功盡棄,理想幻滅。 「天下第一劍手」,若果竟然是個盲者, ,也是異常緊張。因爲他眼巴巴地盼望的 天痴老人輕鬆地安慰着,其實他內心

的眼睛,或有裨益。……」 來此時,似聞過一陣幽香,有若丁香之味 熾。「知足賢弟! 請你去瞧瞧,這『丁香花子』,對華兒 終於,他雙目神光暴射, 煩你去這島西,我當日 面上紅光大

拔起 放不拘之態,拉着知足翁邊說,身形邊已 「走!我陪你去!」追風叟一掃那狂

二三里, 有 但他們尋遍每棵樹下,每處花叢,何曾 一丁香花」的影子。 這孤島距離甚短,從西至東, 這兩位絕世高人,祇是瞬息之間 也不過

於藥物,都也會採集不少。追風叟爲求得 地觀察着。這兩人,都曾歷名山大川 向東面縱去,知足翁却一步一步地,仔細 「萬年蛹」,不惜耗去十載光陰,三上喜 追風叟較爲急燥,幾番尋找無着,就 , 對

> 言,巳是目的達成,心願巳足。而天痴老 人也正得力於那個「萬年蛹」之功 雖然爲數僅是五七個,但就追風叟而

> > 微微蓄勢,身形即已拔高數丈,他欲先擒

那隻蒼鷹不僅預有所知,對追風叟心

現 耐心地尋覓着。終於在一堆荊棘叢中 幽幽清香, 數片丁香花瓣。雖然花巳失, 且說知足翁一遍一遍、從不灰心、且 却仍然未散。 而那一種

連續三響,蒼鷹巳振翅而起。長翼連撲當追風叟身形拔起之際,啪!啪!啪

形成了一股勁風,令人窒息,迫得追風

翼翼地連根拔起,和着幾瓣丁香花,迅速盡苦心,將一棵經已凋謝的丁香草,小心瓣拾起,又復在那荊棘叢中尋找着,他費 奔到天痴老人跟前。 知足翁登時精神大振,一面將那些花

立樹梢頭!

追風叟雖然年近古稀,

但爭強鬪勝之

叟斜身飄落

爲之清,氣爲之爽。這個武林怪傑,早也 音歷歷,眞是狂態畢露 情不自禁, 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之香氣,令人神 追風叟也在同一時間,聞着一股異香 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驚, 迴

爲意。 天痴老人等皆素知這個怪傑,也不以

風叟立身樹下, 視若無物。 之下。樹梢頭,立着一隻碩大無朋的蒼鷹 由來。偶一抬頭,他自己正站在一棵蒼樹 如烈焰,頭嘴似鋼刺。牠昂首而立,對追 羽毛呈深紅色,却閃閃泛出晶光 追風叟四處搜尋,也未發覺這幽香之 。雙目

華兒雙目得啓。 置人於死,爲絕毒之物, 試,用這蒼鷹之血, 追風叟心頭一動, 和之陳酒 暗忖道: 鴆毒可以 和之陳酒·或可使 如老哥哥敢冒險

以攻毒,但夏振華的眼中,是否有毒 不知他從那裏找來根據,雖然以毒可 9 却

追風叟心中意念電閃而逝。 右臂經巳

動。 暴閃, 嘶鳴,振翼間,紅光一閃驟然下落,而追直待追風叟身體平射而出,倐的一聲 傑 雄?登時一股好勝之心,陡然而發,身形 這個武林怪傑怔住了。 勁風單住。這不是一口氣的問題,實在使 騰反成了彼此上下易勢,自己竟被那雙翅 一來一往,一下一上之間,追風叟身形撲 風叟慶空下撲時, 際,顯然牠已看出這是虛招 沉着,且靈敏異常。當追風叟修進乍退之 這蒼鷹再過靈敏,豈能快過這一代武林怪 數丈,以凌空渡虛身法。從上而下,任是 驚動蒼鷹。追風叟再平射而出,又復拔高 **愛空渡虚的功夫** 心,却不下於少年人。尤其面前一隻蒼鷹 也竟無法擒住,那還有面目去會天下英 他的想法中,以爲倐起乍落,欲故意 但事情往往多有出乎意外者,牠不僅 **修起乍落,又忽平射而出,施展出 牠更斜地飛出。就在這** 顯然這隻蒼鷹, ,仍然兀立未

處世,皆要使天下 佈署着一張理想的圖畫。因爲他理想中的 不時理着他那如霜長髮。顯然他這副表情 有戚容,但眉梢口角間,已隱露笑意。且 ,後無來者。 ,而智慧、才謀、胸襟、胆識, ,又在深思,或者正爲着夏振華這孩子 「天下第一劍手」,不僅是武功高不可測 他邊說邊投了石屋一眼 人知道這人是前無古人 臉上雖然還 甚至立身

於懷 其追風叟, 遇不同,故心中意念,也就略有出入。尤 武林三傑何嘗没有同感,祇是他們境 還正爲着紅色蒼鷹之事,耿耿

同時躍退,雙臂皆微微蓄勢。 倏地, 一團黑影暴落身邊,武林三傑

前。 原來正是那頭紅色蒼鷹,昂立在屋之

過是眩惑而巳 一道寒氣。或竟認強敵已然蒞止,蒼鷹不 任是武林三傑見廣識多, 此際也掠過

飛,土陷寸許。 去,但他步履十分沉重,每一 知足翁已一步一步向天痴老人身邊走 步皆碎石紛

手撫去時,「噗」地一聲,兩隻寬逾三數 尺之健翼,又倏地振翅而飛。 蒼鷹竟也視同未覺。當知足翁正欲申

施展着「意會神功」,竟然追去。 忍受。追風叟的身形,亦於同時拔起,並 不僅灰沙蔽目,刺骨寒風 令人無法

然望塵難及。知足霸望看天痴老人凝霜 般的面色,楞楞地,幾番欲言又止。 他去逾飄風,但較之蒼鷹之速,又顯

「知足老弟!這蒼鷹是友非敵,快請

了他的睡穴,現在沉沉睡去。」旋即放聲大哭,我怕他消耗體力,才點住

你們得知,華兒雙目,剛才修地睜開,但

痴老人又復淡淡地一笑道:「好教

緩慢,但却含無上威嚴。 追風叟老弟囘來 。」天痴老人的話 ,雖然

色茫然 連站在一旁愕然良久的逍遙客, 也神

刺人, ,皆相繼撲入。 而夏振華却依然熟睡着,祇是兩顆淚 正發自石屋中。天痴老人和知足翁媽!鳴!」這聲音尖而且銳,十分

還掛在眼角

,也就屛息靜氣而立,愕然失色。 ,氣得兩眼發直,當他發覺在石屋中種種 追風叟也因蒼鷹高翔而去,無功而還

因爲那頭碩大無朋的紅色蒼鷹,竟站

睡的孩子 在天痴老人身邊,望着躺在石榻上正在熟

華満臉。 尖嘴上,一縷睡涎,疾射而出,噴着夏振 一聲長鳴,這石屋皆爲之震動,蒼鷹

有逍遙客一人站在屋外。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忙着照料,祇 孩子驟然驚醒,又「哇」地一聲哭出

當他們同過身來。紅影幌過,蒼鷹竟

又逸去。 夏振華的臉色驟變,哭聲特高 , 天, 痴

叟雖欲制 老人心中一急,不自覺地用手去抹 止, 却已遲了 0 追風

禁大駭,乃施展出 人眼角中 竟將夏振華臉上唾涎吸取,却有少許流 天痴老人的右手,頓覺微脈 一拂柳春殘」 上乘氣功 心頭不

幸灭痴老人在旁,且應變迅速,否則恐巳 夏振華的臉上,立時去掉一層皮,還

倒是知足翁在旁說道:「老哥哥!快用真 但天痴老人的右手,也就逐漸變黑。

愈聚,堅硬愈增。 逼還好,一條右臂,頗時堅硬如鐵,眞氣 中毒液。」說完,果眞凝氣逼毒,那知不 你快用那丁香花子之水,爲華兒洗滌眼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一笑,道: 「賢弟

長地嘆一口氣來。 這使天痴老人一時也愕住了,不禁長

邊。 知足翁在一旁洗滌,淚水始終末乾。不知 何時,那頭蒼鷹,竟又立在天痴老人的身 而夏振華的雙目,則淚如泉湧,雖然

聲低喝道。「老哥哥!留意,這畜牲,顯 但那隻右手,已變成鐵靑色。追風叟却 天痴老人心頭微微一慄, 但未說出

因石屋太小,無法收囘,雖然這一代奇人 身在知足翁身邊,而天痴老人的勁道,則 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固可收發由心,却不料這招掌力,竟大 「獺人引路」,欲去阻止蒼鷹去路,因一幌,蒼鷹竟又振翅而起,天痴老人一 他的話,尚未說完,噗、 蒼鷹振起之勢,驟然降落,飄 噗連聲,紅

的石門,竟硬生生擊落,登時碎石紛飛 但聽得一聲轟然巨響,那座堅逾鐵壁

仔細望去。祇見右手,晶瑩玉潔,雖然呈 但右手似受毒傷,却不料功力奇大,這才 其天痴老人,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都愕住了。尤 他的内力,固可裂石開山,

> 紫黑色,這蒼鷹毒液,竟帮助他練成了另 一種神功。甚至使流雲掌更出神而入化

力而言,更是威力倍增。 這對天痴老人的內力,對今後輸入功

足翁行動,心頭也竟掠過另一意念,暗忖 又多,此時見蒼鷹祇是一心一意,注意知 道·「莫非這蒼鷹也與華兒有關歷? 天痴老人經驗閱歷,何等豐富,所遇

微微一驚,但頭項已被天痴老人右手抓住 ,左手如電,也疾點而出。 天痴老人的身體竟也閃幌而上,蒼鷹 蒼鷹一聲長鳴,却未掙扎,祇是身形

聲 微矮,天痴老人騎在背上,頓時却驚叫失 原來蒼鷹翼下, 也有一塊血衣,竟與

那日墓中所見血衣一模一樣。 天痴老人又復在蒼鷹項下發現一塊金

牌, 手撫着蒼鷹頭上羽毛,伏在牠耳邊問道: 驅之起,以口中銳嘯可召之來。 註明蒼鷹名「飛花」,以吱吱之聲可 **天痴老人,口中默唸着飛花二字,一**

鳴, 似囘答,也是爲小主人欣慰。 不待天痴老人說完,蒼鷹竟已一陣長

是飛花仙子的後嗣了……

你可是當年飛花仙子的靈鶴,如此華兒就

翁却依然未曾停止洗滌工作 他巳明白這蒼鷹用途,心中大定,而知足 天痴老人這才將那塊金牌解下, 因爲

噗連響,又飛翔而去。 當天痴老人移身過去時,蒼鷹兩翅噗

雙目雖然還在流淚,但已睜開,露出那 武林三傑正自一驚,天痴老人的朗笑 則震蕩在空際,夏振華的哭聲亦止

黑白分明之色。

因爲這個爲自己,也爲武林三傑所担心的

覺茫然了 湖上所作種種,使得這位絕代高手,也深 蒼鷹,他不禁望了一眼手中那塊金牌。

債……」 人吐氣揚眉,爲他自己洗雪那一篇血淚之武林中興亡繼絕的重責大任,爲我天痴老 祇有作一個「天下第一劍」, 要他作人中之龍鳳,作一個中流砥柱,更 恩怨,我必定竭力陶冶一塊美玉來,不僅 實,我目下無法去查明,祇是這一段人間 才能担當起

林三傑都心頭微顫。

深深殺氣。 這孩子眼睛一開,淚水尚未乾,却隱露着 不過他們的目光,都注意着夏振華,

三人替他惹下的麻煩。」 身有數不清的血和恨,還有老哥哥和我們 翁耳語道: 「老兒,華兒殺孽太重,他一

追風叟的話打斷,震蕩在空際的餘音,歷中作一番事業。」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將由此苗茁壯而長,也將轟轟烈烈,爲武林 我想不出十年,這個『天下第一劍』,將 久不絕。武林三傑没有人答話,祇是爆起 人,從今日起,就將爲華兒,定下項目

天痴老人心中之喜,自是無可言喻, 但另一個疑竇,就是那隻碩大無朋的

當下喃喃地自語道: 「飛花仙子的事

天痴老人雖是喃喃地目語 ,但聽得武

追風叟一向心直口快,低低地向知足

「哼!武林三傑,也成了畏首畏尾之

慣了天痴老人和知足翁的聲音,却是第一夏振華此時,竟霍然坐起,他雖然聽 次發現他們面目,故楞楞地,一時間倒不

說完,伸手在他臟血穴上按住。 「華兒!你再休息一會。」天痴老人

二重樓,並衝開了「生死玄關」。 然不同的功力,分別將他的真氣,引入十 天痴老人左手又將他氣海穴托住,兩股逈 夏振華全身微抖,人果然睡了過去。

聞一而知十,一通而百通了 他的智慧,却因玄關之窺得以開啓,真將 雖然他的內力,將因年歲而逐漸增長,但 没有一頓飯工夫,天痴老人額上微顯 祇是孩子還太年幼,尚屬無知之年

然成就非常,但這個一代高人,此時對他汗珠,他這一遭代輸功力之後,夏振華固 個人身體,反不加以顧惜。 「老哥哥! 你趕快調息一會,華兒由

我來照應。」知足霸關切地說看。 成一樁心願,雖然他依言閉目行功起來 下痴老人一臉悲壯之色, 但他似巳完

長空,振翅翔飛,武林三傑的年紀也似乎 僅夏振華的活潑、歌聲, 眼角却擠出兩滴淚水。 年輕了好幾年。 新月初露,這孤島却是萬象更新,不 「飛花」 的聲震

後,終要躺在榻上,好幾日休息始能恢復 他終究是老了 祇有天痴老人,每當代輸一次功力之

色斑斑的 輸過一次功力後,夏振華手中握着那柄古 這日天痴老人在石屋中,爲夏振華又

定 時 掌

(本文承自第50頁)

的倒了下來! 緊接着又是一 陣槍聲, 「他」才慢慢

「告訴我……」他不明白地間江海容

懺悔和内疚!

女兒生前的空虛,她的心一時感到無比的

母親忽然明白了女兒的心意,瞭解到

「你……來幹甚麽?」

江海客眸子裹淌出了熱淚,她微弱的 「他……是我父親……」

「江杰!」

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雲九忽然張大了眼睛,他苦笑了一下

着了雲九,遂即氣力不繼,一口氣接不上 ,埋首地面,香消玉殞! 江海容在地上爬了幾下, 剛剛把手抓

巳,鮮紅的血一口一口的由他嘴裏噴出來 慢慢的聲嘶力竭,趨於寂然。 雲九忽然狂笑了一聲,連連的咳嗽不

於雲九這麽一位民族義士的死,感覺到由 可是他們內心却無不浮起了一層傷感,對 衞都走了過來,儘管是處於相對的立場, 在四面燈光照耀中,江家的保鏢,護

睹着那股凌厲殘酷的一塲戰役之後,居然 衷的傷感與痛惜! 人羣裏步出了江海容的母親,她在目

身前注視了一會兒,才又慢慢的走向女兒 現場倒斃的有她一生最親近的兩個人 丈夫和女兒,她抖顫的立在丈夫江杰

M124

雲九的衣服。 僵硬了。海容的一隻手,仍然緊緊的抓着 身子還是温熱活動的,可是現在却已冰冷 抱着女兒的軀體,不過是一分鐘前,這具 「孩子……」她蹲下身子來,用力的

過 說話,只有那無情的秋風,由現場呼嘯而 ,地面上的梧桐枯葉,正在風裏打着轉 現場儘管有那麽多人,却没有一個人

至 未幾,日本憲兵隊的警備車子呼嘯而

轟動大上海的案子總算了結了 在一陣忙亂的處理之後,這一件數度

國的愛國義士雲九! 也忘不了那位捨身取義,一心一意志在邦 熟的烙印,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永遠 大上海的每一個人,内心都留下了火

寂! 火車沉長的汽笛聲,劃破了秋夜的沉

黑長的破舊車廂,慢慢在鋼軌上向前移動 轟隆、轟隆的開動了。 列車長比劃着手裏的三角旗子,這列

後面窓戸的座位裏,只有三個人。車廂裏冷清清的没有幾個人, 車行指標:「上海-一南京」 , 在靠着

三個人的臉,都像冰般的寒冷,他們 原經文、紫玲、張媽!

呆痴的對看着 - 有如泥塑木雕-(全文完)

神風鬼嘯滿江紅

(本文承自第6頁)

把寶劍,眼眶已經開始有一點淚跌下來。 聲:「出擊!」退後七步,茫然的注視兩 不發,没人理會她,她咬牙切齒的喊了 兩人已經拔劍,有如箭在弦上,不得

因此苦戰了十多個囘合,仍然没法看得出 那邊佔上風。 方出招都是十分穩重的,不敢凌空飛躍, 等於代表中日的劍術,必須分個高下,雙 必勝,故此他絶無懼色,由於這一場決鬥 動於中,至於滿江紅,他自負甚深,認爲柳長春已經變成浪子,生與死確是無

目光恍如死囚訣別。突然,他飛躍到空中 項搬演出來,滿江紅只能招架,顯然分出 穴道,鎖喉削陰穿心破背,各種絕招,逐美子,劍法突變,招招毒辣,搶攻對方的 ,有如一隻大鷹,向柳長春撲下。 高下了,他百忙中也看了美子一眼,那種 美子尖叫了一聲,把她暗藏在身上的 柳長春苦戰了三十個囘合之後,看看

進攻,而是向美子撲去,一劍削斷了她的 滿江紅口裏有血,說·「帮主,你看來没 短刀,及時阻止她自殺。 趁着飛躍之際,改變方向,並非向柳長春 焦躁,没法施救,幸好滿江紅身在空中, 短刀向咽喉一割,柳長春相距較遠,雖然 兩個大英雄没法再鬥了,柳長春發覺

有受傷,怎會口裏有血?」 他想施展血花劍,咬破了唇,把一口血 美子推開滿江紅,冷然說:「柳大俠

> 不知道有這一招,鮮血封了眼,必然喪生吐向你的眼睛,同時那把劍凌空而下,你 絕對不是你傷了他!」

位切勿挽留我,我認輸了!」 柳長春把長劍往地上插去,說:

中原劍客出戰,輸了只是柳某一個人打輸 然有資格代表東洋武士出戰,我並非代表 何必斤斤計較呢?」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帮主,你雖 「不,這一戰,必須有個結果。」

「那麽,剛才你爲了甚麽握劍作生死

「可以說我爲了美子出戰。」

「不,這件事已經有了結果。」 「此刻仍未了結,你何必認輸?」

道我一定救她,你就不會死,照這樣看 死在我的劍下,故此拔刀,她自盡,她知 她愛你多過愛我,她應該屬於你!」 「是的,美子應該屬於你的,不想你

可!」說完,柳長春大踏步的走開。 愛一個人,一半愛你,一半愛我,完全分 邊一生懷念我吧,我已經下了决心非走不 你,我反而自討没趣,還是讓她留在你身 不出高下,假如她給我帶走,她一生懷念 柳長春冷靜的說:「不,她並非單獨

他的行踪無定,始終遠遠離開江戸京都 , 半個漢人, 索性留在日本, 變成浪人 他没有同到中原,因爲他是半個元

原劍法傳入的,爲了紀念他,故此這個門 威震日本九洲的「柳生一劍」,就是由中 當地武林高手向他學劍,奉若神明,後來 有人看見他在北海道殺了幾個惡霸,

寧爲刀下鬼

能是我敵手不能?」 道:「來吧,姓燕的,把你們燕門絕技七 絲笑容也沒有了。他一聲不吭的由身上革 十二手『燕子飛』劍法儘情展開來,看看 囊之中,取出了一副銀光燦然的怪樣手套 ,迅速的戴好手上,向着關雪羽揚了一下 鳳七先生冷竣的臉上 ,這一霎便連一

色自若,却是鎭定的可怕。 鳳七先生說這番話時,目光微滯,神 一霎間,他那雙細長的瞳子間,交熾

不是?

逼視 出一種奇異的光采,怒怨合滲,令人不敢 正因爲他出口說出了燕家七十二手「

燕子飛」絕技,又拿出了這雙奇異的手套 ,使得關雪羽陡然爲之一驚。 金剛白犀爪 」脫口報

出了這個名子,一時爲之瞠然。

道。「咦 鳳七先生細目微微一七 你小小年紀,如何識得我這 十分詫異的

了搖頭,他實在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

捨身救黎民

兒,正想逃走,二人卒被鳳七先生誅殺,關雪羽姑且爲秦照等人請命,要求災銀一併放 認是七指雪山鳳七先生,呂仁、謝山嚇得魂飛魄散,知道他們刦災銀不成,又傷了大四 力戰三老,又將鮑無常殺於劍下,正連想再將二老擊殺,此時忽然來了一儒服老者,自 的飛刀,呂仁準備出手,突然關雪羽出現將喬一龍刺死,大四兒僥倖逃脫,關雪羽從容

前文提要:

雖然閃過,但脇下已中了一刀,鮑無常欺身而上,大四兒又中他

前文書至沈邱四老的喬一龍正想動手將大四兒幹掉,大四兒

行,鳳七先生那肯放走他們和銀両,關雪羽只有擺明一定要保護災銀要和鳳七一

追雲之子,沒有錯麼?」 金剛白犀爪」? 忽然說出了這個自己並不熟悉的名子 鳳七先生冷冷一笑道:「你果然是燕 到底又從何得知?

親便是出身青城望族的『關飛卿』了?是 人子之理?前輩又何必多此一問?」 鳳七先生怒視着他,又自道:「你母

關雪羽回以冷笑道:「天下豈有冒充

這一下關雪羽便是想要保持鎮定也不

却未之聞,嫁夫從夫,娘家姓氏上甚少有 燕追雲不足爲奇,識得他妻子關飛卿者 人提及,更何况連名帶姓的被人直呼而出 誠然是稀罕之事。 蓋因爲識得「燕字門」如今的掌門人

一說呀,你怎麼傻啦?」

了他隱藏胸際;不足爲外人道及的隱私。 由不住爲之心際一顫,蓋以「目爲心之 鳳七先生這一直言逼問,便不禁曝露 ,一個人的目光所顯示,最能代表他 關雪羽猝然與他那一雙眼睛接觸之下

關雪羽想了一想,終於不明所以的搖

,搶先出手 一經發難,絕不留

直向着他頭頂上直抓下來。 人影,眞個快若流星,隨着他落下的身勢 一隻燦燦銀光的右手,據頭蓋頂般地

之中,不死必傷 須一動,突圍不出,即使落在了對方算計 霎,忽然間覺出身上一緊,已知爲對方所 練的無形罡氣罩住,這一霎不啻是生死存 ,如果說 關雪羽心下張慌,只

臨陣大敵的豐富經驗。 功力雖未必進展多少,但却已實在具有

也就因爲這樣,眼前在鳳七先生的全

這一劍由於眞力內聚, 一劍翻出

招換勢,關雪羽固然難逃毒手 人却也决計逃不開關雪羽的此 眼前情形是,鳳七先生如果不立刻抽 一反手劍毒 可是他本

大大不可輕視-生便不得不有所顧忌了 的內炁功力,所泛出的那一天劍芒,却是 反手劍也許不甚可怕,而加諸在劍上 兩相權衡之下,鳳七先

生帶有白犀銀芒手套的一隻怪手 ,攻擊在

直起,就勢一個疾翻,噗噜噜衣衫盪風裏 生的身勢却有如翻天鷗子一般,陡地騰空 ,忽地墜落地上。

又細的銀色光綫,直向着關雪羽正面劈落留情,只見他右手揮處,劃出了一道旣直

關雪羽對付這等大敵,那裏敢絲毫大

一綫銀光,其間却聚集着幾乎爲之爆炸開 鳳七先生第二招一經撒出,關雪羽立 「透點」打法,所不同的只是「化 可不要小瞧了那細細的

關雪羽萬萬無能抵擋一

之中分爲二。偏偏關雪羽却別有觸類旁通 的手法,那怕是一堵青石,也將會爲 以鳳七先生內力之精純,這一式

原來雪羽秉性極爲聰明,前此自姜隱

一片疾風,夾着鳳七先生自空而降的 鳳七先生急於迫戰,不惜以長者之質

亡要命關口 關雪羽在鳳七先生身子猝然落下的

他屢經大敵,加 上近來用功益甚

容鎭定 力發動之下,他却能好整以暇的保持着從

霍地向外揮出 便不能不施用其極-力於長劍,這時身子不動,却將一口長劍 既然是生死相搏,關雪羽爲保命計 他早上聚集全身內

眞有翻江倒海之勢,銀芒遍洒,有如飛泉 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並非是他輕敵,而是 對於鳳七先生來說,這一手實在是大 在這個劍勢裏,鳳七先生全身上下

鳳七先生怔了一怔:

己也只怕在他手下討不了什麼好來。更何况他心懷仇讎,雖說是單手應敵

諸昔日大敵「金鷄太歲」更要厲害十分

本門這套劍法萬萬不得施展,前輩又與在 關雪羽道。

氣,却又一時說它不出,倒似被關雪羽這鳳七先生雙眉展了一展,似有無邊怨 幾句話忽然問住了 忽然他冷笑一聲道:

套劍法了,這個倒也不難,你只管放劍過來你是非要到性命相關之際,才肯施展這 那父親一樣,生就他一張利好,好口,看 「倒是與你

關雪羽持劍平胸道。 「前輩要怎麼 如何?」

叫你長長見識,看看又較我金鳳堂的絕技

必再多問了……你們燕字門七十二手燕子

號稱天下無敵,來來來,今天就

鳳七先生忽然朗笑了一聲:「你就不

眼睛,難怪他有些優住了

「你所說的,正是我的母親,

前輩你何以

他微微點了一下頭道:

豈止忿怒而已?簡直是無限殺機

眼前鳳七先生眼睛裏所交熾的光采

關雪羽還沒有接觸過這麼可怕的一雙

的內心思維

便無話可說,總可全力一搏了? 夜我便自束一手,只以一隻右手對招,你 話出去,說我欺侮你一個晚輩,也罷,今 只管放心,以我如今身份地位,自不能傳 鳳七先生陰森森笑了一笑·「既是性 ,自然無所不用其極了,哼哼,

了自己,便拿自己來復仇洩恨

,只怕今夕凶多吉少了

雖說如此,他却也不敢辱沒了燕家門

他曾與自己父母早年結有仇恨?此番遇見 及自己父母後,更似像有無邊怨恨

關雪羽見他逼迫如此之甚,尤其在提

,莫非

內抽回,左面便只賸下空袖一個 至此,他再也不願與關雪羽多費

話聲一頓,只見他左手一收,自由袖

關雪羽自然知道,眼前這位主兒,較動便已臨空而下,到了關雪羽頭頂之上。 唇舌,低叱一聲: 冷月之下,只見得鬼影一條 「看招!」陡地騰身而

法,以性命相搏不可?」 下有什麼深仇大怨,非要在下施展這套劍 ,如非性命相關,或是深仇大怨,雪羽道:「在下離山之時,家父特

對方長劍劍身之上。 只聽見「錚!」然一聲脆响 ,鳳七先

也就是借助於這麼一擊之力,鳳七先

戲空,稱得上「雷霆萬鈞,冰雪一片」 動如風,靜如山 起落間 ,有如野鶴

一經站定之後的鳳七先生,便是絕不

意?稱得上「全神貫注」

運施的護體內力。 來的無比功力,其目的當在於攻破關雪羽 **熟爲綫」而上** 刻警覺到對方所施展的乃是一種功力的極

,這就更令鳳七先生暗自驚異不置了。

M126

關雪羽搖頭道:

「這一點,也只怕萬

有可觀…

你只管施展出來就是。」

非是假,就算你未能全會,

十之二三也大

只怕更令你老人家大失所望了

鳳七先生冷森森的笑了一笑,微微點

「以你年歲來說,這幾句話倒也並

豈是小可得能儘窺堂奧?只不過涉及十之 是敝門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何等高奧, 前輩旣非要在下獻醜出劍,敢不從命,只

關雪羽抱劍冷冷說道:

一三而已,前輩如指名要在下獻醜此技,

難從命。

觸類旁通了 ,自己曾經無數次的加以勤習,即爲他

之境,關雪羽加以融諸對打招式之內 在武林之中還是創學 須知姜隱君此一「借力引力」的身法 端的開前人未有

眼前,在鳳七先生凝聚眞力的一擊之之間,一時不加考慮的施展出來而已! ,一劍一手又自迎着了一塊 ,只見關雲羽橫劍上撥,「嗆!」地 其實這一些雪羽並不自知,只是情急

擊

絲,原已是百双不傷,若是再加眞力貫注諸般浸製,再着以極細而密的一層細細鋼爪」,乃係選自異獸白犀頸上之皮,復經原來鳳七先生那件所謂的「金剛白犀 與對方初次一擊之下,便已折斷 口「靑桑劍」若非百煉精鋼所製,只怕在其間,便爲無堅不摧,關雪羽所施展的這

樞住了對方劍身,陡然之間,以無比內力七先生便着實不客氣,五指彎處,用力的 加諸其上。 這時,雙方第二次交接之下,鳳

雪羽這口劍萬萬無能保存了 驀然間像是斷了綫的風筝一般,借力引力 有異術,身子一 飄身於兩丈以外。 按說,在鳳七先生如此力道之下,關 斜一正,劍身一高一低, 無能保存了,他却偏偏身

撲向到關雪羽身前,右掌一探,作波浪狀挑,身子倐地直射而起,疾如箭矢也似的 一起一伏,跳開了關雪羽的長劍 鳳七先生似乎吃了一驚,雙眉乍然一

這一 地一掌貼向關雪羽的面頗上 ,在鳳七先生施

再出了意外。

脫身而出 不容他接下來的那一抓用實,對方便先已 的關雪羽,有如 他這裏掌力方撒,却只覺得掌勢 蛇也似的一般滑溜

地打起轉來。 ,足下打了一個踉蹌,却如螺絲轉兒般 只是這一次却沒有前一次那般瀟洒自

鋒,才致會出現眼前這般狼藉! 這一招內力十足,躱過了正鋒,閃不過偏 巧妙運用,到底運用不熟,再者鳳七先生 只是看在鳳七先生眼中,却是無比的 關雪羽雖然自己已揣摩出 一些力道的

震驚 步道。「你這是什麼身法?這可是你們步道。「你這是什麼身法?這可是你們

靈感,本身還不自知,鳳七先生這麼一着 過這上來三招,全在於自姜隱君處得來的 站定了, 了對方三招 燕字門』的身法,你是從那裏學來的?二 他竟然優住了,一時不知何以置答。 關雪羽在一陣子疾轉之後,好不容易 一時餘悸猶存,只認爲僥倖逃過 ,却沒有想到他之所以能够逃

『白骨三爪』的人,當今武林中人還不 關雪羽經他這麼一說,心裏不禁爲之 鳳七先生冷冷一笑道:「能够逃開我 你這是什麼身法?快說一

答,只以爲對方存心奚落,不由大是怨恚 ,想不到對方一個後生小輩,竟然一上他自負極高,自以爲當今人世已罕有敵 鳳七先生因一連問了兩次不見對方回 ,自己正在琢磨着,不知如何作答。

說,實在是大無顏面之事,頓時無名火起 ,這就要給關雪羽一個厲害。

來就逃過了自己頗具實力的三招,在他來

「很好,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

削的身子,一下子像是漲大了許多。 骨節响聲傳自他瘦長的軀體,陡然間他瘦 說話之間,就只見他身子微微向下一 聽得「克克!」一陣子密如貫珠的

的道:「爲他求情?」

「這是幹什麼?」鳳七先生頗有怒色

親屈膝跪了下來。

接着的一聲「爹爹!」之後,竟自向着父

猝然現身的那人,正是鳳姑娘,在緊

發而出的掌力吞住,硬性的收了回來。

先生與關雪羽之間。

鳳七先生一驚之下

,不得不把臨時待

的閃向眼前。不偏不倚,正好落身在鳳七

沙走葉,起了一陣子沙沙聲响。 起的疾風,環繞在他身側四週,地面上飛 來必當也換了顏色——像是有一轉突然與 黑夜裏,難得看清他的臉色如何,想

,根本不敢與父親眼睛接觸。正因爲父

鳳姑娘邊說邊低垂下了頭,她語音顫

「爹……你老人家就饒了他吧……

勢將萬難了。 的 ,只怕一經施展,關雪羽再想保全性命 ,眼前即將就要施展出他在雪山苦練經年 「無敵混元氣功」,以他浸淫功力之深 關雲羽那裏知道,鳳七先生疾怒之下

殃

怕非但救不了關雪羽,連自己也連帶着遭 眞的就買了自己的賬,一個降怒下來,只 致命的求了情,可是却沒有把握爹爹是否 親家居嚴謹,說一不二,鳳姑娘雖然拚出

身子忽然向前移動了一些,樣子輕飄飄的像是一個猝然充氣的大球,鳳七先生 分明足不沾地。

戴有白犀皮手套的右手。 一面說着,鳳七先生緩緩推出來那隻 「燕家小子 你這就納命來吧!

一聲嘆息。

鳳姑娘這才敢偷偷地抬起了頭,果然

一那充滿了內

生那邊的一聲冷笑,又像是傳過來微微的

甚久之後,才似乎聽見了傳自鳳七先

了這樣,連看也不敢多看父親一眼。

她心裏這般地沒有準兒,才敢於怕成

漲大了許多,五指箕開,有如五股鋼叉 這一掌顯然內力灌注

面上飛砂走石,眼看着就有雷霆萬鈞之

「不要一

既然是愛女代他求情,總是事出有因

緊接着長衣飄風,一條人影極其迤灑

猛可裏 隨着鳳七先生緩緩推出 怪道的是,這隻右手看起來忽然像是 ,傳過來一聲女子的嬌呼 的這隻右手 他身上轉了幾轉。 雪羽身前,一雙細長的眼睛,霎時間已在生再也不多看女兒一眼,一逕的來到了關 的殺招 氣的胖大身子,已然恢復原樣,一番激厲 ,倒要看看這個被自己女兒垂青的人 ,父親的神態已大見緩和

「妳起來吧!」說了這句話,鳳七先

,總算過去。

國府『矮金剛』鮑玉府中,你事情一完,人李紅姑已為我救出危境,目前寄託在寧 「千手神捕」秦照聆聽之下,不禁大 巳出落得一廛不染,她飯疏飲水,日誦經容,雖然來山不久,不過六七日,麥小喬所謂入寶山而沾聖迹,聞梵音而淨儀

的初步從佛工作,便祇是「念佛」一途。給了她一卷薄薄經文,謂「持律篇」,她 ,祇是淨儀容是不够的,老和尚

老和尚說得好:唯唸佛可以「明心見 中」是專治感情病的一貼妙藥,人在佛前 中」是專治感情病的一貼妙藥,人在佛前 中」是專治感情病的一點妙藥,人在佛前 中,能深入此一門,便足够了,而「持

一切的孽業未盡消除之前,便只有這「持心未去之際,在怯慮長思未除……一切復是的,在參透高深的佛經之前,在俗 是的,在參透高深的佛經之前

掉,爲此,她恨自己,暗裹咒詛自己,流情是那麽的多,偏偏一件也忘不了,丢不實上呢!——她是那麽的苦惱,想忘的事啥佛,看來她確似什麽都不想了,然而事 她更睡得比他們還更遲,古佛青燈,專心 她甚至於比廟裏的和尚起得還更早,晚上 麥小喬只隨着廟裏的時間作息,早上

日課到此結束,接下去便應是晚膳時 雲寺」正殿的鼓聲响了,今日

麥小喬恭敬的在佛前三次頂禮, 慢慢地站 膜拜

要把這整卷經文誦完唸熟,她中午竟自廢 這一次誦經參佛的時間特別長, ,到此刻爲止 爲了

甘願聽候前輩任意發落,絕不反悔!」 行八人連同災銀平安離開,在下之一切關雪羽嗒然道:「只要前輩放過他 鳳七先生一笑道:「很好,有你這句

不同

人身前。

微微一笑,他多即轉向秦照等一行八

盛怒旣去,心情漸趨平和,所見自是

一一復元如初,被解了開來。 落地之後,那些先時被遭點穴之人,却都 話聲出口 ,施展出獨家解穴手法,俟到他身形,自現場各人頭頂上快速掠過,却於 ,人巳颺然躍起, 如同旋風

,只疑身在夢中,自是把關雪羽感銘心肺

永世不敢稍忘。

以為鳳七先生待向秦照等出手,心中一驚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乍見此情景,只收也不是,「見此情景,只

,慌不迭閃身而起,攔在了秦照身前

「前輩你一

「怎麼,你還要多管閒事?」

然被解開來,一個個疲憊不堪的俱都坐倒想是被點了穴道,佇立過久,這時猝 地上,喘成了一片。

願以生命相殉,尚祈前輩破格成全——」、雖務請手下留情,饒恕他的人不死,在下輩務請手下留情,饒恕他的人不死,在下前。以此,此也是的看向鳳七先生道。「前職事羽慨然長嘆一聲,將一口長劍收

知覺俱在,雙方一番對答俱都聽在耳內 他們當時雖然被點了穴道,但是聽覺

爲魚 解,此

也就無話可說

解,此行宗旨如何?只是「人爲刀俎,我父女返回「七指雪山」——他顯然心存不關雪羽也自然言無反悔,只得隨同他

乃得揹負災銀全身而退

鳳七先生果然言出必踐,秦照等八人

關雪羽何許人也,但關雪羽捨身援助自己倒關雪羽身前,一時淚下如雨。他雖不說「千手神捕」秦照不俟稍息,即刻拜 的這番大義隆情,却不容他不感激涕零 一番感銘之後,復向雪羽請教姓名。

小喬了

淨容的姑娘

佛堂的禮佛蒲團上

她便是新近來山不久的麥蒲團上,長跪着一名素臉

跑過來,瞪向關雪羽道:「你瘋了?……

鳳姑娘叫了一聲:「爹—

一」慌不迭

關雪羽道:「正是此意!

再看向父親道:「爹—

- 別聽他胡說八

願以命相抵,可是?」

意思我明白,只要我饒了他們八個

「哼

-」鳳七先生冷笑道:

「你的 你甘

却又喚住了他一 聆聽之下,銘記在心,正待離開 5.1下,路記在心,正待離開,關雪羽關雪羽並無矯情的報出了姓名,秦照 屬金 1.2

秦照回身道:「恩兄還有什麼事要囑

之用,若談到靜修、

多了

他們回去,連帶着這些銀子,我也不要了

,住上幾個月,這八個人我不但可以放

鳳七先生目光直視向關雪羽:「這樣

你也不必死,只要你答應隨我返回雪

你意如何?

欲說 關雪羽看了鳳七先生父女一眼 ,却又有所顧忌。 ,有話

再找他們麻煩,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既然親口答應放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 鳳姑娘自是省得,不由嗔道:「我爹

-

,想來便是這個意思了

打消了心中疑慮, 關雪羽見她這麼說,情知非虛,也就 隨即向秦照道:

> 喪生,這時才知仍在人世之間,旣驚又喜爲驚喜,他原以爲紅姑也同自己父母一併 文,望之清澈,直似神仙中人了。

即可去彼處尋她,夫妻相會便了!」

傳法」,可眞是有辱佛門了

律唸佛」之一 途

,佛經中有謂「停雲去塵」、又云「去俗竹綠影裏,見一橫匾,上書「停雲」二字 白襪。還未曾剃度落髮,也未曾說過「一而削瘦,身上披着黑色的海青,着芒鞋 佛堂很小,最多也只能容納數人跪拜顧然却也拿她沒有辦法。 皈依」她便已自個兒的這樣裝束,老和尚 長長的秀髮,披散在肩後,上身筆直 抹斜陽照見着佛堂的正門,碧 參拜,便二三人已够 「去俗 ,唸了一聲「喃無阿彌陀佛」 知道多少次眼淚

|木佛相、供桌、蒲團,捨些便再無長小小佛堂,淨無點塵,有一尊二尺高

M128

你不願意?

八個可是非死不可了!

目光一掃秦照等八人道:

「那麼他們

寬心大放道·「我答應

是……

關雪羽想不到他竟會有此一說,

鳳七先生眉頭一皺,冷冷道:

「怎麼

站起,只覺得頭昏眼花,雙膝發軟,「啊在佛前,足足跪了有四個時辰,這時一經

佛龕之後,垂掛着細竹編製成的簾子 再也不見昔日的華麗

骨,嚐在嘴裏,微微的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例的山泉,那是來自高山的溶雪,淸寒徹 只有一几一榻,一張方桌,一把椅子, 用以烹茗,固不待言,掬上一捧洗個臉 另外角落裏有一瓦缸,裏面裝滿了清

青布緊緊纏起,壓在了被褥之下,俗謂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端看她是不是放 得下這一口寶劍了 也是別有滋味,妙不可言。 麥小喬俗家的衣服,一股腦的都收起 就是她隨身佩帶的那一口劍,也用

所事事,老和尚說唯唸經能治一切心疾,他越加的感覺心緒愁苦,除唸經之外,無 知到今天還沒有見着,原因是老和尚入定 眞有這麼靈嗎!最起碼 從前天,她就去約見出雲老和尚,誰 總得兩三天才得醒轉,是以這兩天

用冷水洗了個臉,揉着發痠的雙腿

面對着斷崖長空,指指點點的在玩笑着, 好幾個廟裏的和尚,連袂來到崖前

其樂。 敢情他們的日子過得並不寂寞,頗能自得

行,我不能老這麼發呆,久了可會生病 得自己找點兒樂子,去跟師父們聊聊,也 麥小喬由榻上站起來,心裏想着。不

空來了個俗家姑娘,一住下就不走了,不 能不說是前所未見的稀罕之事。 女人,也從沒有掛單借住過尼姑,現在平 大家祇是詫異,這廟裏從來就沒有住過 自從她來到了廟裏,和尚們都知道了

外,簡直就沒有別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 除了負責服侍她的那位小沙彌「明法」之 這位姑娘自一住進來,就沒有出過房門, 何必在意? 她的來並沒有爲廟裏帶來任何不安,也就 ,人是老方丈帶來的,誰敢吭聲呢?再說 和尚們心裏儘管猜疑,却也不敢作聲

因爲晚膳之後不久,接着又有晚課來到, 接下去便一天結束,早早的休息了。 辰左右,似乎是僧人們唯一的自由時間 日課之後,晚膳以前,約莫有半個時

武,便是嬉笑調鬧,祇不失赤子之心,也 到輕鬆愉快,交談一些日常瑣碎,講經論 是以,這個時間裏,僧人們特別感覺

片雲烟,見着了對崖倒掛下來的一道瀑布 水花四濺裏,霧氣蒸騰 麥小喬一逕來到崖前,隔着淡淡的一 這便是那道

呢!」 這是五色仙女橋,我來廟四年,還不多見

,那裏來的仙女?」

夏傻, 連仙女你都不知道, 你都知道些什

仙女都長得什麼樣?」 些靦覥。冷冷的道:•「……聽說仙女都

,什麼八仙過海啦,麻姑上壽啦,嫦娥奔

明智正色道:

「當然,你可真笨透了

一代一共只取了六人,却分先後秩序,拿「明本」,都是廟裏最末的一代和尚,這 輪不上,只是操持一些閑雜事物。 能稱得上是個「小沙瀰」,連聽經論典都 法」要早一年,所以後來的一明法」便只 來了兩年,而「明本」又較最後來的「明 眼前兩個來說,「明智」就較「明本」 透着機靈,他叫「明智」,楞頭楞腦的叫 這個小和尚長的眉清目秀,樣子

聽他們談話,不脫凡雅,倒是怪有意

開玩笑,事實上,他確實也較「明本」 聰明的「明智」常愛拿愚魯的「明本

『笨蛋』(奔蛋)一個,仙女不美誰還 你可眞是『老太太上鷄窩』-

想說:「早先出家以前,你總見過站在門 「什麼樣?」搖着小腦袋,明智想了 「美……美個什麼樣?」

年輕和尚嘻嘻笑道:「說你傻,你可

「好師兄,你就告訴我吧……誰是仙女 「這……」楞頭楞腦的和尙吶吶道。

他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臉上帶着

…都很美,是不是?」 「傻小子,那還用說嗎

懂的要多。

道:「什麼叫五色……仙女橋?……仙女另一個楞頭楞腦的和尚,直眉豎眼的

亮的女人,統通都是仙女,你說說看該有 月啦,什麼何仙姑啦,藍仙子啦,這些漂 說道:「誰要看上了一眼,夜裏準睡不着 會挑上你這麼一個笨貨來廟裏!眞氣死我 不懂,你怎麼活來着?眞是……怎麼師父

又問道:「睡不着……爲什…麼?」

「爲……爲,爲你個頭,連這個你也

左右看了一眼,小和尚壓低了嗓子

嘆氣,大有「對牛彈琴」的味兒。 他還眞氣的不輕,一面說一面唉聲直

「你不要罵我嘛,師……兄,人家不

知道嘛!」 「那當然知道……」 「不知道,你難道美醜也不知道?」

吶吶道:「嫦娥!是美。豬……豬八戒是 「你說說什麼是美,什麼又是醜?」 …」明本舐了一下厚厚的唇

連鷄蛋鴨蛋都分不清了! 「算你小子還沒白活,看你再活活

(未完)

環域川・競量名



各大書店超級市塲均有售

上牆上的年畫吧?」

「年畫?」明本咧着咀笑了:「那當

「對了!年畫上的女人你說美不美?

「那當然美……只是……畫的是仙女



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

慕容美

經區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